



癡白
冊上

陀司妥也夫斯基著
耿濟之譯

白 癡

(全 二 册)

民國三十三年五月二十日初版
民國三十三年八月三日再版

每部定價·二八五

原著者	陀司妥也
譯者	耿濟之
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 開明書店 代表人范洗人
印刷者	開明書店

有著作權 ■ 不准翻印

(400 P.) K

癡

本 書 主 要 人 物 表

萊夫(名) 尼古拉也維奇(父名) 梅思金——公爵。

謝司泰謝(名) 費里翰夫納(父名) 巴拉士關瓦——小田主的孤女，美貌的女人。

阿法那西(名) 伊凡諾維奇(父名) 託慈保——田主巴拉士關瓦的保護人。

* 尼古拉(名) 阿萊克謝維奇(父名) 恰夫里榮夫——梅思金的保護人，富翁。

* 謝蒙(名) 帕爾芬諾維奇(父名) 羅果靜——富翁。

帕爾芬(名) 謝蒙諾維奇(父名) 羅果靜——其子。

謝蒙(名) 謝蒙諾維奇(父名) 羅果靜(小名帕卡)——其子。

伊凡(名) 費道洛維奇(父名) 葉潘欽——將軍。

羅羅烈(名) 阿羅烈非也夫納——其姪。

阿羅烈夫(名) 伊凡諾夫納(父名)——其女。

阿台拉意達(名) 伊凡諾夫納(父名)——其女。

阿格拉耶(名) 伊凡諾夫納(父名)——其女。

阿爾達里昂(名) 阿羅烈夫(父名) 伊伏潘金——將軍。

尼納(名) 阿羅烈夫(父名)——其妻。

篇佛里拉(名) 阿爾達里昂(父名) (小名弗拉)——其子。

尼古拉(名) 阿爾達里昂(父名) (小名弗拉)——其子。

瓦爾瓦拉(名) 阿爾達里昂(父名) (小名瓦爾)——其女。

伊凡(名) 彼得洛維奇(父名) 波奇成——瓦爾瓦拉的丈夫。

羅吉央(名) 蒂芬菲維奇(父名) 萊白及夫——以重利盤剝起家的人。

拉媽

魏拉

其子女。

劉傑士卡

瑪爾法(名) 鮑里斯夫納(父名) 帖連奇也瓦——上尉夫人。

伊鮑里特(名) 帖連奇也夫——其子。

* 施涅台爾——瑞士精神科教授。

費爾特申斷——伊伏爾金家的房客，好飲酒。

李哈曹夫——食客。

葉夫格尼(名) 柏大洛維奇(父名) 拉道姆斯基——葉潘欽家的友人。

S 公爵——阿台拉意達的未婚夫。

達里亞(名) 阿萊克謝夫納(父名)——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的女友。

開歷爾——拳擊家。

安其爾(名) 蒲爾道夫斯基——青年。

佛拉地米(名) 陶克達連闊

青年

* 威巴洛夫——律師。

白洛孔司卡耶——老公爵夫人。

(註) 本書中未直接出現，僅於敘寫或對話中提及的加有 * 符號。

第一卷

第一章

十一月底，嚴冰的日子，早晨九點鐘左右，彼得堡蘇沙鐵路上有一節列車開足了速率駛近彼得堡城。天氣潮濕，且有重霧。鐵路兩旁，十步以外，難於從車窗內辨清什麼。旅客中有從國外回來的，但是最擁擠的是三等車，全是些做生意的小人物，不是遠處來的。大家自然都很疲乏，在一夜之間大家的眼睛全重了，大家全凍僵了，臉全是灰黃的，和霧色相似。

在一輛三等車內，有兩個旅客，從黎明時起在窗旁對坐。兩人都是青年，都不帶多少行李，都不穿漂亮的衣服，兩人的臉貌都十分特殊，兩人都願意彼此搭談。假使他們兩人彼此知道他們在這時候如何的特殊顯著，自然會驚訝何以機會竟如此奇怪地使他們兩人對坐在彼得堡蘇沙列車的三等車箱裏。他們中間一個身材不高，廿七歲模樣，頭髮彎曲，且發黑色。灰色的眼睛小而發光。他的鼻子寬闊平扁，臉部上額骨突起，柔薄的嘴唇不斷地折疊成一種橫霸的，嘲笑，甚至惡狠的微笑；但是他的額角很高，構造得極好，可以抵消臉的下部的不正直的發展。在這臉上特別顯出死般的慘白，給這青年人的全部面貌增添疲乏的神色，不管他具有充分堅固的體幹。同時他還帶着一種前烈到痛苦地步的樣子，和他的橫霸的，粗暴的，猙

笑，嚴厲的，自滿的眼神不相諱和。他穿得很暖，穿了一件寬大的，小狗熊皮的，黑色的，緊領的大氅，因此夜裏沒有受凍，但是他的鄰人不得不在發戰慄的背上忍受俄羅斯的，十一月的，潮濕的，寒夜的一切苦楚。對於這兒，他雖然毫無準備，他身上穿得極寬闊的，厚實的，沒有袖子的披肩，外帶大氅，就和在這裏的圖外，例如瑞士或意大利北部，旅客們在冬天時常穿著的一模一樣，自然他們並不想趕從埃特蘭到彼得那樣長的路程。在意大利有用，而，感到滿意的一切，到了俄羅斯便不完全有用了。這披肩和兜帽的主人是一位青年，也有二十六，二十七歲，身材比普通高些，頭髮金黃得利害，且極濃密，臉頰略圓，長着輕輕的，尖銳的，幾乎完全白色的小鬍。他的眼睛是大的，蔚藍的，深藍的。眼神裏有一點靜謐的，嚴重的東西，充滿一種奇怪的神色，使有些人一看就猜出這人有癡癡症。但是這青年人的臉是愉快的，柔細的，乾淨的，不顯濟有色彩，而現在卻至凍得發紫。他的頭髮梳着一隻瘦瘦的包頭，這包頭是一塊褐色的舊綢布，大概這就等他的全部的行李。他的腳上穿着厚底的皮鞋和鞋罩，——可不是俄國式樣。穿着軟牛皮大氅的，黑髮的鄰座的人看透了這一切，一部分是由於無事可做，終於發悶起來，帶着一種無禮貌的嘲笑，在這裏面，遇到新人有所失意時，有時會不容氣而且忽略地表露出一種快樂來的：

「凍僵了麼？」

當時聳了聳肩膀。

「冷得利害，」——鄰座的人異常欣悅地回答，——「您要注意，這還是結冰的日子。假使是冰凍的天氣，便怎樣呢？我甚至沒有煤炭，我們這裏會這樣冷的。不習慣了。」

「從外國回來麼？」

「是的，從瑞士來。」

「整原率如此……」

熱髮的人打了胡哨，哈哈地笑了。

兩人扳談起來。穿瑞士披肩的金費樂的青年人那種懶於回答黑臉的鄰人的一切問題就可以令人驚訝。他對於有些話問得十分不經意，不切題，而且其答處，並不發生任何的確實。他回答說他總已許久不問德國，有四年多了。他到國外去，是爲了換病，一種奇怪的，詩經方面的病，有點像感冒，或許像神經痛（*Neuralgia*，*Neuro*）一些抖索和抽搐的動作。這冷的人聽他說話，笑了幾次。他問：「怎麼樣，治好了沒有？」——金費樂回答：「不，沒有治好。」黑臉當時笑得特別利害。

「嚇！嚇！大概忘去了不少，我們這裏大家都相信他們呢。」——黑臉的人惡毒地說。

「這是實在的！」——一個並坐邊，穿得極壞的先生搭上來說。他有蘇像由於供人差遣而顯得冷酷的官員，四十歲，鬚絡強健，紅鼻，綠藍的臉。——「這是實在的，祇是把英國的利源自白的傾溢出去！」

「在我的這件事情上，就是不對的。」——瑞士來的荷人用靜謐和安慰的語音說。——「自然我不能爭論，因為我不知道一般的情形，然而我自信在印出他最後的錢給我做回國的路費，這差不多兩年功夫自己化錢養我。」

「並沒有人給錢麼？」——黑臉問。

「是的，供給我生活的伯夫里柴夫先生兩年前故世；我寫信給這裏的葉潘欽將軍夫人，我的遠親，但沒有接到回音。祇好就這樣回來了。」

「回到那裏呢？」

「那就是說，我將在什麼地方住下……我真是還不知道……這樣的……」

「還沒有決定麼？」

兩個聽者又哈哈笑了。

「也許您的財產就在這包袱裏藏著麼？」——黑臉問。

「我可以打賭，是這樣的。」——紅鼻的官員帶著異常滿意的樣子，搶上去說，——「行李車裏一定沒有寄放什麼東西，固然貧窮並不是一件敗德的事，這又是不能不加以注意的。」

結果確乎是這樣：金黃髮的青年人立刻帶著特別的匆遽的樣子直承出來。

「您的包袱總是具有多少意義的。」——官員繼續說，那時候他們已經笑了一個飽（應該注意的是包袱的主人自己也起始望着他們笑起來，這更增加他們的快樂。）——「雖然可以賭東道裏面並沒有藏着金子，沒有法國的拿破幣，德國的費里德里，荷蘭的阿拉伯幣，這可以從您在外國皮鞋上套着鞋罩的那種神氣上判斷出來，但是……假使在您的包袱上再添上一個彷彿像葉潘欽將軍夫人那樣的親戚，那末這包袱又多少具有另一種意義，自然假使葉潘欽將軍夫人確乎是您的親戚，您沒有弄錯，由於一點注意力的散漫……這是人們共有的……或者是由於想像的充溢。」

「您又猜到了」——金黃髮的青年人搶上去說——「我真是幾乎弄錯差不多不是親戚。我沒有得到回復，當時實在一點也不驚訝。我本來料到的。」

「白化了寄信的郵資。唔……至少您是坦白而誠懇，這是大可嘉獎的事。葉潘欽將軍是我知道的，因為他是大有名望的人。在瑞士供給您生活的去世的伯夫里柴夫先生我也認識，假使他就是尼古拉·安德列維奇·伯夫里柴夫，因為他們兩人是堂兄弟。另一個至今還在克里米亞，至於去世的尼古拉·安德列維奇是一個可尊敬的人，平日極多獎授，有四千名農奴……」

在某種的社會階層內，有時會遇見，甚至時常會遇見這類百知百曉的人的。他們什麼都知道。他們的智力和能力方面一切不安的好奇心無休止地趨向到一個方面去，自然是因為他們缺少比較重要的人生的趣味和見解，像現代的思想家所說的那樣。所謂「全都知識」這個名詞之下是指着一個極有限制的範圍而言。那就是某人在何處服務，同何人相識，有若干財產，在何處充任省長，娶何人為妻，妻子陪多少妝，何人是他堂兄弟，喪兄弟等等。這類百知百曉的人大半穿着手肘上業已被爛的衣服，每月領十七盧布的薪俸。在那些人方面，他們的底細被他們打聽得清楚的，自然想不出他們這樣做法，具有何種用意，但是內中有許多人懷着這種和專門科學相持的知識，根本感到充分的嚴肅，達到自尊和高尚的，精確的滿足的地步。這門科學本是可以誘引人的。我看到一些學者，文學家，詩人，政治家，就在這門科學裏取得了最高的舒適的生活和目的，甚至根本靠這個起家。

在談話的延續的期間，黑臉的人一直在那裏打哈欠，無目的地看望窗外，不耐煩地期待旅途的終止。

他有點精神不屬，而且精神不屬得利害，幾乎露出驚慌的樣子，甚至帶點異樣；有的時候他使勁着，又不像聽着；望着，又不像望着；笑着，而自己竟不知道，也不記得笑什麼。

「請問貴姓……」——疼癢臉的先生忽然握着包戲的，金黃髮的青年人說。

「葉夫·尼古拉也維奇·梅思金公爵。」——他回答，帶着出於全心的，迅快的樂意的態度。

「梅思金公爵麼？……尼古拉也維奇？我不知道。甚至聽都沒有聽見過。」——官員在該處中間答——「我不是講那個姓，姓是歷史上的，可以而且應該在卡拉姆津的歷史裏找見。我指的是人物。梅思金公爵家裏的人在那裏也沒有聽見過，甚至是消息茫然。」

「那自然囉！」——公爵立時回答。——「梅思金公爵一族的人除我以外完全沒有了。我覺得我是最後的一人。至於父親和祖父們，他們祇是綠下的自主。先父曾充任陸軍少尉，他是士官學校出身。我不知道葉夫公爵將軍夫人何以也屬於梅思金公爵的一族，大概也是自己族裏最後的一個……」

「哈哈，哈哈！自己族裏最後的一個！哈哈！您的想頭真是奇怪！」——官員嘻嘻的笑着。

黑臉的人也冷笑了一聲。金黃髮的人也有點奇怪地說能說出俏皮話來，自然是張不好的俏皮話。

「您要知道，我是完全沒有思索就說出來的。」——他終於驚訝地解釋起來。

「那是很明白的，那是很明白的。」——官員快樂地湊上去說。

「公爵，您在那裏，在教授那裏，學科學麼？」——黑臉的人突然問。

「是的……學過的……」

「我可是從來沒有求過學。」

「我也就是麻麻胡胡地學一點罷了。」——公爵補充着說，幾乎像道歉一般。——「因為我有病，他們認為我不能有系統地求學。」

「羅果靜家的人您認識麼？」——黑臉的人迅快地問。

「不，我不知道，完全不知道。我在俄羅斯認識的人很少。您就是羅果靜麼？」

「是的，我就是羅果靜，帕爾芬。」

「帕爾芬麼？不是那個羅果靜家的人……？」——官員起初帶着特別鄭重的態度說。

「是的，就是那個，就是那個。」——黑臉的人帶着無禮貌的不耐煩的態度迅快地打斷他的話。但是他一次也沒有朝着疼癢癢的官員，一開始就對公爵一人說話。

「是的……那是怎麼會事？」——官員驚訝得發呆，幾乎想眼睛睜開了出來。他的臉立刻成一種崇拜和拍馬屁的神色，甚至是恐懼的神色。——「就是那個羅果靜，帕爾芬，羅果靜，世襲的，做實的國民，在一個月以前死去，留下了二百五十萬盧布的資本，是不是？」

「你何以知道他留下二百五十萬的資本？」——黑臉的人打斷他的話，這一次連向官員望也不屑於望一下。——「真是的！他對公爵使了一下肘眼。」——這於他們有什麼關係，竟立刻聚上來，像營地來？我的父親死了，這是實在的事情，我現在過了一個 month 給從浦司可夫回去，幾乎連一雙皮鞋都穿不上。混濁的兄弟和母親，錢也不寄來，通知也不來通知一下！像對待狗一樣！我在浦司可夫得了熱病，餓了整整的一個

月。

「現在一下子可以取到一百多萬。這還是至少的數目呢，我的老天爺呀！」——官員擺着雙手。

「請問，這於他有什麼相干！」——羅果靜又朝他哀憫而且狠怒地點頭。——「我決不給你一個戈比，那怕你倒栽着跟斗，在我面前走路。」

「我一定要這樣走路，一定要這樣走路。」

「你瞧！我決不給，決不給，那怕你跳整個星期的舞！」

「你不給就不給罷！我就是這樣；你不給好了！我還是要跳舞。把妻子和小孩們都扔棄，卻一直在你面前跳舞。你會表示敬意的，你會表示敬意的！」

「去你的罷！」——黑臉的人唾了一口痰。——「五個星期以前我像您一樣。」——他對公爵說，——

「手裏揣了一個包袱，離開父親跑到蒲司可夫的婚母那裏，得了點積蓄了下來。他乘我不在的時候竟死了一口氣噠死了。給死者一個永恆的遺念！他當時幾乎把我打死；您信不信，公爵，真是這樣的！當時我如果不逃走，一下子就會殺死的。」

「您做了什麼事情，使他發怒了麼？」——公爵問，帶着一點特別的好奇審看穿厚皮大氅的百萬富翁。

雖然在百萬家私和遺產的取得中會有些可以注意之點，但使公爵驚訝而且注意的卻還有別的什麼。羅果靜自己不知爲什麼原因特別樂意把公爵拉作他的對談人，雖然他的需要對談，多半是機械地，而道德的；似乎多半由於心神不屬，而非由於心地的坦白；那是由於驚慌，由於精神的騷擾，祇想看一看什麼

人講一講什麼事。他覺得他至今還發着熱病，至今還有瘧熱。至於說到那個官員，他竟掛在羅果靜身上連喘氣都不敢，在那裏捕捉並且估量他的每句話語，彷彿尋覓金剛鑽似的。

「生氣，他是真生氣，也許是有原因的。」——羅果靜回答——「但是在其中最壞的是兄弟。母親不必說，她是老婦人，讀聖徒行傳，和一些老婦人對坐着。他卡兄弟如何決定，她總會照辦的。他爲什麼當時不來通知我？我是明白的。我當時病得昏迷不醒。聽說電報是發來的。那張電報落在慈禧的手裏。她已經守寡十三年，從早到晚同一些瘋僧們聚在一起，並不像女兒，卻比女兒還利害。她接到了電報，十分懼怕，沒有拆開，就送到警區裏去，於是那張電報至今還留在那裏。惟有韓涅夫、瓦西里、瓦西里奇，很幫忙，他把一切情形寫信通知我。我的兄弟夜裏把鑄成的金鑲絡從錦緞的棺罩上割斷，說道：『這也是值錢的。』就爲這一樁事情他應該被遣送到西比利亞去，祇要我願意的話，因爲這是褻瀆聖物。喂，你這稻草人！」——他向官員說——「法律上：褻瀆聖物有什麼罪？」

「褻瀆聖物！褻瀆聖物！」——官員立刻應和上去。

「犯了這個，是不是可以充軍西比利亞？」

「充軍西比利亞！充軍西比利亞！立刻遣送到西比利亞去！」

「他們還以爲我在那裏生病。」——羅果靜對公爵說——「但是我一句話也不說，抱着病，靜靜的坐到火車上動身了。開門罷，小兄弟謝蒙·謝蒙諾維奇！他在去世的父親面前說我的壞話，我是知道的。我當時確乎爲了姆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把父親惹惱，那是實在的話。這是我一個人做的事。我做了錯事。」

「爲了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麼——官員諂媚地說，似乎在那裏考慮什麼事情。

「你是不知道的！」——羅果靜不耐煩地對他喊嚷。

「我也知道的！」——官員戰勝似的回答。

「又來了！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有的呢！我對你說，你真是無恥的傢伙！我是知道這有這層一個傢伙曾立刻趕上來的！」——他繼續對公爵說。

「啊，也許我知道！」——官員義立不安起來。——萊白及夫是知道的，他現在責備我，但是假使我能用證據來證明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就是那老太爺爲了她想用幾大枝銀圓你一下。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姓巴拉士，費里也長養族的小兒，羅果靜公爵小姐，和一個姓羅果的貴族，他的名字是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她也就和他一個人要好，他是田主和大資本家，各種公司和會社的會員，這爲了這事和萊白及夫成爲密友……」

「啊，你原來是這樣的！」——羅果靜終於真是奇怪了。——「真見鬼，他果真是知道的。」

「他全知道萊白及夫全知道大人，我會隨阿歷山大·李哈曹夫走動了兩個月，也是在父親死後。我知道一切的道路和角落，竟弄得沒有我萊白及夫一步路也走不了。他現在住在借務監獄裏面。因此我常常有機會認識阿爾孟司·柯拉里亞·柏羅卡公爵夫人和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而且還有機會知道許多事情。」

——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聽道她和李哈曹夫在一起麼……羅果靜惡狠狠地看了他一眼，連

時時也，而且掛牽了。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真是沒有什麼！」——官員連忙插上去說，——「李哈實夫不能用任何的銀錢來對她，她決不是回國商賈，她就有一個託慕基。她晚上坐在火鏡院或法國醫院的包廂裏面。軍官們自然可以互相借口亂證，但是他卻不能加以證明，祇說：『她就在那個鄧亞奈諾。費里特夫納。』也就完了。至於說到以後的情節，——是沒有什麼的，因為也就是沒有什麼。」

「就是這樣的，」——羅果靜皺着眉目，陰鬱地說，——「扎勒其夫當時也是這樣對我說的。公使，我當時穿着我父親的置了三年的外裝，跨過涅夫司基大街。她正從店舖裏出來，坐進馬車去。我立刻覺得受了她的愛慕。我後來遇到扎勒其夫，他像跟摩爾曼的影響，眼睛上裝着單腳鏡。我們在父親家裏的客廳裏，他的皮鞋，穿的是紫綵湯。他說，他和她小是一對。她是女爵小姐，她的名字叫做亞司亞諾。費里特夫納。她已經去過瓦和託慕基回國。她現在不知道怎樣擺脫她，因為她已經完全迷到了。她的年有五十五歲，想完全獲得第一位美名。他當時又對我說，今天可以在大廳裏見到羅亞諾諾。費里特夫納，她將坐在下層的包廂內看舞戲。假使你想試一試向父親請求看舞戲，——羅會大加鼓勵，請她一頓。是我偷偷地跑去看一小時，又看到了羅亞諾諾。亞里特夫納一次。我整夜沒有睡熟。早晨，去世的父親給我兩張五盧的庫券，每張五千盧布，讓我拿出去賣掉，將七十五百送到安德列夫的寫字間付款，其餘從一萬地錢裏剩下來款子，他說，不許轉到任何地方，立刻拿回來交給給我；我要等候你。庫券我賣掉了，錢也取到手，卻沒有到安德列夫的寫字間去，一直弄到英國店裏，用所有的錢買了一對耳環，每隻環上有一粒婚

石，選了差不多像胡桃大小的樣子，這短四百盧布，說出了名字，人家相信了。我拿了耳環去找扎柳夫；如此這般的說了一套，請他一同到羅司泰謝·費里伯夫那裏去。我們就去了。當時我的腳底下是什麼，前而是什麼，旁邊是什麼，我一點也不知道，而且不記得。我們一直走進客廳，她自己走出來見我們。我當時沒有說出自己是什麼人，卻由扎柳夫說：「這是帕爾芬·羅果送給您，作為昨天相逢的紀念的。請您收下吧。」她打了開來，看了一下，笑了一聲，說道：「請您向費友羅果先生道謝。」她吻了一躬，就走了。爲什麼我不在當地死了呢？我既然這樣做，那是因爲我心想：「我總歸不會活着回家的！」最使我覺得可氣的是那個小鬼扎柳夫把一切全拉到自己身上來。我的個子很小，穿得極壞，站在那裏，一聲不響，時時眼睛看着她，自己感到憤慨，而他卻十分時髦，頭髮塗抹油膏，還發得彎曲，臉頰紅潤，領結是帶帶子的。他真是十分漂亮，十分瀟灑。她一定常時把他當作我了！我們出來以後，我說：「你現在不許再生妄想，你要識相！」他笑着說：「但是你現在這樣回覆謝爾·帕爾芬請維奇呢？」我當時真想不回家，就往水裏一跳，但是心裏：「反正是一樣的，」便懷着絕望回家去了。

「啊！這！」——官員扮了一下鬼臉，渾身抖索起來。——「您的老太爺不要說爲了一萬塊錢，就是爲了十四盧布也會把人送到西天去的。」——他對公爵點頭。公爵好奇地審視羅果，他的臉色這時候好像更加慘白。

「會這樣做的！」——羅果說，——「你怎麼會知道的？」——他繼續對公爵說，——「他立刻全都打聽清楚，扎柳夫也逢人便講。父親把我捉住，鎖在樓上，教訓我幾整的一小時。他說：『我這就是給你

一點預備，等到夜裏我再來和你道別。」你以為怎麼樣？老頭兒竟跑到娜司泰謝·費里帕夫家裏，向她鞠躬到地，哀求，哭泣，她終於把那個盒子拿出來，扔擲給他，說道：「老翁子，你把你的耳環取去罷。這對耳環既然是賴西芬處於這種威嚴的情形之下弄來的，現在我看來它的價值增加了十倍。請你向他問好，謝謝他。」但是這時候我受了母親的祝禱，向賽聯莎·博洛圖申借了二十盧布，坐火車動身到蒲司可夫去，一到那裏就發起瘋來。那些老太婆對我念聖徒行傳。我喝醉了酒，用最後的幾個錢，到各酒店裏去走動，整夜在街上躺倒，失去了知覺，到早晨就得了熱病。還加上那些狗啃咬了我一夜。好容易纔醒了轉來。」

「好了，好了，現在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會得唱起歌來的！」——官員搓擦雙手，笑嘻嘻的笑着。——「現在耳環算什麼！現在我們會償還她一對同樣的耳環……」

「你假使再有一次對於娜司泰謝·費里帕夫說出什麼話來，上帝做證，我要揍你一頓，不管你和李哈曹夫一連兒走動過。」——羅果靜喊，緊緊的抓住他的手。

「假使你揍我，那末你不會把我扯出去的了！你揍罷！因此你就會留住我！揍了我一頓，你便在我的身上刻了一個深印……啊，我們到了！」

火車果真已抵達車站。羅果靜雖然說是祕密旅行，但已有數人等候他。他們呼喊，朝他揮帽。

「你瞧，扎啤茂夫也來了！」——羅果靜喃喃說，發出得意的，甚至似乎惡毒的微笑，看着他們——

「公爵，我不知道我為什麼愛上了你。也許因為在這時候相遇的緣故，但是我也遇到了他，（他指着萊白及夫）並沒有愛他。公爵，你到我家裏來。我們把這鞋套給你脫下，給你穿上上品的貂皮大衣，給你定製一

套西等的禮服，白馬甲，或是別的什麼顏色，把錢塞滿你的口袋……一同到彭司泰爾·費里帽夫納那裏去！你來不來？」

「您聽好了，萊夫·尼古拉也德壽公爵！」——萊白及夫用鄭重而且得意的神氣搶上去說，「您不要錯過這機會！不要錯過這機會！」

羅果靜公爵立起來，有禮貌地和萊白及夫握手，客氣地對他說：

「我極樂意到您府上去，承您這樣愛我，我是很感謝的。也許今天過去，便會起程。我對您說老實話，我很喜歡您，尤其在您講起那段鑽石耳環的時候。過去在講耳環的話以前也喜歡的，雖然您的臉色是極陰鬱的。您答應送給我衣裳和大衣，這也要向您道謝，因為我真是十分需要衣服和大衣的。現在我身邊亦不多一文錢也沒有。」

「錢有的，晚上就會有的，你太好了！」

「會有的，會有的，」——官員搶上去說，——「在晚上天沒有黑的時候就會有的。」

「女性您喜歡麼？您預先說一下！」

「我不行的，我是……您也許不知道，我由於先天的疾病，完全或至不知道女人。」

「既然如此，」——羅果靜喊，——「公爵，你完全等於一個瘋僧，像你這樣的人上帝都愛的。」

「這樣的人上帝都愛的，」——官員搶上去說，「你跟我去罷，和調的人。」——羅果靜對萊白及夫說，大家都從火車裏出來了。

誠懇的俄羅斯人。在最後的一件事情上，他身上甚至出了幾次有趣的笑話。但是將軍永不悲觀，即使在鬧出了最有趣的笑話的時候。他這人那氣很好，甚至賭牌也是如此。他賭得很大，甚至故意不但不願意隱瞞，他對於賭錢的小小的嗜好，——這嗜好許多次且曾使他獲得許多進益，——反而將這嗜好顯露在外面。他所交的朋友是很雜的，卻都是所謂「大亨」。他的前途是很大的，他有許多時間，還有許多時間，一切都應順序而且及時地來到。再加上他的年紀還在所謂最有滋味的當口，祇有五六歲，決不多些，總之現在所謂盛年，從這年齡起才真正地開始了「真正」的生活。健康，臉上的光采，堅實，卻發黑的牙齒，短短，堅強的體格，早晨辦公時關切焦慮的臉容，晚上坐下來賭牌或坐在大臣那裏快樂的臉容，——這一切助長他現在和未來的成功，在這位將軍大人的生命的路途上鋪植了玫瑰。

將軍具有一個繁雜的家庭。自然這裏並不全是玫瑰花，俱有許多地方，是將軍大人主要的希望與目的。早就開始設法而且誠懇地聚注新的資具。人生中有什麼目的比父母的目的還重要而且神聖呢？不依附家庭，便依附什麼呢？將軍的家庭共有一位夫人和三位成長的女兒。將軍很早就已結婚，在陸軍中尉的職銜上就結婚，娶了他年餘幾乎相仿的女郎。她既無姿貌，又少學識。他祇收進了五十名農奴作為賭錢的救險，但是也實在成為他往後途程的基礎。以後將軍從不對於他的早婚有所抱怨，從不把這件事當作無計算心的青年的一項迷戀，卻十分尊敬他的夫人，有時還怕她，竟因此生出愛情來了。將軍夫人出身梅思金公爵一族。這一族雖不見得有名氣，卻是極古的氏族。她爲了她的出身十分尊敬自己。有一個當時極有勢力的人物，一個保護起來並不費許多事的保護者，同意對於年青公爵小姐的婚姻加以注意。他給這

位青年的軍官開了門，推他進去，甚至也不需要推，卻要看一眼——就不會白費事的了！除去不多的例外，夫婦兩人一輩子生活得互相和諧。公爵夫人在很年輕的時代，就藉着她裝下的公爵小姐的頭銜，又是族中最後的一人，但也許爲了她個人的性格，給自已找到了幾個位置很高的保護人。以後，在她的丈夫有了財產和職位的時候，她起始甚至在這上等的團體裏立住了脚跟。

最近幾年來，將軍的三位女兒全都長大，成熟。這三位女兒的名字是阿歷山大，阿台拉亞達和阿格拉耶。固然這三人祇是葉潘欽家的人，但是母親出身公爵的氏族，擁有一些財產，還有一位父親，以後也許可以希望取到很高的位置，還有極重要的，那就是她們都很美麗，連最年長的那位阿歷山大也在其內，她已經過了二十五歲。第二位是二十三歲，最小的阿格拉耶剛滿二十歲。最小的那位竟成爲十足的美女，起始在社會上引起人們極大的注意。但是這還沒有完：三人全都有特出的學問，智識和才能。大家都知道，她們互相親愛，互相扶助，甚至有人提起，兩位長姊彷彿爲了幼妹，全家的共同的偶像而有所犧牲。她們在社會裏不但不愛出風頭，甚至十分的謙遜，誰也不能責備她們傲慢和自負，同時大家知道她們是驕傲的，而且瞭解自己的身價。長女是音樂家，次女是極好的畫師；但是對於這，差不多許多年來沒有人知道，祇在最後的時間才發現出來，也就是偶然發現的。一句話，人家講她們太多誇獎的話，但是也有些是不懷好意的。他們帶着恐怖說她們讀過許多的書，她們並不在乎出線。她們雖然也看重一定的社會階級，但並不很過分。最應該注意的是大家都知道她們的父親的志趣，性格，目的和願望。

公爵在將軍的寓所上按鈴的時候，約有十一點鐘左右。將軍住在二層樓上，所住的寓所儘可能地模

素，棋還和他的地位相稱。一個穿金鑲邊綢緞的僕人給公傅開門。公傅必須同這人講許多時候，他一開始就笑着公傅和他的包袱，露出愛感的面容。他還毫不睡地，而且確切地聲明，他確乎是海恩金公傅，有要亦必須看見這，高個矮的人爲他目的切切的心，這裏，便得他的前面，書房的旁，把他的手交給另一個，最在面裏，這，以合口講軍機事的人。這另一個入穿着藍服，年紀四十歲內外，帶着一付關切的面貌，是書房中的專門侍候將軍大人，所以深識自己的價值。

「您這件衣裳，」他，把個樣樣樣樣，「……我說，不能不忙，而且總說其事地坐在街上，帶着嚴肅的驚訝的聲，這將公傅更說是在領着功的功上安插下去，手裏帶着包袱。

「但使想好，」——公傅說，——「我可以在這裏，而您在一息，等過一下。我一個人坐在那裏有什麼意思？」

「您不應該習在道裏，因爲這是訪客，換一句話，就是好人。您想見將軍本人麼？」

這僕人顯然認爲這客人進去是不甘心的事，所以又放膽問他一句。

「是問，我有一件事情……」——公傅起給說。

「我不問您是什麼事情，——我的事情就是煩瑣。但是不經過認得，我是不能上去通報的。」

這人的疑心似乎越來越增加了：公傅太不像日常訪客的那樣人物。將軍雖然時常，幾乎每天，在一定的時間內，接待賓客，特別是爲了公事，有時所接見的甚至於物品十分不全的客人，但是這僕人雖然已有了習慣，而且受着十分寬大的訓令，心裏總是疑惑不定，所以向祕書請示是必要的。

「您真是……從國外來麼？」——他終於好像不由己地問——「一下子便感到惶惑了；他也許想問：

「您真是梅思念公的麼？」

「是的，我國海軍大軍裏下來。我覺得您想問：我真是梅思念公的，不是由於客氣的原因，沒有問出來。」

「唔……」僕人含糊地會混着說。

「我會談話，我並不對您撒謊，這不會使我受過傷的。至於我露出這種樣子，這帶着包袱，這裏也不必驚訝。現在我的情況不大好。」

「唔。我怕傷風感冒，那麼呢。我這應該告訴報的，謠言也會出來見您，除非您……這「除非」的話總難說呢。我這厚皮可以暫時地打一下，您是否為了貧病來向將軍請求，是不是？」

「不是的，這一封函您完全放心好了。我有另一件事情。」

「請原諒我，我看您的樣子總問的您等。一下說實話，他現在和上校有事相商，以後終將會來的……公司裏的處事。」

「既然必須久候，我與請來您一件事：您不能在此地什麼地方抽一口煙，煙斗和酒壺，我都帶在身邊。」

「抽煙麼？」——僕人用戲謔的臉龐的眼光朝他掃了一下，似乎還不信自己的耳朵。——「抽煙麼？不，您不能在這裏抽煙，而且您存着這副念頭也是可羞的。真是奇怪！」

「我並不想在這間屋子裏；我是知道的；我想走出去，由您指出一個地方，因為我已說抽煙，有三點鐘

沒有抽過。但是隨您便罷。您知道，有一句成語：入境問俗……」

「叫我怎樣上去通報呢？」——僕人幾乎不由己地暗聲說着。——「第一樣，您不應該留在這裏，卻應該坐在接待室裏，因為您自己處於訪客的陣綫上面，換一句話，你是客人。人家會質問我的……您是打算在我們這裏住下麼？」——他補充着說，又斜眼望了公爵的包袱一下，它顯然不給他一點安寧。

「不，我並不想。即使他們請我，我也不能留下。我祇是想來認識認識，並沒有別的意思。」

「怎麼樣？請認識？」——僕人帶着驚訝和三倍的疑心問。——「您何以起初說是爲了事情？」

「差不多不是爲了事情！事情是有一樁的，不過想請教一下。主要的是想認識一下，因為我是梅思金公爵，而葉潘欽將軍夫人也是屬於梅思金公爵的氏族。除了我和她以外，再沒有梅思金這族的人了。」

「那末您還是親戚麼？」——喫驚異常的僕人幾乎抖索了起來。

「大概不是。但是如果扯長着說，那末自然是親戚，不過是很遠的，不能算做真正的親戚。我在國外有一次會寫信給將軍夫人，她不回答我。現在回國以後，我到底認爲必須發生一點關係。我現在把這一切對您解釋一下，使您不生疑心，因爲我看您還在那裏擔憂：您祇要去通報，梅思金公爵求見，我來訪問的原因就會在這通報裏發引出來的。接待我，——很好，不接待，——也許也很好。不過好像不能不接待：將軍夫人自然要見一見自己族裏年長的，唯一的代表。她對於自己的氏族是很珍重的，我確曾聽見人家說過。」

公爵的談話顯然是極隨便的。但是在現在的情況之下，越隨便越顯得離奇。有經驗的僕人不能不感到，人和人之間完全合適的一切，是在客人對僕人之間完全不合適的。因爲僕人比他們的主人普通所說

想的聰明得多，所以這個僕人也就在腦子裏想到，這上面兩者必居其一：公爵或是騙子，一定想上門來告幫，或是一個傻瓜，沒有尊嚴的感覺。因為聰明而有尊嚴感覺的公爵決不會坐在前室裏和僕人談論自己的事情。如此說來，在這兩種情形之下，他會不會代他受過呢？

「您總是請到接待室裏去的好。」——他用儘可能的固執的態度說着。

「假使坐在那裏，便不會對您解釋一切。」——公爵快樂地笑了。——「那末您懸着我的斗篷和包袱，會更加不安起來。現在您也許可以不必等候祕書，自己上去通報一下罷。」

「像您這樣的訪客，我不經過祕書是不能上去通報的。而況大人剛纔說過，上校在那裏的時候，不許爲了任何人驚吵他，惟有篤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奇麼可以不用通報走進去。」

「他是官員麼？」

「篤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奇麼不。他在公司裏服務。包袱可以放在這裏。」

「我已經想到這層，祇要您能允許。斗篷要不要脫下來？」

「自然哩。不能穿着斗篷進去見他的。」

公爵立起來，連忙脫下身上的斗篷，露出形式極體面的，縫得很精緻的，卻已穿舊的上衣。背心上有一條鋼鍊。鍊上繫着日內瓦鐘的銀錶。

公爵雖然是一個傻瓜——僕人已經加以決定——在將軍的侍僕看來，他再繼續和訪客談話，總不是體面的事，雖然他不知爲什麼原因很喜歡公爵，自然是另一種的喜歡的樣子。然而用另一種眼光加以

觀察，他又使他引起一種堅決的，粗魯的憤恨。

「將軍夫人什麼時候見客？」——公爵問，又坐到原來的位子上面。

「這不是我的事情。她的見客是零碎零碎的，看每個人物而定。十一點鐘接見裁縫。箱線里拉·阿爾達里南奇總是比別人先接見，甚至還請他用早餐。」

「冬天，你們的行李要比國外還設得多。」——公爵說，——「但是那幾樣上帶的我們還設，至於冬天房間裏！」——英國人沒有習慣是帶行李去的。」

「不生火麼？」

「是的，而且房屋結構不同，火爐和窗子都是兩樣的。」

「唔！您去了多久？」

「四年功夫。只於我過去一個地方住過，在那時裏面。」

「不習慣我們的生計了麼？」

「這是實在的。愈想愈苦，我真原諒自己，何處沒有空餘時間。現在，我回家談話，自己在那裏想：『我說得還好。』我也許爲了這個緣由才說許多話。從那天起，我真是盤想說假話。」

「唔！您以前在彼得堡住過麼？」（僕人無險怎樣努力，總不能不對於這種有禮貌而且客氣的談話加以維持。）

「在彼得堡住過不多完全沒有住過，祇是路過而已。以前我一點也不知道這裏的情形，但是現在聽

到許多新的東西，披說那些原來熟悉的人們，祇好重新學習着認識它。現在許多人談到關於此地的法院的情形……

「唔……法院呀。法院倒儘乎是法院。外國怎麼辦？法院裏裁判得公平麼？」

「我不知道。關於我們的法院，我聽到許多話。我們這裏又廢除死刑了麼？」

「外國沒死刑麼？」

「是的。我在法國的里昂看見過施涅台爾帶我去看的。」

「絞死的麼？」

「不是的。在里昂長槍，才應我來的。」

「怎麼喊不喊？」

「那英會喊喊有一聲限的功夫。犯人放在那裏，一把大刀落下來，有一座機器，名叫雷頓機，又沉重，又有力……那英會落得那機件，連眼睛都睜不開。一切的罪寫是極輕微的。在官會判決，官上服罪，那英會，帶到頭上垂的時候，那才是可怕呢！人們聚攏來，甚至有婦女，但是那英會是不喜歡女人去看的。」

「不是她們的事麼？」

「自然囉！自然囉！那真是磨難……罪犯是聰明的人，沒有懼怕，身體強壯，幾歲有罪人，他的姓是麥格洛。我對他說，信不信由你，他一升上雷頓機，就哭了，臉白得像紙一般。難道這是可以忍受的麼？難道這不是可怕的事情麼？誰會由於恐怖而哭泣的？我想不到，不是小孩，一個從來沒有哭過的大人，四十五歲的人，會

由於恐怖而哭泣的。在這時候心靈裏定怎樣的情形，達到如何抖擻的地步？那是對於靈魂的污辱，別的沒有什麼聖經上說：「不要殺人，」就爲了他殺了人，就把他殺死麼？這是不可能的。我在一個月以前看見過，至今這情景還在我的眼前活現着，做了五次的夢。」

公爵說話的時候竟興奮起來，一陣輕微的潤彩透進他的慘白的臉上，雖然他的話照例是那樣輕輕的。僕人帶着同情的興趣觀察着他，似乎不願離開眼睛；也許他也是一個具有想像和嘗試思想的人。

「頭飛落下來時候，——他說，——痛苦不很多，還算好。」

「您知道不知道？」——公爵熱烈地搶上去說，——「您注意到這層，大家好像也和您一樣注意到，因此想出了斷頭的機器。我當時就想到一個念頭：萬一這更壞，便怎樣呢？這話您覺得可笑，似乎覺得奇怪，但是在多少加以想像之下，這樣的念頭是甚至會跳進腦袋裏去的。您想一想：假如施行苦刑，便有一切痛苦和傷創，身體的磨折，這一切反而能分散精神上的痛苦，祇爲了一些傷創而感到痛苦，一直到死爲止。主要的，最劇烈的痛苦也許不在傷創上面，卻在於你明知過了一小時以後，過了十分鐘以後，過了半分鐘以後，現在，立刻，——靈魂，就從軀體裏飛出去，你將不再成爲一個人，而這是一定不移的；主要的是：「一定不移的」頭放在刀子下面，但聽得刀子在您腦袋上面滑了下來，這四分之一秒鐘是最可怕的。您知道不知道，這不是我的幻想，這是許多人這樣說的？我很相信這話，所以一直對您說出我的意見來。爲了殺人而殺人是比犯罪本身大得無可比擬的一種刑罰。按照判決的殺人比強盜的殺人可怕得無可比擬。被強盜殺死，黑夜，在樹林裏，或用別種樣式弄死的人，一定還希望能夠得救，在最後的一剎那還有這希望。有過這樣

的例子，在喉管被割斷的時候，他還有希望，或是跑走，或是哀懇。但是在這情形之下，一切最後的希望，——懷着它死去將容易十倍的那個希望，一定是被剝奪的了。既然有了判決，又明知避免不掉，所有可怕的痛苦便全在冠上面，這比這痛苦利害幾是世界沒有有的。把一個兵士領來，放在戰場上的大砲對面，對他射去，他還可以有希望，但是那希望是虛無的判決，他會費氣或哭泣的。誰說人類的天性能夠忍受下去而不發狂呢？什麼要這樣的辱罵，醜惡的，無用的，自費力的辱罵？也許有這樣的一個人，人家對他下了判決，說他受刑處折，以後他說：「你去吧，你快斷氣了。」這被殺的人也許會講這話，這話也會講過這一種痛苦和這種恐怖，不對人是不可以算做商品的。」

僕人總不能像公爵似的表露出這意思，他自然把這全部，都已經解了真切的真意，這甚至於他受了感動的臉上可以看出來的。

「您既然這樣想抽煙，——」他說，——「也許可以，或許要快一點。忽然間起來，您又不在那裏。就在這樓梯旁邊，有一扇門。您走進門去，右面有一間小室，在那裏可以抽一下，紙菸請您把小室關一關，因為此地是沒有這個規矩的……」

然而公爵來不及走出去抽煙。一個青年，手持公事，忽然走進前室，僕人給他脫大衣。青年斜眼看了公爵一下。

「猶佛里拉·阿爾培里昂南哥，——」僕人用告密的，幾乎親昵的聲氣起給說——「有一位梅恩金公爵求見，他是太太的親戚，乘了火車從國外回來，手裏帶着包袱，不過……」

下面的話公爵聽不清楚，因為僕人說起微語來了。第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奇注意地聽着，瞧着公爵，懷着極大的好奇，後來不再去聽，不耐煩地走近他的身前。

「您是梅思金公爵麼？」——他十分和藹而且空氣地問。他是一個很美麗的青年，也有二十八歲，體格修整，頭髮金黃，中高身材，蓄着小小的，傘破番式的鬍子，一張聰明的，很美麗的臉。惟有他的微笑在空氣之中有點顯得太柔細；還露出有點像真珠殼整齊的牙齒，眼神雖然顯得快樂，而且十分坦白，但有點太深聚，而且咄咄逼人。

「他在一個人的時候，大概完全不露出這樣的眼光，也許從來不笑。」——公爵似乎生出這個感覺來。

公爵儘可能的敷衍解釋一下，和以前對僕人，現在以前對羅果靜所解釋的一樣。第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奇似乎憶起什麼來了。

「是不是您？」——他問。——「在一年以前，也許還近些，從瑞士寄了一封信來，寄給羅可菲也夫納？」

「是的。」

「那末這裏是知道您，而且記得您的。您要想見大人麼？我立刻去通報……他一會兒就有空。不過請您……請您暫時到接待室裏去坐一坐……爲什麼他在這裏？」——他朝僕人嚴厲地問。

「他自己不要……」

這時候書房的門忽然開了，有一個軍人，手裏提著皮包，大聲說話，鞠着躬，從裏面走出來。

「你來了麼，篤納？」——書房裏喊出一個聲音來，——「請到這裏來罷。」

篤納里拉·阿爾達里昂對公爵點了一點頭，匆忙走進書房。

過了兩分鐘門又開了。聽見篤納里拉·阿爾達里昂響亮而且歡迎的聲音說道：

「公爵，請進來！」

第三章

伊凡·費道洛維奇·葉海欽將軍站在書房的中央，異常好奇地看著走進來的公爵，甚至朝他走了兩步。公爵走近過去，自行介紹。

「是的，」——將軍回答，——「有什麼貴幹？」

「我並沒有任何急事；我的目的祇是和您認識一下。本來不願意聽吵您，因為我不知道您見客的日子，也不知道您安排好的時間……但是我自已剛從火車上下來……從瑞士回來的。」

將軍想微笑一下，想了一想，便止住了；以後又想了一下，眼睛眯細着，又從頭到腳看了客人一遍，匆忙中給他指定一隻椅子，自己也坐下來，坐得有點斜，轉身對着公爵，露出不耐煩的期待的样子。篤納站在書房角落裏的寫字臺前面，整理紙張。

「我想爲了認識是沒有時間的，」——將軍說，——「但是因爲您自然有自己的目的，所以……」

「我預感到」——公爵插上去說。——「您一定會從我的拜訪裏看出一種特別的目的來的。但是我真是除去和您認識的愉快以外，並沒有任何私意。」

「自然我也很異常愉快，但是不能老是遊戲，有時也會來點正事……而且我至今還不能辯證我們之間有什麼共同之點……所謂原因……」

「沒有原因，無可尋蹤地，自然也很少共同之點。因為假使我為羅曼公爵，而尊夫人和我同族，這自然不是原因。我認明白的，但是我來到這裏的理由也許有一點。我有四年沒有到羅曼公爵，有四年多了。我怎麼離開的，那簡直摸不清。那時一點也不知道，現在更加不知道。我認明白的是好人。我有一件事會想做一做，卻不知道往那裏下手。在柏林時我就想：「既然是親戚，就從他們先下手；我們也許可以互相有用，我對他們有用，當對我們有用。」——假使他們是好人。」我始終認是好人。」

「很感謝。」——將軍站起來。——「請問，您住在那兒？」

「我在什麼地方都沒有住下呢。」

「這末說來，您一直從火車裏到我這裏來的麼？還有……還有呢？」

「我的行李只一小包的內衣，別的沒有什麼。我全身都是裝在衣箱裏的。以上我來得及說說。」

「您還打算住客棧麼？」

「那自然囉。」

「從您的話語上加以判斷，我以為您是一直到我這裏來的。」

「這也許但是非得經你的邀請纔可以。說實話，即使我受到邀請，也決不留下來，不是爲了什麼原因，卻祇是……由於性格的關係。」

「這末說來，恰巧我並不邀請您，也不會邀請您。公爵，讓我們現在一下子吞掉這東西。因爲我們兩樣已經講明白，關於親戚一層，我們之間無話可說。——雖然我是新公爵的，——所以……」

「所以惟不立起身來，走出去，是不是？」——公爵立起來了，甚至似乎快樂地笑了一聲，不管他的環境固然是如何的尷尬。——「將軍，我真是一點也不知道這裏實際上的習慣怎樣，這裏的人們怎樣的生括，但是我竟想到，我們一定會發生像現在那樣屬於任何事體也許這些體面這類的……那時你們也沒有回復我一封信……唔，告別了罷。我爲您，爲心對不住得很。」

公爵的這種時候十分和諷，他的微笑並沒有任何惡感，所以他的感覺的妙處，竟使將軍忽然止了步，忽然用另一種樣式看了他的客人一下。徹度的寂寞在一剎那間實現了。

「您知道，公爵。——他用完全另一種聲音說，——我對您沒有知道，也許臨臨離離這……博羅可也大概想見一見他的國家……您可以等一等，既然您有時間。」

「我是多麼的懶。我的時間是完全屬於我的。（公爵立刻把圓滑的，柔軟的帽子放在桌上。）我該買新，我該寫書，我該……博羅可謝絕去，總會憶起我曾寫過一封信給他。剛纔我在那裏等候的時候，您的僕人張心裏寫了首絕句給您，上門來告訴，我注意寫了，大概想這要對於這封信是下過最嚴厲的指令的。但是我實在不是爲了這封信，實在祇是爲了想和人計來往來往。我總有點覺得我的懶惰的爭相，這真使

我不安。」

「是這樣的，公爵，」——將軍帶着快樂的微笑說，——「假使您果真是這樣的，那末和您交朋友也許是頗有趣味的；不過您瞧，我是一個忙人，立刻要坐下來看公事，簽字，以後要去見大臣，以後到公事房去，所以雖然我很喜歡人……那就是說好人……但是……不過我深信您受過極好的教育……您賞賚多少，公爵？」

「二十六。」

「囉！我覺得還年輕些。」

「是的，人家說我的臉很年輕。至於不妨礙您是我可以學會，而且不久會了解的，因為我自己很不愛妨礙人……還有，我以為我們在外表上，從許多情事上看來，是十分不同的人……我們也許不會有許多共同之點，但是您知道，我自己並不相信最後的一個觀念，因為時常祇在外面看來，沒有共同之點，其實是有的……這是由於人們的懶惰，縱使人們互相按照外表來分別等級，而毫無發見……但是我也許說得沈悶麼？您彷彿……」

「兩句話：您有沒有多少財產？也許想做點什麼事情對不住，我這樣說法……」

「那裏的話，我很珍重而且了解您的問題。暫時我還沒有任何財產，也沒有任何職業，這也是暫時的，但是必須要有。現在我的錢是別人的，施涅台爾，我的教授給我的，我在他那裏治病，在瑞士治病，還跟他學習。他給我旅費，給得正够，因此我現在祇剩得幾個戈比。我確乎有一樁事情要做，我需要人們的意見，但

是……」

「請問，您暫時打算怎樣生活，您有什麼計畫？」——將軍插上去問。

「打算用自己的勞力……」

「您真是哲學家；但是……您知道自己有什麼天才，能力，即使是那些可以給予日常的超位的能力？還是請您再想罪……」

「您不必想罪。不，我想我沒有天才，也沒有特別的能力，甚至是相反的，因為我是病人，沒有正確地求過學。至於說到麵包一層，我以為……」

將軍又插上話去，又起盤問。公爵重新說了已經說過的一套話。原來將軍聽見過關於去世的伯夫里柴夫的事情，甚至是認識他的。為什麼伯夫里柴夫注意他的教育，公爵自己也不能加以解釋——也許是爲了和他的去世的父親有舊交的關係。公爵的父母死時，他還是嬰孩，一輩子在鄉間居住，生長，因爲他的健康需要鄉村的空氣。伯夫里柴夫把他託給一些親戚，老女田主們。起初爲他雇用了保姆，以後又雇了家庭教師。他宣布說他全都記得，但是不大能給予滿意的解釋，因爲他在許多事情上自己是弄不清楚的。他時常發病，使他幾乎完全成爲一個白癡（公爵還直說出「白癡」兩個字）。他敘講伯夫里柴夫有一次和瑞士教授施涅台爾相遇。教授恰巧研究這種病，在瑞士的瓦恩省設有醫院，用冷水和體操治療，白癡和瘋狂兩種療法，且還施以教育，擔任使病人得到一般的精神上的發展。伯夫里柴夫當時打發他到瑞士去求治，大約在五年以前，但是自己在兩年以前竟突然死去，沒有留下什麼囑咐的話。施涅台爾又留

他在那裏繼續治了兩年。他沒有治好他的病，但是有許多幫助。後來他依照他自己的願望，又因為發生了
一樁事情，便遣送他回國來了。

將軍很為訝奇。

「您在俄國沒有一個敵人，根本沒有一個人？」——他問。

「現在沒有一個人，但是我希望……我剛接到了一封信……」

「至少」——將軍插斷他的話，沒容他清楚關於信的內容，——「您應該學過什麼本事，您的疾病總不會妨礙您取得某種機關裏某種不困難的職務。」

「那是一定不會妨礙的。關於職務一層我甚至很願意去充任，因為我自己想看一看我會做什麼事情。我四年來一直在那裏學習，雖然不十分正確，然而用的是他的特別的方法。我還讀了不少俄文書籍。」

「俄文書籍？那末您認識字，並且會沒有錯誤地寫字？」

「很會的。」

「好極了。但是筆跡呢？」

「筆跡很好。在這方面我是有天才的。我可以說是一個書法家。您給我一張紙，我立刻可以寫一點下來，當面試一試。」——公爵熱烈地說。

「費心得很。這甚至是不必要的……公爵，我喜歡您那種欣讚的態度，您是很可愛的。」

「您這裏的文具非常講究。您有多少鋼筆，多少鉛筆，多末平整，可愛的紙……您的書房多末可愛！這

幅山水畫我知道：這是瑞士的風景。我相信這畫家是寫生下來的。我相信我看到過這個地方。這是在烏里省……」

「也許是的，不過這是在此地買來的。箒納給公爵一張紙。這是銅筆和紙，請坐到我這隻桌子上去。這是什麼？」——將軍對箒納說，當時他正從公事皮包裹掏出一張大型的像片，遞給將軍。——「哪！那是博司泰爾·費里帕夫納！這是她自己送給你的，自己送的麼？」——他懷着極大的好奇和活潑的態度問箒納。

「剛纔我去道賀的時候，她給我的。我早就求過她。我不知道，是不是她給我一個暗示，意思是在這樣的日子，我竟空手前去，沒有送禮。」——箒納說，發出不愉快的微笑。

「不是的，——將軍帶着深信插上去說，——你這人的思想的路徑怎麼是這樣的？她那裏還會暗示……她完全是想圖利的。並且你拿什麼運禮需要一千盧布？莫非送像片麼？順便問一下，她沒有向你索取像片麼？」

「沒有，還沒有索取，也許永遠不會索取的。伊凡·費道洛維奇，您自然記得今天的晚會您是被特地邀請的一位客人。」

「記得的，記得的，我自然要去的。那裏還不能不去，既然是生日，二十五歲的生日。唔……你知道，箒納，我應該對你宣布一下。你自己預備預備罷，她答應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和我。今天晚上在她家裏，說出最後的一句話：是或否？你知道，你要留神呀！」

箒納忽然而懷羞慚，甚至有點慘白。

「他還是這樣說嗎？」——他問，他的聲音似乎抖擻起來。

「前天說的。我們兩人攔住她，強迫她說出來。但是請我們不要對她告訴您。」
將軍看看這結。這結的狠狠的神情顯然使他不高興。

「假使是這樣，那兒，我這細細的……」——她納出這慌和搖蕩的神情說，——「她給我一個完全、
出決定的權利，一直到她一行決定的時候為止，而且到了那個時候我只有自己說話的餘地……」

「這又怎樣說……那家難道你……」將軍忽然害怕起來。

「我沒有什麼。」

「那家你想把我們弄到什麼地方去？」

「我並不想說。我這說說……」

「你這說說……」——將軍很惶恐，甚至不願抑止這句。——「……這本情並不在於你不想
說，而在于你的欣喜，在於這說說使接受她的話語……你這裏怎麼樣？」

「這裏有什麼家裏的人全在我的權力之下，惟有父親照舊養着母親，完全成爲胡得的人。我已經和
他來說話，氣我得到他這話的證實話，假使不是母親，我早就把他送出門外。母親自然老哭泣，妹妹生氣
着。我對她們直說，我是我的親命的主人，希望家裏的人都……服從我。至少，我把這一切話當着母親面前，
對妹妹說過。」

「老爺，我還是弄不明白。」——將軍板臉地說，微聳肩膀，擺了擺手。——「尾納、阿圖山大浩夫納。」

那末，當時，你記得麼？也是那樣呻吟，而且嘆息。我問她：「您這是什麼意思？」原來在她們看來，這是不名譽的舉動。請看，有幾名不名譽的誰能賣價到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或者指出她什麼壞話來？難道爲

了她和諾慈在一起麼？這是一句胡說的話，特別在一定的環境之下。她說：「您不是不放她到您的幾位小姐面前去麼？」啊！這樣的尾端。阿麗白·沃夫總算是這樣的地怎麼不明白，怎麼能不明白……

「自己的地位麼？」——葉納幫助陷於困難中的將軍說了出來。——「她是明白的。您不要惱她。我當時就給了她一頓教訓，不許她管別人的閒事。我家裏至今還臺灣沒有說出最後的一句話來，祇因出一些電光，還她點維持着。祇要今天一說出最後的話，就會全行發作出來的。」

公爵坐在角落裏，試寫他的書法的時候，聽到兩人全部的談話。他寫完以後，走近桌旁，將紙遞過去。

「這件新到司泰謝·費里帕夫納麼？」——他說着，注意而且好奇地望了像片一眼。——「真好

看！」——他立刻熱烈地補充上去。像片似乎顯出一個特別美貌的女人。照上她穿着式樣十分平凡而且雅緻的藍色綢緞；頭髮顯露出深黑色的梳得極普通，家常的式樣。眼睛又深又黑，額角帶着凝想的樣子。臉色是富於感情的，似乎放寬的。她的臉有點紅，也許作慘白色……葉納和將軍驚訝地看公爵……

「司泰謝·費里帕夫納難道您已經認識司泰謝·費里帕夫納麼？」——將軍問。

「是呢；我到俄羅斯時，有一表友已經認識了這樣白美人。」——公爵說，便立刻教誨他和羅果靜相遇的情形，把他所講的話全都轉達了出來。

「又出了新動了！」——將軍又慌亂起來。他用異常注意的態度聽着，用銳利的眼光望着葉納。

「大概這祇是搗亂而已。」——也有點慌張的箭納喘聲說。——「一個商人的兒子在那裏放蕩游玩。我已經聽人家說到他。」

「是的，我也聽說過。」——將軍搶上去說。——「在出了那付身環的事情以後，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把這笑話全行轉述了出來。但現在是另外一件事情。也許真有百萬家私……還加上那樣的熱情。即使是胡福的熱情，但到底露出亞督的氣味。盡人都知道，這類先生們喝醉了酒，什麼事都能做出來的……唔……不要真的弄出什麼笑話來呀！」——將軍凝慮地說。

「您怕他的百萬家私麼？」——箭納露着牙齒笑了。

「您自然不怕麼？」

「公爵，您以為怎樣？」——箭納忽然朝他發問。——「這是一個正經的人，或者祇是搗亂分子？您的意見怎樣？」

箭納提出這個問題時，心裏發生一點特別的情形。好像有一種新的，特別的理想在他的腦子裏翻騰着，在他的眼睛裏不耐煩地閃耀着。懷着誠懇和坦白的意思露出不安的將軍也斜看着公爵，似乎對於他的回答並沒有很多的期望。

「我不知道如何說法。」——公爵回答。——「不過我覺得這人有許多熱情，甚至有極大的熱情。他自己還彷彿是一個病人。也許到了彼得堡以後，最初幾天內，會重行躺下的，尤其假使亂喝起酒來。」

「是麼？您以為這樣麼？」——將軍抓住這個論點。

「是的，我以為這樣。」

「但是這類笑話也許不在幾天以內發生，卻在今天晚上以前，弄出點花樣來的。」——第納對將軍笑了一下。

「唔……自然……也許會的。一切都要看他的筋力裏閃出些什麼來。」——將軍說。

「您知道她有時是怎樣的？」

「是怎樣的？」——將軍抓住了這句話。他已經達到極度的沮喪的程度。——「第納，你今天最好不要和她反對，努力這樣，你知道……總而言之，努力使她高興……唔……你為什麼這樣歪斜着嘴？第納，里拉，耐爾，里昂，顧，便，說，一句，現在真要顧便說一句：我們這樣繼續，到底爲了什麼？你要明白，關於這件事，我自己的利益是早就有了保障的；無論怎樣，我會把事情解決得對於自己有利。託蘇基已經無可擔擱地作了決定，所以我完全具有深信。我現在希望的單單是屬於你的利益。你自己判斷一下：你是不是信任我？並且你這個人……你這個人……一句話，你是一個聰明的人，我對你是極有希望的……在現在的情形之下，這是……這是……」

「這是重要的。」——第納替他說完，又幫了難於說出的將軍的忙。他的病容變成極惡毒的微笑，他也不想加以遮掩。他的發亮的眼睛一直緊着將軍的眼睛，似乎甚至希望將軍在他的眼神裏看出他的全部的思想。將軍漲紅了臉，生氣來。

「是的，聰明是最主要的。」——他淡上去說，嚴厲地看着第納，——「你真是可笑的人，第納，里拉。」

阿爾達里昂南奇！我看出，你很喜欢那個商人，看作自己的一條出路。在這件事情上面，最老應該經過一番考慮；應該明白……應該從兩方面誠實而且直率地做去，否則……但應該預先聲明，不要連累別人，而況時間是很短的，甚至現在沒有很多時間。（將軍有意識地舉起眉毛）——雖然一共祇剩了幾點鐘……你明白了麼？明白了麼？你究竟願意不願意？假使不願意，你可以說——請你說出來。沒有人阻擋你，沒有人逼迫你進入高階，假使你看這裏面有危險。」

「我願意的。」——她低聲地，剎緊定神，垂下眼皮，陰鬱地說罷了。

將軍滿意了。將軍圍了臉氣，但甚顯然後他做得太過分。他忽然轉身向着公爵。他的臉上忽然好像通過了一個不安的念頭；他想到公爵在旁邊聽到了一切的話。但是他立即安心下去：祇要一看公爵，就會完全安心的。

「噯！」——將軍看着公爵邊上步的書寫的式樣，喊了起來。——「這是有價值的東西！這是稀有的書法！你願，寫，寫，寫才氣！」

公爵在厚厚的蠟皮紙上用中古的俄文字體寫了下面的句子：

「鄙人伯夫勞奇方丈親筆書此。」

「這是這樣。」——公爵十分愉快而且奧密的解釋着。——「這是伯夫勞奇方丈親筆的簽字，十四世紀的影本。我們自來方式和主教金福然，筆很好的字，有時帶着極好的風調，極精細的筆法。將軍，您這裏沒有鮑哥廷的藏本麼？我又在這裏寫下另一種字體：這是粗大的法國上世紀的字體，有些字母甚至

是另樣寫法的。這是市場的字體，公家的書記的字體，從他們的樣本上讀下來了。（我有一個樣本）——您自己會同意這字體是有他的特點的。您看這欄間的 O 和 A。我把法國的性情移到文字母裏去，這是非常困難的，而結果還算成功。還有一個美麗的，別致的字體。您瞧那個句子：「努力可克服一切困難。」這是俄羅斯的，書法的字體，或者是軍界的書記的字體。給重要人物的公文都是這樣寫的。也是一種粗字體，可愛的粗字體，寫得淺淡的，具有特殊的風格。書法家不費成這種花腔，或者最好說是花梢的嘗試，那類沒有寫完的小尾巴。——請您注意這例。您再從整個方面看一看，這些字可以表示出一種性格，真是能露出整個軍界的書記的靈魂。一兩想這筆，一兩這露出天才，西軍服上的領子又變得死緊，在字體上露出紀律來，真是妙極了！新近有一張稿子使我非常嘆息。我偶然找到的，在什麼地方找到的？原來在瑞士！這是非常的，普通的，純粹的英國字體。您要比這精緻的是沒有了。這也太妙了，就像一粒粒的真珠。這是完備的字體。還有一種，也是法國體，我從一頁紙的旅行指南裏讀下來了。這和英國字體一樣，但是黑線比英國體稍為濃厚，而且領子，您瞧，完備的比得也弄壞了。您最要注意：稿體有點變動，比較圓一些，更加上花腔，這花腔是最危險的。原在花腔裏特別的好詞，假使弄得不好，假使找到了適當的比例，那末這樣的字體，是無可模擬的，真能使人看而生愛。

「唔！您說對頭級精緻的地點，」——將軍笑了，——「您不僅祇是書法家，您是一位藝術家！不對，藝術！」

「妙極了，」——翁納說，——「他苦惱祇自己感到自己的天賦，」——他嘲笑著補充句話。

「您儘管笑罷，儘管笑罷，但這裏確是一個職業。」——將軍說。——「公爵，您知道，現在我們可以談您抄寫給什麼人物的公事？一下子，可以給您定每月三十五盧布的薪水。但是已經十二點半鐘了。」——他看了看錶。——「應該出去辦事，我很忙，也許今天和您見不到！您且坐一會，我已經對您解釋過，我不能時常接見您，但是極願意幫您一點忙，一點點的忙，所謂必要的幫忙，以後就隨便您自己怎樣做去。我可以給您找到一個公事房裏的位置，不大難做的，卻需要勤謹的服務。底下還有在萊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伊伏爾金的房子裏，他的家裏，就是這位，我的青年的好友，我來給您介紹一下。」——他的母親和妹子在自己的寓所裏收拾好兩三間帶傢具的房屋，租給有人介紹的房客居住，連飯食和僕役的費用都在內。我相信，尼納·阿歷山大洛夫會接受我的介紹的。在您的方面，甚至是最合適的，第一層，因為您不會感到孤獨，卻進入家庭的懷抱中。據我的看法，您決不能一下手就在像彼得堡那樣的京城之中獨自居住下去。尼納·阿歷山大洛夫，——那位令堂太太，還有瓦爾瓦拉·阿爾達里昂南奇，就是萊佛里拉·阿歷山大洛夫的令妹，他們都是我非常尊敬的太太。尼納·阿歷山大洛夫是阿爾達里昂·阿歷山大洛夫的夫人，他是退伍的將軍，我最初服務的機關裏的同事，我現在爲了某種情節已經和他斷絕來往，但仍舊不妨礙我特別尊敬他。我把這一切對您解釋，是爲了使您了解，我親自介紹您，同時我也就是替您作保。房金是極少的，我希望，您將來所得的薪水是極够用的。自然，一個人總需要零用的錢，那怕一點點也可以，但是您不要生氣，公爵，假使我說您最好避免零用錢，總之，不要在口袋裏放什麼錢。我這樣說，是由於我從您身上所得的印象而起的。但是因爲現在您的口袋完全空虛，最先讓我借給您二十五盧布。自然我

們以後可以算帳，假使您是一個誠懇的，真摯的人，照您說話時所露出的那個樣子，那末我們中間不會發生困難的情形。我所以這樣注意於您，我對於您甚至抱有一些目的；您以後會弄清楚的。您瞧，我和您完全隨便。您納，希望您不會反對公使搬到你的寓所裏去罷？」

「相反的！家母會很歡迎的……」——施納客氣而且感激地說。

「你們那裏好像還祇有一間屋子住人。那個，叫什麼名字……費爾特……費爾……」

「費爾特中尉。」

「是的，你們這位費爾特中尉我不大喜歡。他是一個醜陋的小丑。我不明白，爲什麼聯司、泰謝、費爾、帕夫納這樣鼓勵他？他真是她的親戚麼？」

「不，這全是玩笑的話！並沒有親戚的氣味。」

「不去管他！怎麼樣，公使，你滿意不滿意？」

「謝謝您，將軍，您對待我真是太好了，況且我甚至還沒有提出什麼請求。我說這話並非由於驕傲。我真是不知道如何藏身。剛纔羅果靜叫我去住在他那裏。」

「羅果靜麼？那是不行的。我用慈父般的情感，或者您愛聽些，用誠懇的友誼，勸您忘掉這位羅果靜先生。我勸您在一般的情形下，和您現在被介紹進去的家庭多接近些。」

「您既然對我這樣好心，」——公使說，——「我有一件事情請教。我接到了一個通知……」

「對不住，」——將軍打斷了他的話，——「現在我沒有一分鐘閒空的時間。我立刻就去對麗薩說。」

達·博羅可菲也夫納說：假使她現在就願意接見您，（我要竭力為您保薦，）我勸您利用這機會，博取她的歡心，因為麗薩薩達·博羅可菲也夫納是對於您極有用的。你們又是同宗，假使她不願意，您也不必埋怨，下一次再說。結納，您暫時看一看這些賬單，我剛纔和費道達夫談了半天，不能忘記這錢單加進去的……

將軍走了出去，公爵竟來不及敘話便幾乎四次想把話說的那樁事情，抽納點了一根紙煙，又遞給公爵一支，公爵接了下來，卻沒有說話，不願意妨礙他做事。他起初穿過書房，但是抽納不大想將軍指出來，寫滿了數字的那張紙，他露出心神不屬的樣子。在他們兩人在一起的時候，公爵看到抽納的徽笑，眼睛和臉部的樣子更加顯得沉重了。他忽然走到公爵面前，公爵這時候又站在那封感謝·費里帕夫納的像片前面，審看着它。

「您喜歡這樣的女人麼，公爵？」——他忽然問他，銳利的眼睛對他，他好像具有一種特別的用意。

「奇怪的臉！」——公爵說，——「我相信她的命運不是尋常的。——一張快樂的臉，但是她非常受着痛苦，對不對？眼睛這樣說着，您瞧這兩根小骨，臉頰上端，眼睛底下的兩個點。這是關心的臉，異常驕傲的臉，不知道她的性子善不善？性善纔好呢！一切都得救了！」

「您可以愛這類的女人麼？」——抽納問，雙目的眼睛不住地釘在他的身上。

「我不能愛任何女人，我有病。」——公爵說。

「羅果爾可怎麼想您？」

「我以為他明天就會娶的，但是過了一個星期也許要把她砍死。」
公爵剛說出這句話，維約忽然抖擻了一下，幾乎使公爵喊叫出來。

「您怎麼啦？」——他說着，拉着他的手。

「公爵大人請您進去見夫人。」——一個僕人從門前出現，報告着。公爵隨着僕人進去了。

第四章

葉利欽的三位小姐全部十分康健，像洋花一般的茂盛，身材高大，肩膀闊壯，胸脯偉大，手強壯得和男子相似。她們因為身體的健康有力，有時愛哭得多些，而且也不願意加以遮蓋。她們的母親維羅達·博羅可羅丈夫納有時對於她們的食慾的公開表示有點看不上眼，但是因為她的一般意見雖然女兒們接受時露出外表上的尊敬，實際上早就在她們中間喪失了原先的，無可爭辯的威信，甚至弄到使三位姑娘的一致行動起給古上天的地步，所以將軍夫人爲了自己的尊嚴起見，認爲不加爭論，且予讓步較爲方便。固然，性格時常不肯聽話，不肯服從明達的決議，維羅達·博羅可羅也夫納變得每年越來越任性而且不耐煩了，甚至成爲一個怪物，但是因爲手底下到底還剩下極服從而且馴良的丈夫，所以過多的和積聚下的一切普通語是傾倒到他的頭上去，以後家庭關係的和諧重又復原，一切事情都安排得非常之好。

將軍夫人自己也沒有喪失食慾，照例在十二點半的時候和女兒們一起參加和正餐幾乎相仿的豐盛的早餐。小姐們在整整十點鐘的時候每人先喝一杯咖啡，在牀上，剛睡醒以後。這是她們最愛的，永遠規

定好的程序，十二點半，在近母親的幾間屋子的小餐室裏鋪好桌子。如果時間允許，將軍自己也有時進來參加這頓家庭的親密的早餐。除去紅茶，咖啡，乳酪，蜜，奶油，將軍夫人愛喫的特別炸餅，還有肉排以外，甚至還端上濃厚，燙熱的牛肉湯來。在我們的小說開始的那個早晨，全體家庭在餐室內靜靜地答覆在十二點半進來同餐的將軍。如果他遲誤了一分鐘，便立刻打發人去催請；但是他那時進來，他走進來，和太太問安，吻她的手，看見她的臉上這一次有點特別的神色。雖然在前一天他就預感到這了——「嬉笑話」——今天一定會這樣的。（這是他慣用的一種辭句）在昨夜睡覺時即抱不安，但現在到底還是膽怯。女兒們走近前來接吻，她們雖不生氣他，但總歸似乎也有點特別的樣子。將軍爲了某種情愫，過分地露出好疑；但是因爲他是有經驗的，手段靈活的父親和丈夫，便立刻採取了辦法。

也許我們不致於十分危言我們的小說的凸現性，但使我們在這兒停頓一下，作一番解釋，直接地而且確切地闡明葉潘欽將軍的家庭在這部小說開始時所構成的關係和環境。我們則總已經說過，將軍自己雖然不很有學問，自稱自己是「自學的人」，但到底是有經驗的丈夫和手段靈活的父親。他採取了不忙勞打發女兒們出閣的原則，那就是「不把她們的親事放在心上」，不用對於女兒們的幸福的那份過分的關心照顧她們，像一般積蓄着成年女兒們的聰明的家庭裏自然而然地，不自觉地會發生出來的。那個樣子他甚至想法勸勵薩維達·博羅可菲也夫婦也實行這個原則，雖然一般地講來，這事情是很困難的，——因爲是不自然的，所以是困難的。但是將正的論據十分具有意義，建立在可辨覺的事實上面。那些待字的女郎們既然聽任她們自由決定，到了待來自然不得不自打主意，那時候專哲便會弄得成熟，回

爲她們會自出情願地着手辦理，把任性的行爲和過分的挑剔拋在一邊。父母們祇須毫不疏忽地，而且努力在暗中加以觀察，不使發生某種奇怪的選擇，或不自然的傾向，以後在提到相當的機會的時候，一下子用全力幫忙，讓着自己的勢力把事情弄妥。最後，她們的財產和社會上的地位一年年在幾何學的進程中增長起來，時間總過去得多，女兒們越占便宜，甚至從待嫁的女郎的身份上看來也是如此。但是在所有這些無可辯駁的事實中間，發生了另一樁事實：那就是長女阿歷山大忽然，幾乎完全出於意料之外，（這是永遠如此，）過了二十五歲。同時，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託羅基，一個上等社會的人，具有闊綽的親友和非常的巨富，又發現了想娶親的意願。他年已五十五歲，性情優雅，具有特別細緻的風調。他想舉一頭美好的親事；他是十分珍重美貌的人。因爲他從一些時候起，和葉潘欽將軍有很深的交誼，爲了他們互相參加某種財政上的企圖，使這交誼更爲加深，因此他和葉潘欽將軍商量，向他請教：他和他的女兒的一位結婚有否可能？在葉潘欽將軍靜謐佳妙的家庭的生活裏發生了一個顯明的變動。

上面已經說過，最小的阿格拉耶是家庭中無可爭論的美女。甚至以託羅基這樣十分自私的人也明白他不應該在這地方尋覓，阿格拉耶是不能和他相配的。也許，姊妹們間一點盲目的愛和太熱烈的交誼，將事消遣分地擴大，但是阿格拉耶的命運業已由她們用極誠懇的方式預定好，不能僅祇成爲普通的命運，而須成爲地上樂園的一種可能的理想。阿格拉耶未來的丈夫應該是一個完美和成功的模範人物，至於財富是不必提的。姊妹們甚至似乎沒有費去特別多餘的話語，互相約定在必要的時候犧牲自己，爲了阿格拉耶的利益；爲阿格拉耶定下了極大的，前所未聞的妝奩。父母知道兩個長姊的這協定，所以在託羅

基求教的時候，他們中間幾乎沒有疑惑，長姊中的一人一定不會拒絕完成他們的願望，何況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對於此處一點是不會有所為難的。託慈基的求婚，有相當的人生的見解的將軍立刻加以極高的估價。因為託慈基自己爲了某種特別的原因對於這件事進行得十分誠實，這在暗中摸索，所以父母對於女兒們還祇隱隱有一些極遠的猜測。取得的回答雖然也並不很確定的，卻至少足以寬慰的一個時期，那就是阿歷山大也許不會拒絕的。這位女郎雖然具有堅強的性格，但心地極善，頗有理智，和人們十分合得來。她甚至很樂意嫁給託慈基。她假使提出了一句話，一定會去誠懇地實行。對不愛府說，同她在一塊兒不會有發生劇烈的轉變和感煩的事情的危險。她甚至能使丈夫的生活得到愉快和安慰。她的面貌雖不如何地引動人，卻是很美的。對於託慈基，沒能找到比這更好的妻子麼？

然而事情還繼續在摸索中進行。託慈基和將軍之間互相友善地決定暫時變形式上的，無可收回的一切步驟。父母甚至還沒有完全公開地和女兒們說起彷彿開始了不調協的情形。爲一家之母的葉爾欽將軍夫人不知爲什麼緣故起始不滿意，這是很重要的。這裏有一樁阻礙一切的事實，一樣複雜的，麻煩的事件，爲了它可以使全局無可挽回地受到挫敗。

這樁複雜麻煩的「事件」，（像託慈基自己所稱的那樣，）很早的時候，還在十八年以前就起頭了。在某一個中部的省分裏，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的富足的采邑附近住着一個貧窮的田主。他這人以屢次遭到成了笑話似的失敗事件聞名於世。他是退伍的軍官，出身寒賤，在這方面還比託慈基的地位清潔些。他名叫菲奧多·阿歷山大洛維奇·巴茲士蘭夫。他欠了一身的債，將財產抵押一公，在做了艱苦的，近

乎鄉下人的工作以後，纔算把一個小小的產業強人意地建立起來。他在得到少些的成功的時候，就特別兢兢精神。他鼓足了精神，在希望的照耀之下，勤身到一個小縣城裏去幾天，想和他的一個主要的債主見面，在可能的範圍之內，作基本的談判。在他回到城裏的第三天，他的村頭從他的村裏騎馬趕來。他的臉頰發紅，鬍鬚燒得精光。他報告說，昨天正午的時候他的「采邑失火，連夫人都燒死，祇剩下了一些小孩。」以巴拉士歐夫那樣習慣於「倒楣的命運」，竟不能忍受這種意外；他發了瘋，一個月以後得熱病死去。他的地剩下的田連連同成爲乞丐的農人們一併拍賣償付債務。他的兩個小女兒，一個六歲，一個七歲，由發了慈悲心腸的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託慈悲收留下來，予以撫養。她們和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的總管的女兒們一同受着教育。這總管是退職的官員，家中食指繁多。他於德國人。不久的日子，祇有一個女孩娜可士活在世上，年幼的那個女孩得百日咳病死了。託慈悲住在外國，不久就完全忘記她們。過了五年，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有一次路過那裏，想上自己的采邑去看望一下，忽然在他的鄉下的房子裏，德國人的家裏，遇到一個十二歲的小姑娘，很美麗的小孩，黑髮黑眼，面龐可愛，性格聰明，有預料到的異常的姿貌。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在這方面是勤於很精的行家。這一次他在采邑裏祇住了幾天，來不及有所吩咐。對於這位小姑娘的教育發生了極大的變異，聘請了一位尊貴的，年老的女家庭教師。她是瑞士人，對於女學問的深等教育都有經驗，而且學問極好，除法文以外，還教授其他各種科學。她住到鄉村的房子裏去，於是小姑娘的教育便取得了寬廣的範圍。整整的過了四年，這教育已告完成，女家庭教師走了。於是有一位女太太，也是田主，也和託慈悲的田產爲鄰，但在另一個遼遠的省分裏，她添了阿法那西·伊

凡諾維奇的調令和委任，跑來把娜司卡帶走。在這不大的采邑裏也有一所不大的，剛建築好的木質的房。它收拾得特別的幽雅，那所小村也將做「快樂村」，好像有點故意似的。這位女田主一直把娜司卡帶到這所靜謐的小房裏去居住，因為她自己是無子女的寡婦，祇住在離此一俄里的地方，所以自己也搬到這裏來和娜司卡同住。娜司卡身旁出現了一個管輪船的老婦人和年輕的，有經驗的女僕。屋內發現了樂器，雅緻的，專為女郎預備的圖書館，油畫，彫刻，鉛筆，顏料，還有非常美觀的膝犬。過了兩星期後，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親自降臨了。……從那時起他似乎特別愛上了這個偏僻的，沙原裏的小村，每年夏天來一趟，住上兩月，甚至三月，這樣地過了很久的時候，四年的時間，安靜的，幸福的，有興趣的，美麗的時間。

有一次，在初冬的時候，從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夏天到「快樂村」小住以後，（這次祇住了兩星期，）過了四個月的功夫，有一個謠言傳到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的耳朵裏去，說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將在彼得堡娶一個有錢的，有名氣的美人——一句話，攀一頭美滿的，穩靠的親事。以後，發現這謠言在許多細節方面是不正確的：他的婚事當時還祇在計劃之中，還不很確定，然而在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的命運裏從這時起到底發生了特別的變動。她忽然露出異常的決斷，發現極出人意料的人格。她沒有多加思索，就舉下了鄰村的房屋，忽然在彼得堡出現，一直單獨去見託慈基。他驚訝起來，開始說話；但是從萬一句話語上就忽然發現必須完全變更語腔，管調，至今用得極有效驗的，有趣的，雅緻的談話題目，還有邏輯——一切，一切，一切！在他面前坐着的是完全另外一個女人，一點也不像以前所知道的，剛在七月內，在「快樂村」裏相見的女人。

最先發現出來的是這位新的婦女知道而且了解的事情特別的多，多得會使人深深地驚訝，她從那裏能夠取得這類的消息，而且自行推測這些精確的見解。（莫非是從女孩們專用的圖書館裏得來的？）不但如此，她甚至很明白法律，即使不是對於整個世界，至少對於世界上流行的幾樁事件具有正確的智識。其次，這已經完全不是和以前一樣的那種性格，不是畏葸的，女學生那般不確定的，有時由於古板的活潑和天真的行動而顯得可愛，有時卻是憂鬱的，凝慮的，驚異的，不信任的，善笑的，不安的。

不是的：現在立在他面前哈哈大笑，用極惡毒的嘲諷攻擊他的是一個異乎尋常的，意料不到的生物，祇對他聲明，除去深深的賤蔑以外，在她的心裏對他毫無所感。——這賤蔑竟到了要嘔吐的地步，在發生初次的意思外的事件以後立即感到。這一位新婦女還聲明，如果他現在立刻和任何什麼女人結婚，在她本來滿不在乎，但是她跑來不許他實行結婚，不許是爲了忿恨的緣故，單單是因爲她要這樣做，應該這樣做。——那怕祇是爲了使我能够充分取笑你，因爲現在我也想笑一笑。

她的措詞至少是如此的；至於她心裏所想到的一切，也許並沒有表示出來。然而在新的羅司泰謝·費里帕夫對一面哈哈大笑，一面敘述這一切的時候，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自己在那裏考慮這件事情，並可能地將他的多少有點零亂的思想整理一下。這考慮繼續了不少的時期；在兩星期中，努力取得理解，且加以最後的決定。過了兩星期以後，他纔作了決定。事情是因爲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在那時候的歲數已在五十左右，他是一個十分穩當，已具有一定的習慣的人。他在世界上和社會裏的地位早就建立在極堅固的基礎上面。他對於自身，自己的安謐和舒適珍愛得比世界上所有的一切爲甚，這是一個極體面的

人應該有的事。凡關於他在一生中建立齊，且取得了如此美麗的形式的一切，絕對不許有絲毫損壞和絲毫搖動。另一方面，他的經驗和對於事物的深測的觀察很快而且特別正確地告訴他，現在他所交接的是一個完全不尋常的人物，這個人物不但威嚇，且會一定實行去做，主要的是根本不顧一切，因為她根本不珍重世上任何的一切，甚至無從誘惑她。顯然，這裏另有別的什麼，含着一種精神上的心靈裏的紛擾——有點類乎某種漫漶的氣憤，不知道是對誰，爲了什麼，有點無從疑是的賤視的憎恨，完全溢出範圍的賤視的情感——一句話，有點十分可笑的，在體面的社會裏，不被容許的東西，凡是體面的人確到它便成爲純粹的上帝的褻瀆。自然以正義的財富和與核，本可立即做點小小的，完全天真的惡行，藉以避免不愉快的事情。從另一方面說，顯然，阿法那謝·費里翰大納自己差不多不能做出危害的事情，例如，關於法律方面的舉動；阿法那謝不會做出重要的舉動，因為陷害她永遠是很容易的事。但是這一切必須在娜司泰諾·費里翰大納決定作出和別人一樣的行動的時候纔能有用，那就是照一般在發生這類情事時所應該做的行動，不溢出範圍，不做出太瑰奇的事情。在這上面託慈基的正確的眼光便有用處了。他猜出娜司泰諾·費里翰大納自己也深深明白她在法律方面是不足爲害的，她的腦筋裏和她的閃爍的眼睛裏，完全沒有設想過。阿法那謝·費里翰大納雖然不珍重世上的一切，尤其是自身，（必須有許多聰明和深測的眼光，纔能在這時候猜到她早就停止珍重自己，纔能使像他這樣的懷疑派和體面社會的大謬派相信這到這感覺是如何的嚴重。）她心能毀害自己，做出無可挽回的，醜惡的行爲，明顯流成到阿比利，或者少德刑，歌聖精阿諾所深惡痛嫉的那個人一下。阿法那謝·伊凡諾維奇永不隱瞞，他有點膽怯，或者

最好說是有極度的保守性。例如，假使他知道他將在請婚成禮的時候被殺死，或者發生一些十分不體面的可笑的事，在社會上認為難堪的行動，他自然會害怕的，怕的不是他將被殺死，或去傷到流血，或當眾在臉上被人家吐痰，卻怕這事發生在如此不自然的情況下，被認為難堪的形式之下。娜司泰謝·費里帕夫雖然不說出來，其實已經透露了這個意思。他知道這十分了解他，曾對他有無謂的言談，所以曾想過用什麼方法向他攻擊。又因為他的婚事尚在計劃之中，他也就當時表示服從，向她讓步。

還有一樁事實助成他的決定：這個新的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的食貌，完全和以前不同，到了幾於想像的程度，以前祇是一個很美麗的小女孩，現在則……此惡毒許久不能寬恕自己，他看了四年，竟沒有看得清楚。固然，有許多是由於兩方面在內心裏突然發生了變動的原因。他記得以前有一朝娜的功夫，在望着這雙眼睛的時候，有時竟使他生出一些奇怪的想法來：似乎在裏面倒感出一種深沈的，神祕的黑暗。這眼神似乎在那裏閃爍。最近兩年來，他時常將娜司泰謝·費里帕夫對他的變化的臉色看得異常慘白，奇怪的甚至因此顯得更加好看。這惡毒像所有一生游蕩的紳士一樣，艱苦對於這刻沒有生活着的靈魂那樣容易地弄到手裏，未幾眼視，就來靜對於他自己的眼光有點疑難起來。他還在去年春天就決定想把娜司泰謝·費里帕夫快快地，好好地，因緣地嫁給一個在另外的省裏做官的，明達而且體面的紳士。（現在娜司泰謝·費里帕夫將如何惡毒而且可怕地取笑這件事情呢！但是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現在被新鮮的味道所吸引，甚至想他可以重新利用這個女人。他決定叫她搬到彼得堡來居住，給她安排了奢華的，舒適的環境。他懷着失此得彼的心思，想使娜司泰謝·費里帕夫在特定的團體裏

而出出風頭。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是很珍重他在這方面的名譽的。

彼得堡的生活已經過了五年，自然在這時期內有許多事情得了決定。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的地位不見得樂觀；最壞的是他第一次露了怯相，以後就無從安靜下去。他怕——自己也不知爲甚麼怕——他簡直怕羅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在最初兩年內，有一個時候，他起始疑慮羅司泰謝·費里帕夫納自己想和他結婚，但是由於不尋常的自愛心而就默着，堅持地等候他來求婚。這樣的要求本來是奇怪的，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的疑心又很重；他皺緊眉梢，沈重地思慮起來，使他生出極大的，有點不愉快的驚訝的（人的心本來是如此！）是他忽然從一樁事情方面相信，即使他果真求婚，人家也不會加以接受。他有許多時候不明白這個道理。他覺得惟有一個解釋是可能的，那就是「一個受侮辱的，理想狂的女人」的隨做心已迷到了瘋狂的程度，因此她寧願藉着拒絕一下子表露她的賤蔑心，而不肯就此永遠確定她的地位，取得不容易獲到的偉大的環境。最壞的是羅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在許多地方占了上風。她不肯爲了金錢的利益上鉤，甚至用極多的款項也是一樣。她總會接受給她佈置下的舒適的環境，但過的仍舊是很樸素的生活，五年來毫無積蓄。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冒險想出一些很狡猾的手段，以擊破他的鎖鍊；他藉着技巧的助力，不覺不覺地靈活地，用各種理想的誘惑引動她的心，但是那些化身了的理想，如公爵，驃騎兵，使信書，詩人，小說家，甚至社會主義者等等，一點也不能使羅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引起任何的印象，好像她的心和石頭一般，情感業已永遠枯乾而且凋謝了。她的生活大半是孤獨的，她讀書，甚至求學愛音樂。她的朋友復少；她僅同一些貧窮的，可笑的官員夫人結交，認識兩個女伶，一些老婦，很愛一個尊嚴

的教師的人數最多的家庭，這家廣莫大家也很愛她，極樂意接待她。晚上時常有五六個朋友相聚，沒有再多的。託慈基時常走得很勤。葉潘欽將軍最近多少有點困難地和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相識。同時有一年年輕官吏又完全容易，而且不費什麼勞力，便和她認識。那人姓費爾特申，是一個很不講禮貌的，愛說編造字眼的小丑，好喝酒，帶點快樂的性格。還認識一個年輕的，奇怪的人，姓波奇威。他為人樸素，勤謹，舉止優雅，出身貧窮，而成為重利盤剝的人。後來箭佛里拉·阿薩達里昂也認識了……結果是大家對於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建立了奇怪的名譽，大家都知道她美麗，也就是如此，誰也不能誇什麼口，誰也不能講述什麼。這樣的名譽，還有她的學問，雅緻的姿態，機智的辯才，這一切使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最後決定了一個計劃。就從這時候起，葉潘欽將軍起始在這段故事裏親自十分踴躍地參加。

在託慈基很客氣地和他懇商關於他的女兒中一個結婚的時候，當時就用極正直的方式，完全開誠布公地直說了出來。他說他決定不擇任何手段，以取到他的自由；即使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自己對他宣布，以後完全不管他，他也不會安心下去；他覺得說話是不夠的，他需要最完全的保障。他們討論的結果，決定共同行動。最先決定試用最柔和的手段，觸動所謂「正直的心絃」。兩人到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家裏去。託慈基直捷了當地向他宣布他的地位如何難堪地可怕，他將一切責任歸到自己身上。他老實說，他對她所做的最後的舉動並不後悔，因為他是根深蒂固的好色者，不能把握自己，但是現在他想結婚，而這段十分體面的，上等社會的結婚的命運全握在她的手中；一句話，他對於她的正直的心懷有許多希望。葉潘欽將軍起始用父親的資格說話，說得極有條理，避免感動的話語，祇說他完全承認她有解決阿法

那西·伊凡諾維奇命運的權利，巧妙地露出自己的馴順的態度，表示他的女兒的命運，也許是另外兩個女兒的命運，現在須由她來決定。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問：「他們需要她做什麼事情？」託慈基用以前的，完全暴露出來的直率的態度，對她自承他在五年以前受了驚嚇，所以現在，在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自己沒有出嫁以前，不能完全安靜下去。他立刻補充上去，說這請求在他方面自然是十分荒蕪，如果他對它找不出一點根據。他已經明白地看出，且確切地知道，有一個青年，屬於很好的氏族，生活在極體面的家庭裏，那就是猶傑·拉·阿爾達里昂諾奇·伊沃爾金，——是她認識而且接待的，——早已十分熱烈的愛她，自然可以單單爲了獲得她的同情心的希望而犧牲一半的生命。猶傑·拉·阿爾達里昂諾奇由於友誼和純潔的年青的心，親自對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直承出來，而屬意於這青年人的伊凡·費道洛維奇也早已知道。如果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沒有弄錯的話，這這青年人的愛惜早已爲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所知曉。他甚至覺得她對於這愛情頗予寬縱，自然他比任何人都難於啓齒講這一件事情。但是假使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可以容許託慈基在一個建立自己的命運的自私心和期望以外，對於她也抱着一些善意的期望，她必會明白他看齊他的孤獨的環境早就覺得奇怪，甚至難受。這愛而祇有不定黑暗，對於生命全新的完全無信仰，其實很可以在愛情和家庭裏使生命取得美妙的重生，且接受新的目的。這裏也許將喪失燦爛的才能，這裏是對於自己的頹廢作自願的欣賞，一句話，甚至還有一點對於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的理智和正直的心不相適應的浪漫主義。他在又重複了一句他比別人難於啓齒的話以後，他說他總希望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不致以賤賤作答，假如他表示出他誠懇地願意保障她

的未來的命運，送給她七萬五千盧布。他解釋說，這數目總歸已在他的遺囑裏預行規定；一句話，這並不是什麼報酬……況且他想借此誠懇他的良心，這也是可以容忍，且加以原恕的事，此外還說了些話語，總之是在這類情事上關於這題目應該說的一套話。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說了半天，說得十分轉轉，還順便加上一個很有趣的消息，彷彿這七萬五千盧布是他現在初次提出來的，甚至連當時坐着的伊凡·費里洛維奇都不知道；一句話，沒有一個人知道。

聽到這話，費里洛維奇的回答便兩個朋友驚訝起來。

她不但沒有露出一點點的以舊的嘲笑，以前的怨恨，以前的毒笑，便託慈慈一想起來，至今還會在背心上發冷，相反的，她好像喜歡她可以同任何甚麼人開談布公地，友誼地談一談。她這次她自己早已希望作友誼的談話，惟有聽做加以橫風，而現在則更決絕被擊，是最好也沒有的了。她起初帶着憂鬱的激笑，以後快樂而且潑潑地大笑起來，自己直認，以前的狂怒的風雨無論如何是不會再有的，她早已變更了一部分她對於事物的眼光，雖然心裏並沒有覺，但剛然不能不對於任何的事實加以多少的容忍。已做的，已經做過，已過去的，聽它過去，使她甚覺奇怪，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何以還繼續這樣的苦惱說詞，這裏，她問，阿法那西·費里洛維奇，帶着深深的尊敬向態度宣布她早就聽聞關於他的女兒們有許多話，早就曾當面探問而且嚴懇地尊重他們。她一想到可以對於她們做些有益的事，就儘速地感到幸福和聯係。她現在實在是感到熱過而且沈悶，十分沈悶。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帶到她的幻覺，她感到了新的目的，希望即便不在愛情裏，卻在家庭裏得到復生；但是關於鋪佛里茲·阿金達里南奇，她差不多沒

有什麼話可說。他愛她，大概是實在的；她感到她自己也可以愛他，假使她能相信他的愛情的堅固。他即很誠懇，但是年紀到底還輕。這件事情加以決定是很難的。最使她喜歡的是他能工作，耐勞苦，獨自維持全家的生活。她聽說他是具有毅力和端傲心的人，希望活動，希望往上爬。她也聽說赫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的母親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伊伏爾金是一個俊越的，十分受人們尊敬的婦女；他的妹子瓦爾瓦拉·阿爾達里昂諾夫納是很有趣的，且有毅力的女郎；她從波奇成那方面聽到她許多的事情。她聽說她們勇敢地熬受她們的不幸；她很願意和她們相識，但是她們能否接受她們到她們的家庭裏去？這成爲問題。總之，她並沒有說這段婚姻不能成立，但是應該仔細想一想，她希望不要催她。關於七萬五千的那件事情——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這樣難於啓齒是徒然的。她自己明白金錢的價值，自然肯收下來的。她感謝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的舉動得體，甚至對將軍都沒有說過，不但沒有對赫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提。但是爲什麼他不能夠預先曉得呢？她拿了這幾個錢，走進她們的家庭裏去，並沒有什麼可羞的。無論如何，她打算向任何人請求饒恕，希望人家也懂得這一層。她在沒有深信，在赫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方面或他的家庭方面，對於她沒有任何隱私的念頭的時候，決不嫁給他。無論如何，她決不承認自己是犯了任何錯事，最好讓赫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知道她在彼得堡住了五年，是怎樣生活着的，對於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有什麼關係，錢的錢多不多？如果她現在肯收受這筆錢財，那並不是爲了償付女孩家的恥辱，——對於這她是不負責任的，——而祇是對於受糟蹋的命運的一種報酬而已。

她敘述這一切的時候，甚至十分激烈而且惹惱起來。（這自然是極自然的。）葉潘欽將軍當時深爲

滿意。認這事情已經了結；但是受過驚嚇的託慈基到了現在還不十分相信，生怕這朵毒花裏未免藏着一條毒蛇。談判開始了；兩位朋友的策略所由建立的那個節目，就是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對於篤納垂情的可能性，漸漸地起首弄明白而且信實起來，這樣甚至使託慈基也有時相信有成功的可能。後來，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會和篤納解釋了一次；話語說得很少，好像這會使她的貞節受了傷害似的。她承認而且允許他愛她，但是堅決地宣布，她一點也不願使自已有所拘束。她在結婚以前，（如果結婚能成立的話）爲自己保留說出一否一字的權利，那怕在最後的一小時以內。同時她也把同樣的權利給予篤納。不久，篤納借着一個徵俸的機會確切地知道，他的全家對於這婚事，對於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本人的不歡迎的態度，在家庭的口角之中暴露出來的，已爲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知曉得十分詳細。她自己並沒有和他講起這件事情，雖然他每天等候着。由於這說媒和談判而暴露出的一切歷史和情誼，本來還可以說許多話；但是我們已經趨向前面去，尤其因爲有些情誼還祇是太不確定的一些謠言。例如，託慈基不知從什麼地方知道，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和葉潘欽家的女兒們發生了某種不確定的、秘密的接觸，——那是一個完全不可思議的謠言。另有一種謠言他不得深信，並且怕得像夢魘一般：他幾乎聽聞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深知道篤納祇是爲了金錢而結婚，篤納的心意是黑暗的，貪婪的，不辭煩的，煩躁的，而且自愛得沒有邊際，無可比例。篤納雖然以前確乎熱烈地想征服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的心，但是等到兩位朋友決定利用這從兩方面起頭的熱情，以圖自己的利益，藉着把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賣給他做正式妻子，把他收買下來的時候，他當時恨得她像自己的夢魘一般。愛和恨似乎在他的心靈裏奇怪的交織着，雖

然他終於在經過了一番痛苦的游移之後，同意娶「這國頭女人」，但曾經在心靈裏自行賭咒，將她報復，以後「收拾」她，這是他自己說出來的一種詞句。費里帕夫納好像知道這一切，暗地裏在那裏準備着。託慈基膽小得甚至沒有把自己的不安告訴費里，只是有的時候，他和一般欺騙的人一樣，會重新鼓起精神，迅速地壯起膽子來的。例如，在費里和費里移於普羅那天，在她的生日的晚上，她將說出最後的話的時候，他就鼓起精神來了。然而可笑的是關於普羅的伊凡，費里和費里本身的極奇怪的，極怪僻的語言卻越來越真確了。

初看上去，這一切是純粹的荒謬，不經的話，本來難於置信。以伊凡、費里和費里這般的年邁，其有如此極度的聰明，對於人生的正當的知識，竟受了費里和費里的愚弄，——而且竟聽了費里的度，使一個任性的行為幾乎和共濟團似的相混。他在這件事務上有着深計，——那為難於想像的，也許甚至費里和費里本人的幫忙。至少費里和費里這樣的疑感，應該在費里和費里之間已經存在着某種程度的合同，基礎在相互的瞭解上面的合同。大家都知道一個被情慾所驅使的人，尤其他已上了歲數，會完全肯肯，準備在並沒有希望的地方，發現希望。不但如此，他竟喪失理智，作出最蠢的舉動，那由額上祇有七根頭髮。大家幫助他，將軍預備在費里和費里那天用自已名義送一串上好的，價值很貴的珍珠。他對於送禮的事很為注意，雖然明知費里和費里是不貪財物的女人。在費里和費里那天，他好像處身夢境之中，躲避巧妙的自己隱瞞。費里和費里將軍夫人所聽到的就是這串真珠。誠然，費里和費里·博羅可非也費里從早就感到她的丈夫的不忠實，有時甚至已有了

會，但是不能放過這機會；關於蘇珠的話引起她極度的注意。將軍預先偵查到了。還在頭天晚上就說出了一批小小說話。他真感到將有極嚴重的解釋，因此極爲懼怕。爲了這原因，在我們開始敘述的那個早晨，他真不願意到家庭的核小裏去早餐。他還在公爵沒有來以前就決定推託有事，設法避免。所謂避免，對於將軍有時就是逃走。他想起這一天，主要的是把今天的晚上捱了過去，不出一點亂子。恰巧公爵來了。——好像是上帝打發來的！——將軍在走去找他的太太的時候，自己這樣想着。

第五章

將軍夫人對於她的出身頗爲愛惜。現在她與公爵結婚，這一直認爲她中最後的極思金公爵，她曾經聽見過一點什麼的，僅僅是一個可憐的自戀，幾乎是一個乞丐，得接受貧乏的產婦，她心中應作如何的感想？將軍來這一手，實在發生效果，一下子引動她的興趣，把她的注意力轉移到另一方向上去，於是在新鮮的新聞的刺戟之下，她對於蘇珠的問題。

將軍夫人在養生非常的時候，黑深大眼閃閃，身軀剛後相仰，用不決定的姿勢向前直望，不發一言。她是一個高身的女人，和她的丈夫年紀相仿，頭髮黑而濃，有許多斑髮隔在中間，鼻子有點彎曲，身體是極瘦的，臉龐黃而下陷，嘴唇潤而閃閃。頰角高而狹窄，灰色的，極大的眼睛具有有時十分意料不到的神情。她會有一個劇點，就是相信她的眼睛特別的可以感動人；這信念在她無從加以磨平的。

「接見麼？您說現在，立刻就接見麼？」——將軍夫人朝在她面前強強張張的伊兒·費道洛維奇用力

睜着眼睛。

「對於這層無須任何客套，祇要你肯見他就好了。」——將軍忙着解釋，——「他完全是一個小孩，黃蓋是極可憐的。他有什麼癩痢病，剛從瑞士來到，纔從火車上下來，打扮得很奇怪，有點德國式，再加上身邊一個銅板也沒有，真是沒有幾乎要哭出來。我送給他二十五盧布，想給他在我們的公事房裏謀一個書記的位置。Moshinoff，我請你們給他點東西喫，因為他大概餓了……」

「您使我驚訝，」——將軍夫人照從前的樣子繼續說着，——「他又餓，又有癩痢病！那一種的癩痢病？」

「他這病不是時常發的，他差不多像小孩一般，不過他極有學問。我想請你們，Moshinoff，——他又對女兒們說，——「我想請你們考他一下，知道他能做什麼事總歸是好的。」

「考——他——麼？」——將軍夫人拉長着嗓音說，露出深深的驚訝的神情，又瞪起眼睛，從女兒們轉到丈夫身上，又從丈夫轉到女兒們身上。

「親愛的，你不必把這件事情看得這樣重要……但是隨你便好了。我的意思是要和他客氣些，把他引進我們的家庭裏來，因為這幾乎是一件善事。」

「引進我們的家庭裏來從瑞士麼？」

「瑞士並不妨礙；但是我重複一句，這隨你的便罷。我是因為第一，他是同姓，也許還是親戚；第二，他無庸安身。我甚至想到，你總會感到一點興趣的，因為到底是同姓。」

「爲什麼不呢，」既然可以和他不講什麼客套，再加上他開朗來朝，一定想喫東西。既然他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爲什麼不請他喫一頓飯呢？——年長的阿孫白大說。

「再加上他完全是一個小孩，還可以和他想談談呢。」

「提提談談怎麼提法？」

「唉，」請你不要那樣了罷，——阿格捷悶悶地插上去說。

第二個女兒阿台拉遠遠，鞋子愛笑，竟忍不住笑了。

「叫他進來罷，爸爸，媽媽允許了。」——阿格捷那決定，將軍按劍，吩咐請公府進來。

「但是有一個條件，在他來到桌子上的時候，一定要在他的額頭上畫上額巾。」——將軍夫人決定了，——「叫費德爾來，或是瑪佛……讓她站在他背後，看他呢。至少他在發誓的時候安靜，不安靜呢？揮搖手勢麼？」

「相反地，他甚至受了很好的教育，具有優雅的身止。有時有點太隨便……現在他來了！我來介紹，最後的海恩金公府，同樣，也許甚至是本家，請你們接待他，和和氣氣地接待他。早飯立刻開上來，公府，請您賞光……我對不住得很，就誤了，我很忙……」

「我們知道你忙到那裏去，——將軍夫人威嚴地說。

「我忙得很，我忙得很，親愛的，我誤了！把你們的手冊給他，——請他正上面寫幾列字，他的字法是稀有的！他真是天才！他在我那裏寫了古體的幾個字：『方丈伯夫勞奇親筆書此』……唔，再見罷。」

「伯夫努奇麼？方丈麼？你等一等，等一等，你到那裏去？什麼伯夫努奇？——將軍夫人帶着堅執的惱恨，和近乎恐慌的神情朝跑出去的丈夫喊叫。

「是的，是的，親愛的，古代有一個方丈……我到伯爵那裏去，他早就等着我，主要的是他自己約定了的……伯爵，再見罷！」

將軍迅步退出去了。

「我知道他到那一位伯爵家裏去！」——羅薩德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厲聲說，眼睛恚惱地轉移到伯爵身上——「什麼事情！」——她嫌僻似的起頭說，在惱恨中記了起來——「什麼事情啊？對了一個方丈？」

「Zemina，——阿歷山大起頭說，阿格拉耶甚至躁起腳來了。

「你不要擾我，阿歷山大·伊凡諾夫納，——將軍夫人對她說，——「我也願意知道。伯爵，請您坐在那裏，就在這軟椅上，不對，就在這裏，就着太陽，靠近光亮的地方，讓我看得見。那是那一個方丈？」

「伯夫努奇方丈，——伯爵注意而且嚴肅地回答。

「伯夫努奇麼？這很有趣。他怎麼樣呢？」

將軍夫人不耐煩地問着，說話迅快而且嚴厲，目不轉睛地朝伯爵身上看着。伯爵答話的時候，她隨着他的每一句話點着頭。

「伯夫努奇方丈是十四世紀的人，——伯爵起頭說，——他治理伏爾卡河旁的沙原，就是現在

我們的郭司脫洛姆司卡耶省。他以他的神聖的生活著稱。他常到渥爾達去，襄助處理當時的事務。曾在一個文件上簽了字，這簽字的攝影我看見過。他的筆法我很喜歡，我把它學會了。剛纔將軍想看一看我的字體，以便替我謀事，我使用各種不同的字體寫了幾句，又將伯夫努奇方丈親筆所寫一方丈信，夫努奇親筆書此的幾個字描了下來。將軍很喜歡，所以現在提了起來。」

「阿格拉耶，——將軍夫人說，——你記住伯夫努奇，最好記下來，否則我永遠會忘記的。我心想還要有趣些。這簽字在那裏？」

「大概留在將軍書房裏桌子上面。」

「立刻叫人去取來。」

「我可以給您再寫一遍，假使您願意。」

「自然嘍。Maman。」——阿歷山大說，——「現在最好喫早飯；我們想喫東西呢。」

「也好，——將軍夫人決定，——我們去罷，公爵；您很想喫東西麼？」

「是的，現在很想喫，很感謝您。」

「您這樣客氣，這很好。我看出您並不是那樣的……怪人，像人家介紹您的那個樣子。我們走罷。您坐在這裏，對着我，——在走進客廳的時候，她讓公爵坐下，張羅起來。——我要看看您。阿歷山大，阿台拉意達，你們給公爵佈茶。對不對，他完全不是那樣……有病的也許用不着飯巾……公爵，您喫飯的時候有人給您繫飯巾麼？」

「早先我七歲的時候，人家給我醫過的，現在我喫東西的時候，照例把飯巾放在膝上。」

「應該這樣的，但是癩病呢？」

「癩病？——公得有點奇怪，——現在我不常想這，但是我不知道；聽說，這裏的氣候對我有害。」

「他說得很好，——將軍夫人對女兒們說，繼續隨着公得的每一個字，點一下頭，——我甚至料想不到。這樣說來，一切都是空虛而且不實在的。照例這樣，公得請喫罷，請您講一講，您在什麼地方受的教養？我願意全都知道；您引起我極大的興趣。」

公得道了一聲謝，一面津津有味地喫着東西，一面重又敘述他今天早晨已經聽了好幾遍的事情。將軍夫人聽得更加滿意起來。姑娘們也很注意地傾聽着。他們被趕來請來，原來公得對於他的家譜十分熟識。但是他們無論怎樣湊合，他和將軍夫人之間幾乎沒有任何同族的關係。在祖父和祖母們之間還算得上這族。這種乾燥的材料使將軍夫人特別感到喜悅，她雖滿心願意談論她的家譜，卻永遠無從談起。因此她從桌旁起來的時候，懷着興奮的心神。

「我們大家到我們的茶室去，——她說，——咖啡將送到那邊去。我們有一間公共的，——她一面領着公得去，一面說，——實際祇是我的一間小客廳，在沒有客人的時候，我們就聚在那裏，每人做自己的事情。阿歷山大，就是我的大女兒，奏鋼琴，或讀書，或縫紉；阿台拉意達畫山水和畫像（但是她怎麼也畫不完），惟有阿格拉斯坐在那裏，什麼事也不做。我的事情也是堆積着，一點也做不成。現在我們到

了。公爵，您坐在那裏，坐在火爐旁邊，再講點什麼。我願意知道您怎樣講。我願意取得完全的信念，在下次和那太太，白洛孔司卡那公爵夫人相見的時候，把您的一切事情講給她聽。我願意您也使她們大家發生興趣，現在說罷。」

「*Yes*，這樣講是很奇怪的，——阿台拉竟說。這時候整理好她的書架，取出書和調色板，把粉筆板上白粉早就起給畫的出來。阿歷山大和阿格拉那一塊兒坐在小沙發上，又著手，很備聽談話。公爵看到一種特別的注意從各方面聚到他的身上來。

「但使人更這樣吩咐我，我是講不出來的，——阿格拉那說。

「為什麼還有什麼奇怪的地方？為什麼不能說講？可與是有的。我願意知道他怎樣會說話。唔，隨便講什麼。請你講一講，您喜歡瑞士不喜歡您的最初的形象是怎樣的？你們可以看到，他現在怎樣起始說，而且那樣美麗地起給說。」

「印象是強烈的……——公爵起始說。

「對的，對的，——性急的羅薩連達·阿羅可菲也夫納給上去說，——他已經起給了。」

「您至少該他說呀，*Maman*，——阿歷山大阻止她，——這位公爵也許是一個大惡棍，並不是白話，——她對阿格拉那耳語。

「一定是這樣的，我早就看見了，——阿格拉那回答，——他裝腔裝得真是討厭。他應用這種方法取勝麼？」

「最初的印象是很強烈的。」——公爵重複了一句，——「在人家領我離開俄羅斯，從許多德國的城市裏經過的時候，我祇是默默地看着，我記得甚至什麼話也不問。這是在我發作了許多次利害的，痛苦的癱瘓病之後。在疾病加深，癱瘓連上發作好幾次的時候，我便陷入完全愚鈍的情境裏去，完全喪失了記憶力，腦筋雖仍能工作，但思想的邏輯的行程卻似乎被扯斷了。我不能將兩三個以上的觀念順序地聯接在一起。我自己這樣覺得。但是在癱瘓病靜寂下來的時候，我又立住腳跟，健康而且有力，像現在似的。我記得我心內的憂愁竟按捺不住；我甚至想哭；我老是感到驚訝和不安。我看見一切都是陌生的，這使我發生可怕的影響。這是我所瞭解的，陌生的一切壓抑着我。我記得，我完全從黑暗裏醒過來的時候，是在晚上巴爾地方，瑞士的入境處所。被中市場上的驢鳴使我驚醒。這頭驢子使我異常震悚，不知爲甚麼緣故使我特別喜歡。同時我的頭髮似乎忽然全都明朗了。」

「驢子麼？這真是奇怪。」——將軍夫人說，——「但是這也沒有什麼可奇怪的，我們中間有的人還會戀上驢子的。」——她怒看發笑的女孩們，——「這在神話裏有的。您繼續說下去罷，公爵。」

「從那時起我很愛驢子。甚至成爲一種同情。我起始盤問關於驢子的一切，因爲以前我沒有看見過牠們。我立刻自己相信，牠是極有益處的動物，會做工，有力氣，能耐勞，有耐性，而且價錢便宜。爲了這驢子，我忽然對於整個瑞士都喜歡起來，以前的憂愁竟因此完全消失了。」

「這一切很奇怪，但是關於驢子一層可以忽略過去；讓我們轉到別的題目上去罷。你爲什麼發笑，阿格拉耶？你也笑了，阿古拉意廷公爵講驢子的事情講得很好。他自己看見牠，你看見過麼？亦沒有到過外國

去罷！

「我看見過櫃子的，Maman。」——阿台拉意達說。

「我也聽見過的。」——阿格拉耶搶上去說。三個人又笑了。公爵也同她們一塊兒笑了起來。

「在你們方面這是很壞的。」——將軍夫人說。——「請原諒她們，其實她們是善心的。我永遠和她們相見，但是我愛她們。她們是輕浮的，無思想的，瘋狂的。」

「爲什麼呢？」——公爵笑。——「我處在她們的地位上，也是不肯放過機會的。不過我到底辨認着櫃子。櫃子是良善的，有益的東西。」

「然而您是良善的麼，公爵？我由於好奇而問這話。」——將軍夫人問。

大家又笑了。

「那您可詛咒的櫃子又來了。我竟沒有想到牠！」——將軍夫人喊。——「請相信我，將軍，我並沒有任何……」

「任何暗示麼？我毫無疑惑地相信！」

公爵也不斷地笑了。

「您笑是很好。我看您是極善心的青年。」——將軍夫人說。

「有時是不善的。」——公爵回答。

「但是我是善心的。」——將軍夫人突然插上去說。——「我永遠是善心的。這是我唯一的缺點，

因為人是不應該永遠良善的。我時常發怒，對她們，特別對伊凡·費道洛維奇，但是最壞的是我在發怒的時候竟最為良善。我剛纔在您進來以前，生了氣，假裝出一點也不明白，而且不會明白的樣子。這在我是常有的事。我和嬰孩一般。阿格拉耶給了我一個教訓，謝謝你，阿格拉耶。但是這一切全是無聊。我並不像外表那樣的愚蠢，並不像女兒們意中想似的那樣愚蠢。我具有性格，不很有靈敏心。我對話說得並不含有意義。你到這裏來，阿格拉耶，吻我一下，唔……溫柔得多了。」——她說，當阿格拉耶帶着慚愧，吻她的嘴唇和手的時候，——「繼續說下去罷，公爵。也許您可以憶起一些比驢子還有趣的來請來。」

「我還是不明白，怎麼能這樣一直講出來，——阿台拉意達又說，——「我是無論如何說不出來的。」

「公爵會說得出來的，因為公爵十分聰明，至少比你聰明十倍，也許十二倍。我希望你以後會感到的。公爵，您對她們證明一下。您繼續說下去罷。至於驢子真是可以放在一邊。您在國外除去驢子以外還看見什麼？」

「關於驢子的話是說得很聰明的，——阿台拉意達說，——「公爵把自己的生病的情形，把他怎樣由於一個外面的衝動而對於一切都喜歡起來的話，說得十分有趣。我對於一個人發了氣，以後又痊愈起來，是永遠感到興趣的。尤其在忽然發生這種情形時候。」

「這不對麼？不對麼？」——將軍夫人說，——「我看出你也會聰明起來的。唔，不要再笑了！您大概講起了瑞士的風景，公爵，是不是？」

「我們到了柳城，人家帶我到湖上去。我感到風景太好了，但同時心裏又覺得異常熱受。」——公爵說。

「爲什麼？」——阿歷山大問。

「我不明白。我初次望着這風景永遠感到熱受而且不安；又好，又不安；但是這一切是在病中呢。」

「我倒很想看一看。」——阿格拉達說。——「我不明白，我們什麼時候可以到國外去一趟。我已經有兩年找不到圖畫的題材。」

「東方與南方早經描寫盡了」……

公爵，請您給我找出圖畫的題材來罷。」

「我對於這一點也不懂。我以為祇要看一看，就可以寫了。」

「我是不會看的。」

「你們說的是什麼呢？我一點也不明白！」——將軍夫人插上去說。——「怎麼叫不會看？既然

有眼睛，看好了。你不會在這裏看，到了外國也是不會的。公爵，您最好談一談，您自己是怎樣看的。」

「這好極了。」——阿格拉達說。——「公爵是在國外學會了看的。」

「我不知道。我既在那裏恢復了健康，我不知道我學會了看沒有。然而我在那裏差不多永遠是很幸

福的。」

「很幸福的！您會成爲很幸福的麼？」——阿格拉耶喊。——「那末您怎麼說您沒有學會看呢？您還

可以教我們一下。」

「請您教我們一下。」——阿台拉意地笑了。

「我一點也不能教。」——公爵也笑了。——「我在國外的時候差不多永遠住在瑞士的村裏；講到不遠的地方去一趟，叫我教你們什麼？起初我祇是不煩悶；很快地恢復了健康；以後每一天日子在我看來是珍貴的，越來越覺得珍貴，使我自己覺悟了出來。我躺下睡覺的時候很為滿意，起牀的時候更加感到幸福。爲了什麼這樣，——是很難講得出來的。」

「那末您竟不想到任何什麼地方去什麼地方都不能吸引您麼？」——阿遜山大問。

「一起初，在最初的時候是吸引著的。我墮入極大的不安的情境中，我心裏老想我將如何生活；很想將自己的命試試驗一下，有些時候特別覺得不安。您知道，這樣的時間是有的，尤其是在孤獨着的時候。我們那裏有一個不大的瀑布，從山上高高地落下來，成爲一條柔細的線，幾乎是垂直的樣子。——那樣的白色的，喧鬧的，起了水沫的。這瀑布高高地落下來，卻顯得很低，離開半俄里遠，卻好像祇有五十步。我在夜裏愛聽它的喧嘩；在靜靜的時候，有時便想到了極大的不安的情境。有時在正午的時候，走到山上去玩，一人立在山中，周圍是松樹，又矮，又大，又有油脂的松樹；岩石上面有一座中古世紀的塔堡廢墟。我們的小村在低下的地方，着不大清楚。太陽是鮮明的，天空是蔚藍的，十分的靜寂。在這時候好像我將被什麼吸引到什麼地方去。我總是覺得，便使一直走向前去，其遠其遠地走着，走到那條線外，走到天地相遇的那條線外，到了那裏一切喧嘩全可取得解答，立刻會看到新的生活，比我們的生活強烈而且喧嘩到千倍的样子；我做幻想

著一個像那不勒斯那樣大的城市，裏面有宮殿，喧嘩，熱鬧，和生命……我所幻想的真是不少呀！但是以後我覺得在監獄裏也可發現偉大的生命。」

「最後的一段可誇獎的念頭，我還在十二歲的時候，在我的讀本裏讀到的。」——阿格拉耶說。

「這全是哲學。」——阿格拉耶說，「你是一個哲學家。您到這裏來教訓我們。」

「您的話也許是對的。」——公爵微笑了，「我確乎也許是哲學家，誰知道，也許果真有教訓的意思……也許是這樣，真的也許是的。」

「您的哲學和萊夫拉姆·尼古拉夫的一樣。」——阿格拉耶說，「她是一個官吏的寡妻，當她我們這裏來，有點女食客的樣子。她一生的任務就是便宜主義。祇要能便宜地生活下去，談論的儘是關於幾分錢的事情。您要留意，她有的是錢，她是一個狡猾的女人。這真和您在監獄中的偉大的生命一般，也許這和您在村中的四年的快樂的生活一般，爲了它您將您的那不勒斯城出賣了，好像還得利益，雖然它祇有幾分錢的價值。」

「關於監獄中的生命一層還可以不同意。」——公爵說，「我聽過一個住在監獄裏十二年的人的敘述。他是我的那位教養的病人，他在那裏發病。他時常發量脈病。他有時感覺不安，老是哭泣，有一次甚至想自殺。他在監獄裏的生活是很悲慘的，這應該使您相信，但自然不是便宜的。他所認識的惟有蜘蛛，和在窗下生長出來的小樹……但是我不知對你們講我去年和一個人相遇的情形。這裏面有一樁事情很奇怪，——奇怪的就因爲這類事情是很少發現的。這個人有一次會同別人在一塊屍骸被押到斷頭臺上

去。爲了政治罪，他被判決槍斃。過了二十分鐘以後，又宣布了特赦的命令，定了另一種刑罰。但是在這兩個判決的中間，二十分鐘的時候，或者至少一刻鐘的時間內，他在幾分鐘內即將突然死去的無疑的信念之下度了過去。他有時提起他當時的印象的時候，我極想聽一聽，有好幾次起始對他進行盤問。他異常明晰地記得一切的情形。他說他永不會忘卻這幾分鐘內所經歷的一切。斷頭臺旁邊立着民衆和兵士，在離開二十步遠的地方，埋沒了三根柱子，因爲有好幾個罪人。首先把三個人領到柱子那裏，綁了起來，給他們穿上處死刑用的服裝，（白色的長袍，）頭上蓋着白軟帽，使他們看不見槍把。隨後幾個兵組成的小隊排立在征服柱子的對面。我的朋友的名次列在第八，所以第三次纜輪着他走到柱子前面去。神甫已經帶着十字架在大家面前走過了。他祇有五分鐘可活，不會多一點。他說，這五分鐘在他看來是無窮的時間，鉅大的財富；他覺得這五分鐘內他將度過如許的生命，使他現在還無須去想那最後的一瞬，因此他還作了各種處置。他勻出了時間，和同事們作別，規定用去兩分鐘的功夫。以後又分出兩分鐘，以便最後一次審思自己。隨後再最後一次向四圍環視。他很清楚地記得，他確乎作了這三種的處置，確乎這樣分配他的時間。他在二十七歲上，正當年富力強的時候，就要死去。他和同事們作別的時候，記得他曾對他們中間的一個提出了極不相干的問題，甚至對於答話露出深切的注意。他在和同事們作別以後，臨到了他勻出來審思自己的那個兩分鐘。他預先知道他要想的是什麼。他老想弄明白，越快，越清楚越好，這究竟是怎麼回事。他現在活着，存在着，但是過了三分鐘以後他將成爲什麼東西，——什麼人或什麼東西，——那末究竟是什麼人呢？在那裏呢？一切他想要在這兩分鐘內加以決定。不遠的地方有一所教堂，牠的金碧輝煌的屋頂在鮮紅

的陽光下燦爛着。他記得他目不轉睛地釘看這屋頂和從屋頂上燦爛出來的光線。他的眼睛脫離不掉那光線；他覺得這光線是他的新的本體，他將在三分鐘內和這光線融化在一起……這未知的狀態和對於這新的，立刻就要臨到的事物的雜想是可怕的。但是他說，在這時候對於他沒有比一個無止盡的念頭再感到難受的。這念頭就是：「假使不死便怎樣呢！假使能將生命進回轉來，——那是如何的無盡的時間呀！一切將成爲我的！那時候我將使每分鐘成爲整個的世紀，一點也不加以遺棄，每分鐘要數得清清楚楚，一點也不白白的浪費！」他說他的念頭竟變得那樣的憤激，他竟願意趕快把他槍斃了才好。」

公爵忽然沈默了。大家等候他繼續下去，沒下結論。

「您完了麼？」——阿格拉耶問。

「什麼呢？」——公爵說，從片刻的沈思中醒了轉來。

「您說這件事情，爲了什麼用意？」

「就是這樣……我記了起來……我祇是談談而已。」

「您的話是接不上氣的。」——阿歷山大說，——「公爵，您一定想表示任何一個瞬間都不能用金錢來估計，五分鐘的時間有時比一所寶庫還珍貴些。這一切是可誇獎的，但是那位對您講出這種慘事來的朋友……他的精神被殺了，那就是說將這「無盡的生命」賞賜給他。以後他對於這財庫如何處置？不是將每分鐘計算着生活的？」

「不，他自己對我說，——我已經問過他了，——他並不是這樣生活着，卻喪失了許多，許多的時間。」

「如此說來，這是給您的一個經驗。如此說來，生活真是不能計算着的，爲了什麼原因，這是不可能的。」

「是的，爲了什麼原因是不可能的。」——公爵重複着說，——「我自己也覺得如此……但到底有不能說信……」

「您以爲您能比大家都生活得聰明些麼？」——阿格拉耶說。

「是的，我有時如此想過。」

「現在還想麼？」

「現在……還想。」——公爵回答，依舊帶着靜謐的，甚至長長的微笑望着阿格拉耶；但是立刻放聲發笑，快樂地看着她。

「這真是謙虛呀！」——阿格拉耶說，幾乎惹惱起來。

「然而您真是勇敢，您現在笑着，但是他所講的一切使我十分驚愕，我以後竟做了夢，夢見了這五分鐘……」

他的眼睛又透澈而且嚴肅地朝幾個聽他說話的女人身上掃射了一下。

「你們不會爲了什麼事情對我生氣麼？」——他忽然問，似乎帶着慌亂的心神，但是還是直向大家看着。

「爲了什麼？」——三位姑娘驚訝地說。

「就爲了我似乎在那裏教訓人……」

大家全笑了。

「假使你們是生氣，請不必生氣罷。」——他說，——「我自己知道我比別人生活得少些，我對於生命比別人也了解得少些。我也許有時說得很奇怪……」

他堅決地顯出慚愧的神情。

「您既然說您是很幸福的，那末您生活得並不少些，卻是多些。您爲什麼裝腔作勢，說出抱歉的話來呢？」——阿格拉耶開始嚴厲而且嗷嗷不休地說話，——「請您不必爲了您教訓我們而感到不安，在您的方面並沒有任何勝利可言。以您的生性靜默，可以用幸福充滿您的百年的生命。假使給您指出死刑，又給您指出手指，您會從這兩方面一樣引出可誇獎的思想來，還引爲滿足。人是可以這樣生活下去的呀。」

「你爲什麼老是惱怒，我不明白。」——將軍夫人搶上去說。她早就在那裏觀察着說話的人們的臉部，——「你們說的是什麼話，我也不明白。什麼指頭？那是什麼無聊的話？公爵說得很好，不過有點憂愁。爲什麼你還挫折他的勇氣，剛纔他一邊說，一邊笑，現在卻完全憂鬱起來了。」

「不要緊，Maman，——公爵，可惜您沒有見過死刑，否則我倒想問您一件事呢。」

「我看見過死刑的。」——公爵回答。

「看見過麼？」——阿格拉耶喊，——「我應該猜到的呀！假使一切事情都弄得圓滿了。您如果看見，那末怎麼會說您永遠生活得有幸福呢？我不是對您說的實話麼？」

「你們鄉村裏莫非也有過處死刑的事麼？」——阿台拉意遠問。

「我在里昂看見的，我同施涅台到那裏去，他帶我一塊兒去。剛到那裏，就碰上了。」

「怎樣？您覺得有感麼？有許多教訓在內麼？有些有益的東西麼？」——阿格拉耶問。

「我並不覺得有趣，我在着了以後生了一下病，但是說實話，我看得像被釘住了似的，眼睛都不能睜離開呢。」

「我也會說睜不開眼睛的。」——阿格拉耶說。

「他們那裏不喜歡女人去看，對於這類女人後來甚至在報上都記載過的。」

「既然他們認為這不是女人的事情，那末他們的意思是說，（也就借此辯白，）這是男子的事情，對於這樣邏輯，是可以恭賀的。您自然也是這樣想罷。」

「請您講一講關於處死刑的情形。」——阿台拉意遠插上去說。

「我現在很不樂意講……」——公爵感到慚愧，似乎皺緊了眉頭。

「您好像吝惜對我們講似的。」——阿格拉耶說了一句帶針刺的話。

「不，我是因為我剛纔已經講過處死刑的事。」

「對誰講過？」

「對你們的管家，在等餐的時候……」

「什麼管家？」——四面八方傳出這句問話。

「就是坐在前屋裏的，那個帶着白頭髮的，紅紅的臉；我坐在前屋裏等候，聽見伊凡·費道洛維奇。」

「這真是奇怪，」——將軍夫人說。

「公爵是民主派，」——阿格拉耶說，——「您既然對阿萊克謝意講過，更不能拒絕我們呀。」

「我一定要聽一聽，」——阿台拉意連重複着說。

「我剛纔確乎，」——公爵對她說，又有那眉飛色舞起來，（他是很快而且十分信賴地就會眉飛色舞起來的），——「我確乎發生一個念頭。在您問我要圖畫的題材的時候，我想給您一個題材，就是畫一個被處決的人在斷頭刀打下去一分鐘前的臉部，那時他還站立在斷頭臺上，沒有躺到木板上面去。」

「什麼臉部？祇是一個臉部麼？」——阿台拉意連問，——「這是一個奇怪的題材，那是什麼圖畫？」

「我不知道。爲什麼不呢？」——公爵用熱烈的情感堅持地說下去，——「新近在巴再爾看見一幅這樣的圖畫。我很想對你們講一講……我以後要講一講……這幅圖畫使我十分驚愕。」

「關於巴再爾的圖畫您以後一定要講給我們聽，」——阿台拉意連說，——「現在先給我解釋那幅處死刑的圖畫。您能不能傳達出您所想像的意思來？這臉部應該怎樣畫？就是一個臉部麼？怎麼樣的臉部？」

「這是在臨死的前一分鐘，」——公爵完全變意地起始說。他被一種回憶所吸引，顯然立刻忘卻了其餘的一切，——「就在他升登小梯，剛走上斷頭臺的一瞬間。他朝我的方面看了一眼；我看了他的臉，全都明白了……但是這怎樣講法呢？我真希望，我真希望您或是別的什麼人能畫它下來！最好是您！我當時

就想到這回是有益的。您知道，這裏必須將以前所有的一切全都設想一下，一切全都設想一下。他住在監獄裏，估計行刑的日子至少還在一星期以後。他希冀着普通的形式主義，希冀那張判決書得再送到什麼地方去，一星期後才有結果。但是忽然爲了某種機會，這案件進行的期限縮短了。早晨五點鐘他對睡著。那時是十月底，五點鐘的時候天氣還冷，天色黑暗。監獄的執行吏帶着衛隊，靜悄悄地走了進來，就領地觸動他的肩膀；他擦起身來，身軀斜靠著——看見了燈光：「什麼？」——「十點鐘處死刑了。」他談夢方醒，並不相信，起初辯論着說，公事在一星期後纔能出來，但是等到完全清醒轉來的時候，他停止辯論，沈默了——（這是人家那樣講的）——以後說道：「這樣突如其來總是很難過的……」又沈默了，以後說不想再說什麼話。三四小時在獄人皆知曉的事情上過去，例如神甫，早餐，早餐時還有葡萄酒，咖啡和牛肉，這不是取笑麼？您想一想，這是如何的殘忍，另一方面說，這些天被關的人們真是從悲觀的心裏做出來的，他們相信這是愛人之道，以後去梳洗，（您知道，罪犯的梳洗究竟有什麼用意）最後便在城內游行，押到行刑場去……我以爲在押解的時候，總是覺得還可以無憾地活將下去。我覺得，他一定在路上想：「這是怎麼呢？還留下三條街，可以活下去；現在把這條街走完，以後還剩下另一條街，以後還有在麵包店看首的。一條街……走到麵包店的門前還覺得復呢！四週是民衆，呼喊，喊鬧，一萬隻眼，一萬隻眼睛——這一切全要忍受下去，而主要的是那個念頭：『這成萬的人，沒有人殺他們的頭，但是我的頭就要被切斷了！』這一切祇是一種預備的功夫。一座小梯通到斷頭臺上。他在小梯前面突然哭了。他是一匹勇敢而且有毅力的人，聽說是極大的兇徒。神甫一步不離地和他在一起，和他同坐在大車上面，一直說着話，

——但其他不大聽見，微聞起始領聽，但聽到第三句話上便聽明白了。大概總是這樣的。他終於升上小梯。他的兩腿被繩，祇好用細步行動。神甫大概是聰明的人，停止了說話，把十字架擺過去，讓他吻。他在梯子下而的時候，面色很蒼白，一升上去，就在前頭套上，臉忽然白得象一張紙，完全像寫字用的白紙。他的眼一定軟而發傷，打着噁心，「」喉嚨裏好像有甚麼東西壓着，因此似乎發癢。在惡劣生惡劣的時候，竟在很可怕的時間內，當理智還存留着，卻沒有一點活力的時候，總會經有過這樣的感覺麼？我覺得如果一個人面對着過不了滅亡，如果房屋將壓到你身上來，會忽然想索性坐下來，閉上眼睛，等候着，——隨它去罷！——在起點發生這軟弱的情形的時候，神甫連忙用迅快的姿勢，一言不發地，忽然把一隻小十字架，銀質的，圓角的小十字架，伸到他的嘴唇上去，——他時常不停地伸過去。十字架剛碰到嘴唇，他張開眼睛，在幾秒鐘內又似乎活了轉來，腿也走得動了。他貪婪地吻着十字架，忙着吻，好像忙得忘記抓住什麼東西，只顧「」的用處，但是忽然在這時候感到了一點宗教的味。這樣子一直到騎在木板上為止：——奇怪的是在這最後的幾秒鐘不大有人替他過路的相反地，頭腦可怕地生活着，工作着，大概工作得十分激烈，十分熱烈，像在工作中的機器一般。我想你道，有各式各樣的念頭在那裏兜圈子，也是不完成的，也許是「」可笑的、教條的念頭：「那個人在那裏張望着，——他的細角上長着小鬚根，這個劍子手，他的衣裳上下面一粒絨子長滿了……」一切都知道，一切都記得；有一個點，是無論如何不會忘記的，也不會替他過去，老在那個點上行走，顫動。你想想，一直到最後的四分之一秒鐘都是如此，那時候腦袋已經躺在石板上面，等候着……並且知道，也忽然會聽見織在你的頭上刷刷地響着，一定會聽得見的！假使我躺在那裏，我將

特地聽着，而且聽得見的！您想一想，至今還有人在那裏爭論，在腦袋飛落出去的時候，也許有一秒鐘會知道它飛落的，——這是如何的一個理想！假使有五秒鐘，便怎樣呢？……您可以畫一個斷頭臺，畫得祇有最後的小梯的一個階段是能明晰而且逼近地看清楚。罪犯跨到這階段上去；一個頭，臉龐白得好像一張紙，神甫把十字架遞過去，罪犯貪婪地拉長着他的發聲的嚀，眼睛望了一下，一切都知道的。十字架和頭，——就是那樣的圓盤。此外還有神甫，劊子手和兩個職員的臉，下面是幾個腦袋和眼睛，——這一切可以在遠處上，在霧裏，在背景裏畫下來……這幅畫就是這樣的。」

公爵沈默了，望了大家一下。

「這自然不像辭教主義，」——阿歷山大自言自語地說着。

「現在您講一講，您如何戀愛，」——阿格拉意達說。

公爵驚異地看了她一眼。

「您聽着，」——阿格拉意達似乎忙著說，——「您還欠下一段關於巴再爾的那幅圖畫的故事，但是現在我不想聽，聽您怎樣戀愛。您不必推託，您是有過戀愛的。您現在一開始講，您就不必成爲一個哲學家了。」

「您感要一終止講，您立刻會對於您所說的一切感到慚愧，」——阿格拉耶忽然說，——「這是什麼原因？」

「這纔是蠢呢，」——將軍夫人喊，憤恨地望着阿格拉耶。

「不聰明」——阿歷山大證實着。

「您不要信她。」——將軍夫人對他說，——「她是爲了一種憤恨的心思故意說的。她所受的教育並不這樣壞。她們這樣起您，您不要介意。她們一定有什麼計劃，然而她們是愛您的。我知道她們的臉色。」

「我也知道她們的臉色。」——公爵說，特別着重地說出他的話語。

「這是怎麼會事？」——阿台拉意達好奇地問。

「您知道我們的什麼樣的臉？」——別的幾位姑娘也好奇起來。

然而公爵沈默着，態度顯得十分嚴肅；大家等候他的回答。

「我以後對你們說。」——他輕聲而且嚴肅地說。

「您根本引起我們的注意來。」——阿格拉耶喊，——「瞧您那種鄭重其事的樣子！」

「好罷。」——阿台拉意達又忙起來了，——「您既是觀察驗部的行家，一定是戀愛過的；我就算猜

對了。您講呀。」

「我沒有戀愛過。」——公爵還是輕聲而且嚴肅地回答，——「我……曾有過另一種的幸福。」

「怎麼樣的有什麼幸福？」

「好罷，讓我對你們講出來。」——公爵似乎在深沈的沈慮中說着。

第六章

「你們現在大家——」公爵起始說——「這樣好奇地望著我，假如我不能給予你們滿足，您也許要生我的氣的。不是的，我是說着玩罷了。」——他連忙帶着微笑說——「那邊……那邊全是小孩子，我永遠同小孩們在一起，單單同小孩子們在一起。他們都是那個村子裏的小孩，在小學校裏讀書。我並不是教他們，不是的，教他們的是小學教師敘里·帝包。我也許也教他們，但是我大半祇是和他們在一起，我的四個年頭就這樣過去。我並不需要別的什麼。我把一切的話都給他們說，一點也不加以隱瞞。他們的父親們和親族們全對我生氣，因為後來小孩們竟非我不可，全都聚在我的身邊，連那個小學教師也成爲我的第一個敵人了。我在那裏有許多仇人，全是爲了小孩們的緣故。甚至施涅台爾都責備我。他們這樣怕我是爲了什麼？一切都可以對小孩說出來，一切都可以的。有一個念頭使我驚愕，那就是大人們何以不大懂得小孩們，甚至父母都不大知道他們子女？一點也不應該瞞住小孩們，以他們年紀還小，知道這些還早爲藉口。那是如何變化的，不幸的一個念頭！小孩們自己都看得很清楚，父親們把他們看得年紀太小，一點也不懺悔，其實他們全都十分明白。大人們不知道小孩即使在極困難的事情上也能說出極重要的忠告來。噫，上帝呀！在這隻美麗的小鳥那樣信任而且幸福地看著你的時候，您會羞於欺騙牠的！我稱呼他們小鳥兒，因爲世上是沒有比小鳥兒好的。村裏大家生我的氣，多半是爲了一件事情……至於帝包祇是忌妒我而已。他起初一直在那裏搖頭稱奇，何以小孩們全了解我，而一點也不了解他。以後我對他說，我們兩人不會教出他們什麼來，他們反而會教我們，他便笑起我來。他自己也同小孩們在一起生活着，他怎麼能忌妒我，還造我的謠言呢？心靈由於小孩們而得到治療……在施涅台爾的醫院裏有一個病人，一個很不幸的人。

那真是可怕的不幸，無可類比的不幸。他爲了瘋狂病被送來治療；據我看來，他並不是瘋子，他祇是異常痛苦——他的病就是這樣的。假使你們知道，我們的孩子們以後對於他是如何的，那末……但是我不知以後再對你們談這個病人的事情。小孩們起初不愛我。我是這樣的大，我永遠帶着點拙笨的樣子；我知道我的相貌不好看……而且我是一個外國人。小孩起初笑我，以後看見我和瑪麗接吻，甚運用石塊向我身上投擲。但是我祇吻了她一次……不，你們不要好笑，——公爵連忙阻止他的女聽者們的訕笑，——這裏面並沒有愛情。假使你們知道她是一個如何不幸的生物，那末你們自己會很可憐她起來，正和我一樣。她是我們村裏的人，她的母親是一個年老的婦人，在她們的，小小的，完全陳舊的屋內有兩扇窗子，其中有一扇窗經村長的許可，另外關閉；准她從這窗裏賣絲帶，針線，煙葉，肥皂等物，零零碎碎地出賣，她就靠這個生意度日。她有病，她的腿全腫了，所以祇好坐在那裏。瑪麗是她的女兒，年紀有二十歲模樣，身體軟弱而且懶惰；她早就得了癆病，但是還到人家去接零工受雇着做沈重的工作，——擦地板，洗衣服，掃院子，收拾牲畜。一個過路的法國遊客引誘她，把她帶走，但是過了一星期後，竟把她一個人扔在路上，悄悄地逃走。她一邊求乞，一邊跑回家來，滿身污泥，穿着破爛的衣裳，和洞穿的鞋子；她徒步行走了一星期，宿在田野裏，遭了冷，兩腳受了傷，手又腫，又破裂。她以前的臉貌已經不大好看；惟有眼睛是靜謐的，良善的，天真的。她太不愛說話。有一次，這在以前的時候，她忽然在工作時唱起歌來，我記得大家全感到驚訝，好笑起來。瑪麗唱歌呢！怎麼會事？瑪麗唱歌呢！一她覺得十分慚愧，以後一輩子就沈默了。那時候還有人對她表示客氣，但是她抱了病，受了摧殘，走回家來的時候，沒有人對她生出任何的同情！他們真是殘忍！他們對於這件事情

抱着如何嚴重的見解！母親首先對她露出怨恨和賤蔑的意思：「你現在丟了我的臉面！」她首先把她弄出來，供人們的羞辱。村裏面聽見瑪麗回來了，大家跑來看她，幾乎全村的人都聚到老婦人的小屋裏來；老人，小孩，女人，姑娘們，大家全來，湊成匆遽的，貧餓的一堆。瑪麗躺在地板上，老婦人的腳下，肚裏餓，衣服破碎，哀哀的哭泣着。在大家全跑來的時候，她用散亂的頭髮掩住自己的臉，匍伏在地板上。大家圍着她，像看毒蛇一般。老人們斥責着，辱罵着，年輕的人們甚至笑着，女人們罵她，責備她，看着賤蔑的神情看着她，像一隻蜘蛛。母親任憑他們這樣做，自己坐在那裏點頭贊許。母親在這時候病得發狂，幾乎要死去。過了兩月以後，她果真死了。她知道自已快死，到底不想倒在臨死之前和女兒和好，談話和她不說一句話，趕她到外屋去睡，甚至不給她東西喫。她必須時常把病腳浸在溫水裏。瑪麗每天給她洗腳，侍候她。她老是默默地接她的效勞，不對她說一句親善的話。瑪麗忍着一切。我以後在和她的認識以後，看出連她自己也會贊許這一切，自己認自己是一個最下賤的生物。在老婦完全躺到牀上以後，村中的老太婆們挨着班前來侍候她，這是那邊的一種規矩。那時候人家竟完全停止給瑪麗東西喫。村中大家驅逐她，甚至沒有人像以前那樣給她工作做。大家好像她的臉上唾棄，男子們甚至不把她當作女人，大家對她說極惡毒的話。有時候，在很稀少時候，酒鬼們在星期日喝個稀醉以後，爲了取笑起見，仍給她幾個銅板，一直朝地上扔。瑪麗默默地檢了起來。她當時已經起始咯血。以後她的破衣完全成爲爛布，所以竟蓋於在村中露臉。她自從回家以後就光着腳走路。在那時候，特別是一些孩子們，竟結了隊伍——一共有四十多個小學生——一起驅逐她，甚至將爛泥擲到她身上去。她向牧人懇求，許她出去放牛，但是牧人把她趕走了。於是她不得人家的

允許，自己隨着牲畜們，從家中走出去一整天。因為她使牧人得到很多的利益，所以他雖然看見，也不認她。有時甚至把自己的飯食裏剩留下的東西，如牛酪和麵包之類給她要。他認為這樣做，在他方面是莫大的恩惠。母親死後，牧師居然在教堂中當眾發誓，瑪麗麗立在棺材後面哭泣，還是穿着破爛的衣服。聚了許多的人，看她如何哭泣，如何跟在棺材後面走路。那位牧師還是青年人，他的全部志趣就是成爲一個極大的佈道師。他當時面對大眾，指着瑪麗麗說：「你們看，誰是這位可尊敬的女人致死的原因？」（這是不確的，因為她已經病了兩年。）「她現在站在你們前面，不敢正看，因為她被上帝的手指注意到了。她現在光着腳，穿着破爛的衣服，——這是給喪失了道德的人們的一個例子！她是誰？她就是她的女兒！」他說着諸如此類的話。你們想一想，這種醜惡的行爲在他們大家竟引爲十分高興的事。但是……後來發生了一段特別的故事。小孩們上來打抱不平，因為小孩們在這時候大家都站在我的一邊，愛起瑪麗麗來。這事情是這樣的。我想爲瑪麗麗做點事情；她需要錢，但是我身邊永遠沒有一文錢。我有一隻小鑽石別針，我把牠賣給收買舊貨的人；他到各村行走，買賣舊衣。他給我八個佛郎，但是那隻別針值四十佛郎。我費許多時候，想和瑪麗麗單獨相遇。我們終於在村後圍籬旁，通入山上的側面的小道旁的樹後相遇。我當時給她八個佛郎，對她說，叫她好生保藏，因爲我再也沒有錢了，以後我吻她，還對她說，讓她不要以爲我有什麼不好的意思，我吻她並非因爲愛她，卻因爲我很可憐她，我從最初就一點也不把她當作做了無事的人，卻祇當作不幸的人。我很想在當時安慰她，使她相信，她不應該認自己是比衆人低賤的人，但是她似乎沒有了解。我立刻注意到這層，雖然她幾乎永遠沈默着，低垂眼皮，站在我的前面，十分羞慚。我說完了，她吻我的手，我立刻抓起她

的手，想吻牠，但是她連忙掙脫了。這時候一羣小孩忽然張望我們。我以後總知道，他個半就在那裏偵察我。他們起始呼嘯，拍掌，嘩笑。瑪麗跑走了。我想說話，但是他們起始把石子擲到我身上來。當天大家都知道，全村的人都知道。一切真又向瑪麗身上攻襲，大家更加不愛她起來。我甚至聽說有人打算刺她的罪，懲罰她，但是幸而就這樣過去了。不過孩子們不給她一點安息，更加比以前還得利害，朝她身上扔擲爛泥。他們追她，她從他們那裏逃走。她的胸脯很軟弱，跑得直喘氣，而他們追在後面，呼喊，辱罵。有一次我甚至跑過去和他們打架。以後我對他們說話，儘可能的範圍，每天說。他們有時止步傾聽，雖然還在那裏辱罵。我對他們講，瑪麗是一個如何不幸的女人。他們不久停止辱罵，默默地走開。我們漸漸兒談起話來，我一點也不對他們隱瞞。我把一切的話對他們講了出來。他們很好奇地聽着，很快就憐惜起瑪麗來了。有些孩子和她相遇時，親熱地對她道歉。那裏的習慣是無論相識或不相識，在互相遇見的時候，總要鞠躬，還說：「您好呀。」我想像得出，這使瑪麗如何地驚訝。有一天有兩個小女孩取了食物，送到她那裏，交給她。回來以後，對我說。她們說，瑪麗哭了，她們現在很愛她。不久大家全愛起她來，同時也忽然愛起我來。他們時常到我那裏來，求我對他們講話。我覺得我講得還好，因為他們很愛聽我的講話。以後我也用起功來，還讀許多書，祇是爲了以後可以對他們講，以後我對他們講了整整的三年。在以後大家都責備我，——施淑言也在其內，——爲什麼我同他們說話，像同大人說話一樣，一點也不加以隱瞞。我當時回答他們，對他們撒謊是一許可羞恥的事，無論你怎樣隱瞞，他們會全都知道的，而且所知道的也許是很壞的事，但是從我那裏是不會知道很壞的話的。祇要每人都回憶一下，他自己做小孩的時候是怎樣的。他們不贊成我的話……我吻瑪麗，還

在她母親故世的兩星期前，牧師佈道的時候，小孩們已經完全立在我的一邊。我立刻對他們講出，而且解釋牧師的行爲。大家對他生氣，有幾個竟舉起石子，擊破他背上的玻璃。我阻止他們，因為這是很壞的行爲。但是村中立刻全都知道了這件事情，起初責備我把小孩子教壞。以後大家打聽出，孩子們全愛瑪麗，便十分懼怕，但是瑪麗已經是有幸福的了。他們甚至禁止小孩們和她相見，但是他們偷偷地跑到放牛草的地方去找她，那地方很遠，離村子差不多有半俄里路。他們送給她糖菓，有些甚至特地跑去擁抱她，吻她，對她說：「Jo vna shko Maria!」以後就很快地跑回去了。由於這突然飛來的奇蹟，瑪麗幾乎發狂。她又羞慚，又喜悅。主要的是孩子們，尤其是女孩們，都想跑到她那裏去，告訴她，我如何愛她，對他們講關於她的許多話。他們對她講，是我把一切事情轉告他們，所以他們現在愛她，憐惜她，而且永遠要這掛牌。以後他們又跑到我那裏來，露出快樂的，忙亂的臉色告訴我，他們剛剛看到瑪麗，瑪麗吩咐對我問候。到了晚上，我常到瀑布那裏去。那邊有一個地方是從村中完全看不到的。四圍長着白楊。他們到了晚上，便跑到那裏來找我，有的甚至偷偷摸摸地走來。我覺得，他們看我的愛瑪麗，是十分愉快的事情，所以我就在這件事情上，在我住在那裏的時間內，我是欺騙了他們。我沒有告訴他們，我並不愛瑪麗，那只是說我沒有戀上她，我祇是十分可憐她罷了。我從一切的情形上看出，他們最希望能實現如他們所想像的，和相互間決定的一切，因此我祇好沈默着，裝出他們已經猜到的樣子。這些小小的心真是如何的有禮貌，而且溫柔。他們以爲，他們的好 Love 如此愛瑪麗，而瑪麗竟穿得如此的壞，還沒有鞋穿，那實在是不可能的。他們居然給她弄到

了鞋，襪和內衣，甚至還有一件衣裳。他們用什麼巧妙的方法弄到的，我不明白。他們全體工作着。我問他們，他們祇是快樂地笑，女孩們拍掌，還吻我。我有時也偷偷兒跑去和瑪麗相見。她已經病得很利害，勉強走着路。後來她完全停止給收人服務，卻還是每天早晨隨着牛羣出去。她坐在旁邊。在一個差不多垂直的，斜坡的岩壁旁邊有凸出的一塊地方。她就坐在隱密的角落裏的石頭上面，差不多整天坐在那裏，動也不動，從早晨起一直到牛羣回家的時候為止。她爲了痲病，身體十分軟弱，一直閉着眼睛，坐在那裏，頭倚在岩石旁邊，打着盹，沈重地呼吸着。她的臉瘦得像骨一般，汗在額上和兩鬢間冒出來。我遇到她的時候永遠是這樣的。我到她那裏去一會兒，我也是不願意人家看見我。我剛出現，瑪麗立刻抖索了一下，張開眼睛，奔上來吻我的手。我不奪開手，因爲這對於她是極大的幸福。她在我坐着的時候儘抖索而且哭泣。雖然她有好幾次開始說話，但她的話是難於了解的。她像瘋子一般，露出異常的驚慌和驚駭的樣子。有時孩子們和我一塊兒去。那時候他們照例站在不遠的地方，起初保護我們，防備着什麼人或什麼東西，這對於他們是異常愉快的事。我們走後，瑪麗又獨自留在那裏，照舊動也不動，閉上眼睛，頭倚在岩壁上。她也許在那裏做什麼夢。一天早晨，她已經不能走出去看守牛羣，留在自己的空虛的屋子裏面。小孩立刻打聽了出來，幾乎全體在當天到村裏去探望。她孤孤單單地躺在牀上。孩子們侍候她兩天，輪流着到她那裏去。後來村裏聽說瑪麗果真快要死去，老太婆們便從村中跑來，坐在屋裏，侍候她。村裏的人們大概想開始憐惜她，至少不像以前那樣，阻止小孩們，也不罵了。瑪麗一直在那裏打盹，做着不安的夢。她咳嗽得十分利害。老太婆們把小孩們驅走，但是他們跑到窗前，有時祇有一分鐘的功夫，祇爲了說一句：“*Bonjour, notre Bonne Marie.*”

她祇要一看見他們，或是一聽見他們的聲音，便活潑起來，不聽老太婆們的勸告，立刻用力支起手肘，朝他們點頭，向他們道謝。他們照舊送給她糖菓，但是她一點也沒有喫。我可以告訴你們，爲了他們，她死時是幾乎有幸福。爲了他們，她忘記了她的可怕的災難，似乎從他們那裏接受了憐憫，因爲她一直到死都認自己是極大的罪人。他們像小鳥般，在她的窗外盡拍翅膀，每天早晨對她喊道：「*Vous êtes, Marie, vivez*。」不久就死了。我心想：「活得長久些的。在她死的頭一天，日落之前，我到她那裏去了一趟。她似乎認出我來。我最後一次握她的手。她的手是如何的削瘦！忽然第二天早晨有人到我這裏來，對我說瑪麗死了。那時候小孩們是無從加以補阻的了。他們在棺材上面放了許多花，在她的頭上放了一袋花園。牧師在教堂裏不再蓋塚死者，但是貧賤的人很少，祇有幾個人爲了好奇而前去。在擦棺材的時候，小孩子全體都跑去，爭着撒種。因爲他們不能撒，祇好幫忙，大家在棺材後面跑着，大家全哭了。自從那時起，瑪麗的小墳時常受到小孩們的尊敬。他們每年在她的墳上放些鮮花，四圍種上玫瑰。但是就從殯葬以來，爲了小孩們，全村起對我實施主要的壓迫。主謀的是牧師和小學教師。他們竟嚴禁孩子們和我相遇，且竟責成施潤台爾留意監察。然而我們還是見面，遠遠裏用肥號互相解釋。他們寫了小紙條送給我。以後一切都弄得妥當，但是當時是很好的。由於這壓迫，我甚至和孩子們更加接近些。最後的一年內，我甚至幾乎和帝包還和牧師言歸於好起來。施潤台爾對我說了許多，還和我辯論關於我的對待孩子們的危險的「方法」。我有什

「你好呀，我們的好瑪麗！」

「我們愛你，瑪麗！」

麼方法呀！以後，施涅古爾對我說出一個很奇怪的意思，這已在我將離開那裏之前，他對我說，他很相信，我自己完全是一個孩子，簡直就是嬰孩，祇是身軀和臉都像大人，至於在發育，心靈，性格，也許甚至在智識方面，我並非成人，即使我活到六十歲也將成為這樣的。我大笑起來：他自然說得不對，因為我表現是小孩呢？但是祇有一椿是對的，我真是不喜歡和人們，和大人們在一起，——我這是早就注意到的，——我不喜歡，因為我不會。他們無論同我說什麼話，無論怎樣對我好，不知為什麼緣故，我同他們在一起時總是感到難受，在我能很快地到同伴們那裏去的時候，我非常地高興，而我的同伴們永遠就是小孩，但這並非因為我自己是嬰孩，卻祇因為有一種吸引力，牽我到小孩們那裏去。還在我居住在鄉間的初期，——當我一人跑到山裏發悶的時候，——那時我獨自溜來溜去，有時遇見，特別在正午散學的時候遇見一羣小孩，一面喧鬧，一面奔跑，懷裏揣着洋包和石板，帶着帶笑，同時還互相嬉戲，當時我的全部心靈忽然起始趨向到他們的前面。我不知道是怎麼會事，但是在我每次和他們相遇的時候，我起始發生某種異常強烈的，幸福的感觸。我時常止步，由於一福而發笑，瞧着他們的小小的，因現的，永遠迅跑的小腿，一塊兒快跑的男女小孩，又瞧着他們的笑和淚，（因為許多人在從學校回到家裏去的時間內，已經來得及打架，哭泣，重又和解，又一同遊戲，）於是我忘記了我的所有的想開。以後在這三年內，我竟無從了解，人們怎麼會煩悶，為什麼會煩悶？我的全部命運都聚到他們身上了。我從來沒有想到離開村莊，我的腦筋裏決沒有想到，我在什麼時候會回到俄國來的。我以為我將永遠住在那邊，但是我終於看出施涅古爾不能再養我下去，發生了似乎極重要的事，使施涅古爾自己催我動身，並且代我回復，說我就要回來。我要看一看這究竟是什麼會事，這

和什麼人商量一下。我的命運也許要完全變更，但是這完全不對，這完全不是主要的事情。主要的事情是我的全部生命已經變更。我在那裏遺留了許多東西，太多的東西。一切消逝了。我坐在車箱內，心想：「現在我走向人間；我也許一點也不知道，但是新的生命已經降臨了。」我決定誠實而且堅定地完成自己的事業。和人們在一起我也許會感到沈悶和難受。首先我決定以禮貌和誠懇對待一切人；總沒有一個人會向我要求比這多些的。在這裏也許有人會把我當作嬰孩，——那就隨他去罷！不知為什麼原因大家還認我為白癡，我確乎曾經生過病，當時很像白癡的樣子。但是現在，在我自己明白，人家認我作白癡的時候，我還是什麼樣的白癡呢？我走了進去，心想：「人家把我當作白癡，然而我到底是聰明的，他們猜不到……」我時常有這種念頭。我在柏林時收到從那裏寄來的幾封小信，是小孩們寫給我的，到那時候我纔明白我是如何的愛他們。收到第一封信時是很難受的。他們給我送行的時候，心裏是如何的煩悶！還在一個月之前就起始送行：「L'bon soen va, l'bon soen va pour tout le monde」！每天晚上我們照舊在瀑布旁邊聚會。

大家談論我們將如何分離。有時候感到還是和以前一樣的快乐；他們祇在深夜裏分手的時候，纔緊緊地熱烈地擁抱着我，這是和以前不同的。有些孩子們瞞住衆人，私自跑到我那裏來，祇爲了暗地裏，不當着大家，擁抱我，吻我。我動身的時候大家結隊送我上車站。火車站離我們村子大概有一俄里路。他們竭力忍住不哭，但是許多人忍不住，放聲痛哭起來，特別是小姑娘們。我們忙忙地走着，生怕誤車，但是時常有一個孩子忽然從人羣裏走出來，奔到我面前，用小手抱住我，吻我，因此使全部隊伍都停止了。我們雖然匆忙，但是大家都停了步，等候他和我道別。等我坐進火車裏去，火車動了的時候，他們大家全對我喊：「萬歲！」許

久站在那裏，直等到火車完全走開為止。我也跟着他們……在我剛纔走到這裏來，看到你們的可愛的臉龐——我現在是很精細地看清楚了，——還聽到你們最初話語的時候，從那時起，我的心與最初次感到了輕鬆。我剛纔已經想到也許我就是你們的A們中的一個：我知道凡是使你立刻愛上的那些人是不大會遲到的，而我從火車裏下來，立刻就遇到了你們。我很知道把自己的清純對天說是最可羨的，現在我對你們說這話，我並不感到羞慚。我不善於交際，也許會許久不到你們那裏來，請你們不要把這話認作壞念頭：我說這話，並非因為不尊重你們。你們也不要以為我生了什麼氣。你們問我，你們的臉是怎樣的？我看到了什麼？我標葉意對你們說。阿台拉意達·伊凡諾夫納，您的臉是幸福的，三張臉中最富於同情的。除去您的容貌十分美麗以外，人們看着您，會說道：「她具有和善良的妹妹一般的臉。」您自自然然地走了過來，顯得十分快樂，您會很快地認識人們的心。我對於您的臉就是這樣的看法。阿歷山大·伊凡諾夫納，您的臉也是很美麗的，很可愛的，但是您也許有某種隱密的憂愁，您的心靈無疑地是十分善良的，但是您並不快樂。您的臉上有一種特別的光彩，好像在特萊茲那那幅畫，摩溪的聖母像的臉一樣。這就是對於您的臉的看法。我猜得對麼？您自己會承認我猜得很對的。至於說到您的臉，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他忽然對新軍夫人說，——從您的臉上看來，我不但以爲，而且簡直深信您是十足的嬰孩，在一切一切方面，一切好的和壞的方面，雖然您已經上了歲數。我這樣說，您不會生我的氣麼？您知道，我把小孩們看作何等樣的人？我剛才把關於你們的臉部的一切說得這樣坦白，你們不要以為是隨隨便便說出來的。不，完全不！也許我自有一種用意。」

第七章

公爵說完後，大家快樂地看著他，連阿格拉耶也在內，而麗薩魯達·博羅可菲也大納尤其如此。

「這纔是考試呢！」——她喊，——「小姐們，你們以為你們將像對待一個病人似的保護他，可是他自已可沒有着着在眼上，還要附帶一個條件，說他祇能開或米一兩趟。我們反而成爲傻子，這個我極高興。伊凡·費道希維奇尤其是的妙極了，公爵！人家剛纔吩咐我們考您一下。至於您所說關於我的臉部的一切，這是完全實在的：我是嬰孩，我自己知道。我還比您知道得早些。您用一句話把我的意思表達出來了。您的性格我認爲和我相似。我很高興，真像兩滴水一樣相似。您單祇是一個男子，而我是女人，沒有劉瑞士去過這裏的區別，就是如此。」

「你不要忙，媽媽，」——阿格拉耶喊，——「公爵說，在他自承出來的話裏會有特別的意思，不是隨隨便便說的。」

「是呀，是呀，——別人也笑了。」

「親愛的，你們不要取笑他，他也許比你們三個人合在一起還要狡猾。你們以後可以看到。但公爵爲什麼對於阿格拉耶沒有說什麼話？阿格拉耶等候着，我也等候着。」

「現在我不能說什麼。我以後再說。」

「爲什麼？她的相貌好像是顯著的，不是麼？」

「是的，顯著的。您是一位絕代的美女。您美麗得使人害怕看您。」

「祇是如此麼？她的品性呢？」——將軍夫人堅持着說。

「美是難於判斷的。我還沒有準備。美是一個謎。」

「那就是說您給阿格拉耶出了一個謎語。」——阿古拉急遽說，——「你去得穩，阿格拉耶。她到底

美不美呢？美不美呢？」

「太美了！」——公爵熱烈地回答，熱情地瞞了阿格拉耶一眼，——「差不多和娜司泰謝·費里帕

夫納一般，雖然臉都是完全不同的……」

大家驚訝地對看了一下。

「像誰呀？」——將軍夫人拉長着聲音說，——「像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麼？您在那兒看見娜司

泰謝·費里帕夫納那一個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

「剛纔給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奇把她的照片給伊凡·費道洛維奇看過。」

「怎麼？一張照片給伊凡·費道洛維奇拿來了麼？」

「給他看過。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今天給給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奇一張照片，他拿來給伊

凡·費道洛維奇看。」

「我要看！」——將軍夫人喊了起來，——「那張照片在那裏？假使是送給他的，應該在他的手邊，他

自然還在書房裏面。他每送禮拜三到這裏來工作，事到四點以後不走。立刻叫猶佛里拉·阿爾達里昂

「奇來！我並不急於想看他。勞您的駕，公爵，請您到書房裏去，向他取那張照片，拿到這裏來。您說有人要看一看，費心，費心！」

「人是很好，不過有點太簡單。」——公爵出去以後，阿台拉意達說。

「是的，有點太那個。」——阿歷山大加以證實，——「甚至顯得可笑。」

她們兩人似乎都沒有說出全部的意思。

「但是他對於我們的臉卻說得很漂亮。」——阿格拉耶說，——「把大家都恭維了一頓，連媽媽也在內。」

「請你不要說俏皮話。」——將軍夫人喊，——「不是他恭維我，是我受了恭維。」

「你以為他狡猾麼？」——阿台拉意達問。

「我以為他不很簡單。」

「去你的罷！」——將軍夫人生氣了，——「據我看來，你比他還可笑些。他是簡單的，卻自有聰明之處，自然是指着極良好的方面。完全和我一樣。」

「我剛嘴說出關於照片的話，自然不好。」——公爵一面走到書房裏去，一面自己尋思着，感到了一些良心的譴責……「但是……我多了嘴，也許反最好的……」他起始閃出一個奇怪的念頭，不過還是不十分明顯的念頭。

猶休里拉·阿爾達里絲奇還坐在書房裏埋頭處理公文。大概他確乎不是白白的領取股份公司

的著作。公爵問起那張照片，纔說出她們如何會曉得照片的情節的時候，筓佛里拉、阿那達里昂、南奇顯得十分困惑。

「噢！您何必這樣的多嘴！」——他帶着惡毒的惱恨說了出來。——「您一點也不知道……真是白癡！」——他喃喃地自語。

「對不住，我完全沒有想一想，原嘴說了出來。我說了阿格拉耶差不多和娜司泰爾、費里帕夫納……般的美麗。」

筓納請他詳細講一講，公爵敘講了一遍。筓納又嘲笑地豎了他一眼。

「您倒把娜司泰爾、費里帕夫納記在心上了……」——他喃喃說，沒有說完，沈思起來。他顯然感到恐慌。公爵又提起那一張照片。——「公爵您聽着。」——筓納忽然說，似乎有一個突然的念頭襲擊着他。——「我有一個極大的請求……不過我真是不知道……」

他感到不好意思，沒有說下去。他在那裏決定一樁什麼事情，似乎自己和自己相鬥。公爵默默等候。筓納又用試誘的，凝聚的眼神朝他的身上看了一遍。

「公爵。」——他又開始說，——「她們現在對我……爲了一樁完全奇怪的情節……可笑的……我沒有錯處的情節……一句話，這是多餘的。——她們好像在對我生氣，所以我一時不願意去得邀請，就去見她們。我現在非常需要和阿格拉耶、伊凡諾夫談幾句話。我預先寫了幾句話，（他的手裏發現了一張小小的，摺疊好的紙條，）就不知道怎樣遞過去。公爵，您好不好現在替我轉給阿格拉耶、伊凡諾夫」

納，不過要在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一個人的時候遞給她，不讓任何人看見，您明白麼？這並不是什麼祕密，並沒有什麼事情……但是……你可以做到麼？」

「這事對於我不十分有趣。」——公爵回答。

「公爵，這是我十分需要的！」——黛納開始求他。——「她也許會回答的……您要相信，我祇是在不得已，十分不得已的情形之下纔求您……叫我交給誰去遞送呢……這是很重要的……對於我十分重要的……」

黛納深怕公爵不答應，帶着畏葸的請求，望着他的眼睛。

「好的，我來轉交。」

「不過不能讓任何人看見。」——高興了起來的黛納懇求着。——「公爵，我能希望您以名譽擔保麼？」

「我決不給任何人看。」——公爵說。

「這信沒有封，但是……」十分忙亂的黛納說了出來，感到慚愧，又止住了。

「我不會讀的。」——公爵十分自然地回答，取起照片，從書房裏走出去了。

黛納獨自留在那裏，捧住自己的頭。

「祇要她說一句話……我……我真是也許會一刀兩斷的……」

他由於惶擾和期待不能再坐下來辦理公事，起始在書房內踱步，從這角落到那角落。

公爵一邊走，一邊想。這樁委託使他感到不愉快的驚訝。他想到第納會寫信給阿格拉耶，這念头也使他感到不愉快的驚訝。他走到離客廳兩間屋子的地方，忽然止步，似乎憶起什麼事，向四圍張望，走到窗旁近光亮的地方，看起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的照片來。

他似乎想猜出隱在這臉上的，使他剛纔驚訝的一切。剛纔的印象差不多沒有離開他，所以現在他忙着想重新加以核計。這張在笑貌方面和在別的什麼方面不尋常的臉現在更加使他驚訝得利害。這臉上似乎有無量的驕傲和賤蔑，差不多是仇恨，而同時還有一點信任的，特別坦白的樣子。在看到她臉貌的時候，這兩種對比甚至似乎引起了一種憐憫心。這般人的美甚至會使你感到難堪，一張慘白的臉，幾乎是陷凹的臉頰和熾燒的眼睛的美。真是奇怪的美！公爵看了一分鐘，忽然驚醒了，朝四圍看了一下，匆忙地把照片挨近身邊，吻了一下。一分鐘後他走進客廳時，他的臉是完全安靜的。

但是他剛走進飯廳，（和客廳隔着一間屋子，）阿格拉耶正走出來，和他在門內幾乎相撞。她一個人在那裏。

「第佛里拉·阿爾達里昂請我轉給您，——公爵說，把信遞給她。

阿格拉耶止步，取了信，似乎奇怪地望了公爵一眼。她的眼裏沒有一點慚愧的樣子，祇是少看出一些驚異的神情，這驚異似乎也祇是和公爵一人相關的。阿格拉耶好像藉着眼神要求他明白作答。——他怎麼會和第納通同牽連在一起的？——她安靜而且傲慢地要求着。他們對立了兩三秒鐘。她的臉上終於微微露出一點詭笑。她微笑了一下，走了過去。

將軍夫人把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的照片默默地，多少帶點淡漠的樣子審看着。她伸着手，搬住照片，用特別和裝腔作勢的神氣，把照片放在離眼睛遠些的地方。

「是的，很美。」——她終於說，——「甚至太美了。我看見她兩次，祇是遠遠裏看。您對於這樣的美珍視麼？」——她忽然問公爵。

「是的……這樣的女人……」——公爵回答着，有點喫力的樣子。

「就是這樣的女人麼？」

「就是這樣的。」

「爲了什麼？」

「在這臉上……有許多悲哀……」公爵說，好像不經意地，似乎在那裏自言自語，並不回答問題。

「您也許在那裏說謊話。」——將軍夫人這樣決定，用傲慢的手勢把照片拋在桌上。阿歷山大取了起來，阿台拉意達走了過來，兩人起始審看。這時候阿格拉耶又回到客廳裏來了。

「真是一種力量！」——阿台拉意達忽然喊，從姊姊的肩後貪婪地審看照片。

「在那裏力量在那裏？」——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厲聲問。

「這樣的美真是一種力量。」——阿台拉意達熱烈地說，——「有這樣的美貌，可以推翻整個世界的！」

她帶着凝慮的樣子退到畫架那裏。阿格拉耶祇是朝照片瞥了一眼，眯細着眼睛，翹了翹下唇，便往後

走開，坐在一邊，交叉着手。

將軍夫人按鈴。

「請施佛里拉·阿爾達里昂進來，他在哥房裏。」——她對走進來的僕人吩咐。

「媽媽！」——阿歷山大意義深長地喊了一聲。

「我要對他說兩句話，——就夠了！」——將軍夫人迅快地喊出來，將長襟阻止下去。她顯然是意識着。——「公爵，您瞧，我信這裏現在全是秘密，全是秘密！這是應有的文章，一種禮貌，惡棍極了。而這種事情最需要的是開誠布公，明白顯現，和誠實的態度。起給了結婚，我真是不喜歡這樣的結婚……」

「媽媽，您怎麼啦？」——阿歷山大又忙着阻止她。

「你怎麼樣，親愛的閨女！你自己難道喜歡公爵聽見也不妨，我們是至好。至少我和他是的。上帝尊貴的自然，是好人，他不需要狠惡的，任性的人。特別不需要任性的人們，他們今天決定了一樁事情，明天又說別的話。你明白麼，阿歷山大·伊凡諾夫公爵，她們說我是怪物，其實我是會辯證的。主要的是心，其餘全是無聊的東西。自然也需要腦筋……也許腦筋是最主要的。阿拉拉耶，我並不明白。有心而無腦筋的傻子是一個不幸的傻子，和有腦筋而無心的傻子一般。這是原來的真理。我當是有心而無腦筋的傻子，而你是有腦筋而無心的傻子。我們兩人都是不幸的，兩人都受着痛苦。」

「您有什麼不幸，媽媽？」——阿台拉意達忍不住了，大概惟有她一人在全體在座的人裏面沒有喪失快樂的心神。

「第一是爲了學識卓越的女兒們。」——將軍夫人說——「因爲這一樣就夠了，其餘的事情何必多講。已經費了很大的話。我們來談一點實際兩入（阿格拉耶我不算在內）將來怎樣打發你們的智識和那些囉唆的話語。可尊敬的阿歷山大·伊凡諾夫納，你將來和你可尊敬的先生會不會有爭論……啊……」——她看見篤納走了進來，便喊起來——「又是一個菸烟的聯合走來了！您好呀！——她回答着篤納的鞠躬，並不請他坐下來——「您快要結婚了麼？」

「結婚……怎麼……什麼結婚……」——驚惶失措的篤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喃喃說着。他感到非常惶惑。

「您是不是要娶親？假使您愛聽這種說法，我就這樣問。」

「不，不……我……不……」——篤佛里拉·阿爾達里昂說着謊話，一陣羞憤的色彩在他的臉上泛濺着。他溜看了坐在一旁的阿格拉耶一眼，迅快地擰開眼睛。阿格拉耶用冷淡的，凝重的，安靜的態度，目不轉睛地看他，觀察他的不安的神色。

「不您說不麼？」——奈不遜的麗薩·魏達·博羅可非也夫納堅決地盤問下去——「够了，我要記得，您在今天，禮拜三的早晨，用『不』字回答我的問題。今天是不是禮拜三？」

「大概是禮拜三，媽媽。」——阿台拉意迷回答。

「永遠不記得日子。幾號呢？」

「二十七號。」——篤納回答。

「二十七號在某種原因方面是很好的。再見罷，大概您的公事很忙，我也要穿衣裳出門。您把照片收下來罷。替我給不幸的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請安。再見罷，公爵！常來玩玩呀。我要特地到那個老太婆白洛孔司卡耶那裏去談論您的事情。親愛的，您聽着：我相信是上帝爲了我把您從瑞士引到彼得堡來的。也許您還有別的事情，然而主要的是爲了我。上帝是這樣安排着的。再見罷，親愛的文兒們。阿歷山大，你到我那裏來一趟。」

將軍夫人走了出去。箭納帶着垂頭喪氣，倉皇失措的樣子，惡狠狠地從桌上把照片取來，帶着歪斜的微笑朝公爵說話。

「公爵，我現在就要回家。假使您不變更住到我們那裏去的意思，我可以領您去，否則，您不會知道住址的。」

「您等一等，公爵。」——阿格拉耶說，忽然從椅上立起來。——「您還要在手冊上給我寫幾個字。爸爸說您是律法家。我就去給您取來。」

她也出去了。

「再見罷，公爵，我也要出去。」——阿台拉意達說。她緊緊地握住公爵的手，向他客氣地，和藹地微笑了一下，便出去了。她沒有看箭納一眼。

「這全是您呀。」——在大家剛走出去以後，箭納咬牙切齒地說着，忽然變到公爵身上來了。——「我要娶親的話是您對她們說出來的。」——他用迅快的低語喃喃地說着，帶着一付瘋狂的臉，眼睛悲

狠狠地閃爍着。——「您是一個無恥的好撒口舌的人！」

「我敢保證您弄錯了。」——公爵有禮貌地、安靜地回答。——「我並沒有知道您要娶親。」

「您剛纔聽見伊凡·費道洛維奇說今天晚上一切事情將在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那裏取得解決，您竟把這話傳了過去！您說謊，她們從那裏知道的？除去您以外，誰會告訴她們？難道老太婆沒有暗示於我麼？」

「假使您覺得有人暗示於您，那末究竟是誰告訴的，您會知道得多些，我關於這事情沒有講過一句話。」

「信轉去了沒有回音呢？」——筓納用熱烈的不耐煩的態度插斷他的話。但是在這時候阿格拉耶回來了，公爵來不及回答什麼話。

「公爵。」——阿格拉耶說，把手冊放在小冊上面。——「請您挑選一頁，給我寫幾個字罷。筆在這裏，還有一支新筆。鋼的不要緊麼？我聽說，書法家不用鋼筆寫字。」

她和公爵談話的時候，似乎沒有注意到筓納在那裏。但是公爵正在那裏整理筆桿，尋找書頁，預備下筆的時候，筓納走近阿格拉耶站立着的壁爐旁邊，在公爵右面的身旁，用斷續的聲音附在她的耳朵上面說道：

「一句話，祇要從您的方面說出一句話——我就得救了。」

公爵迅快地回轉身子，望着他們兩人。筓納的臉上露出真正的絕望。他說出這句話來的時候，似乎不

加寧思，十分懊喪。阿格拉耶望了他幾秒鐘，完全帶着極安靜的驚異的神情，像剛纔看公爵一般。她這安靜的驚異，這驚疑，似乎由於完全不明瞭人家對她所說的話而來的，在這時候對於茄納好像比最强烈的賤蔑還爲可怕。

「叫我寫什麼呢？」——公爵問。

「我現在就給您口授。」——阿格拉耶說，回轉身子來向着他，——「預備好了沒有寫罷？」我不願參加買賣。」——現在寫上日子和月份，給我看罷。」

公爵把手遞給她。

「妙極了！您寫得太好了。您的筆跡真是美透了！謝謝您。再見罷，公爵……等一等。」——她補充着說，似乎忽然憶起了什麼似的，——「我們走罷，我想送給您一點東西，作爲紀念。」

公爵跟着她出去。阿格拉耶走進飯廳，止步了。

「您讀一讀罷。」——她說，把茄納的信遞給他。

公爵取了信，驚疑地看了阿格拉耶一下。

「我知道您沒有讀，不會充當這人的心腹的。您讀罷，我要您讀一下。」

這封信顯然是在匆忙之中寫下的：

「我的命運將決於今天，您知道是如何決定的。今天我必須無可轉圜地說出我的話。我沒有任何權利，取得您的同情，也沒有任何的希望。但是您曾經在什麼時候說了一個字，祇是一個字，而這個字照耀

了黑夜般的我的全部生命，對於我成爲一座照海的燈塔。現在請您再說這樣的一個字，便可以從滅亡中救我出來！您祇要對我說斷絕一切，我今天就可以斷絕一切，您說這話是不值得什麼的呀！我祇在這話裏尋覓您對我的同情和憐憫的表記，——祇是如此，祇是如此！沒有別的，沒有別的什麼！我不敢存什麼希望，因爲我不能。但是在您的那句話說了以後，我將重新接受我的貧窮，我將欣然忍受我的絕望的地位。我將迎接鬥爭，我將喜歡這鬥爭，我將在鬥爭中復生，取得新的力量！

「您將一句同情的話寄送給我罷，（祇要一句同情的話，我可以對您賭咒！）請您不要對於一個絕望的人，一個將沈溺的人的冒昧行動有所惱怒，爲了他膽敢作出最後的努力，從滅亡中將自己拯救出來。

C. 1. 1

「這個人說，——公爵讀完以後，阿格拉耶厲聲說，——『那句「斷絕一切」的話不會沾污我的名譽，不致使我受到任何的約束，所以他自己給我一個書面的保證，就是這封信。您要注意，他是如何幼稚地忙著在幾個字旁邊加上雙圈，如何粗魯地透露他的秘密的意思。然而他知道，如果他斷絕了一切，自己一個人加以斷絕，不期待我的話語，甚至不向我說這件事情，對於我不存任何希望，那時候我可以變更我對於他的情感，也許會成爲他的朋友。他一定知道這一層！但是他的心裏是隱匿的，他知道，而不加以決斷。他既然知道，還要請求保證。他不能依靠信仰行事。他要我給他一個取到我的希望，以代替那個十萬塊錢。關於他在信內所說，似乎照耀他的生命的那句話，他是在那裏說着無理的謊話。我祇是憐惜了他一次。但是他是一個無理，而且無恥的人。他當時立刻閃閃可以獲得希望的念頭，我也立刻明白了。從那時

起，他起初捉我，到現在還捕捉着。但是够了。請您把這封信拿去，送還給他，立刻送還，在您離開我們的家以後；自然不必在這以前。」

「怎麼回答他呢？」

「自然一點也不去回答。這是最好的回答。您打算住在他的家裏麼？」

「伊凡·費道洛維奇剛纔自己介紹給我的。」——公爵說。

「您要留心他，我現在警告您。您現在把那封信退還給他，他是不會饒恕您的。」

阿格拉耶輕輕地握公爵的手，走出去了。他的臉是正經的，緊張的，在和公爵點頭作別的時候，連微笑也不微笑一下。

「我立刻就來，單等我去取了那件包袱。」——公爵對翁納說，——「我們可以出去。」

翁納跺着腳，表示不滿煩的神情。他的臉狂怒得甚至發黑。兩人終於走到街上，公爵手裏拿着包袱。

「回看呢？回看呢？」——翁納朝他身上攻擊着，——「她對您說什麼話？信轉去了沒有？」

公爵默默地將那封信遞給他。翁納楞住了。

「怎麼我的信？」——他喊，——「他竟沒有轉過去啊！我應該得到這封信呀！真可惡……怪不得

她剛纔一點也沒有弄明白，那是容易了解的。您怎麼會，怎麼會不轉給她呢，真是可惡……」

「對不住，您的信我反而能在您交給我的時候立刻轉過去，而且就照您所請求的那個樣子。牠在我

那裏，我又發現，那是因為阿格拉耶·伊凡諾夫剛纔送還了給我。」

「什麼時候？什麼時候？」

「在我剛在手冊上寫好了字，她請我出去說話的時候。（您聽見沒有？）我們走進飯廳裏去，她把信遞給我，讓我念一下，再遞還給您。」

「可惡！——箭納幾乎拉開了嗓子喊出來。——「念麼！念過了沒有？」

他站在行人道中間，又愣住了，驚訝得甚至張開了大嘴。

「是的，念過了，還給您。」

「她自己，自己給您念的？她自己？」

「她自己。您要相信，我不經她邀請是決不會念的。」

箭納沈默了一分鐘，懷於痛苦的努力思考着什麼，忽然喊道：

「不會的！她不會給您念的！您在那裏扯謊！她自己念的！」

「我說的是實話！——」久辭用以前的，完全不煩擾的口音回答——「您要相信，這使我感到十分痛苦，這使我引起一種不愉快的印象。」

「但是不幸的人，至少她總會對您說什麼話麼？同什麼話麼？」

「那自然啦。」

「你說呀，說呀，真見鬼……」

箭納兩次在行人道上踢着穿了套鞋的右腳。

「我剛念完，她就對我說，您在那裏捉她。她說，您打算損壞她的名譽，以便從她那裏取得希望，然後依靠了這個希望，便可毫無損失地打破那個可以取到十萬塊錢的另一個希望。她又說，假使您不先和她討價還價，不向她預先請求保證，自己就斷絕了這一切，她也許會成爲您的朋友。好像就是如此。還有我在取了信以後，問她，有什麼回答？她說，沒有回答就是最好的回答。——好像就是如此。假使我忘了她的話的精確的說法，那是十分抱歉的，我祇是照我所瞭解的加以轉告。」

無可衡量的怨恨佔據了第納的全身，他的瘋狂毫無抑止地衝決了出來：

「啊！原來如此！——他咬牙切齒地說，——把我的信往窗外扔出去啊！她不願參加這買賣，——我是要參加的！我們往後看罷！我還有許多玩意……我們瞧着罷……我要叫你得到報應……」

他的臉扭曲了，顯得慘白，嘴裏流着涎沫。他舉着拳頭威嚇着。他們這樣走了幾步。他一點也不和公爵客氣，好像獨自留在自己的屋內，因爲他認他爲一個毫不相干的人。但是他忽然打量着什麼，醒了轉來。

「究竟是怎麼會事？」——他忽然對公爵說，——「您（您這白癡！——他自言自語地說，）您怎麼忽然得到了她的信任，您和她剛剛認識了兩小時？這是怎麼會事？」

在一切苦痛之外還要添上一種忌妒的情感。它忽然咬嚼他的心。

「這一層恕我不能對您解釋，」——公爵回答。

第納惡毒地看了他一眼：

「她是不是把您叫到飯廳裏去把她的信任贈送給您？她不是預備贈送給您什麼東西麼？」

「我也就是這樣瞭解的。」

「爲了什麼呢？見鬼！您究竟做了些什麼？您用什麼博到了她的歡心？——他用全力保護着。在這時候他身上的一切似乎分散着，沸騰着，漫無秩序，使他的思想無從集中。——您聽着，您能不能把法子記憶一下，按着次序想一想，你們在那裏說了些什麼，把所有的話從頭到底想一想？您注意聽什麼沒有，您記得麼？」

「可以，可以。——公府回答，——從我走進去，相識了以後，我們首先講到瑞士的一切。」

「談他娘的瑞士！」

「以後又談死刑……」

「死刑麼？」

「是的，爲了一樁事情……以後我對她們講我在那裏住了三年的情形，還講一段我和一個同村的文曲所發生的歷史……」

「什麼可憐的村女給我滾下地獄？——」——篇納不耐煩地說。

「以後是施涅古爾對於我的性格表示他的意見，還使我……」

「管他是什麼施涅古爾，管他有什麼意見，往下說罷！」

「以後，爲了一樁事情，我起誓請人的臉，人的臉色，還說阿格拉耶·伊凡諾夫和維爾泰爾·費里翰夫約差不多一樣的美麗。我這纔說出了關於照片的話……」

「但是您並沒有把剛纔在書房裏聽到的話轉說出來，不是麼？不是麼？不是？」

「我可以重複着說，不是的。」

「那末是那裏來的呢，真是見鬼……阿格拉耶沒有把信給老太婆看麼？」

「這一層我可以對您提出充分的保證，她並沒給她看。我一直在那裏；她沒有時間去做。」

「也許您自己沒有覺察出來……噫！真是可惡的白癡！」——他十分生氣，怒喊了起來。——「這話都不會！」

蕭納在開口罵人，沒有遇到抵抗以後，漸漸地喪失了一切的耐性，這在有些人方面是永遠如此的。再等一會，他也許會吐痰，他竟狂怒得如此地步。但是他也就由於這狂怒而變為盲眩；否則，他早就會注意到他以粗暴態度相侵的那個「白癡」，有時是極會精細地瞭解一切，令人十分滿意地傳達一切的。但是忽然發生了一感出乎意料的情形。

「我必須告訴您，蕭納里拉·阿爾達里亞爾奇，——」公爵忽然說，——「我以前舉實不很健康，果

實幾乎是一個白癡；但是現在我早就恢復了健康，所以人家當面稱我為白癡的時候，我感到有點不快。雖然從您的失敗的情形上看來，您是可以受原諒的，但是您在憤恨中甚至罵了我兩次。這對於我是很不願意的，特別是您一下子就來這手。現在我們正立在十字路口，我們兩人還是分手的好；您朝右面走回家去，我朝左面走。我手裏有二十五盧布，我一定可以找到寄宿的旅館。」

蕭納十分不好意思，因為他被人家倉促地捉住，慚愧得滿臉通紅。

「對不住，公爵。」——他熱烈地喊了起來，忽然將辱罵的口氣變為異常客氣的態度。——「看上帝份上，恕了我罷！你瞧，我是如何的不幸！您幾乎還是毫無所知，但是假使您知道了一切，一定會原諒我的。固然我這人是無可原諒的……」

「我並不需要這樣大的原諒。」——公爵連忙回答。——「我也明白您很不愉快，因此您為起人來，唔，我們就到公府上去談，我很樂意……」

「不，現在放他走是不成的。」——第納自己尋思着，一燈上時時惡狠狠地望着公爵。——「這房子從我身上探到了一切，以後忽然卸去了假面具……這中間含有一點意思。我們壓下去罷！一切會得到解決的，一切，一切！今天就會得到解決！」

他們已經立在家門前了。

第八章

第納的寓所在三樓，通着一條極清潔，明亮，而且寬闊的樓梯。這寓所有大小六七間屋子，全是極普通的，但無論如何，即使對於領取二千盧布薪俸的，有家室的官員也是住不起的。這寓所本來是預備速做食帶僕役分租給人家的，第納和他的家屬租下來還不到兩個月。租這房子使第納感到不痛快，但是尼納、阿區山、大洛夫和瓦爾瓦拉、阿爾達里昂、諾夫願願意使自己成為生利的，稍為增加家庭的收入，極力主張着。第納雖然認分租房間是敗壞名譽的行為。在這樣做了以後，他似乎起始在社會上感到羞慚。

因為他已習慣以帶着一些光明前途的青年人的資格，列身在社會中間。所有這一切對於命運的進步，所有這一切拘束，——這一切全是他的深刻的，精神上的傷痕。從一些時候起，他常常爲了各種瑣碎的情節過分而且不平均地激憤着，假使幾答應暫時讓步和忍耐，那末祇是爲了他決定在不久的時間內加以變更和改造。同時，這變更，他所選擇的那條出路，本身就成爲一個不小的難題，——這難題的解決恐怕要比其餘一切的事情更加麻煩而且苦惱些。

寓所中間有一條從門房裏起始的走廊分隔着。在走廊的一面，有三間房間預備出租，租給一具有特別介紹一的房客。此外，還在走廊的這一面，它的盡頭處，廚房的旁邊，另有一間小屋，比其餘所有的房間都狹窄些，退後的將軍伊·伏爾根，一家之主，就住在裏面。他睡在寬闊的沙發上面，出進必須經過廚房，和後門的樓梯。施佛里德·阿爾達貝昂奇的十三歲的弟弟，中學生郭略，也住在這間小屋裏。他也被派定住在裏面，還在裏面用功，睡在另一隻極陳舊的，狹窄的小沙發上面，破洞極多的被單上面，而主要的是侍候並且監督父親。這辦法是逐漸越來越成爲必須的了。撥給公爵的是三間裏中央的一間，右面一間住着費爾特申閣，左面的一間燈閣空着。施納首先領公爵到裏住的那一面房間裏去。這家居住的一半房間是一間大廳，在必要時可以變爲飯廳，一間客廳，不過在早晨時纔成爲客廳，到了晚上便變爲施納的書房和臥室，還有第三間是狹小而且永遠關住的，那是尼納·阿歷山大洛夫和瓦爾瓦拉·阿爾達貝昂奇人納的臥室。總而言之，這寓所裏的一切是簡潔而且緊湊的。施納祇好私下裏咬咬牙。他雖然對於母親是尊敬的，而且願意加以尊敬，但是從第一步起就可以看出他是家庭中極嚴厲的暴君。

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不是一人在客廳裏，瓦爾瓦拉·阿爾達里昂諾夫納和她同坐著。她們兩人，在那裏編織什麼東西，還和客人伊凡·彼得洛維奇·波奇成談話。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有五十歲，一張瘦瘦的，凹陷下去的臉，眼睛下面有強烈的黑眼圈。她的樣式是病體的，常顯憂鬱性的，臉部和眼神卻是十分有趣的。從最初的一些話語上就露出嚴肅的，充滿真正的威嚴的性情。她雖然具有憂鬱的態度，但預感出一種堅定性，甚至決斷力。她穿得異常樸素，穿了深色的衣服，完全照老太婆的式樣，但是她的舉止，談話，一切姿態，表露出一個見過優良社會的婦人來。

瓦爾瓦拉·阿爾達里昂諾夫納是二十三歲的女郎，中等身材，很瘦，臉孔不見得很美麗，卻含有並不美麗而能取悅，且能吸引人的祕密。她很像母親，甚至穿得幾乎和母親一樣，由於完全不顯裝飾的原因。她的灰色眼睛的神勢有時是很快樂和講的，但時常顯得嚴肅而且沈鬱，有時甚至太過分，尤其是在最近的時候。她的臉上也現出堅定和決斷，還預感出這堅定甚至會比母親還有力些，剛毅些。瓦爾瓦拉·阿爾達里昂諾夫納火性很大，她的兄弟有時還怕這火性。現在坐在他們家裏的客人，伊凡·彼得洛維奇·波奇成也很怕她。他還是十分年輕的人，不到三十歲，衣服穿得樸素，卻還雅緻，具有優美的，似乎太老成的姿勢。一簇深淺色的小鬚表示他是非公務員。他會作聰明的，有趣的談話，但時常沈默着。總之，他能引起極有趣的印象。他顯然對於瓦爾瓦拉·阿爾達里昂諾夫納不很冷淡，也不隱藏他的情感。瓦爾瓦拉·阿爾達里昂諾夫納對他還極友善，但是對於他的一些問題還遲遲作復，甚至不愛這些問題。但是波奇成並不因此喪失勇氣。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對他很和藹，近來甚至很信任他。大家都知道，他以放債圖利，收受一

些多少可茲的抵押品。他同篤納是極要好的朋友。

篤納很嚴肅地向母親問安，完全不和妹子道候，在廣泛地，零零落落將公爵介紹了以後，立刻把波帝成引出屋外去了。尼納·阿羅山大港公爵對公爵說了幾句和藹的話語，吩咐在門外遠看的菲路公爵到中間的屋子裏去。那時候有快樂和滿的臉，還有這任坦白的舉止的男孩。

「您的行李在那裏？」——他領公爵進屋的時候說着。

「我有一個包袱，我把他留在門房裏。」

「我立刻去取來。我的家裏僕役祇有廚婦和瑪德菲納兩人，所以我也幫着做做。瓦路監督一切衛生氣，篤納，您今天從瑞士來，是麼？」

「是的。」

「瑞士好麼？」

「很好。」

「有山麼？」

「有。」

「我立刻把您的包袱去取來。」

瓦爾瓦拉·阿爾達昂昂諾夫納走了進來。

「瑪德菲納就來給您鋪牀。您有箱子麼？」

「沒有，是一個包袱，令弟去給我取來，它就在門房裏。」

「那裏除了這個小包以外，沒有什麼包袱，您放在那裏了？」——那略重又回屋間。

「除去這個，沒有別的。」——公爵一面說，一面收下包袱。

「啊！我心想，不應該費他特車送來了去。」

「不許亂嚼不相干的話。」——宜路罵聲說。他和公爵說話也是很乾澀的，就是稍為客氣一點。

「——對待我，可以溫柔些，我並非波奇地呀。」

「還可以換你一兩句話，你還來行這道。我什麼，可以問問那略，中飯在四點半鐘開，您可以同我們

一塊兒吃，您可以在自己房內候，該您的候，走罷，那略，你不要騷擾他。」

「走罷，緊決的性格！」

他們走出去的時候和那略道別。

「女兒在家嗎？」——那略問那略，在取到了那略肯定回答以後，向他問了幾句話。

那略點頭，隨即那略拉·阿爾這里站，站大鐘走出去了。

「有兩句話，公爵，我意思託對您說了。我有一別請求，要費您的心，——如果您並不覺得十分為難的話，

請您不要在這裏漏出我同格羅拉和阿格拉之間所發生的一切，也不要在此地所發現的一切，因為這裏也有許多亂七八糟的事情。然而管它呢……那怕至少今天請您忍耐一下。」

「我可以使您相信，我說話比您所想的少得多。」——公爵說，對於那略針刺的話有顯憂惱的樣子。

他們中間的關係顯然越來越惡劣了。

「我今天爲了您受得很多了。一句話，我懇求您。」

「您還要注意這一層，篤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我剛纔受了什麼約束，爲什麼我不能提起照片的事？您並沒有請求我呀。」

「真是一間極壞的屋子，」——篤納說，賤茂地向四圍望了一遭。——「這樣烏黑，窗戶還朝院子裏開着。在一切情形之下，您到我們這裏來未免不是時候……但這不是我的事情；不是我出租房間呀。」

波奇成探頭看了一下，叫了篤納一聲。篤納連忙拋開公爵，走了出去，他不得還想說什麼話，但是顯然噤了下來，羞於開口來。他馬房子也顯得似乎帶着不好意思的樣子。

公爵剛洗了臉，將他的頭髮多少整理了一下，門重又開了，一個新面龐窺視着。

這個人年紀有三十歲左右，身材不小，肩膀寬闊，頭顱巨大，頭髮彎曲，作栗色。他的臉上肉多而紅潤，嘴唇厚厚的，鼻子寬寬的，扁扁的，眼睛是小小的，肥滿的，啞笑的，似乎不斷地管來管去。整個地講來，這一切含着十分傲慢的性質。他穿得有點羅羅相。

他起初開門，開到恰巧可以探進頭去。探進來的頭向房屋環看了五秒鐘。以後門慢慢兒開了，整個身軀在門眼上現露，但是客人還沒有進來，在門眼上繼續眯着眼睛，審看公爵。他終於闔上了門，走近進來，坐在椅上，緊緊地拉住公爵的手，把他按坐在斜對着自己的沙發上面。

「費倫特申閣」——他說，凝注而帶着疑問的樣子，審看公爵的臉。

「下面怎麼樣呢？」——公爵回答，幾乎發笑了。

「一個房客。」——費爾特申閣又說，仍舊審看着。

「您是想交朋友麼？」

「噢，噢！」——客人說，把頭髮揉得豎直起來，嘆了一口氣，起始向對面的角落裏看望。——「您有錢麼？」——他忽然問公爵。

「不多。」

「究竟多少？」

「二十五盧布。」

「拿出來看。」

公爵從背心的口袋裏掏出一張二十五盧布的鈔票，遞給費爾特申閣。費爾特申閣翻了轉來，看了一

眼，以後翻到另一面，放在光亮上面看着。

「真奇怪。」——他似乎在沉思中說着。——「爲什麼這栗色的這種二十五盧布的鈔票有時發出

可怕的栗色，有些又褪色。您拿去罷。」

公爵把鈔票收回。費爾特申閣從椅上立起來。

「我來警告您：第一，不要借給我錢，因爲我一定會借錢的。」

「好罷。」

「您打算在這裏付錢麼？」

「打算的。」

「我可是不打算。謝謝。我住在從您那裏朝右的第一個門，您看見沒有？您不必時常光臨到我那裏去。我可以到您這裏來，您不必擔心。將軍見過了沒有？」

「沒有。」

「還沒有聽見說過麼？」

「自然沒有。」

「那末您會看見，而且聽見的。他甚至會問我借錢。Avis au lecteur. 再見罷。」一個人帶着費德特申
關的姓還可以生活下去麼？」

「爲什麼不能呢？」

「再見罷。」

他走出門外去了。公爵以後纔知道這位先生似乎自願負起一個責任，就是以古板和快樂的行動使大家喫驚，但是不知道怎麼樣，永遠弄不對勁。他對於有些人甚至引起不愉快的印象，這使他就感到紅顏的憂鬱，然而還責任到底不肯放棄。他走到門外的時候，正和一位走進來的先生相識，他的地位從算恢復了一下。他讓這位新來的，公爵不熟識的客人走進來，在他身後做了幾次警告性的眉臉，因此到底帶着自信的心情走了。

新客身材高大，有五十五歲模樣，其頭髮多些，身軀十分笨重，血紅的，多肉的，鬆弛的臉，色調在濃厚，灰白的鬚髮中間，還有一雙巨大的，瞪得犀利若的眼睛。他的軀體如果沒有一些衰弱的，破爛的，甚至惡劣的樣子，一定是十分莊嚴的。他穿著舊外褂，手肘上幾多是破穿的，內衣也染滿了油漬。——是居家服色。適宜的時候，他身上帶着酒味。但是他的舉止是莊嚴的，研究得家家的，帶着以高貴的性靈取勝的顯著的，忌妒性的顯著。他走到公爵面前，不慌不忙，含着試探的狡笑，默默攬住他的手，握在手裏不放，審視他的臉一些時候，似乎在那裏琢磨熟識的痕跡。

「是他呀！是他呀！——他輕而且莊嚴地說，——「真像活的一般！我聽見人家反復說着一個熟識的，親愛的名字，便記起了無可挽回的過去……是梅思金公爵麼？」

「是的。」

「伊伏爾金將軍，退職的，不幸的人，請問，你的名和父名？」

「萊夫·尼古拉也維奇。」

「是的，是的！是我的好友，可以說是總角之交，尼古拉·彼得洛維奇的兒子麼？」

「先父的名字是尼古拉·里伏維奇。」

「里伏維奇，——將軍更正了一下，但並不慌忙，帶着十分信任的樣子，似乎他一點也沒有忘卻，祇是偶然說錯。他坐了下去，還是拉住公爵的手，讓他坐在自己身旁。——「我會抱過您的呀。」

「真的麼？」——公爵問，——「先父已經故世二十年了。」

「是的。二十年了。二十年零三個月。我們一塊兒求學；我一直進入軍界……」

「先父也是武職，曾充任瓦西里閣夫司基團部的少尉。」

「在白洛米爾司基團部裏。差不多在臨死之前調到白洛米爾司基團裏。他死的時候我曾在場，說爾他永久的安息。令堂太太……」

將軍似乎由於愛戀的回憶，而停住沒有說話。

「她過了半年以後，爲了遺涼的毛病也死了。」——公爵說。

「不是爲了遺涼。不是爲了遺涼，你要相信我這老頭兒的話。我也在場，也是我葬她的。是的，公爵夫人我至今還記憶着！青春的時代呀！爲了她，我和公爵，兩個總角之交，幾乎要成爲互相殺欲的兇手——」

公爵起始聽得帶點不信任的樣子。

「我深深地戀上了您的母親，還在她做未婚妻的時候。公爵看到以後，受到了極大的打擊。在一天早晨七點鐘的時候，他跑來喚醒我。我驚訝地穿上衣裳。雙方沈默着。我明白了！他從口袋裏掏出兩支手槍。隔着一塊手絹。沒有證人。在五分鐘後就要互相送終，何必用證人呢？我們裝上了子彈，鋪好手絹，站在那裏，手槍互相對準了各人的心胸，互相看察各人的臉。忽然兩人眼睛都像泉水似的流出淚水，手抖索了。兩個人，同時來的自然，互相擁抱，互相寬容。公爵喊：她是你的，我也喊：她是你的！」

句話……一句話……您是到我們這裏來住的麼？」

「是的，也許住一些時候。」——公爵說，似乎有點口吃。

「公爵，家母請您去一躺，——從門內窺視的郭略喊。公爵立起來想走，將軍的右掌放在他的肩上，用友誼的態度按他到沙發上去。」

「我以今尊的知己朋友的資格，警告您一聲，——將軍說，——您自己看見，我爲了悲劇性的災難事件，受極深的痛苦。但是沒有經過審判！沒有經過審判！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是一個稀有的女人。瓦爾瓦拉·阿爾達里昂諾夫納，我的女兒，是一個稀有的女兒。我們爲了環境而開設宿舍，——真是從來沒有聽到的墮落！我原來是可以做到總督的人……但是我們永遠躲避您。我的家中現在發生了悲劇！」

公爵顯出疑問的神氣，還露出極大的好奇。

「一件婚事正在預備着，一件稀有的婚事。一個暗昧性格的女人和一個可以做侍從官的青年的婚事。這女人將被領進我們的家庭裏來，而家庭裏還有我的妻子和我的女兒。但是在我有一口氣透着的時候，她是不會進門的！我要躺在門限上面，讓她踏過我的身體……我現在差不多不和筋納說話，甚至避免相見。我特地警告您，您既然要住在我們家裏，那是一樣的，您總會成爲見證的。您是我的老友，兒子，我有權利希望……」

「公爵，勞您試您到我的客廳裏來一趟，——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招呼着，那時候她自己已經在門裏出現了。」

「你猜一猜，親愛的，——將軍喊，——原來公爵小的時候我還抱過的呢！」

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用責備的神氣看了將軍一眼，又用試探的態度看着公爵，一句話也沒有說。

公爵跟在她後面去了。他們剛走到客廳裏坐下，尼納·阿歷山大洛夫剛起得很早，並且低聲地告訴公爵什麼話，將軍忽然親自光臨到客廳裏來了。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立刻不作聲，帶着顯然的懊惱，俯身從事編織。將軍也許看出這懊惱的情景，但繼續處身於佳妙的心情的狀態之中。

「我的老友的儿子！」——他朝尼納·阿歷山大洛夫喊——「真是出乎意料之外！我早就停止了想像。但是親愛的，你難道不記得尼古拉·里伏維奇了麼？你遇見過他的……不共在特發里麼？」

「我不記得尼古拉·里伏維奇。他是令尊大人麼？」——她問公爵。

「是令尊不誤，他好像不是死在特魏里，卻死在薩德特格斯特。」——公爵對將軍很寬地說——「我從信裏聽去那裏聽到的。」

「是在特發里。」——將軍加以證實——「在臨死之前調到特魏里去的，甚至還在起程之前，那時我數太小，誤不得調還和旅行的一切。伯夫里柴夫雖然是極好的人，也會弄錯的。」

「您還認識伯夫里柴夫麼？」

「他是一個驕奢的人，但是我也在場眼見。我立在他的牀前，祝願他永恆的休息……」

「先父是在長年的時候死去的。」——公爵又說——「我永遠沒有弄清楚，爲了什麼事情他死在醫院裏面。」

「啊，這是關於兵士郭德伯爾夫的案件，公爵本來可以被判決無罪。」

「是麼？您一定知道麼？」——公爵問，露出特別的好奇。

「自然嘍！」——將軍喊。——「法庭沒有判決，就停止進行了。那是一樁棘手的案子！甚至還可以說是神祕的案件。營長拉馬昂諾夫中尉病得很重，公爵奉派暫時代理他的職務。很好。兵士郭爾伯關夫偷竊同伴的製靴的皮件，賣去換酒喝。很好。公爵當着軍曹和伍長的面前，（這是要注意，）責罵郭爾伯關夫一頓，這感嘛他說要鞭撻他。很好。郭爾伯關夫走入營房，躺在鋪板上，過了一刻鐘以後就死了。這很好，這是意外的，幾乎棘手的一樁案件。不管怎樣，郭爾伯關夫被埋葬了。公爵造了報書，郭爾伯關夫的名字在名冊上勾了去。似乎沒有比這再好的了罷？但是過了半年以後，兵士郭爾伯關夫竟像沒事人似的在同師同族的諾伏再姆亮司基步兵團第二營第三連內出現了！」

「怎麼？——公爵驚訝得出聲喊了。」

「這不對，這是錯誤！」——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忽然說道，幾乎帶着煩惱的樣子看着公爵。——

「*Mon mari se trompe.*」

「但是親愛的，*Se trompe* 不 *Se trompe* 是容易說的，你試着自己把這樁事情解決一下罷！大家全楞住了。我首先會說 *Qu'on se trompe*。但是不幸的是我親眼看見，自己參加在委員會裏面。所有認識他的人全供稱他就是那個兵士郭爾伯關夫，完全就是他，就是半年前用普通的儀式，在軍鼓聲中埋葬了的。這實在是稀有的，幾乎不可能的事件，我同意，但是……」

「爸爸，做開好了，」——瓦爾瓦拉·阿爾達里昂諾夫納走進屋裏來宣布。

●我的丈夫弄錯了。

「這好極了，妙極了！我餓得很……但甚至可以說是心理的事件……」

「湯又要涼了。」——瓦略不耐煩地說。

「就來，就來。」——將軍一邊走出房間，一邊喃喃說，——「而且無論怎樣調查也——在走那裏還聽得見這話。」

「您如果在我們這裏往來的話，有許多地方您應該原諒阿爾達里昂·阿歷山大洛維奇。」——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對公爵說，——「他不曾十分驚吵您；他一個人咬飯。您自己要同意，每人都有自己的缺點，自己的特別的性格，有些人比我們平常用手指指點出的一些人還特別些。我有一件事情奉求：假使我的丈夫請您交付房租，您就對他說已經付給我了。自然付給阿爾達里昂·阿歷山大洛維奇的款子也會加進您的賬上去的，我請求您是單祇爲了謹慎起見……這是什麼，瓦略？」

瓦略回到屋內，把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的照片默默地遞給母親。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抖擻了一下，起初似乎帶着懼怕，以後又帶着壓抑下來的，悲苦的感覺，把照片審看了一會。她終於合着疑問望着瓦略。

「她今天自己送給他的。」——瓦略說，——「今天晚上一切都要解決了。」

「今天晚上！」——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好像絕望似的低聲反覆地說，——「怎麼樣？這件事情已經沒有一點疑惑，也沒有什麼希望。這照片預示了一切……這是他自己給你看的那麼？」——她驚訝地問。

「您知道，我們幾乎整個月內沒有說過一句話。這一切是波奇成對我說的。那張照片就扔在桌旁地板上。我檢了起來。」

「公爵，——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忽然對他說，——我想問您，（我特地爲了這事請您來——）您是不是早就認識小兒？他好像說您今天總從什麼地方來到的，是麼？」

公爵把自己的事情簡單地解釋了一番，刪去了一大半。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和瓦略爾聽著。

「我現在要詢問您，並不想探聽關於翁佛里拉、阿爾達里昂的什麼事情。」——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說，——「對於這層您不應該發生誤會。假使有什麼事他自己不能對我直說出來，我也就不願意替了他加以探聽。我所以這樣說，是因爲總覺得翁納當您面前，還有您走了以後我問起您來的時候，他是回答我：他是全知道的，不必和他客氣！」這是什麼意思？我願意知道，在什麼程度之下……」

翁納和波奇成突然走了進來。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立刻不響了。公爵仍舊留在她身旁的椅子上，而瓦略爾到一旁去了。娜司泰說：「翁納的照片就放在赫明顯的地方，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前面的工作桌子上面。翁納一看見這照片，就皺緊眉毛，恨恨地從桌上拿起，扔到擺在屋子的另一端的書桌上去了。」

「翁納今天麼？」——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忽然問。

「什麼今天？」——翁納嘆了一聲，忽然攻擊起公爵來了。——「我明白，您又夾在這裏頭了……您到底是怎麼會事？不是一種病？您竟不能忍一忍麼？大人，您要明白……」

「這是我的錯，筓納。這和別人無干。」——波奇成插上去說。

筓納帶着疑問看了他一眼。

「這樣好些，筓納。再說，事情也已經完了。」——波奇成喃喃地說，退到一旁，坐在桌旁，從口袋裏掏出一張紙，精細地審看着。筓納站在那裏，顯得憂鬱，不安地等候家庭的口角的爆發。他並沒有想到在公爵前面道歉。

「如果一切都已完結，那末伊凡·彼得洛維奇的話是對的。」——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說，——「筓納，你不要皺眉，也不必生氣。你自己不願意說的事情，我決不來問你。你要知道，我已經完全馴服了。你不必擔心。」

她說話的時候，並沒有中止工作，似乎真是安靜的樣子。筓納感到驚訝，卻謹慎地沈默着，眼看他的母親，等候她表示得明白些。家庭間的口角已使他償付了極貴的代價。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看出這謹慎來，便帶着悲苦的微笑說道：

「你還在那裏疑惑，不相信我。你不必着急，決不會再有眼淚和哀求，像以前那樣，至少在我的方面是如此的。我的全部願望是使你成爲幸福的人，你也知道這層。我服從了命運。無論我們以後住在一起，或是離開，我的心將永遠和你同在。自然我祇能對自己負責；你可是不能對你的妹妹作同樣的要求……」

「又是她來了！」——筓納喊，帶着譏笑和憤恨望着妹子，——「媽媽！我還要在您面前賭我以前賭過的呢；祇要我在這裏，祇要我活在世上，永遠沒有人敢怠慢您。無論講的是誰，隨便那一個，祇要跨進我

們家裏的門限，我要堅持地要求他對您表示尊敬……」

箭納高興得差不多用和解和摯愛的表情看望他的母親。

「我一點也不懼怕自己，箭納，你要知道這些日子我備着急，而且感到痛苦，並不是爲了自己。聽說今天可以了結，怎樣了結呢？」

「今天晚上在她家裏，她答應宣布她是否同意。」——箭納回答。

「我們幾乎有三個禮拜避免談論這件事情，這是好的。現在在一切都將了結的時候，我祇要問一樁事情：你既然並不愛她，她怎麼能對你表示同意，甚至把照片送給你呢？難道你能愛這樣……這樣……」

「這樣有經驗的女人，是不是？」

「我並不想這樣措詞。難道你會遮住她的眼睛到這種程度？」

在這問題裏忽然聽出不尋常的惹惱的調子。箭納站在那裏，沉思了一會，一面不隱諱他的譏笑，一面說道：

「媽媽，您又受了感情的衝動，您又忍不住了。您永遠這樣開始，慢慢地熾燒了起來。您說：決不會再有盤問和責備的事情，但是已經開始了！我們最好不必再談，真是不必再談；至少您有這念頭……我無論如何，永不離開你。至少別人是會從這樣的妹子身邊跳開的。——你瞧她現在怎樣望着我呀！我們就這樣完結！我已經十分高興起來……您怎麼會知道我欺騙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呢？至於說到瓦略一層，那就隨她罷。够了。現在完全够了！」

箭納越說越興奮，無目的地在屋內踱起步來。這道山談話竟變為每個家裏人自傷其

「我說過，假使她走進這家裏來，我就要離開此地，我決不食言！」——瓦說。

「爲了國執！」——箭納喊。——「你不肯出說，也是爲了國執的皮氣！你爲什麼和我生氣？我總不管你這一套呢。隨你的便！——那怕現在就履行你的願望都可以。你倒真使我感到討厭。怎麼？您現在到底決定離開我們了，公爵？」——他朝公爵呼喊，在看見他從座位上立起來的時候。

箭納的話調裏帶得出一種極深程度的悲憤，一個人到了這程度幾乎會自己喜悅這悲憤，毫無畏懼地將自身付託給它，而且事情無論弄到什麼地步，幾乎總會帶着日見增長的愉快公爵在門前回轉身來，想回答幾句，但是從他的海琴琴病態的臉色上看出氣要再加上一滴水，便會使水缸溢滿的情形，當時回轉身來，默默地出去了。過了幾分鐘，從客廳裏流出來的回聲中他聽出，他走了以後，談話更加弄得喧鬧而且公鬧了。

他經過大廳，走到門房那裏去，以便折到走廊裏去，再從那裏回到自己屋裏。走近通樓的大門的時候，他聽到，而且注意到有人在門外用力拉鈴。但是鈴大概壞了；它祇是微微地抖索一下，沒有停着公爵響下門門，開了門。——驚訝得倒退了一步，甚至全身抖索起來。驢司察謝·普里帕夫納站在他的面前。他從照片上認識了她。她一看到他，她的眼睛裏閃出一陣惱恨。她迅快地走進門房，肩膀撞着他，使他讓路，一面脫下皮大衣，一面忿忿地說：

「既然懶得修理門鈴，至少可以在門房裏坐一坐，等候人家叩門。你現在把皮大衣都弄落了，真是笨

蛋！

那件皮大衣確乎落在地板上。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沒有等得及公爵替她脫下，自己脫下來，擲到他手裏，他也不瞧他一眼，弄得公爵來不及接下來。

「應該把你開除才對。快去通報呀！」

公爵想說什麼話，但是慌亂得一句也沒有說出來，竟捧着從地板上檢起來的皮大衣，向客廳那裏走去。

「現在竟捧着皮大衣走了！你爲什麼捧着皮大衣哈哈，哈哈！你是瘋了麼？」

公爵回轉身，望着她，像化石一般。她笑的時候，他也笑，但是舌頭總還是動彈不了。在他給她開門的一剎那，他的臉色死白，現在一陣紅潤忽然沖到他的臉上。

「這人真是白癡！」——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恨恨地喊着，朝他蹣跚——「你往那裏去？你去通報什麼人的名字？」

「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公爵喃喃地說。

「你爲什麼認識我？」——她迅快地問他——「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你呀！你去通報誰……甚麼人……這些什麼？」

「相屬呢，」——公爵回答，走到客廳裏去了。

他正在十分緊決的時間內走了進去。尼納·阿羅山大洛夫納準備完全忘卻她，服從一切。她擺

護着瓦路。波奇成已經拋棄那張用鉛筆寫的紙，也站立在瓦路身旁。瓦路自己也並不膽怯，她不是一個怯生生的女郎。哥哥的粗魯的話越來越顯得不容氣，而且無從忍耐了。在這種情形之下，她照例停止說話，祇是帶着譏笑，默默地看着哥哥，眼睛裏也不露。她也知道，這種辦法會把他弄得忿怒到最後的境界。就在這時候，公爵跨進屋內，宣布道：

「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

第九章

大家沈默着。大家望着公爵，好像不瞭解他，也不願意瞭解。箭納懼怕得楞住了。

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的光降，尤其在現在的時候，對於大家成爲極奇怪的，極麻煩的意外事情。單

就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還是第一次光臨一層看來已極可怪；而況在這以前她永遠保持着傲慢的態度，和箭納談話時甚至沒有表示過和他的家屬相見一下的願望，最近甚至完全沒有提起他們，好像世上沒有他們存在似的。箭納雖然對於這種在他極其麻煩的談話可予避免，部分地引爲快樂，但在心裏到底對於她的驕傲頗不謂然。總之，他所期望的至多是她對於他的家屬嘲笑和諷刺，而非專誠的拜訪。他似乎知道他家中爲了他的求婚所發生的一切，以及他的家屬對於她作如何的看法，是她所深悉的。她現在的來訪，在贈送了照片之後，在她的生日的那天，在她答應解決他的命運的那天，其意義就等於這決意的本身。大家望着公爵時所生的驚疑持續得不久。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自己在客廳的門前出現，進屋時

又微微撞了公爵一下。

「好容易進來了……你們爲什麼把鈴兒繫牢？」——她快樂地說，向拔開腿跑到她面前的篤納轉手。——「您的臉何以這樣惱亂？您給我介紹呀……」

篤納弄得完全慌亂，首先把她介紹給瓦略。兩個女人在互相握手前，交換着奇怪的眼勢。娜司泰諾·費里帕大納笑了，露上了快樂的假面具，瓦略卻不願意戴假面具，露出陰鬱和聚精會神的樣子。連着這陰鬱所需要的微笑的影子也不露在她的臉上。篤納楞住了。懇求是無用，而且也沒有時間。他引瓦略投攔亞瑟的眼勢。由於這眼勢，她明白這時間對於他的兄弟具有如何的意義。她當時似已決定對他讓步。阿羅司泰諾·費里帕大納微笑了一下。（他們的家庭裏大家還很相愛的。）尼納·阿羅司泰諾大納把篤納稍稍糾正了一下。篤納完全弄亂，在妹子之後纔來介紹給他母親，甚至首先把母親領到娜司泰諾·費里帕大納面前去。但是尼納·阿羅司泰諾大納開始說她「如何榮幸」等等的話。娜司泰諾·費里帕大納沒有聽完，迅速轉身向着篤納，還沒有經人家邀請，便坐在習勞角落裏小沙發上，說道：

「您的書房在那兒還有……還有房客在那兒？你們不是還出租房間麼？」

篤納的臉漲得通紅，口吃着想回答什麼話，但是娜司泰諾·費里帕大納立刻說道：

「怎麼再出租房間呢？你們這裏連書房都沒有，這有好處麼？」——她忽然對尼納·阿羅司泰諾大納說。

「有點麻煩，」——尼納·阿羅司泰諾大納回答，——「自然應該有好處的。我們剛纔……」

但是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又沒有聽完。她看了翁納一眼，一面笑，一面對他咬道：

「您的臉怎麼嘔嘔，您瞧，這時候您的臉！」

她笑了幾秒鐘，翁納的臉幾乎顯得很歪曲；他的呆鈍的樣子，他的滑稽的，膽怯的，慌亂的神氣忽然消滅無踪，但是臉色異常的慘白；他默默地，聚精會神地，用惡劣的眼神，目不轉睛地望著繼續笑着的女客的臉。

當時還有一個觀察者，還沒有脫去在看到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的時候那種驚愕的神情。他雖然站在原地方，客廳門前，像一根「木柱」，但看得出翁納臉上的慘白和惡性的變化。這觀察者便是公爵。他幾乎像受了懼怕似的，忽然機械地往前跨了一步。

「喝一點水罷，——他對翁納微語。——不要這樣看人……」

顯然，他說這話並無任何打算，並無任何特別的用意，祇是隨隨便便地，出於第一步的行動；但是他的話語引起了異常的影響。翁納所有的惡毒忽然全傾倒在公爵身上；他抓住他的肩膀，默默地看他，露出復仇和忿恨的神情，似乎無力說出話來。發生了普遍的驚慌；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甚至低聲呼喊了一下。波奇成不安地向前走了一步，在門前出現的郭略和費爾特申就誘得止步，惟有瓦略仍舊露出惱怒的樣子，注意地觀察着。她沒有坐下來，卻站在母親身旁，手又在胸前。

翁納差不多在就要行動的最初的一剎那間立刻止住，發出神經性的轟笑。他完全醒了過來。

「您是什麼，公爵？您是醫生麼？」——他喊，盡可能地顯得快樂些，坦白些。——「他竟使我喫了一驚。」

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我來給您介紹，這是一位極珍貴的人物，雖然我自己從今天早晨起總和他相識。

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驚異地看着公爵。

「公爵？他是公爵麼？你們猜怎麼的，我剛纔在門房裏把他當作了僕人，打發他到這裏來通報呢！哈哈！」

「沒有禍害，沒有禍害！」——費爾特申闕搶上去說，連忙走近去，看見有人笑，自己也高興起來。——「沒有禍害：No harm o' yo'……」

「還幾乎要罵您呢，公爵！對不住得很，費爾特申闕，您怎麼會在這裏這個時候怎麼會在這裏？我至少以為可以碰不到您的。他是誰？那一個公爵梅恩金麼？」——她反復地問節節。節節還在抓住公爵的肩膀的時候就把他介紹了。

「我們的房客，」——節節重複了一句。

顯然，人們把公爵當作一個稀奇的東西似的介紹給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大家認他可以成爲從虛偽的局面裏脫離的一條出路。公爵甚至清晰地聽到「白癡」的兩個字，似乎是費爾特申闕在他身後微語着，對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解釋。

「請問，剛纔我這樣可怕地……把您給惹了的時候，爲什麼您不對我說明白呢？」——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繼續說，用極無禮態的態度從頭到腳審看着公爵。她不耐煩地等候回答，似乎完全相信他的

回答一定十分愚蠢，不會不發笑的。

「我突然看到您，十分驚訝……」——公爵喃喃地說。

「你怎麼知道是我呢？您以前在那裏看見過我？我好像真是在什麼地方看見過他的請同志，您爲什麼剛纔站在那裏發楞？我身上有什麼可以使您發楞的地方？」

「來呀，來呀！——費爾特申繼續扮着鬼臉。——「來呀！哎喲，叫我會說出多少話來，回答這個問題！來呀……公爵，你真是笨貨呀！」

「是的，我在您的地位上會說出許多話來的。」——公爵對費爾特申微笑着。——「剛纔您的照片

使得我十分驚訝。」——他繼續對哪司泰謝·費里帕夫納說。——「以後我又在葉潘欽夫人家裏提起

您……今天一清早在火車上走近彼得堡的時候，帕爾芬·羅果靜還對我講了關於您的許多話……就

是在我給您開門的那個時候，我也在想您，而您忽然來了。」

「您怎麼會認識我，知道是我呢？」

「從照片上看來，還有……」

「還有什麼？」

「還因爲我的想像中就有您這樣的影子……我好像也在什麼地方看見過您似的。」

「在什麼地方？在什麼地方？」

「我好像在什麼地方看見過您的眼睛……這是不會有的！我就是這樣說說罷了……我從來沒有

到這這裏，也許在夢中……」

「公爵真行呀！——費爾特申閣下——」不行，我要把我所說的 *So non e vero* 的話收回來。然而……然而他這全是由於天真爛漫而來的！——他惋惜地說。

公爵用不安靜的語音說出這幾句話，並且斷斷續續的，時常透氣。過度的驚慌表露在他的身上。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好奇地望著他，並不發笑。就在這時候，緊緊地包圍着公爵和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的一羣人的後面，忽然發出一個洪大的，新的聲音，當時使這一羣散開，分為兩隊。一家之主，伊伏爾金將軍，站在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的前面。他穿着燕尾服，和潔淨的硬領衫；他的鬍子染了顏色。

這真是使翁納不能忍受下去了。

他是野心勃勃的人，虛榮到了過分敏感和憂鬱的程度。他在這兩月內儘尋求可以支持得比較體面些，在社會上顯得高貴些的某種支點。他感到他在所選擇的道路上還是生手，也許支持不住。他在家庭內本來是專橫的，因此他在絕望中決定在家裏做出一些完全傲慢的行動，但是又不敢在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面前這樣做。她一直在最後的一分鐘內還把他弄得糊裏糊塗，毫不憐憫地控制着他。他是一個「無耐心的乞丐」，這是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親自說出來的話，有人報告給他聽的。他用各式各樣的方式，宣稱他以後要趕上她，而同時又像小孩一般，有時不免幻想將極端聯繫起來，將一切的矛盾加以調和。現在他還須喝喫這一杯可怕的酒，主要地是在這個時候！還有一個不可預見，卻對於憂慮的人十分可怕的磨刑，——或是為自己的家屬感覺羞慚的痛苦，竟落到他的頭上來了。「這酬報自身到底是值得

的麼？——箭納的腦筋裏這時候閃過這個念頭。

就在這時候發生了這四個月內作爲噩夢似的夢見，使他恐怖，羞慚的一切：終於發生了他的父親和羅司泰謝·費里頓夫婦相遇的一幕。他有時逗惱着自己，試一試設想將軍在行結婚禮時的情景，但是永不會把這幅痛苦的圖畫看完，連忙拋棄掉了。也許他十分誇大着災害，但是凡是受災害的人永遠是如此。他在這兩月內把這事思索了許多次，決定無論如何要對於他的父親施加壓迫，至少是暫時的，並且設法在可能的範圍內讓他離開彼得堡，不管他母親同意與否。十分鐘以前，羅司泰謝·費里頓夫婦走進來的時候，他驚愕而且震怒得完全忘記了阿爾達里昂·阿歷山大洛維奇出現的可能，並沒有作任何虛假。現在將軍竟出現在大眾面前，還經過了鄭重的預備，穿上禮服，且正在羅司泰謝·費里頓夫婦一尋覓機會，嘲弄他和他的家歸一的時候，（對於這層他是深信無疑的。）她這次的拜訪到底有什麼意思，還不是這件事情麼？她跑來是爲了和他的母親和妹子親善呢？還是打算在他家裏侮辱她們一頓呢？但是從兩方面的態度看來，這件事情是毫無疑義的。他的母親和妹妹坐在一邊，像遭了辱罵一般，羅司泰謝·費里頓甚至似乎忘記了她們和她同處一室……她這樣的舉動，自然另有用意！

費里頓中斷拉住將軍，領他到前面來。

「阿爾達里昂·阿歷山大洛維奇·伊伏爾金——將軍莊重地說，彎下身軀，微笑起來——一個不幸的老兵和一個家庭的父親，這家庭感到十二分的榮幸，因爲它希望迎接如此美麗的一位……」

他沒有說完。費里頓中斷連忙把椅子放在他的身後，將軍的兩腿到了飯後有點發軟，所以他當時一

屁股坐下去，或者不如說是落到椅子上去，但是這並不使他感到困惑。他一直坐在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對面。發出愉快的假笑，慢吞吞地，極有做作地把她的手指放到他的嘴唇上面。總之，將軍是很難使他感到困惑的。他的外貌除了一點懶散以外總還是十分體面的，這是他自己知道得很清楚的。他以前也會兩身上等社會中，在兩三年前以前纔完全脫離了。從那個時候起，他從毫無約束地，放縱他的幾個窮苦；然而那種機警和愉快的態度至今還遺留在他身上。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似乎很高興阿爾達里昂·阿歷山大洛維奇的出現，她對於他自然察已耳聞得很熟了。

「我聽說小兒……」——阿爾達里昂·阿歷山大洛維奇起始說。

「是的，那是令郎！您這父親也真好呀！您爲什麼永遠不到我家裏去？是您自己躲起來，或是令郎把您藏起來的？這是我家裏來，不會使任何人的名譽有什麼損壞的。」

「十九世紀的孩子們和他們的父母們……」——將軍又起始說。

「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請您放阿爾達里昂·阿歷山大洛維奇出去一會兒，有人找他。」——尼納·阿歷山大洛維奇大聲說。

「放走？對不住，我聽得很多，所以早就想見一見他的事情怎麼樣？他不是退伍了麼？將軍，您不離開我處不會走麼？」

「我可以對您保證，他親自到您府上去，但是現在他需要休息。」

「阿爾達里昂·阿歷山大洛維奇，人家說您需要休息。」——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喊，扮出不滿

意的，嫌惡的鬼臉，好像一個被奪去玩具的輕浮的女傻子。將軍恰巧努力在那裏做得使他的地位更加顯得顯赫。

「親愛的！親愛的！」——他用責備的口氣說着，得意地朝妻子看着，手放在心上。

「您不離開這裏麼，媽媽？」——瓦略大聲問。

「不，瓦略，我坐定完結為止。」

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不會不聽見這回答，但是她的快樂似乎因此更為增加。她立刻重新對將軍發出各種問題，過了五分鐘以後將軍處於極得意的情緒之中，施展他的辯才，博得在場的人們洪亮的笑聲。

娜略拉公爵的衣襟一下。

「最好您想法拉他出去不成？我請求您！」——可憐的男孩的眼裏甚至熾燒着憤恨的眼淚。——

「娜略是真可惡！」——他自言自語地說。

「我的確和伊凡·費道洛維奇·葉潘欽交情很好。」——將軍回答着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的問題，大放厥詞起來。——「我，他和去世的公爵萊夫·尼古拉維奇·梅思金，——他的公郎我今天在二十年的離別以後擁抱過，——我們三人是三個離不開的劍士阿倫士、鮑篤士和阿拉米司。但是可憐一個已進入墳墓，受了詭譎和子彈的傷，另一個就在您的面前，還在和詭譎和子彈奮鬥……」

●大仲馬小說《亞歷山大·大衛》(原名三劍士)內的人物。

「和子彈奮鬥！」——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喊。

「那子彈就在這裏，我的胸脯裏，在卡爾司的附近被擊中了。我遇到惡劣的天氣時便感到牠。在一切別的情形之下，我過着哲學家的生活，行路，游玩，在我的咖啡店裏下圍棋，像退隱的資產階級的人物，還讀 *Independence*。但是關於我們的鮑篤司葉漢欽，在前年火車上發生了那段關於一隻小膝犬的歷史以後，我們的交情便完全了結。」

「小膝犬！這是怎麼會事？」——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特別好奇地問。——「關於小膝犬的事情麼而且還在火車裏……」——她似乎記起什麼來似的。

「那是愚蠢的歷史，不值得去講的。那是爲了白洛孔司卡耶公爵夫人的保姆施密特太太，但是……不值得去講它。」

「一定要講的！」——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快樂地喊。

「我還沒有聽見過！」——費爾特申說。——「這是新鮮事情。」

「阿爾達里昂·阿歷山大洛維奇！——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的懇求的語音又傳出來了。」

「爸爸，有人找您！」——郭略喊。

「一樁愚蠢的歷史，兩句話可以說完。」——將軍用自滿的態度起始說。——「在兩年以前，是的大概在兩年以前，X鐵路剛落成以後，我那時候已經穿上平常的大衣，爲了料理對於我極重要的事務，關於交卸職務方面的事情，我買了一張頭等車票，走進去，坐下來，抽煙。那就是說繼續抽煙，是以前點上煙的。」

我獨自坐在包房裏。吸煙既不禁止，但也不允准；照例是半准半禁，也看人的面貌而定。窗子閉着，忽然在汽笛吹響之前，有兩個女太太帶着一隻膝犬，走了進來，坐在對面。她們來得遲了。有一位打扮得異常漂亮，穿着淡湖色的衣裳。另一位打扮得樸素些，穿着灰色的綢衣，外加披肩。她們姿色不壞，露出驕傲的神色，說英國話。我自然不管，還是抽煙。我本來想了一想，但是繼續抽煙，朝窗外噴，因為窗是閉着的。那隻小膝犬伏在淡湖色女太太的膝上，小小的，像我的拳頭那般大小，腳爪是白白，真是稀貴的東西。頸圈是銀的，上面刻着題句。我不管那一套。我祇看見女太太們好像在那裏生氣，自然是爲了我抽煙。一個女人舉起戒指單眼鏡來看我。我還是不管，因為她們並沒有說什麼話。假使她們說了出來，警告我，請求我，她們到底是有舌頭的呀！可是她們沈默着……忽然，——我對您說，這是毫無一點警告，真是毫無一點點的警告，完全似乎發了瘋，——那個穿淡湖色衣裳的女人從我手裏搶去那根煙，就扔到窗外去了。火車繼續着，我望着發楞。那是一個野蠻的女人；野蠻的女人，完全是野蠻的典型中的女人，不過身子結實，肥胖，頰長，金色的頭髮，紅潤的臉頰，（太紅潤了），眼睛朝我看，冒出火光。我不發一言，帶着特別的客氣，十足的客氣，細緻的客氣，兩隻手指按近小膝犬，用優美的姿勢抓住牠的頭頸，把牠朝窗外一扔，跟那根雪茄煙一塊兒去了！祇是尖叫了一聲！火車繼續飛馳……

「您是一個怪物！」——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喊，一面哈哈大笑，一面拍掌，像一個女小孩子。

「妙極了，妙極了！」——費爾特中尉喊。波奇成也冷笑了，一聲，將軍的出現他也感到十分不愉快。連郭略都笑起來，也喊着：「妙極了！」

「我是有理的，有理的，十分有理的！」——得意異常的將軍繼續熱烈地說——「因為大車內如果禁止吸煙，那末狗更要被禁止的呀！」

「妙極了，爸爸！」——頓時歡欣地呼喊——「好極了！我一定，一定也要這樣做！」

「那位女太太呢？」——娜司泰謝·費里特夫納不耐煩地問。

「她麼？一切的不愉快就在這上面。」——將軍皺着眉頭，繼續說下去。——「一句話也不說，沒有一點聲音，她就打我的臉頰！野蠻的女人！十足的野蠻典型的女人！」

「您呢？」

將軍垂下眼睛，揉了揉眉毛，揉了揉肩膀，咬緊嘴唇，擺開雙手，沉默了一會，忽然說道：

「我當時動起感情來了！」

「痛不痛？痛不痛？」

「真是不痛發生了亂子，但是並不痛。我祇揮了一次手，單獨地揮一下罷了。然而見象：那個金寶頭髮的女人原來是英國女人，白洛孔司卡耶公爵夫人家裏的保姆，或是朋友，那個穿黑衣的白洛孔司卡耶公爵夫人的大女公子，三十五歲的老處女。大家都曉得葉潘欽將軍夫人和白洛孔司卡耶家有什麼關係。那些女公子們全都暈倒，哭泣，為她們所寵愛的小膝大舉哀。四位女公子和一個英國女人的號哭和天誅地譴一般！我自然親自上門去表示懺悔，請求原諒，還寫了信送去，不接見我，也不接受信。我和葉潘欽發生了口角，隨着就是被開除和要驅逐！」

「等一等，這是怎麼會事？」——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忽然問——「五六天以前我在 *Interpence* 上讀到了這段同樣的故事——我是時常讀 *Interpence* 的。根本是相同的！這事發生在沿萊茵鐵路的大車上，一個法國男子和英國女人之間。也是同樣地被帶去審問，也是同樣地把小膝大扔到窗外，終於也是和您的事情同樣的結果。甚至衣服也是淡湖色的。」

將軍臉紅得利害，郭略也臉紅起來，兩手拍緊自己的頭。波奇成迅速地掃轉身去。祇有費爾特申一人仍舊呵呵地笑着。箭納是不必講了：他一直站在那裏，蒸氣沈默的，無可忍耐的痛苦。

「我可以對您保證，」——將軍喃喃地說，——「我也曾發生過同樣的事情……」

「爸爸的確曾和白洛孔司卡耶的保姆施密特太太發生過不愉快的事情，」——郭略喊，——「我記得的。」

「怎麼完全一樣的嗎？在歐洲的兩頭出於同樣的歷史，而且連詳細情節都是一樣，淡湖色的衣裳都相同麼？」——毫無憐憫心的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固執地說，——「我可以把 *Interpence* 送給您看！」

「但是您要注意，」——將軍還在那裏固執地說，——「我這事情發生在兩年之前……」

「或者是這一點不同！」

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笑得像發作了歇斯底里症。

「爸爸，我請你出去，有兩句話說，」——箭納用抖擻的，磨苦的聲音說，機械地抓住父親的肩膀。無窮

的忿怒在他的眼神裏沸騰着。

在這一剎那門房裏鈴聲大震。這樣的震擊會把小鈴拉斷。一個不尋常的拜訪預示了出來。郭暗跑去開門。

第十章

門房裏忽然喧嘩異常，顯得人很多的樣子。從客廳裏總着，似乎有幾個人已從外面走進來，且還繼續走進來。有幾個聲音同時嚷說出來。在樓梯上就有人說話，呼喊，因為聽得見，通門房的那扇大門沒有關。這是異常奇怪的訪問。大家互相對看。第納奔到大廳裏去，但是已經有幾個人走進大廳裏來了。

「這班大在這裏呢！」——公爵熱烈的聲音喊着。——「你好呀，第納，你真壞蛋！」

「就是他，就是他！」——另一個聲音湊上去說。

公爵沒有疑惑的餘地：一個聲音是羅果靜的，另一個聲音是萊白及夫的。

第納站在客廳的門眼上面，有點呆若木雞的樣子，默默地望着，看見有十個人或是十二個人跟着帕爾芬·羅果靜魚貫地走進大廳，並沒有加以攔阻。這一羣人是很混雜的，不但混雜，而且毫無秩序。有些人就穿著在街上所穿的大衣和皮裘走了進來。沒有完全喝醉的；但是大家似乎十分快樂。大家似乎都需要互相鼓勵，穩敢進來。沒有一個人單獨地是足夠勇氣的，然而大家似乎互相推操着。連爲首的羅果靜都謹慎地走路，顯得陰鬱，慚愧，而且煩慮。其餘的人們祇成爲一個歌詠班，或者不如說是維持隊。除萊白及夫以

外，燙了頭髮的扎聊茵夫也回來了。他當時把皮大衣在門房裏扔去，穿了一身漂亮服裝，瀟灑自如地走了進來。此外還有和他相仿的兩三個人，顯然是屬於商人階級的。有一個人穿着半武裝的大衣。一個人是身材矮小，異常肥胖的，時常發笑。還有一個人也是特別肥胖，身軀魁偉，有六英尺長，態度特別陰鬱，沈默寡言，顯然對於自己的拳頭頗有希望。還有一個醫學院的學生，和一個小波蘭人，追隨在眾人後面。有兩個女太太從樓梯上向門房裏窺望，卻不敢走進來。郭略就在她們的鼻子前面關上門，用鉤子關上。

「你好呀，笛納，你這個壞蛋！料不到帕爾芬·羅果靜會來的麼？」——羅果靜重複地說，走到客廳那裏，在門邊朝笛納站立着。但是正當這時候，他忽然看見娜司奈謝·費里帕夫納在客廳裏，就在自己的對面。顯然他並不想在這裏遇見她的，因為他一發見她，就發生了特別的印象。他臉色慘白得連嘴唇都發藍了。——「如此說來，那是實在的事情！」——他輕輕地說，似乎自言自語，露出完全慌張的神色。——「完了……唔……你現在就回答我呀！」——他突然咬牙切齒說，帶着憤狂的惡意看着笛納……「唔……唉……」

他甚至喘起氣來，甚至困難地說出話來。他機械似地走進客廳。他跨門限的時候，忽然看見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和瓦略，立刻止步，不管如何的慌擾，竟露出慚愧的模樣。萊白及夫跟在他後面走進來。他像影子一般，寸步也不離開羅果靜，已經醉得很利害，隨後是大學生，握着拳頭的先生，向左右兩方面鞠躬的扎聊茵夫，還有一個短矮的胖子擠了進來。有女太太們在場使他們大家還有點顧忌，顯然十分妨礙他們，自然祇是到開始時為止，到有呼喊出來，立刻開始動手的最初的藉口為止……到了這時候，任何的女太太

太們是無從加以阻止的。」

「怎麼你也在這裏麼，公爵？」

羅果靜冷淡地說，爲了和公爵在這裏相遇有點兒感到驚異。

「嚇，還是穿着鞋呢！」——他嘆了一口氣，已經忘記了公爵，又將眼神轉到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身上，挨近過去，牽引到她那裏去，像被磁石吸引似的。

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也是帶着不安的好奇望着客人們。

第納終於醒了過來。

「但是對不住，這到底是什麼意思？」——他大聲說，嚴厲地朝走進來的人們瞥了一眼，專門朝羅果靜說話——「你們並不是走進馬廄裏來，有我的母親和妹妹在這裏。」

「你的母親和妹妹，我們看見的。」——羅果靜從齒縫裏透出這句話來。

「母親和妹妹，這是看得見的。」——萊白及夫湊和上去。

攪着拳頭的先生大概以爲時機已到，起始啼嚷了。

「這算什麼道理！」——第納忽然好像沒有準度，爆發了似的揚起嗓音——「第一，請你們大家到

大廳裏去，以後請問……」

「還用請問麼？」——羅果靜惡狠狠地咬緊牙齒，身子不動一動——「你連羅果靜都不認識麼？」

「我好像和您在什麼地方遇見過，但是……」

「還說在什麼地方遇見過的呢！我剛在三個月之前還把父親的三百盧布輸給你，老頭子沒有來得

及在鬧出來，就一命嗚呼了。你拉我進去，克尼夫欺騙我。你竟不認識了嗎？波奇成可以做證人，祇要我拿出三個盧布來，現在就從口袋裏掏出來，你會爬在地上，一直爬到瓦西里也夫司基。——你就是這樣的人！我現在就可以化錢把你買下來，你不要看我穿了這樣子的皮靴，我的錢多得很，我能把你這回的心靈——它願買下來……祇要我願意，我把你們大家都買下來！全都買下來！——羅果靜的精神激越起來，似乎越來越醉了。——「唉！——他喊，——」鄉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您不要趕我出去，您說一句話：您想同他結婚麼？

羅果靜提出這問題來，像一個絕望的人對他的某一位紳提出來似的，他具有一個被判處死刑，因此再也無所虧損的人那樣的勇氣。他懷着死般的煩惱期待回答。

鄉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用詼笑和傲慢的眼神向他掃射了一下，再轉過去看瓦路和尼納·阿歷山大的，再看了第納一眼，突然變換了語調。

「完全不是的。您這是怎麼啦？您怎麼竟想到問這種話呢？」——她輕輕地，嚴厲地回答，似乎有點驚奇。

「不麼？不麼！——羅果靜喊，喜歡得幾乎發狂，——不麼？但是他們對我說……唉！鄉司泰謝·費里帕夫納！他們說您和第納訂婚了！和他訂婚麼？難道這是可能的麼？（我對他們大家這樣說）我可以化一百盧布把他整個收買下來，給他一千盧布，三千盧布，讓他退讓，他就會在喜期的頭一天逃之夭夭，把他的未婚妻留給我。真是這樣的，第納，阿歷山大！他一定會收下三千盧布來的！錢就在這裏，就在這裏！我現在在跑

來，就想問你取一張甘結。我說我要買下來，——我就會買下來的！

「你滾出去，你喝醉了酒。」——臉色倏紅倏白的箱納喊了出來。

他的喊聲後面忽然聽得見幾個語氣的叫聲。羅果靜全隊人員早就等候着第一次的口號。萊白及夫就羅果靜的一旁低聲說話，露出十分討好的樣子。

「對呀，你這官員！」——羅果靜回答，——「對呀，酒醉的靈魂，就這麼慫恿。娜司泰謝·費里帕夫。」——他喊，像傻子似的望着她，顯出體快的樣子，忽然又膽壯到胡鬧的樣子。——「這裏是一萬八千盧布。」——他把用白紙包好，細子紮好的一包東西放在她前面的小桌上。——「那不是麼……還有的是呢！」

他不敢說出他隱說的話。

「不對不對！」——萊白及夫又對他低語，露出十分恐懼的樣子。可以猜到的是他懼怕數目太大，所以提議要比較小的數目上試起。

「不行，你對於這一層纔是糞子，你不知道你走到什麼地方去了……顯見得我同你兩個人全是傻子。」——在娜司泰謝·費里帕夫閃爍的眼神之下，羅果靜醒了過來，忽然抖索了一下。——「噢！我胡說，我聽了你的話。」——他帶着深刻的懊悔這樣說。

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到羅果靜的臉端詳了一會，忽然笑了。

「一萬八千給我麼？立刻顯出鄉下人的樣子來了！」——她忽然帶着傲慢的親昵的樣子說着，從沙

發上立了起來。箱納沈住心觀察這幕戲。

「那末四萬，四萬，不是一萬八千。」——羅果靜喊，——「渥卡·波奇成和皮司庫布答應在七點鐘的時候送四萬盧布來。四萬全放在棹上！」

發生了極難看的一幕戲，但是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繼續笑着，不肯走，好像真是有意把這幕戲拉長似的。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和瓦略也從座位上立起來，默默地，懼怕地等候着，這事情弄到什麼地步。瓦略的眼睛閃爍着，然而這一切對於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發生病態的印象。她抖索着，好像立刻要昏暈似的。

「既然如此，——就是十萬盧！今天就送上十萬波奇成，請你幫幫忙，借一點給我！」

「你發瘋了！」——波奇成忽然微語，迅速走到他面前，拉他的手。——「你喝醉了酒。人家會出去叫警察的。你知道，你在什麼地方？」

「他喝醉了以後，胡言亂語。」——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說，似乎挑逗他。

「決不是胡言亂語，錢是有的。到晚上就有波奇成，你幫幫忙，你這重利盤到的人，隨便你定多少利息，今天晚上就取十萬塊錢來。我要證明出，我是毫不遲疑的。」——羅果靜忽然興奮到狂傲的地步。

「但這是什麼意思？」——阿爾達里昂·阿歷山大洛維奇走近羅果靜面前，十分生氣，突然威風凜凜地喊了出來。本來不發一言的老人所做出的突如其來的舉動增添了許多滑稽的意味。發出了一陣笑聲。

「這兒從那裏出來的？」——羅果靜笑了。——「老頭兒，我們一塊兒走，會使你喝醉一下的！」

「這也太無賴了！」——郭略喊，羞恥而且煩惱得哭泣起來。

「難道在你們裏面竟找不出一個人，把這無恥的女人拉出去麼？」——瓦略忽然喊，忿怒得全身抖索。

「竟有人稱我為無恥的女人！」——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帶着賤賤的快樂的樣子說。——「而我真像傻子似的，還跑過來叫他們赴我家中的晚會！你瞧，令妹竟這樣對待我，箱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

箱納在他妹子發作的時候，站在那裏，像受了電擊一般，但是一看見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這一次果真要走，便急急地奔到瓦略面前，發狂似的拉住她的手。

「你爲什麼這樣做？」——他喊着，望着她，似乎想把她就地燒成灰燼。他完全慌亂無措，腦筋裏轉不過念頭來了。

「我做了什麼事？你拉我到那兒去？是不是要我去向她賠罪，因爲她跑來把你的母親侮辱一頓，把你的家庭羞辱一下？你真是一個低卑的人！」——瓦略又喊，用得意和挑鬥的神情望着哥哥。

他們互相面對面地立了一會。箱納的手還拉住她的手，瓦略用力抽了一次，又一次，忍不住，忽然氣忿得朝他臉上唾了一口痰。

「這女郎纔有勁呢！」——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喊。——「妙極了！波奇成，我恭喜你。」

箭納眼睛發黑，完全忘卻了一切，用力伸手向他妹子那方面揮去。這一揮一定會擊中她的臉，但是另
一隻手忽然從空中把箭納的手攔住。

公爵站立在他和他的妹子中間。

「得了罷，够了罷！」他堅決地說，但是他的全身也抖索着，好像受了極強烈的震撼。

「你永遠攔阻我的去路！」箭納吶叫着，把瓦路的手扔開，就用那隻空下來的手，在極度瘋狂的
心情之下，兇狠地打了公爵一記耳光。

「哎喲！」——郭略擺着雙手，——「哎喲，我的天呀！」

四面八方傳生了喊聲。公爵面色慘白，他異常性的，驚愕的眼神直地看箭納的眼睛；他的嘴脣抖索
着，努力想說出什麼話來。一種奇怪的，完全不相稱的苦笑把他的嘴脣變成彎曲。

「唔，隨他打我罷……我就不能跟她打……」——他終於輕輕地說，但是忽然忍不住，把箭納

攔開，手攔住他，走到瓦路邊，陰惻惻地，用幽微的聲音說道：

「您這種舉動會感到如何的羞憤呀！」

箭納果覺十分愧怍地站在那裏。他跑奔跑到公爵面前擁抱他，吻他。維果諾，瓦路，波奇成，尼納·阿歷
山大洛夫納，甚至阿爾達基，阿歷山大洛維奇，大家擠在他後面。

「不要緊，不要緊！」——公爵對大家暗聲說話，還是帶着不顯微的微笑。

「他會後悔的！」——維果諾說，——「箭納，你侮辱了這樣的……維羊，你會感到羞憤的！公爵，你儘

子在他的眼前幌來幌去……他竟忘神到連羅果靜的一羣隊伍從他身旁走過，甚至在門內推了他一下，匆匆忙忙地隨着羅果靜身後從屋子走出來也看不大清楚。那羣人在那裏大聲談論着什麼事情。羅果靜和被奇成同行，用堅決的態度，講一件很重要的，顯然刻不容緩的事情。

「箭納，你輸了！——他在走過的時候喊着。

箭納驚慌地目送着他們。

第十一章

公爵離開客廳，自己關在屋裏。郭略立刻跑來安慰他。這可憐的男孩現在似乎離不開他了。

「您走開了很好，——他說，——現在那邊會吵得更加利害。我們家裏每天如此，這全是爲了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的緣故。」

「你們家裏有許多痛苦的事情，——公爵說。

「是的，有許多。關於我們是不必多說的。那是我們自己的錯處。我有一個很好的朋友，他更加不幸些。可以不可以，我來介紹一下。」

「我很願意。他是你的同學麼？」

「是的，差不多和同學一樣。我以後再對您詳細解釋……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很美麗，您以爲怎樣？我以前從來沒有看見過她，卻真想見她。簡直使人的眼睛都該驕了。假使箭納是爲了愛情，我可以原諒

他。爲什麼他要錢呢？這真是糟心！」

「是的，你的哥哥我不喜歡。」

「那自然囉！在出了那件事情以後，您還能……您不知道，我最恨這類亂七八糟的意見。有一個瘋子，或是傻子，或是瘋人模樣的惡徒，打了某人一記耳光，那個人就一輩子丟了名譽，非用血不能洗淨，或者必須跪下來請求饒恕才算罷休。據我看來，這是離奇得很，而且十分專暴。萊蒙託夫的劇本化妝舞會便是建築在這上面——據我看來，這是十分愚蠢的事。我是想說，這是不自然的。這個劇本是在兒童的時代寫成的。」

「我很喜歡你的姊妹。」

「她竟朝笳納的臉上唾痰。瓦略真勇敢！但是您並沒有唾痰，我相信這並非由於缺少勇氣。她自己來了，真是一說就到。我知道她會來的。她這人是正直的，雖然也有缺點。」

「你用不着在這裏留着。」——瓦略先攻擊他，——「你到你父親那裏去罷。您不覺得他討厭麼，公爵？」

「相反的，完全不。」

「姊妹，你又來了！她這人就是這一點不好。我心想父親一定同羅果靜走了。現在大概在那裏懊悔。應該去看一看，他究竟在那裏做什麼。」——郭略一面說，一面走出去了。

「謝天謝地，我把媽媽勸了出去，安頓她睡下，總算不再吵鬧了。笳納感到慚愧，沈思起來。也有點事情

可以使他沈思的。這真是一個教訓……我現在跑來向您道謝，還要問您一聲：您以前不認識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麼？

「不，不認識。」

「那末您爲什麼當面對她說，她不是『這樣的人』呢？而且您好像猜對了。她也許果真不是這樣的人。不過我不清楚她！自然她侮辱人家是有目的的，這是顯明的事。我以前也曾聽到關於她的奇怪的話。但是如果她跑來邀請我們，她怎麼能對母親做出這樣的行徑來呢？波奇威很知道她，他說他剛纔不能猜出她來。但是她同羅果靜的態度又是怎樣的呢？假使一個人有自尊心，那末在自己的那個……的家裏是不能這樣說話的。媽媽爲了您也很感到不安呢。」

「沒有關係！」——公爵說，揮了揮手。

「她怎麼會聽從您呢……？」

「聽從什麼？」

「您對她說，她應該感到害臊，她竟忽然完全改變了。您對於她的影響是很大的，公爵。」——瓦略說，微微地冷笑了一下。

門開了，筭納完全出人意外地走了進來。

他看到瓦略，居然沒有露出游疑的樣子。他在門限上站立了一會，忽然堅決地走到公爵面前。

「公爵，我做了卑鄙的行爲，請您饒恕我罷。」——他忽然帶着強烈的情感說。他的臉龐現露強烈的

痛苦。公爵驚訝地望著，不立即回答——「對不住！對不住！」——筭納不耐煩地請求着——「您願意不願意，讓我立刻來吻您的手！」

公爵異常驚訝，兩手抱住筭納，一言也不發。兩人誠懇地互相親吻。

「我怎麼也想不到，怎麼也想不到您竟是這樣的。」——公爵終於說，艱難地喘息着——「我以為您……您是不會的。」

「不會賠罪麼……我剛纔怎麼會斷定您是一個白癡！您能注意到別人從來注意不到的事情。同您是可以談一談的，但是……還是談的好！」

「這裏還有一個人，您應該對他賠一個不是。」——公爵說，指着瓦略。

「不，那全是我的仇敵。公爵，您應該相信，我嘗試過許多次。她們是不會誠懇地饒恕人的。」——筭納脫口說出這激烈的話，背過身子，不理瓦略。

「不，我會饒恕的！」——瓦略忽然說。

「晚上你也能到娜司泰謝·費里帕夫家裏去麼？」

「如果您吩咐下來，我可以去。但是你自己好生地判斷一下：現在我有沒有去的可能？」

「她並不是這樣的人。她在那裏猜謎！弄玄虛！」——筭納惡毒地笑了。

「我自己知道她不是這樣的人，並且在那裏弄玄虛。但是弄的是什麼玄虛呢？筭納，她自己認你爲何等樣的人？隨她去吻媽媽的手也好。隨她弄什麼玄虛，但是她到底在那裏取笑你呢！這是不值七萬五

千盧布的，真是的，兄弟呀！你還能引起正直的情感，所以我對你這樣說。你自己也不必去！你必須當心呀！是不會弄妥當的。」

與希異常的瓦略說完了這句話以後，從屋內迅快地出去了。

「她們老是這樣說！」——第納說，冷笑了一聲。——「難道她們以為我自己不知道這層麼？我們知道得多呢。」

第納說完了以後，坐到沙發上面，顯然想繼續他的訪問。

「您既然自己知道，」——公爵十分畏意地問，——「既然明知她果真不值七萬五千盧布，何必又選擇這樣的苦刑呢？」

「我不是說這話，」——第納辯說，——「我要順便問一句，請問，您以為怎樣，我想知道您的意見：這『苦刑』究竟值不值七萬五千盧布？」

「據我看來是不值的。」

「我知道您會這樣說的。這樣結婚可恥麼？」

「很可恥的。」

「那末你要知道，我一定要結婚，現在是一定的了。剛纔我還在遲疑，現在不啦！您不必說！我知道您想說什麼話……」

「我並不講您所想的那件事情，您那份過度的自信心纔使我十分驚訝……」

「信什麼那一份自信心？」

「您深信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一定會原諒您，一切都已決定好了。第二，您又深信，即使她居然嫁給您，那末七萬五千盧布會逕直地落到您的口袋裏去。這裏有許多情形我自然還不知道。」

茹納向公爵身旁移動得親近些。

「您自然不知道全部的情形。」——他說，——「否則，我又何苦把這重擔背在自己身上呢？」

「我覺得這是數見不鮮的事情：爲了金錢結婚，而金錢又在妻子身邊。」

「不，我們是不會這樣的……這裏面……這裏面還有些情節……」——茹納在驚慌的護想的心情之下暗語着。——「至於說到她的答復，那是沒有疑惑的。」——他迅快地說。——「您根據什麼情形斷定她會拒絕我呢？」

「我一點也不知道，除去已見到的一切以外。剛維瓦爾、瓦拉·阿爾、涅里、諾夫納說……」

「她們是這樣的，她們不知道說什麼話。她剛纔是取笑、果靜，您相信我的話，我看得很清楚。這是顯而易見的。我剛纔懼怕，現在看清楚了她對母親，對父親，對瓦哈，或者也用了同樣的行徑，不是麼？」

「對您也是的。」

「也許。但這是老式的女人的復仇舉動，沒有別的。她是好惹惱的，受報復的，自私的女人。她好像警覺不得志的官員。她想表現自己和對他們……也是對我的賤蔑的心思。這是實在的，我不否認……但是她終歸會原諒我的。您不知道，一個人的驕傲會弄出怎樣的花樣來。她現在當我爲卑鄙的人，因爲我把她，把

別人的情婦，爲了金錢，那樣公開地收留下來，可是她不知道有的人還會把她騙得卑鄙些；他會綁住她，開始給她傾倒一些自由進步的玩意，這從各種婦女問題中掏點什麼出來，而她祇好陷入他的圈套，像線穿進針孔一般。他會使那個驕傲的傻女人相信（很容易使她相信）他愛她祇是爲了「正道的心，和不幸」，但實際上祇是爲了金錢。我得不到歡心，因爲我不願意裝假；但是應該裝一裝假。她自己怎麼做呢？不是一樣麼？既然如此，爲什麼還要對不起我，想出這些把戲來呢？因爲我自己不願意降服，還表示驕傲。好啦，我們瞧着罷！」

「在這以前，難道您愛她麼？」

「起初是愛的。但是爲了……有些女人祇能做情人，別的全無用處。我不是說，她會做了我的情人。假使她願意馴順地生活下去，我也可以馴順地生活下去。假使她要造反，我立刻拋棄，把金錢搶在手裏。我不願意成爲可笑的人；最先，我不願意成爲可笑的人。」

「我老覺得，——公爵謹慎地說，——『繆司泰謝·費根帕夫納是聰明的人。這既然預感這樣的苦刑，何必落到陷阱裏去？她可以嫁別的男人。這是我覺得奇怪的地方。』」

「一切的計算全在這上面！您還不完全知道這裏的情形，公爵……這裏面的情形……此外，她深信我瘋狂地愛她，這是我可以對您賭場的。您知道，我深深深深地愛她，她也愛我，一種別致的愛法，那就是俗語所謂：『愛得深，打得重。』她會一輩子把我當作惡人（也許她必須如此），但到底用一種別致的樣子愛我。她預備這樣做，她的性格就是如此。她是十足的俄羅斯女人，我對您說。但是我要給她預備下意外的事

情，剛纔和瓦路的一齣戲是偶然發生的，但是對於我反而有益：她現在看到，而且深信我對她的深情，爲了她我可以弄斷一切的關係。如此說來，我們也並不是傻子，您相信這層罷。再說，您不會以爲我是一個愛囁舌的人麼？公爵，我信任您，也許我做得不好，但是因爲我在正直的人們中間，首先遇到了您，所以攻擊到您的身上來了，您不要把「攻擊」兩個字當作雙關的隱語。您不會爲了剛纔的虛情假意，氣麼？整整的兩年內，我也許初次說出心上的話。此地誠實的人太少，比波奇成得誠實些的人是沒有的。您大概在那裏笑我，不是麼？卑鄙的人愛正直的人，——您不知道這一點麼？……從良心上講來，究竟我在那個地方是卑鄙的人？他們爲什麼全跟着她稱我做卑鄙的人？您要知道，我自己也會跟在他們和她的後面稱我自己爲卑鄙的人！這纔是卑鄙呢，這纔是卑鄙呢！

「我現在永遠不會稱你爲卑鄙的人了，——公爵說，——剛纔我已經完全把您當作惡人看待，但是您忽然使我快樂起來。這真是一個教訓！一個人沒有經驗，不應該加以判斷。現在我看出不但不能把您當作惡人，還不能認您爲品行十分惡劣的人。據我看來，您祇是一個隨處可以找到的最普通的人，祇祇顯得太軟弱，一點也不古怪。」

「篤納私下裏惡毒地冷笑了一聲，沒有說話。公爵看出他的批評不受歡迎，感到慚愧，也不說了。

「我父親問您借過錢麼？」——篤納忽然問。

「沒有。」

「他會借的，可是您不必借給他。我記得，他以前甚至是一個體面的人。上等人家都接待他。但是這些

老年的體面人士，他們是如何迅速地走到末路上去！祇要環境稍有變更，以前的一切已毫無所有，像火藥似的燒得乾淨。他以前並不如此說謊，我可以對您保證，以前他祇是精神上十分歡欣的人……而現在變成什麼樣子了！自然，那是酒的害處。你知道不知道，他還糾纏着女人？他現在不單祇成爲一個天真爛漫的好說謊的人。我真不明白母親有這樣恆久的容忍心！他對您講過關於卡爾司被關的故事沒有？或者講過他那匹灰色馴馬說話的歷史沒有？他甚至會做到這地步的。」

篤納忽然笑到不可開交了。

「我真奇怪，您會笑得這樣誠懇，您的笑似乎還是兒童的笑。剛纔您走進來和我和解的時候，說：『如果您願意，我可以吻您的手。』——這好像小孩子和解。如此說來，您還能够說出這樣的話，做出這樣的行動。但是您忽然起始讀出關於黑暗的事情和七萬五千盧布的一套講義來了。這一切真是有點離奇，而且是不會有的事。」

「您想從這裏面取得什麼樣的結論？」

「那就是說您所做的行爲是不是過於疏忽，是不是應該先看一看清勞瓦爾瓦拉、阿爾達里昂、夫納也許說的是實話。」

「啊，一套道德的話！我自己也知道，我還是一個小孩，——篤納熱烈地插上去說，——『單從和您作這類談話一層就可以看出來。公僻，我做這件事情並非單祇爲了金錢的原因，——他繼續說，像一個自尊心受了傷害的青年人脫口說出來似的，——』如果爲了金錢的計算，我一定不會弄錯的，因爲我的腦

筋和性格還未堅強。我是爲了熱情，爲了一種意向而做這事情，因爲我有一個基本的目的。您以爲我收到了七萬五千盧布，立刻要置備一輛馬車。不，我還要穿前年縫製的舊衣，拋棄在俱樂部裏的朋友。我們這裏的人很少有忍耐心，雖然大家全做着這利蠶刺的事情，但我卻願意忍耐一切。最要緊的是堅持到底，——全部的問題都在這上面。波奇威十七歲的時候睡在街上，販賣修針筆刀子，從積蓄每個支比做起。現在他已有六萬盧布，祇是在實行了這種微操以後得來的。我卻要把這種微操操練過，一直從資本開始。十五年以後人家會說：『你瞧這伊伏翁金，猶太王！』您對我說，我不是古怪的人。您要注意，親愛的公爵，對現在的時代和種族的人說，他並不古怪，性格軟弱，沒有特別的天才，是一個普通的人。那是最侮辱他的一件事。您甚至不高興認我是一個善良的墳墓，爲了這，您知道，我剛纔真想吞嚥您下去！您給我的侮辱比葉潘欽爲甚，他一句話也不說，並不對我所誘惑，帶着坦白的心胸，（這是要注意的）竟認我是一個能將妻子出賣給他的人！這早就使我感到狂怒，同時我又需要金錢。等我賺到了錢，您知道，——我將成爲一個極端古怪的人。金錢之所以可憎，可憎，因爲它甚至能將天才隨着產生出來。一直到世界的末日也是如此。您以爲這一切帶點孩子氣，或許帶點詩味，——那有什麼，這樣子使我更加快樂，而事情是總要做到的。堅持到底，忍耐到底。Rien dire, qui rien le derrien！葉潘欽爲什麼這樣侮辱我？是否爲了恨我。永遠不是的。祇是因爲我太渺小了。但是那時候……但是够了，我應該走了。郭路已經有兩次探進頭來；他來請您喫飯。我現在要出去一下。我有時要到您這裏來走動一下。您住在這裏，不會不舒服的；他們現在會把您當作親戚看待。可是您要留神，不要洩露我的秘密。我以爲你我兩人不是好友，硬成爲仇敵。您以爲怎樣，公爵，假使我

剛纔吻了您的手，（我是出乎至誠的心思）我會不會以後成爲你的仇敵呢？」

「一定會的，不過不致於永遠如此，以後您會忍不住，而體恤一切的。」——公爵尋思了一會，笑着說。

「噢！您在一塊應該謹慎些，我知道，您竟把惡毒的意思灌進這句話裏去了。誰知道，也許您就——我的仇敵哈哈，還有一件事！我忘記問您：我覺得您很喜歡鄧詞泰謝·費里帕夫納，對不對？」

「是的……喜歡的。」

「愛麼？」

「不。」

「但是臉都紅了，還露出痛苦的样子。不要緊，不要緊，我不笑您。再見罷。您知道，她是一個有道德的女人，——您相信麼？您以爲，她和那個託慈是同居麼？不！早就不了。您注意到沒有，她這人並不機靈，剛纔偶然還顯出慚愧的樣子！真是的。這類人是愛駕馭別人的。唔，再見罷！」

篤納帶着佳美的心情走了出去，比剛纔走進來的時候還顯得瀟灑自如。公爵留在那裏，動也不動的尋思着，有十分鐘的樣子。

郭略的腦袋又伸進門裏去了。

「我不想喫飯，郭略；我剛纔在葉潘欽家裏喫早飯，喫得很飽。」

郭略完全走進門裏來，給公爵一張字條。那張字條是摺疊好，而且封好的，是將軍的手筆。從郭略的臉上看出他不大高興轉遞這字條。公爵讀了一遍，立起身來，取帽子。

「祇有兩步路。」——郭略露出慚愧的樣子。——「他現在坐在那裏喝酒。他怎麼會在那裏睜下了眼，——我不能明白。公爵，請您不要對我這裏的人說我轉遞這張字條。我會賒過一千遍的咒，不高興轉遞字條，但是又覺得他很可憐。請您不要和他客氣；給他一點零碎錢，事情就了結了。」

「郭略，我有一個念頭。我必須見你的父親一下……爲了一樁事情……我們走罷。」

第十二章

郭略領公爵到不遠的地方，就在李藏因大街，一家附設彈子房的咖啡店。這咖啡店設在底層，門朝大街。阿爾達里昂·阿歷山大洛維奇坐在一個單間小屋的角落裏，像一個老熟客的樣子，而前小桌上放着一隻酒瓶，手裏果真執着一份 *Indipendence Daily*。他等候着公爵；看見以後立刻把報紙扔在一旁，開始作熱烈而且啾啾的解釋。公爵對於他的解釋幾乎一點也不瞭解，因爲將軍幾乎已經喝得可以了。

「我沒有十個盧布，」——公爵打岔他，——「這裏有二十五個盧布，您去換一換，把十五盧布還給我，因爲我自己身邊一個錢也沒有了。」

「一定，一定。請您相信，我立刻就……」

「此外，我還有一個請求，將軍。您從來沒有到過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家裏去麼？」

「我麼？我沒有去過麼？您對我說這樣的話麼？我去過好幾次，好幾次！」——將軍喊着，發出自滿和得意的嘲諷的樣子。——「但是我後來自己停止，因爲我不願鼓勵這不體面的結合。你自己看見，您是今天

早晨的證人：我做了一個父親能夠做到的一切——一個溫馴的、寬容的父親。現在將有另一種的父親走上舞臺，那時我們可以看到：不是一個戰功顯赫的老戰士將陰謀克復下去，便是一顆無恥的劍刺走進高貴的家庭裏去。」

「我正好想求您一件事情，您能不能作為引見朋友似的，今天晚上帶我到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家裏去一轉？我今天一定要去。我有事情。但是我完全不知道怎樣能走進去。我聽說已經被介紹過了，但是沒有被請：今天她那裏有宴會。我準備越過一點禮貌，甚至讓人家來笑我，祇要能設法走進去。」

「您的話完全合我的意思，我的青年的朋友。」——將軍歡欣地喊，——「我叫您來並不是為了通融一點零錢，——他繼續說，一面把錢搶下，放到口袋裏去，——「我叫您來，本來就是請您一塊兒出發到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那裏去，或者是說回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進取伊伏薩金將軍和梅恩金公爵！她會覺得如何的驚奇！我說，我要藉着慶祝生日之便，表示出我的意見，——是間接的，不是直接的，但到底和直接一樣。第納自己將看出他應該怎麼辦：不是戰功顯赫的父親……如何如何……便是……但是應該怎樣便怎樣罷！您的意思是十分豐富的。十點鐘的時候我們再動身去，現在還早呢。」

「她住在那兒？」

「離這裏很遠；大戲院附近，梅託夫的房子，就在廣場上面，二層樓……今天雖然是他的命名日，但是不會有許多人的，而且散得很早……」

早就到了晚上。公爵還坐在那裏，一面等候，一面聽將軍說話。他起始說無數的笑話，但是任何一個笑

話也沒有說完。公爵到後，他重新叫了一瓶酒，一小時後纔喝完，以後又叫了一瓶，把它喝完了。可以想得到的，是將軍已將自己的歷史完全講了出來。公爵終於立起聲說，他不能再等下去。將軍喝完了瓶底所剩的酒，立起身來，從屋內走出，踏着不很堅定的步伐，公爵隨人進室裏去。他不明白，何以他竟會這樣愚蠢地信賴人家。實際上他本不該信人家；他冀圖藉將軍的助力，能將某人請到泰羅·費里浦夫家裏去，那怕甚至鬧出一點亂子來也不要緊，但是並不希望鬧出太大的亂子。現在將軍竟喝得爛醉，露出極端難辦的才能，不停地說話，還帶着情感，在心裏裏流着眼淚。他不停地說，由於他全家的人品行惡劣，一切全部傾圮，現在是應該加以制止的時候了。他們以後走到李鐵因大橋，冰凍還是繼續融化。憂鬱的，溫暖的，朽味的風在街上呼嘯，馬車在爛泥中蹣跚，馬蹄在石子路上響亮地叮噠。步行的人們結成憂鬱的，溼淋淋的一羣，在人行道上開蕩。遇到一些酒醉的人們。

「您看見這燈光照耀的二層樓麼？」將軍說，——「這裏住着的念是我的同事們，而我是其中資格最老，受害最利害的人，我現在竟會徒步走到大戲院旁邊一個行爲可疑的女人的寓所裏去！這是胸間有了十三個槍洞的人……您不相信麼？可是畢洛果夫還單特爲了我打電報到巴黎，暫時放棄被圍的賽瓦司託波兒，巴黎的御醫藉了科學的名義設法弄到了一張通行證，跑到被圍的賽瓦司託波兒城裏來診察我的身體。最高長官也知道這事情：『那個伊狄爾念她中了十三粒子彈的呀……』人家是如此說着的，公爵，您看見這所房子沒有？蘇那洛維奇將軍，我的老同事，就住在這所房子的二層樓上。他有一個正直的人數衆多的家庭。這所房子，還有三家在涅夫司大街，兩家在海洋街，——成爲現在我的朋友的朋友的圈

子，那就是說我個人所認識的一個圈子。尼納·阿區山大洛夫納早就服從了環境。我呢，還繼續回憶……在以前的故舊和下屬的有智識的圈子裏休息着。——他們至今還崇拜我呢。這位驍勇洛維奇將軍……（說起來，我有許多時候沒有到他家裏去過了，也沒有見到安納·費道洛夫納）……您知道，親愛的公爵，在自己家裏不接見賓客的時候，會身不由己地停止拜訪別人的……但是……您好像不相信……但是我爲什麼不能領我的最好的朋友，我的總角之交的公爵到這個可愛的家裏去呢？伊伏爾金將軍和梅思金公爵！您會看到一個出奇的女郎，而且不是一個，兩個，居然是三個，她們全是京城交際花，美貌，學問，傾向……婦女問題，詩詞，這一切變成一個幸福的，雜樣的混和品，至少每人身邊有八萬盧布的妝飾，純粹的現款，還不計算在內，這是無論在研究什麼婦女問題，社會問題的時候永遠沒有妨礙的……總而言之，我一定要，一定要領您去一趟。伊伏爾金將軍和梅思金公爵！總而言之……一個精采的效果……

「立刻去麼？現在就去麼？但是您忘記了，——公爵起話說。」

「我一點也沒有忘記，一點也沒有忘記，我們去罷！到這裏來，走上這座漂亮的樓梯。我真奇怪，何以看門人不在這裏，但是今天是休息日，看門人出去了。這個醉鬼還沒有被開除呢。這個驍勇洛維奇全生服務的幸福都出於我之所賜，單祇出於我一個人，沒有別人……現在我們到了。」

公爵不再發言反對這次的拜訪，馴順地隨在將軍後面，不願惹惱他，因爲他深信那驍勇洛維奇將軍和他的整個家庭會漸漸地像海市蜃樓似地歸諸消失，成爲不存在的東西，而他們將安靜地從樓梯上走下來。但是使他駭怕的是他起始喪失這希望：將軍引他上樓，做出那種確有朋友在那裏的人的樣子，不時

插進一些傳記性質和地形性質的瑣節，充滿數學的精確性的瑣節。後來他們走上二樓，停在右首一個圓綽的寓所的門前，將軍動手拉鈴柄，公爵總決定走開；但是有一樁奇怪的事實一下把他止住：

「您弄錯了，將軍，——他說，——門上寫的是庫拉圖夫，可是您想上騷郭洛維奇家去。」

「庫拉圖夫……庫拉圖夫是證明不出什麼來的。騷郭洛維奇的寓所，我現在要上騷郭洛維奇家去。庫拉圖夫是不相干的……現在有人開門呢。」

門是開了。男僕探頭一望，說：「主人們不在家。」

「很可惜，很可惜，好像故意似的！」——阿爾達里昂·阿歷山大洛維奇帶着深深的惋惜的意思，重複了幾遍。——「您以後帶書一下，說伊伏爾金將軍和梅思金公爵特來拜訪，很可惜……」

這時候又有兩個人從屋內藉隙出而門窺察，頗似管家婦，也許甚至是保姆，一個四十多歲的女人，穿着深色的衣裳。她聽到了伊伏爾金將軍和梅思金公爵的名字，懷着好奇和不信任走了過來。

「瑪麗亞·阿歷山大洛夫納不在家，——她說，特別注視將軍，——她同小姐阿歷山大·米哈意洛夫納到外祖母家去了。」

「連阿歷山大·米哈意洛夫納也同他們去了，天呀，這真是不幸！您想一想，太太，我永遠會得到這樣的不幸，請您代我轉達問候的意思，並且請阿歷山大·米哈意洛夫納記住……總而言之，請您轉告她，我是出自衷心地私祝她的願望的實現，這願望是她自己在禮拜四的晚上，在騷郭的謠曲的樂聲之下表示出來的。她會記得的……我的出自衷心的私祝！伊伏爾金將軍和梅思金公爵！」

「我不會忘記的。」——那位太太鞠了一躬，顯得信任些。

下課時將軍還帶着不冷御的熱情繼續惋惜地說沒有遇見，因此公爵不能交到極好朋友的話。

「您要知道，我在心靈上有點兒詩人的樣子，您注意到了麼？但是……但是我們好像走的地方不對。」——他忽然完全出其不意地說，——「我現在記了起來，羅勃洛維奇住在另外一所房子裏，現在大概住在亞斯利科是的，我有點弄錯了，但這是……不要緊的。」

「我祇願意知道一件事，」——公爵變聲地說，——「我是不是應該完全停止倚賴您，由我一個人前去？」

「停止倚賴一個人？但這是為什麼，既然這事對於我成爲一個主要的企圖，和我全家的命運發生極大的關係？我的年青的朋友呀，你還不大知道伊伏爾金的爲人。有人說出一伊伏爾金這個字來，就等於說「騙子」一樣。」信賴伊伏爾金，好像信賴騙子一樣。——這句話是我起始服務的那個團部裏大家傳出來，現在我還是照舊到一所房子裏去一趟，我的靈魂就在這裏面休息着，已經有好幾年，在嘗過了各種驚慌與試探之後……」

「您打算轉回家裏去麼？」

「不！我打算……去找帖林奇也瓦夫人，帖林奇也夫上尉的寡妻，他是我以前的屬員……也是我的好友……我在這上尉夫人家裏得到精神上的再生，將我一切生活上和家庭間的憂愁全帶到這裏……因爲我今天負着極大的道德上的重載，所以我……」

「我以為我已經做了極可怕的事，」——公爵喃喃地說，——「那就是剛纔驚吵了您。再加上您現在……再見罷！」

「但是我不能，我不能放您走，我的年青的好友！」——將軍喊着，——「一個寡婦，一個家庭的母親，從心裏滾出絨線，在我的整個軀體內生出了回響。去拜訪她一次就有五分鐘，我在這家人家一點也不容氣，我差不多住在這裏，等我洗一洗臉，好生打扮一下，再坐馬車到大戲院去。您應該相信，今天整個晚上我都要您……就在這所房子裏，我們已經到了……郭略，你已經來了麼？瑪爾法·德里斯夫納在家不在家？你自己是不是剛到？」

「不是的，」——郭略回答，（他恰巧和他們在大門那裏撞見，）——「我早就在這裏，和伊娃·曼特在一起，他的病不見好，今天早晨躺下了。我現在到小鋪去買紙牌。瑪爾法·德里斯夫納等候您呢。爸爸，您怎麼又這樣了……」——郭略說時仔細審着將軍的步法和立相。——「既然這樣，我們就去罷！」

和郭略相遇使公爵決定伴將軍到瑪爾法·德里斯夫納家去一論，但祇是去一會兒的功夫。公爵需要郭略。他已決定無論如何把將軍拉來，對於剛纔竟想到倚靠他的一層，不能自己寬恕。他們轉彎曲地走了許多時候，順着後門的樓梯到四層樓上去。

「您想介紹公爵給他們麼？」——郭略路上問。

「是的，我想介紹一下伊伏爾金將軍和梅恩金公爵……怎麼樣……瑪爾法·德里斯夫納怎麼來了……」

「爸爸，您知道，您最好不必去！她會吞嚥您的。您有三天不照面，她正急需用錢。您爲什麼答應給她錢呢？您永遠這樣的！現在您自己去擺脫罷。」

到了四層樓，他們在低矮的門前止步。將軍顯然有點膽怯，推公爵在前面而走。

「我要留在這裏，」——他喃喃地說，——「我要來一個出其不意……」

郭略首先進去。有一位太太，臉上塗得紅紅白白的，穿着便鞋和馬甲，頭髮編成小辮，有四十歲模樣，從門內窺望了一下，將軍的所謂出其不意竟突然爆發了。那位太太剛看見他，立刻喊道：

「他來啦！這卑鄙的、狡詐的人來了！我的心正在等候着他！」

「我們進去罷。這本來是如此的，」——將軍向公爵喃喃語，還發出天真爛漫的笑聲。

但這並非如此。他們剛從黑暗、低矮的門房走進狹窄的大廳，——大廳裏擺着半打柳條椅子和兩隻牌桌用的小几，——女主人立刻用一種學熟而來的、哭泣的、普通的聲音繼續說道：

「你還不感到羞慚，還不感到羞慚，你這野蠻人和我的家庭裏的暴君，野蠻人和惡徒！你把我完全搶劫光了，把我的血汗完全吮吸盡了，還是不滿足，我不能再忍受你下去了，你這無恥的、不誠實的人！」

「瑪爾法·鮑里羅夫納！瑪爾法·鮑里羅夫納！這位是……梅思金公爵。伊伏爾金將軍和梅思金公爵，——戰慄而且慌亂着的將軍喃喃地說。

「您相信不相信，」——上尉夫人忽然對公爵說，——「您相信不相信，這個無恥的人竟毫不憐恤我的孤苦的孩子們！他把一切東西都搶完，搬走，當費完盡，一點也不留。你的借據叫我有什麼用呢，你這狡

猾的，無良心的人你回答呀，狡猾的東西，你回答我呀，你這無鬚足的心！我用什麼來喂我的孤兒寡女呀？在喝醉了酒，跑了來，站也站不起來……我何以竟觸怒了上帝，你回答呀，你這卑鄙的，齷齪的滑頭？

但是將軍顧不到這些。

一瑪爾法·鮑里駱大納，這裏是二十五盧布……這是藉着一個極體面的朋友的幫助借來的。公爵！我錯得太殘酷了！人生……就是如此……但是現在……對不住，我很軟弱，——將軍繼續說，站在屋子中央，向四面八方鞠躬，——我很軟弱，對不住，瑪爾法！親愛的……拿枕頭來！

瑪爾法卡是八歲的小姑娘，她立刻跑去取枕頭，取來放在漆布製的，堅硬而且破裂的沙發上面。將軍坐了下來，還打算說許多話，身子剛觸到沙發上面，立刻斜側過去，轉到牆壁那裏，昏沉沉地睡熟了。瑪爾法·鮑里駱大納用客氣和悲切的態度給公爵指出牌桌旁的一張椅子，自己坐在對面，一隻手支住右頰，瞧着公爵，起初默默地嘆氣。三個小孩，兩個是女孩，一個是男孩，內中瑪爾法卡是最年長的，走近桌旁，三人大把手放在桌上，三人全都釘着公爵。郭略從另一間屋內出現。

「郭略，我在這裏遇見了你，我很喜歡，——公爵對他說，——你能不能幫我的忙？我必須要到娜司泰謝·費里帕大納家裏去一趟。剛纔我求阿爾達里昂·阿歷山大洛維奇帶我去，但是他睡熟了，請你送我去，因為我不認識街道。她的住址我是知道的：大戲院旁梅託夫西瓦房子。」

一娜司泰謝·費里帕大納，她從來沒有在大戲院旁邊住過，父親也從來沒有到娜司泰謝·費里帕大納家裏去過，您要知道這層真奇怪，您會希望他替您做點什麼事情出來。她住在佛拉地米爾司卡耶

街，五叉口的附近，離這裏近得多。您現在就要去麼？現在是九點半。我可以領您去。」

公爵和郭略立刻走出去。公爵竟連叫馬車的錢都沒有，必須步行前去。

「我很想把伊德里斯特介紹給您。」——郭略說。——「他是那輛穿馬甲的土廚夫人的長子，住在一間屋內。他身體不好，今早餓了一整天。但是他這人很奇怪。他太好惹氣，我覺得他對您感到憤懣，因為您正在這個時間來到……我到底不像他那樣感到憤懣，因為我的一方面是父親，他的一方面卻是母親，這中間總歸有些區別，因為男性在這種情事之下是無所謂不名譽的。關於女性在這類事件上有所區別一層，也許是一種假見。伊德里斯特是極好的少年，然而他是一些偏見的奴隸。」

「您說他有癆病麼？」

「是的，似乎最好是趕快死掉。我處在他的地位上一定希望早死。他很憐惜他的弟妹們，就是這幾個小孩。假使可能的話，假使有錢，我想和他合租一所單獨的住宅，和我們的家庭脫離關係。這是我們的理想。您知道，我剛纔把您的那件事講給他聽，他竟大生其氣，說凡是壞了人家的耳光，放任過去，不要或實行決鬥的，這人必是卑鄙的人。他太好惹氣，我不和他去多辯論。大概現在是羅司泰爾、普尼格夫婦請您去的麼？」

「並不是的。」

「那您何必去呢？」——郭略喊，甚至在行人道中間止步了。——「而且……還穿了這樣的衣服，那邊有宴會呢。」

「我真不知道我怎樣進去。人家肯接見——那很好，不肯接見，事情也就吹了。關於衣服一層有什麼辦法呢？」

「您有事麼？或者您祇是爲了到體面人家去消遣時光？」

「不，我說起來是……我原來是有事情……我很難表示出來，但是……」

「究竟有什麼事情，那隨您的便好了，對於我最主要的是祇要您自己不是強闖到宴會上，不是想換進那些茶花女、將軍和重利盤剝者的佳美的社會裏去。假使這樣，那末對不住，公爵，我寧取笑您，看不起您。誠實的人們在這裏是太少了，甚至完全沒有人可以值得尊敬的。一個人自然而然會驕傲起來，而他們大家全都要求尊敬。瓦略是第一個這樣的。您要注意，公爵，現代的人全是陰謀家！特地是在我們俄國，我們的可愛的祖國裏面，我不明白，怎麼一切都是這樣安插着的。似乎站得很穩，但是現在呢？大家都如此說，到處都這樣寫。大家都暴露着。我們這裏大家都在暴露着。父母們首先往後倒退，對於以前的道德自感慚愧。在莫斯科有一個做父親的勸他的兒子，不擇任何手段，獲得金錢。這事會在報上登載過的。您再看一看我的父親，他成爲一個什麼樣的人呢？但是您知道，我覺得我的父親是一個誠實的人。真是如此！他祇是做出一些搗亂的行爲，再加上喝酒。真是如此！甚至看着可憐。我祇是怕說話，因爲大家會笑的。但是實在覺得他十分可憐。那些聰明的人們究竟有什麼把戲呢？他們全是重利盤剝的人們，一個一個都是的！伊里特對於重利盤剝一層十分擁護，說這是必須的，這是經濟的搖籃，一種濶潮和落潮，真是弄不清楚那一套話。他這話我覺得十分可氣，但是他的脾氣是極惡劣的。您想一想，他的母親從將軍那裏取了錢來，竟立刻

交給他放出去求取短期的利息。這真是可恥！您想一想，我的母親，將軍夫人，就是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時常用金錢、衣服、內衣和一切東西幫助伊德里斯特，一部分是經伊德里斯特的手給那幾個小孩子們，因為他們是沒有人照顧的。瓦略也是這樣做。

「您瞧，您說世上沒有誠實和有力的人，大家全是重利盤剝的人們；現在發現了有力的人們了，就是您的母親和瓦略。在這種情形之下，作這樣的幫忙，難道不是具有道德力量的一個表徵麼？」

「瓦略這樣做法是由於驕傲，由於誇口。她不肯落在母親的後面。母親卻真是的……我尊敬她。是的，這是我尊重，而且應該加以擁護的。連伊德里斯特都感覺出來。他差不多完全變得殘忍了。起初笑着，認母親這種行為十分卑鄙；但是現在起初有時感覺出來。唔！您認為這是一種力量麼？我要記住這層。筭納不知道，假如知道了，必定會認為姑息的。」

「筭納不知道麼？筭納好像有許多事情不知道的，——公爵沈思了一下，脫口說了出來。

「公爵，我很喜歡您。剛纔發生的那件事情儘在我的腦筋裏想着。」

「我也很喜歡您，郭略。」

「喂，您打算在這裏怎樣生活下去？我快要找到一個職業，賺一點錢，我們來住在一塊兒，我，您，還有伊德里斯特，我們三人住在一起，租一所房子。我們還把將軍收留下來。」

「我是很樂意的。但我們以後再看。我現在很……心裏很亂。怎麼已經到了麼？就在這所房子裏……多末華麗的門面！還有看門人。郭略，我不知道這件事情會弄成什麼樣的局面。」

公爵站在那裏，露出倉皇失措的樣子。

「您明天請給我勸諭！不要大膽性！但願上帝給您成功，因為我自己就是和您有着同樣的見解的！再見罷。我要回到那裏去，告訴伊麗里特。他們會接待您，這是無庸疑感的，您不必害怕！她是一個很古怪的人。從這條樓梯上去，二層樓，看門人會指點的。」

第十三章

公爵走遠去的時候，心裏很不安，努力鼓勵自己。他心裏想：「最了不得的也不過是不接待我，生出一點對於我不好的意見，或者接待了以後，當面笑我一頓……但這是不緊要的。」對於這層他並不害怕；但是有一個問題：「他到了那裏將做些什麼事情？他爲了什麼到那裏去？」對於這個問題他根本找不到寬慰的回答。假使甚至可以用什麼方法，找到一個機會，對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說：「你不要嫁給這人，不要害自己，他不愛你，祇愛你的錢，他自己對我說的阿格拉耶·葉潘欽也對我說過，所以我來告訴你一聲，」那末這也不見得在各方面都合宜。他心裏還有一個無從解決的問題，非常重要的問題，重要得使公爵想都怕想它，連講到它一下都不能，且不敢，更不知道如何使它形式化，一想到它便臉紅而且發慄。但結果是他不顧一切的驚慌與疑惑，到底走了進去，請見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

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住在一所不很大，卻收拾得十分華美的寓所裏面。在她居住彼得堡的五年內，有一個時間，剛開始的時候，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最不憐惜地爲她化錢那時他還希望得到她的愛

情，心想用舒適與奢侈誘惑她，因為他知道奢侈的習慣會如何容易地得到傳染，而以後在奢侈漸漸兒變成必要的時候，又如何難於擺脫。在這件事情上，託慈基極相信古時的良訓，不加以任何變更，十分尊敬情感影響的一切無從戰勝的力量。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並不拒絕奢侈，甚至愛它，但這是會使人覺得極奇怪的，——從不受它的降服，永遠好像沒有它也辦得到似的；甚至有幾次竟公然說出來，這使託慈基感到不愉快的驚訝。然而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身上有許多事情會使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感到不愉快的驚訝，（以後甚至到了賤賤的地步。）對於她有時接近的那類人，也就是她傾向於接近的那類人，他們的不雅觀且且不说，而她身上還同時露出幾種完全奇怪的傾向：發現兩種趣味的野蠻的混合，且有一種引某些事物為滿足的能力，而這些事物是使一個正經的，智識上極發展的人似乎覺得不能容其存在的。實際上，假使說個譬喻，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忽然表示出甚麼可愛的，稚嫩的無知，例如她不知道農婦不能穿她所穿的薄洋紗內衣之類，那末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似乎反而會引為十分滿意。所以引起這種結果的起初是由於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依照託慈基的計劃而受到的一切的教育，——託慈基對於這類事情本來是明白的人，——然而可嘆的是那些結果竟是非常的奇怪。雖說如此，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身上到底還留下一點東西，那種特別的，有趣的古怪行為和它的力量，有時會使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自己都感到驚訝，甚至到了現在會使他覺得榮幸，到了以前他一切對於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的計劃都已經毀滅了的時候。

公爵遇到了女僕，（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家裏的僕役全是女性。）使他奇怪的是女僕聽到他請

見的話並沒有露出任何疑惑的樣子。他的體面的皮靴，寬邊的帽子，無袖的大氅，還有那種不好意思的神氣，都引引起她點點搖動。她替他脫了大氅，請他在接待室裏等一等，立刻進去通報。

聚在哪司泰謝·費里帕夫家裏的是極普通的，常來的一些朋友。比起以前每年在什麼日子裏舉行的集會，這一次人數並不見少。最先而且最重要地參加的是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託慈基和伊凡費道洛維奇·葉潘欽。他們兩人很和氣，但是兩人都處於不甚加以慰贈的期待之中。——他們期待著預定好了的宣佈關於篤納的事情。——暗中顯得有點不安。除他們以外，篤納自然也在座。他也是很陰鬱，甚至幾乎完全「不和氣」，時常遠遠地立在一旁，一言不發。他不敢帶瓦略來，但是哪司泰謝·費里帕夫也並沒有提到她，不過在和篤納握手的時候，提到他同篤納和公爵所做的一幕。將軍還沒有聽見這件事，開始打聽起來。於是篤納簡單地，嚴肅地，卻很公開地敘述出這發生的一切事情，想說他已經向公爵贖過罪。此外，他熱烈地表示意見說，人家稱公爵做「白癡」是很奇怪的，且不知爲了什麼，他覺得這是完全相反的。這人自然是有點驕傲的。——哪司泰謝·費里帕夫極注意地聽了這批評，好奇地觀察著篤納。以後談話立即就轉到很重要地參加這段歷史的羅果靜身上。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和伊凡·費道洛維奇也開始十分好奇地注意起羅果靜來。後來是波奇成講出了關於羅果靜的許多特別的消息。他會爲了羅果靜的事情和他忙亂到晚上九點鐘。羅果靜極力主張，要在今天弄到十萬盧布。——他果然喝醉了酒。——波奇成說，——「但是無論如何困難，十萬盧布大概是弄得到的，不過不知道是不是今天，不是全數；有許多人替他張羅，金台爾呀，脫萊哈洛夫呀，皮司庫布呀；他肯出任何成數的利息。這一切全由於

喝醉了酒，且由於最初的喜悅。……波奇威結束着他的話。這些消息大家帶着興趣，一部分是隱微的興趣，接受了下來。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默不發言，顯然不欲表露意見。茹納也是如此。葉潘欽將軍暗中感到不安，甚於大家。他是最後的那串珠子，帶了太冷淡的客氣樣子，甚至帶了一種特別嘲笑的样子收了下來。惟有費里特申閣一人在眾客中仍露出極快樂的，閃閃的，心神，有時不知爲什麼哈哈地發笑，但就這種樣子也祇是因爲他自己給自己加上了一個小丑的角色。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以能作細膩優美的談話著名，以前在這類晚會上總是他主持談話，但是現在顯然不大高興，甚至處於一種與他不相稱的騷亂的狀態之下。其餘的賓客不多，有一個可憐的，做教師的小毛頭兒，不知爲了什麼被邀請了來，一個不相識的，很年輕的人，膽子極小，永遠不說話；一個舉動豪爽的四十多歲的女人，是優伶，還有一個極美麗的，穿得很講究的，特別不愛說話的青年女太太，他們這些人不但不會使談話弄得特別熱鬧，而有時簡直不知道說什麼話。

因此，公爵的出現是再巧也沒有的了。女僕的號報引起了大家的疑惑和幾聲奇怪的微笑，尤其在從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默驚訝的態度上已看出她並沒有想請他的時候。但是在驚訝之後，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忽然表示喜悅，於是許多的人立刻準備用歡笑與快樂迎接這位不速之客。

「這也許是由於他的天真的原因，——伊凡·費道洛維奇說，——從一般上說起來，裁斷這種傾向是極危險的，但是在這個時候他想到光降，即使用的是這樣古怪的方式，倒也不壞；他也許會使我們快樂些，這個我是至少可以推斷定的。」

「況且他是自己要來的。」——費爾特申閣立刻插進來說，

「那是什麼意思？」——將軍厲聲說，——「他是看不起費爾特申閣的。」

「那是說他應該付出入場的费用。」——費爾特申閣解釋。

「不過梅恩金到底不是費爾特申閣。」——將軍忍不住了，——他到現在一想到自己會和費爾特申閣在一處起坐，平等相待，終歸是不甘心的。

「將軍，您饒費爾特申閣一遭罷。」——他回答，冷笑了一聲。——「我在這裏是有特別權利的。」

「您有什麼特別權利呢？」

「上一次我已經詳細解釋給大家聽過；我現在可以給大人再重複一遍。大人，您可以看到：大家都有機智，唯獨我沒有。於是我向大家請求允許我說實話，作為酬報，因為大家全知道惟有那個沒有機智的人纔會說實話。再加上我是一個極喜歡報復的人，也是因為沒有機智的緣故。我可以驕順地忍受各種恥辱，祇祇到給侮辱於我的人最初的時候為止，祇要遇到了最初失敗，我立刻就會記起來，立刻就要想法報復，立刻就踢。」——這是伊凡·彼得洛維奇·波奇成形容我的話，自然他自己永遠不會踢任何人的。大人，您知道克萊洛夫那篇獅與驢的故事詩麼？我們兩人就是這樣寫的就是我們。」

「您大概又胡扯起來了，費爾特申閣。」——將軍發火了。

「您這又何必呢，大人？」——費爾特申閣接上去說，——「他本來就料測可以接上去，多添點醬油上去的。」——「您不要着急，大人，我知道自己的地位：假使我說我和您是克萊洛夫故事詩內的獅和驢，那末

爐的角色自然由我來擔任，大人呢——擔任獅的角色。克萊洛夫的故事詩裏說得好：

「強大的獅，林中的霸王，

由於老衰而失去了力。」

大人，我就是那頭驢。」

「對於最後的一句話我是同意的，——將軍不謹慎地脫口說出。

所有這一切自然很粗魯，而且是故意做出來的，但是費爾特申閣扮演小丑的角色，已成爲一種習慣。

「人家容留我，放我到這裏來，——有一次費爾特申閣喊着——」就爲的是讓我說這類的話。」

真的，像我這樣的人，能够受到接待麼？我很明白這一點。請問：能不能把我，把我這費爾特申閣，同像阿法那

西·伊凡諾維奇那樣優雅的紳士放在一起呢？自然雖然祇有一個解釋：放我在一塊兒起坐，本來是無從

想像的。」

他的話雖然說得粗，但有時十分狠毒，不過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最喜歡聽。凡是願意到她家裏來

的人們，祇好忍受費爾特申閣的一套。他也許已經猜到其中的實情，明白他之所以能够常常受接待，乃是因

爲他初次出現就使託基感覺難受的原故。笨納那方面也曾受過他無窮的磨折。在這方面，費爾特申閣

對於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是很有用的。

「公爵一開頭就會唱時髦的情歌，——費爾特申閣一面說，一面看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要說

些什麼話。

「不見得罷。費爾特申閣，請你不要弄得過火呀。」——她嚴肅地回答。

「啊！假使他受到了特別的保護，那末我也要柔軟下去……」

但是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站起身來，不聽他的說話，親自出去迎接公爵。

「我原可憐。」——她說着，忽然發現在公爵面前。——「剛纔匆忙中忘記了請您到我這裏來。我很高興，您現在自己給我一個機會，使我能够感謝而且恭維你這樣的決意。」

她說話時凝聚地審視着公爵，努力想把他的行為稍為弄明白一點。

公爵對於她的客氣話也許能夠答幾句，但是他竟眩昏而且驚異得說不出話來了。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看見這樣子，覺得很高興。今天晚上她穿了盛裝，給人們引起不尋常的印象。她拉住他的手，引他到賓客的前去。在走進客廳以前，公爵突然止步，露出特別驚慌的樣子，匆匆忙忙地向她微語道：

「您身上一切都是完善的……連您的瘦和慘白也這樣……你一定是這樣的，不會不這樣的……我眞想到您這裏來……我……對不住得很……」

「不要賠不是。」——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笑了。——「這樣子會損壞奇特和古怪。人家說您是奇怪的人，倒是實話。那末您認我是完善的人嗎？」

「是的。」

「您雖然會猜，不過您是猜錯了。今天我就會給您提出證明來的……」

她介紹公爵給衆賓客，內中有一大半都已經認識他。託慈基立刻說了幾句客氣的話。大家似乎活潑

了一點，大家一下子談笑起來。娜琪泰謝·費里帕夫納讓公爵坐在自己身旁。

「公爵的出現有什麼奇怪的地方？」——費爾特申比大家都覺得洪響。——「事情是明顯的，事情自己在那裏說話！」

「事情顯然是太明顯，而且自己在那裏說話。」——本來沒說着的納納忽然說。——「我今天差不多不停地觀察着公爵，從他剛開始次在伊凡·費道洛維奇家內裏看上了娜琪泰謝·費里帕夫納的像片的那個時候起，我記得很清楚，剛纔還想到它，而現在已經完全相信，再說公爵也會親自對我表示過。」

這句話納納非常正經地說了出來，沒有一點開玩笑的影子，甚至露出很陰鬱的態樣，這使大家看來頗為奇怪。

「我沒有對您表示過。」——公爵漲紅了臉回答。——「我祇是回答您的問題。」

「妙極了，妙極了！」——費爾特申喊。——「至少是誠懇的，狡猾而且誠懇的！」

大家大笑起來。

「你不要喊叫，費爾特申。」——波奇威嫌惡地向他低聲說。

「公爵，我找不到您有這樣的企圖。」——伊凡·費道洛維奇說。——「您知道這對於誰是最恰當的？我還把您當作一個哲學家呢！看不出您這種靜靜的樣子！」

「公爵爲了一句天真的玩笑話便臉紅得像天真的年青女郎一樣上看來，我可以斷定他是正直的青年，心裏沒有極可誇獎的意願。」——一個落了牙齒的，一直沒有發言過的七十歲老翁突然地，完全

出人不意地說出話來，或者不如說是噤聲了出來。誰也料不到他在今天晚上會說出話來的，大家更加笑得利害。老爺大概心裏想人家在笑他的俏皮話，於是望着大家，也笑了起來，並且咳嗽了嗽，使娜司泰謝·費里帕夫連忙去撫慰他，吻他，還吩咐僕人再給他斟一杯茶。她不知爲什麼緣故很愛這類古怪的老爺，老嫗，甚至瘋人。她向走進來的女僕要了一件斗篷，裹在身上，吩咐她再加點木柴到壁爐裏。她問現在幾點鐘，女僕回答已經十點半了。

「諸位，你們要不要喝香葡萄酒？」——娜司泰謝·費里帕夫忽然問。——「我已經預備好了。也許會使你們快樂些。請你們不要客氣。」

從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的嘴裏說出請喝酒的話，特別是用如此天真的辭令表示出來的，使大家顯得十分奇怪。大家都知道她以前的晚會是非常謹慎的。一般地說來，晚會顯得熱鬧些，但並不是尋常的樣子。大家並不拒絕喝酒，首先是將軍，其次是豪爽的女太太，老費爾特申，跟着大家都喝了。託慈基也端起酒杯，希望使眼前那種新調子取得諧和，儘可能地加上一種可愛的玩笑的性質。惟有箱納一人一點也不喝。在娜司泰謝·費里帕夫那種奇怪的，有時很堅決而且退避的行動裏，——她也舉杯，並且宣布，今天晚上要喝盡三大杯，——在她那種忽而沈默地消想，忽而歇司底里地，無目的地大笑的狀態之下，是難於明瞭什麼的。有的人疑惑她發癲疾，起初覺察出她似乎自己在那裏等候什麼，時常看錶，顯出不耐煩和精神散漫的樣子。

「您不是有點小恙疾麼？」——豪爽的女太太問。

「甚至是大，不是小的。所以我裹在斗篷裏了。」——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回答，臉色果真顯得慘白，似乎有時勉強熬住身上強烈的抖擻。

大家驚慌起來，身體移動了一下。

「我們不要讓女主人休息一下？」——託慈基主張着，眼望伊凡·費道洛維奇。

「諸位，不必！我反要請你們多坐一會。你們的光臨，今天對於我是特別必要的。」——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忽然堅持地，意義深長地說。因為蒙賓客幾乎全知道今天晚上將有極重要的決定，所以這句話大家看來是十分有力量的。將軍和託慈基又互相對看了一眼，篤納拘禁地擲動着身體。

「最好是玩一種 *Whist*。」——豪爽的女太太說。

「我知道一種最有意思的，新的 *Whist*。」——費爾特申闕拾上去說。——「至少是那種剛在世上發生，而沒有成功的遊戲。」

「什麼？」——豪爽的女太太問。

「有一次我們幾個朋友聚在一起，自然喝了酒，忽然有人提議，讓我們每個人不必從桌旁立起來，而敘講一段自己的事情，這段事情必須是我們每人自己從誠摯的良心上認為一生中一切最艱苦中最壞的一個；但必須是誠實的，最要緊是誠實的，不能扯謊。」

「一個奇怪的意思。」——將軍說。

「真是沒有比這再奇怪的了，大人，但因此也是很好的。」

「一個可笑的意思。」——託慈基說。——「不過這是可以理會得的：那是一種特別的誇耀。」

「也許這是應該的，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

「這樣的 *Particular* 會使我們哭，而不會使我們笑的。」——豪爽的女太太說。

「這是一件完全不可能，而且離奇的事情。」——波奇威應聲說。

「但是成功了沒有？」——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問。

「結果是沒有成功，弄得很壞，有的人確乎說了一點，許多人說了實話，有的人甚至極樂意去敘講，但是以後大家都感到羞慚，受不住了！不過整個地說來，倒弄得很熱鬧。」

「真是的，這個還不錯！」——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說，忽然精神奮發了。——「真是可以試一試！今天我們真是有點不快樂。假使我們中間每人都答應講一點……那類的事情……自然必須得每人的同意。這裏是完全自由的。也許我們可以受得住。至少是極別致的事情。」

「一個聰明的意思！」——費爾特申閣搶上去說。——「女太太們除外，由男子先起始。大家孤獨，和那天一樣。一定這樣！一定這樣！如果有人不願意，自然可以不說，不過人不會那樣特別不客氣的把關放到我帽裏去，讓公爵來抓。這是一個極簡單的題目，敘講一生中最壞的行爲。」——諸位，這是很容易的！你們瞧着罷！假使有人忘記，立刻歸我來提醒！」

這個遊戲是非常奇怪的，幾乎誰都不喜歡。有的人皺着眉毛，另一些人狡猾地微笑。有些人反對，但也不劇烈反對，譬如伊凡·費道洛維奇就是其中的一個。——他不願意和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對抗，同

時看出這個奇怪的意思如何使她感到興趣，也許因為它是奇怪而且不可能的緣故。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每有所願望，祇要決定表露出來，是永遠攔阻不住，而且不惜一切的，那怕這是極任性，甚至對於她自己無益的願望。現在她好像發作了歇斯底里，走來走去，拘蹙地，間歇地發笑，特別笑託慈基澹慌的反對的論調。她的黑眼閃耀着，慘白的臉頰上露出兩個紅色的斑點。有幾個賓客的臉龐上憂鬱而且討厭的神色也許更加增燃了她的嘲笑的願望，也許她喜歡這個遊戲的大儒相和殘忍性。有的人甚至相信她有某種特別的打算。但是大家都同意了：無論如何，這事是很有興趣的，且對於許多人是誘惑的。費爾特申比大家都顯得忙亂。

「假如有些事情……當着女太太面前不能講出來，那便怎樣？」——一個沈默的青年長意地說。

「那末您可以不必講，除了這以外，不好的行為還會少麼？」——費爾特申回答。「您真是青年人！」

「我可是不知道我的行為裏那一種是最壞的。」——豪爽的女太太插進去說。

「女太太可以免去敘講的義務。」——費爾特申重複地說。「不過祇是免除而已；至於出乎自願的與會卻可以接受，而且是應當衷心感謝的。男子們如果實在不願意，也不妨加以免除。」

「怎麼能證明我不扯謊呢？」——筓納問。「假使我扯了謊，那末這遊戲的一切意義全行喪失了。而且誰能不扯謊呢？每個人一定會扯謊的。」

「就是看人扯謊，也是十分有趣的。至於你呢，筓納，也無用特別懼怕你會扯謊，因為你的最壞的行為

不用你說，已經爲衆所週知的了。諸位，你們想一想，——費爾特申閣忽然極有與致地喊了出來。——

「你們想一想，明天，在彼講出來了以後，我們將用何種眼睛互相看望呢？」

「難道這是可能的麼？司泰謝·費里帕夫納，難道這果真是一正經的麼？」——託慈基嚴正地問。

「怕狼就不要進樹林！」——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嘲笑地回答。

「讓我問您一句，費爾特申閣先生，這個可以算做 *collected* 麼？」——託慈基更加顯得驚慌起來，繼續說下去。——「我告訴您，這類玩意是永遠不會成功的。您自己說那一次沒有成功。」

「怎麼沒有成功！一次我講我偷了三個盧布，我就老老實實地說了出來！」

「也許是的，不過您要盼得好後真有其事，而且使大家相信，那是不可能的。箭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說得極對，祇要稍爲聽出一點虛假，遊戲的所有意義，便全都喪失了。真實祇在偶然間是可能的，而且必須處於極低劣作風的特別誇耀的情緒之中，而這種作風在這裏是無從想像，且也是完全不體面的。」

「您真是一個十分細膩的人，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您竟會使我都驚奇起來的！」——費爾特申

閣說，——「諸位，你們想一想，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剛纔說我不能把我偷東西的事情講得好像真有其事，他這句話是極細膩地暗示出我不會真正地偷竊，（因爲這種話直說出來是不雅觀的，）雖然也許自己心底下完全深信我費某人是會去偷竊的，但是現在言歸正傳，諸位，言歸正傳，團已經聚集好了。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您自己也已把圖放在裏面去，所以現在沒有人來拒絕！公爵，您抓罷。」

公爵默默地把手放到帽子裏，掏了第一個圖，——是費爾特申閣的，第二個是波奇成的，第三個是將

軍的，第四個是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的，第五個是自己的，第六個是第納的，等等。女太太們沒有放過這去。

「天呀，這真是不幸！」——費爾特申閣喊。——「我以為第一個輪到公爵，第二個輪到將軍。但是還算好，至少伊凡·彼得洛維奇在我後面，我也算得到補報了。諸位，我自然應該作出一個好榜樣，但是現在最可惜的是我這人太沒有價值，而且沒有什麼特色。連我的頭銜也是極小極小的。其實我費某做了什麼壞行為，人家對它究竟有什麼興趣呢？而且什麼是我的最壞的行為？這是 *embarras de richesse* 難道是講那段偷竊的故事，爲了使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相信不做賊也可以偷東西麼？」

「費爾特申閣先生，您使我相信的是在沒有人來盤問而自已講出已辭職的行為的時候，確乎可以感到一種沈醉似的愉快……不過……請您恕我失言，費爾特申閣先生。」

「快開始吧，費爾特申閣，你儘講許多廢話，從來做不完一件事情！」——娜司奈謝·費里帕夫納看惱地，不耐煩地命令着。

大家都看出她在剛纔發出歇斯底里性的大笑之後，忽然變得陰鬱，暴躁，而且着惱；雖然如此，他還是固執地，專拉地堅持着玩那種不可能的花樣。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感到十分悲哀。伊凡·費道希諾奇發了狂；他行若無事地坐在那裏喝香檳酒，甚至也許預備在輪到他的時候講點什麼。

「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我沒有錢，因此偷講空話！」——費爾特申剛開始講，便喊起來。

「假使我有和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或伊凡·彼得洛維奇一樣的機智，我今天必定也是坐在那裏，一言不發，和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跟伊凡·彼得洛維奇一樣。公爵，我請問您的意見如何？我總覺得世界上賊比非賊多，一輩子沒有偷什麼東西的誠實的人可以說是沒有的。這是我的私見，但是我並不因此斷定世界上大家全是賊，雖然說實話，有時真想作這樣的斷定。您以為如何？」

「噯，您這話說得真笨。」——達里亞·阿萊克謝夫納說，——「真是無聊的話，決不會每個人都偷東西；我從來什麼也沒有偷過。」

「您從來也沒有偷過什麼東西，達里亞·阿萊克謝夫納；但是且看公爵說什麼，他的臉忽然通紅起來了。」

「我覺得您說的是實話，不過太過甚其詞了。」——公爵說，果真不知為什麼原因漲紅了臉。

「公爵，您自己沒有偷過什麼東西麼？」

「噯，這真是可笑！您醒一醒罷，費爾特申先生，——將軍插上去說。

「簡單得很，祇要一歸到正事，輪到您自己講就不好意思了，所以想把公爵聯串在一起，因為他是性情溫和的人。」——達里亞·阿萊克謝夫納說。

「費爾特申，你不講就閉住嘴不要說話。你單管你自己就好了。你叫人不耐煩起來，——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嚴厲而且惱怒地說。

「立刻就來，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不過假使公爵已經承認了，——因為我堅持地說公爵的樣子是等於承認一樣，——那末譬如說，別的什麼人（不必指出誰來，）如果在什麼時候說實話，而說了出來，便怎樣呢？至於我呢，是沒有什麼可說的：很簡單，又愚笨，又愚劣。不過我應該告訴你們，我不是賊。我偷過東西，卻不知怎麼會偷的。這事發生在二年前，謝蒙·伊凡諾維奇·伊司威闊的別墅裏，一個星期日的晚上。飯後，男子們還留在那裏喝酒。我忽然想去請瑪麗亞·謝蒙諾夫納，主人的女兒，沒有出嫁的姑娘，奏鋼琴。我走過一間角落的房子，在瑪麗亞·謝蒙諾夫納的工桌上放着三個盧布，一張綠色的鈔票，是她取出來預備付什麼費用的。屋子裏什麼人也沒有。我取了這張鈔票，放在口袋裏，爲了什麼，——不知道。怎麼會這樣的，——我自己也不明白。不過我趕緊回來，坐在桌上。我老是在那裏等候，心裏感到十分強烈的騷動，嘴裏不停地說，說着笑話，哈哈地發笑。後來還坐到女太太們一邊去。大概過了半點鐘，主人發現了，便詢問女僕們。他們疑惑是女僕達里亞倫的。我當時露出特別好奇和開心的樣子。我還記得在達里亞倫出慌張失措樣子的時候，我竟勸她認了錯，且一力擔保瑪麗亞·謝蒙諾夫納是心軟的。我這些話說得很響，還當着許多人面前。大家都聽着。我感到特別的愉快，就因爲我在那裏教訓，而同時我的口袋裏卻放着那張鈔票。這三個盧布就在那天晚上在飯店裏用掉了。我一進飯店，就要了一瓶「辣飛德」酒。我從來沒有單要過一瓶酒，不叫一點別的東西。我想趕快用掉它。我在當時和以後都沒有感到良心上特別的譴責。第二次一定不會再重複；你們相信不相信，隨你們的便，我不管。現在完了。」

（聲 白）

「不過這自然不是您的最壞的行爲，——達里亞·阿萊克謝夫納嫌惡地說。」

「這是一樁心理的事件，並不是行爲。」——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說。

「那少女僕呢？」——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問，不隱匿那種極強烈的嫌惡。

「這女僕自然第二天就趕走了。那家人家是極嚴厲的。」

「您竟聽着不管麼？」

「這微妙呢！我還能自己跑去自首麼？」——費爾特申區嘻嘻地笑了，但是對於大家從他的敘述上

得來的極不愉快的印象有點驚訝。

「這真是深淵極了！」——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說。

「啊！您想從一個人那裏聽他講他的極壞的行爲，同時還要求光采麼極壞的行爲永遠是很隱晦的，

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我們現在可以從伊凡·彼得洛維奇那裏聽到這個。有的是人在外面露出許多

光采，想裝出良善的樣子，因為自己備了一輛馬車。有的是人是備有馬車的……而且是用了何等樣的方法……」

法……」

一句話，費爾特申區完全按捺不住，忽然惡狠起來，甚至於忘了自己，越出了範圍。他的臉竟彎曲了。說

來真是奇怪，不過很可能的是他對於他的敘述期待着完全不同的效驗。這種惡劣情調的「失敗」和

「特別的誇耀」像託慈基所形容的那樣，是託慈基常有的事，和他的性格相合。

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竟忿怒得抖擻起來，釘看着費爾特申區。費爾特申區立時膽虛，不穩了，駭怕

得幾乎混身發冷。他是走得太遠了。

「好不好完全結束了罷？」——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狡猾地問。

「現在輪到我，但是我妻利用我的特權，恕我不講了。」——波奇成堅決地說。

「您不願意講麼？」

「我不能講，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我認為這種 *Particular* 是不可能的。」

「將軍，好像該輪到您了。」——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朝他說，——「假使您也拒絕，那末跟着就全都完結，而我會感到遺憾的，因為我很想在結束的時候講一講『我自己的生活』裏的一個行為，不過現在您和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講了之後，因為你們應該鼓勵我。」——她說着，縱聲笑了。

「如果您答應講，」——將軍熱烈地喊，——「我準備把我一輩子的生活都對您講一遍。我說實話，在等候輪值的時候，就預備下了一段故事……」

「單祇從大人的臉色上就可以斷定，您用如何特別的文學的愉快編您的故事。」——還帶着一點狡黠的費爾特申闕又搶上來說了，露出惡毒的微笑。

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瞥看了將軍一眼，也暗自微笑了。但是，她心裏的苦悶和惹惱顯然越來越加強。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聽到她的預約，駭怕得更利害了。

「諸位，我和每個人一樣，一生中時會做出不很雅觀的行為，——將軍起始說，——「但是最奇怪的，是我自己認我現在要說出來的那段短短的故事是我一生中最壞的故事。這事已經過了三十五年；但是我在回憶的時候永遠不能擺脫一點使心上搔癢的印象。不過這是十分惡毒的一件事情。我當時剛

剛充任了少尉，在軍隊裏混事。大家都曉得少尉是怎樣的！血像沸水一般，財產卻祇有一點點。我當時用了一個馬弁，名叫尼基福爾。他很關心我的家務，替我省錢，洗濯，縫補，都歸他管，甚至到處去偷竊，可以拿取的東西，就爲了使家裏的財產增多。他真是一個極靠得住而且誠實的人。我對他自然很敬，但是還公平。有一次，我們駐紮在小城裏。我住在近郊退職的少校的家裏。這位老太太有八十歲，至少也差不了許多。她的房屋是老舊的，極壞的，用木頭建造的。因爲境況艱窘，甚至不用女僕。主要的是她以前家裏人丁極旺，但是有的先死，有的走散，有的把老太婆忘掉，她的丈夫也在五年前死了。幾年以前還有一個姪女和她同住，是駝背，性情惡劣，像惡魔一般，有一次竟咬老太婆的手指，後來她也死了。所以老太婆已經有三年孤單地住着。我住在她家裏很悶。再加上她這人是空空虛虛的，什麼也不能從她身上得到。有一次，她偷了我的雞，這事情至今還是模糊不明的，但是除了她以外沒有人偷。我們爲了那頭雞吵了嘴，吵得很利害。恰巧出了一個機會，經我一要求，就把我轉到另一個郊外，一個人口衆多的商人家庭裏去居住。——我現在還記得商人長了一臉的大鬍子。我和尼基福爾很高興地搬走，憤怒地離開這老太婆。過了三天，我在教練完畢以後，定回家去。尼基福爾報告道：「我們那隻大碗被扣留在老太婆那裏，現在沒有東西盛湯了。」我自然驚訝起來：「怎麼我們的大碗會留在女房東家裏的？」尼基福爾說，我們搬家時，女房東扣住我們的大碗不放，因爲我把自己的鍋子碰碎，所以她爲了她的鍋子把我們的大碗扣下，好像是我自己對她提議的她這種卑鄙的舉動自然使我十分生氣。少尉的血沸騰了。我跳了起來，立刻飛了出去。我氣惱惱地走到老太婆家裏，看見她一人坐在前屋角落裏，好像躲太陽似的，手支在臉頰上面。我立刻朝她咆哮起來。

像毒蟲一般。「你這是怎麼會事？你怎麼可以這樣？」說了一大套的話。我不過看着有點奇怪：她坐在那裏，

臉朝我看，眼睛瞪出，一句話也沒有回答，眼神很是奇怪，身子好像在那裏搖晃。我靜了下去，仔細望了一下，好幾次問她，但還是一句話也不回答。我遲疑地立在那裏，蒼蠅嗡嗡地飛着，太陽斜落了，一片的靜寂。我終於十分慚愧地走了。還沒有到家，少校叫人傳我去，以後又到營隊裏去了一趟，回家時已經是晚上。尼

基爾爾第一句話就是：「大人，我們的女房東死了。」——「什麼時候死的？」——「今天晚上，一點半鐘

以前。」如此說來，就在我罵她的時候，她噁了氣。這事情使我得到很深的印象，可以說是弄糊塗了。我心裏直想，夜裏做開了夢。我自然沒有迷信的成見，可是在第三天上午到教堂裏送殯去了一句話，時間越隔得久，越想得利害，並不見得怎麼樣，不過有時一思想，便覺得不舒服。主要的是我究竟作了怎樣的推斷？第一

女人是我們現在所謂的 *Enchanted* 的生物。她活着，活得許久，活到老年，曾經有過孩子，丈夫，家庭，親友，她周圍的一切好比是沸騰着，所有這些微笑，忽然完全消逝，全都從煙囪裏飛走，祇剩下她一個人……好像一隻蒼蠅，身上負擔着時代的詛咒，後來上帝把她引到末路上去了。在一個輕靜的夏夜，我的那個老太婆隨日落而同逝，自然這裏是不能沒有說教的意思的。而就在那個一剎那間，代替着痛悼的淚水的是那個在盛怒中的年青少尉，將兩手插在腰際，盛氣凌人地走着，爲了一隻遺失了的碗，用洪響的，俄羅斯式的罵人的話句恭送她從地面上仙逝。無疑地這是我錯處。現在雖然事隔久遠，而且我本人的天性也有變更，早就看自己的行爲像是別人家所做的，但是我還繼續地惋惜。我重複說一遍，我甚至覺得奇怪，況且即使我有錯，也並不很錯：爲什麼她忽然想到在這個時候死去呢？自然這裏祇有一個辯白：那就是這行爲有點是

心理上的，但到底我不能安心下去，一直到十五年以前把兩個時常生病的老太婆由我擔任費用，送到養老院去，使她們能够舒舒服服地度過殘年，心裏才略見安穩。我想遺下一筆款子，使這件事情垂為永久。這事就是這樣。我還要重複一遍，我一生中也許做錯了許多事情，但是從良心上說來，我認這件事情是我一生最壞的一樁行為。

「大人，您所講的並不是您一生中極壞的行為，卻是極好的行為；您騙我費某人！」——費爾特申說。

「將軍，我真是沒有想到您會有一個良善的心，我覺得很可惜。」——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不經心地說。

「可惜麼爲什麼？」——將軍問，客氣地笑着，不免帶着自滿的樣子，喝盡了香檳酒。

輪到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講。他也已預備好了。大家預先猜到他也和伊凡·彼得洛維奇一樣，不致於拒絕不講，這爲了某種原因，帶着特別的好奇等候他的敘講，一面還望着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他露出和他的威嚴的外表十分適合的特別尊貴的神氣，用靜謐而且客氣的聲音起始講出一段「可愛的故事。」（順便說一下：這人態度莊嚴，大方，身材高大，頭髮有點禿，還帶點斑白，身體很肥胖，臉頰柔軟，紅潤，且稍垂地，牙齒是裝上的。他穿着寬大的衣服，還很講究，內衣也是極漂亮的。他的厚厚的，白白的手是會使人注視不釋的，右手的第二指上戴着貴重的鑽石戒指。）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在他講述的時候釘看着衣袖上的細繡花邊，用左手的兩指不住地搥着，竟一次也沒有看望過講述的人。

「最足以使我的任務減輕的。」——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說——「倒還是那一定要講述一生中最壞行為的義務。這種事情是無從游移的；良心和內心的記憶會指出應該講述些什麼事情。我敢悲哀地承認，在我一生中所有的，也許是無數的輕浮行為中，祇有一個行為，它的印象還很沈重地留在我的記憶裏。大概是二十年以前的事罷。我到鄉下波拉東·涅爾東采夫的家裏去。不久之前，他被選為紳士長，和年輕的妻子一同回來，度冬天的佳節。那時恰巧又遇到安菲薩·阿萊克謝夫納的生日，所以決定舉行兩次舞會。當時小仲馬的名著小說《茶花女》還盛行一時，在上等社會裏轟動着。這部小說據我看來是不朽的佳作。外省中所有的女太太們都一致贊美，至少那些已經讀過這部書的人是如此。敘事的美妙，主要人物佈置的別致，研究得精細的，可羨慕的世界，還有散見書中的許多奇妙的瑣節，（例如輪流插用紅白茶花的環境，）總而言之，所有這些佳美的細節，連在一起，真會使人傾倒不置。茶花就此非常時髦起來。大家都需要茶花，大家在尋覓着。我問你們：一個縣城裏，在大家都需要茶花以備赴舞會的時候，——雖然舞會也不多，——究竟有多少茶花可以找到呢？當時彼卡·伏爾霍夫司其那個可憐的人，正在想安菲薩·阿萊克謝夫納。我實在不知道，他們中間有沒有事，我的意思是說他有沒有一點點正經的希望？這可憐的人竟爲了替安菲薩·阿萊克謝夫納尋覓赴舞會用的茶花而發狂起來。聽說從彼得堡來的騷絲卡耶伯爵夫人，總督夫人的上客，還有騷費亞·白慈伯洛瓦一定會戴了茶花赴會。所以安菲薩·阿萊克謝夫納爲了取得一點特別的效果起見，想戴紅花。可憐的波拉東簡直東西跑地張羅起來。他是丈夫，自然不必提。他一口擔保可以弄到花的。然而結果如何呢？竟在頭天晚上被梅奇柴瓦·卡德鄰·阿歷山大洛夫納搶走了。

她是安菲薩·阿萊克謝夫納的在一切方面的可怕的競爭者，和她素不和睦。自然來了一套歐司底里和昏厥。波拉東完了。假使彼卡能在這個有趣的時間從什麼地方弄到那把花，那末他的事情會極順利地發展起來，是十分明白的。在這種情況之下，女人的感激是無窮的。他東奔西竄，像身上着了火似的；但是事情是辦不到的，沒有法子想。在生日和舞會的頭一天晚上十一點鐘的時候，我忽然和他在瑪麗亞·彼得洛夫納·左跋考瓦，涅爾東采夫的女鄰舍家裏相遇。他滿面笑容。我問他：「你怎麼啦？」——「找到了！好了！」——「老兄，你真是使我奇怪！那裏找到的？怎樣找到的？」——「在葉克沙意司克（一個小鎮，在二千俄里以外，不歸本縣所轄）有個商人，名叫脫萊伯洛夫，他滿臉長着鬍鬚，很有錢，和老妻同住，沒有孩子，祇有些烏雀。兩人都愛花，他家裏有茶花的。」——「請問你，這有虧不大妥當，萬一他不肯給呢？」——「我要跪下來，跪地不起，一直到他肯給的時候為止。拿不到手不走！」——「你什麼時候去？」——「明天一清早五點鐘。」——「好罷，祝你成功！」——我當時是很替他高興的。我回到涅爾東采夫家裏，已經一點多鐘了；心裏一直在想這件事情。我已經躺下來睡覺，忽然生出了一個十分古怪的念頭，立刻跑到廚房裏，把馬車夫薩魏里喚醒，給他十五盧布，「半點鐘以內把馬車給我套好！」過了半點鐘，自然是有輛馬車停在大門前面。人家告訴我，安菲薩·阿萊克謝夫納發作了頭痛，寒熱和譫語。我坐上馬車走了。四點半鐘到了葉克沙意司克的客店內。等到天亮，祇要等到天一亮就好辦了！我在六點多鐘時候便到脫萊伯洛夫家裏去。如此這般的說了一套，「您有沒有茶花？老先生，幫下忙罷，救一救，我要對您下跪！」老人是高高的身材，頭髮斑白，態度嚴厲，——真是可怕的老翁。「不行，不行！我不贊成！」我朝他跪下，我簡直在地上躺

着不起！——「您怎麼啦？先生，您怎麼啦？」——竟害怕起來了。「這裏是關係着一個人的生命呢！」——我朝他喊。——「既然這樣，您就取去罷。」我立刻把紅茶花，全都翦下了來！真是天妙之極！他家裏有一間小小的花室。老人直嘆氣。我掏出一百盧布來。「不必，我不許您用這種樣子來欺侮我。」我說。「既然如此，就請把這一百盧布送到此地的醫院裏去，作為改善病人伙食之用罷。」——他說：「這是另一件事情。這是善舉，我可以替您捐去，藉此祝您的康健。」這俄國老人，真正的道地的俄羅斯人，我真喜歡他。我得到了成功，立刻歡天喜地地乘車回去，還繞着路走，——免得和彼卡相遇。回家後，等到安菲薩·阿萊克謝夫納一醒，就犯那把花送去。她當時的歡欣，感謝和感極而淚的情況是可想而知的！波拉東，昨天還是那樣垂頭喪氣，像死人似的波拉東，——竟伏在我的胸前痛哭！所有的丈夫們從創造……所謂正式的結婚制度以來都是如此的啊！我不必再在這裏多添什麼話，不過那個可憐的彼卡的事情，就從那段事情起完全吹了。我起初心想他在弄清楚以後會把我殺死的，我也預備和他相見，但出了使我不能置信的事情：他竟發了昏厥，晚上說謊語，早晨起來熱，哭得像嬰孩一般，還起了拘禁。一個月之後，病剛好，就請求調到高加索去。簡直出了一個嚴重的戀愛事件！結果是在克里米亞陣亡了。當時他的哥哥斯台潘·伏爾泰夫司赫統率團部，立下了極大的戰功。說實話，以後許多年來我受着良心的譴責：為什麼我要這樣給他打聽呢？假使我當時自己也有了戀愛，那還好說。不過這僅僅是一種淘氣的行爲，普通的賣弄風情，並沒有別的。假使我不從他手裏搶走了這把花，誰知道，也許這人至今還活着，也許很有幸福，一切順手，決想不到攻擊土耳其人呢。

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帶着和起始談話時相同的威嚴的態度，靜默了下去。大家看出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的眼睛似乎特別的閃爍。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說完的時候，竟連嘴唇都抖索了。大家好奇地望着他們兩人。

「又騙了我費某人！真共騙了我！騙得我利害呀！」——費爾特申剛用哭泣的聲音喊，明白在這裏可以而且應該加上一兩句話。

「誰讓你這樣不懂事？你應該從聰明人那裏學一學！」——得意洋洋的達里亞·阿萊克謝夫納同他嚴厲地說（她是託慈基忠實的老友和同盟）。

「您說得很對，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這 *nothing* 乏味得很，應該趕緊了結它！」——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不經意地說，——「讓我說我預定了說的話，我們大家就來關牌。」

「預定了的故事應該最先說出來！」——將軍熱心地表示贊成。

「公爵，」——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忽然堅決而且出乎意料之外對他說，——「這裏有我的老朋友們，將軍和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打算叫我嫁人。請您說一說，您的意見以為怎樣，我能不能嫁人？您怎麼說，我就怎麼做。」

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臉色慘白，將軍楞住了；大家都瞪着眼睛，伸着頭。娜司泰謝在當地呆住了。

「嫁給誰——嫁給誰？」——公爵用垂死似的聲音問。

「嫁給篤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伊伏爾金。」——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依舊堅決地，明晰

地說。

經過了幾秒鐘的沈默。公爵好像用着力氣，說不出話來，像有可怕的重載壓住他的胸脯。

「不……您不要嫁！」——他終於微語着，用力透了一口氣。

「那末就是這樣罷！茄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她用了威嚴的神色，似乎得意洋洋地朝他說，——「您聽見公爵的決定了麼？我的回答就是如此。這件事情就如此了結了罷！」

「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用抖慄的聲音說。

「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將軍用勸告的，但含着驚慌的聲音說。

大家的身體移動了一下，顯出驚慌的樣子。

「諸位，你們怎麼啦？」——她續說，似乎驚異地審視衆客。——「你們爲什麼這樣騷亂？你們大家的

臉色竟是這樣的！」

「但是……您要記得，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託慈基口吃地暗語着。——「您已經有了預

約……極其出於自願的預約，最好能憐憫人家一下……我很困難……自然感到慚愧，但是……一句話，

現在，在這個時候，還當着……當着衆人，就這樣子……用那種 *à l'aveu* 來解決一件正經的事情，名譽

和愛情的事情……它還關涉到……」

「我不明您的話，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您真是完全弄糊塗了。第一聲，什麼叫做『當着衆人』？難

道我們不是在親密友好的朋友圈裏麼？這和 *à l'aveu* 又有什麼相干？我確乎想敘講一段故事，現在敘

講了出來，難道不好麼？爲什麼您說是「不正經」呢？難道這還不正經麼？您聽見，我對公爵說：「您怎麼說就怎麼辦。」假使他說了：「是，」我會立刻答應，但是他說了「不，」所以我拒絕了。難道這還是不正經麼？我的一生就懸在一根頭髮上面，還有什麼再正經些的？」

「但是公爵是怎麼會專爲什麼把公爵加上去？到底公爵是什麼樣的人？」——將軍喃喃着，幾乎無力壓止他對於公爵那樣可憐的威權的憤懣。

「公爵對於我是這樣的！他是我一生中第一個人使我相信的。我相信他是誠懇的，忠心的人。他一看見我，就相信了，因此我也相信他。」

「我的一方面惟有感謝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爲了她對我那份異常客氣的心意。」——面色慘白的簡納姆斜着嘴唇，用抖索的聲音說：「這自然是應該的……但是……公爵……公爵在這件事情裏……」

「他在想念那七萬五千盧布，是不是？」——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忽然插上去說：「您不是真想這樣說？您不要發賴，您一定是想說這句話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我忘記加上那句話：您可以把那七萬五千盧布收回，不用您化錢，就給您自由。够了！您也該休息一下了！九年零三個月！明天要從新做起，今天是我的命名日，今天我一輩子初次爲人將軍，您把您的珍珠也收回去，送給您的太太。您拿去罷！從明天起我要從這個住宅裏搬走。請位，以後晚會是不會有的了！」

她說完，忽然立起身來，好像想走開似的。

「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四面八方發出這聲音來。大家都驚慌了，大家立了起來。大家圍住她，大家不安地聽着這些零零落落的，瘋狂的，像謔語似的話句。大家感到一種零亂無秩序的狀態，沒有人弄得明白，沒有人了解內中的意義。這時候突然傳來了一陣響亮的，劇烈的拉鈴的聲音，正和剛才在箱納的家裏拉鈴的聲音一樣。

「啊！啊！結局到了！好容易到了！十一點半鐘！」——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喊——「諸位，請你們大家坐下來，這是結局！」

她說完了後，自己坐下。奇怪的微笑在她的嘴唇上抖慄。她默默地坐着，熱烈地期待着，向門外看望。

「無疑的是羅果穆和十萬塊錢！」——波奇威喃聲說。

第十五章

女僕卡嘉十分驚慌地走了進來。

「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不知道怎麼會事，有十個人闖了進來，全喝醉了酒，要求進來，說是姓羅果穆，又說是您自己知道的。」

「對的，卡嘉，你立刻放他們大家進來。」

「把大家全放進來麼，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完全是不一樣的。真是的！」

「把大家，把大家都放進來，卡嘉，你不要怕，把他們一個一個全放進來，否則他們會自己進來的。他們

已經說得夠了。『聽話，你們也許要生氣。』——她對客人們說。——『爲了我當着你們面前換得這聲人，我很遺憾，請你們寬恕，但必須如此，所以我很希望你們大家留在這裏，做收場時的證人，不過一切那聽話位自己決了……』

客人們紛紛說，交與接耳地微語，這互相親視，大家完全明瞭，這一切是預先計劃而且安排好的，自然可憐。寶里帕夫納，爲了這，但現在要麼如常步不可逆的事，大家都生出好奇心來了。而且現在也沒有人擺當，祇有兩位太太：一位是達里亞·阿萊克謝夫，這位太太很活潑，見過世面，不大容易使她感到局促；還有一位是英靈的，生性沈默的，陌生的太太。這位沈默的陌生的女人不見得會明白什麼。她是德國人，剛到這裏來，一點也不懂俄語；此外，她的熱靈大概正和她的英靈相同。她長新奇的人物，照例應該邀請她赴各種著名的晚會。她穿着極華美的服裝，頭髮梳得像赴賽會一般，坐在那裏，好比一幅佳美的圖畫，給晚會添上美觀的裝飾。——正和有些人爲了舉行晚會向朋友借用圖畫，花瓶，石像或屏風一樣。至於說到男子們，那末波奇成和羅果靜是朋友。寶里帕夫納是好比魚到了水中，恰到好處。萊納沒有清靜下來，雖還含含糊糊地，但已無從抑止地自行感到有在恥辱的木柱旁站立的底的需要。那位老教習不大明白內中的情節，看見周圍的人們和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臉上都露出特別恐慌的神氣，幾乎哭泣起來，簡直害怕得抖索着。他非常鍾愛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視作自己的孫女。他寧願死去，決不願在這時候離開她。至於說到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他自然不欲在這類事件上清污自己的名譽；但是他對於這事太爲關切，雖然它已取得了如此瘋狂的轉變；再加上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曾說過於他有

關的兩三句話，使他在不解釋清楚以前，無論如何不願意走。他決定坐到底，完全默不作聲，祇做一個觀察者，自然這是爲他的體面起見，不得不如此做的。祇有葉潘欽將軍一人剛纔已爲了那樣不客氣地，可笑地交還他的禮物而感到恥辱，現在看見所有這些不尋常的怪誕的行爲，又加上羅果靜的突然出現，便更加使他惱怒。像他這種地位的人，肯和波奇成、費爾特申閣等人一同起坐，已經遷就萬分。凡憤怒的力量所能做到的一切，終於被責任的感覺、職務和地位的觀念以及自己尊嚴的心思所戰勝，所以羅果靜和他的同黨在將軍大人面前出現是一件難於容忍的事。

他剛向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聲明，她就立刻打斷他，說道：「啊！將軍！我竟忘記了！但是您必須相信，我已預先想到這一點。如果您感到恥辱，我並不堅持，也不再挽留，雖然我很希望現在有您在我身邊。無論怎樣，您和我相識了一場，並且那樣誦書於我，我總是非常感激的，但是假使您怕……」

「那裏的話，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將軍喊，露出了騎士般的寬大的態度。——「您這話是對誰說的？我現在車裏爲了表示忠實，一定要留在您的身邊。假使有了什麼危險，那末……再加上說老實話，我本來是具有好奇心的。我祇是覺得他們會弄壞地毯，也許還要顛碎什麼東西……我看，不必讓他們全都進來，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您以爲怎樣？」

「總果靜來了！」——費爾特申閣宣布。

「您以爲如何，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將軍匆匆地向他微語。——「她是不是發了狂？不是說比喻，御用的是真正的名詞。」

「我對您說過，她是永遠有這種傾向的。」——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發給地微語着。

「再加上發着熱疾……」

羅果勝的一班人的數目和早晨相同，祇加上了兩個放蕩的小老頭子。他會做過一張名譽欠佳的，專門揭人陰私的小報的主筆。他有一個笑話，說他把金錢的平當埋了錢，買空場。此外還有一個惡性的下場，和早晨那位握着拳頭的先生，在政界和職業方面都是死對頭和競爭者。羅果勝一派人裏誰也不認識他，卻是從街上，涅夫司基大街有太陽的一面檢來的。——他正在那裏攔住行人，用瑪西林詞具的文體請求人家幫忙，利用着一個狡猾的藉口，意思是說他自己「也會幫過人家的忙，給每個告幫的人十五盧布」。這兩個競爭者立刻互相仇視起來。剛纔那位握着拳頭的先生，在「告幫者」加速阻攔以後，竟感到了侮辱，因為他生性沈默，所以有時祇像狗熊似地吼叫「兩聲，賤賤地」望着「告幫者」。對他做出那份假意殷勤的樣子。「告幫者」是一個善於交際，極有政治手腕的人。從表面上看來，下賤能以技巧與機敏取財，而不見得能施展武力。況且他的身材比那位大拳頭先生矮得多。他用漂亮的態度，不和人家顯明地爭論，卻帶着非常誇耀的口氣，已經許多次暗示英國式的拳擊如何地高妙。一句話，他竟成爲一位純粹的西方派。大學頭先生聽到「拳擊」兩個字，祇是賤賤地，憤怒地微笑了一下，不屑和他的敵人作顯明的爭論。有時祇是默然地，似乎不在意的，把一個完全民族性的東西使用出來。——那就是一隻大拳頭，有筋力的，糾曲的大拳頭，上面長着一層栗色的茸毛。大家都明白，假使這民族性的東西發着中地落在有髮以西上面，確乎會搗成肉醬的。

他們中間沒有一個人喝得爛醉，和剛纔一樣，這全是由於羅果靜的努力——因為他整天儘想着到娜司泰謝·費里帕夫家裏拜訪的一件事情。他自己差不多已經完全清醒，但是由於在這一生中最亂七八糟的什麼也不像的一天，他所受到了的許多印象，他幾乎弄得愚蠢了。祇有一件事情時常留在記憶裏和心裏，每分鐘，每利那都想著。他爲了這一樁事情，從午後五點鐘一直到十一點鐘，處於無窮的煩悶和驚慌之中，和金台爾皮司庫布那班人忙亂著。那班人也幾乎發了瘋，爲了他的事情東奔西鑽，像身上着了火似的。但是十萬盧布的現款到底弄到了手——這筆款子就是娜司泰謝·費里帕夫都帶著嘲弄的樣子，偶然地，完全不清楚地暗示過的——至於利息的成數，連皮司庫布本人和金台爾談起來的時候，由於羞澀的緣故，都不肯高聲說出來，祇是用著微語。

羅果靜和剛纔一樣，首先走了進來，其餘的人們跟在後面移動着。雖然對於自己的特權很有深刻的認識，但到底有點膽怯。他們最怕的是娜司泰謝·費里帕夫，也不知是爲了什麼緣故。有一些人甚至心裏立刻會把他們大家「從樓梯上趕下去」。這般想的人們裏面，那個服裝漂亮，能博得婦人歡心的扎爾西夫也在其內。但是別的人們，尤其是那位大拳頭先生，雖然不說出聲來，但在心裏卻對於娜司泰謝·費里帕夫十分蔑視，甚至仇怨，所以走到她家裏來，好像是進攻一個城堡一般。然而頭兩間屋內陳設的佳妙，他們從未見過的一些東西，稀貴的傢具，圖書，巨大的愛神的像——所有這一切引起他們尊敬，甚至於恐怖的強烈印象。自然，這並不妨礙他們大家漸漸地，帶着傲慢的好奇，不顧一切的恐懼，跟在羅果靜後面，擠到客廳裏去。但是在大拳頭先生「告幫者」和別的一些人看見客人中有葉潘欽將軍在內的時候，

他們一下子弄得糊裏糊塗，摸不到頭腦，竟開始漸漸兒向後倒退到別間屋內。祇有萊白及夫一人是極勇敢，而且具有信心的，差不多和羅果靜並排着向前行進，明白一百四十萬的資財和現在在手裏的十萬現款到底是有點意義的。應該注意的是他們大家，連百知百曉的萊白及夫也在內，對於他們的能力範圍的認識已弄得非常錯亂。到底現在他們是不是可以一切准許做呢？萊白及夫有些時候準備斷呢，是一切准許的，但在另一些時候又感到有不安的需要，為預防萬一起見，暗中記住六法全書中幾項特別可以安慰而且鼓勵的條文。

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的客廳對於羅果靜引起了和他的同行者相反的印象。門簾剛揭起，他一看見了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其餘的一切已對於他停止存在，和早晨一樣，甚至比早晨還利害。可以猜到他的心劇烈地跳動着。他畏怯地，慌亂地，目不轉睛地望了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幾秒鐘。忽然似乎喪失了全部的理智，搖搖曳曳地走到桌旁，中途撞着波奇成的椅子，襪襪的皮鞋踏在沈默的德國美人華美的滿色衣裳的絲繡邊上面。他沒有賠罪，沒有看見。走近桌旁，把一件奇怪的東西放在上面。這東西是他走進客廳時兩手捧在前面的。這是一大包紙，有三俄寸高，四俄寸長，用「市場公報」緊緊地包着，四面用厚繩紮得極牢，紮了兩道，就和紮大方塊的白糖一般。後來就站住了，一言不發，垂下手，似在等待自己的判決。他的服裝和剛纔完全一樣，祇是在頸上加了一條全新的鮮綠的絲圍巾，用一隻鑲成甲蟲形狀的大鑽石別針釘住，還在右手的離腕的指頭上戴着一隻巨大的鑽石戒指。萊白及夫在離開桌子三步外立住；其餘的人們，上面已經說過，漸漸兒走進客廳裏來。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的女僕卡嘉和袖紗也跑來，在湯

起的門簾外面窺望，露出深深的驚訝和恐懼。

「這是什麼東西？」——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問，好奇地釘着羅曼羅，手指朝那件「東西」指着。

「十萬塊！」——他微笑回答。

「啊，居然不失信！請坐，請坐！就坐在這椅子上。同您在一塊兒的是什麼人？還是剛從那班人破談他們也進來坐；那邊沙發上可以坐，那邊還有一隻沙發，兩隻靠背椅……怎麼，他們不願意坐麼？」

果然有幾個人感到十分慚愧，退了出去，坐在別間屋內等候，但是有些人卻留在那裏，照着吩咐的樣子分別坐開，祇是覺得桌子這些，都在角落裏，有些人還打算溜走，另有些人卻越來越鼓起勇氣，鼓得不自覺地很快。羅曼羅也坐在給他指示出的椅上，但是坐了不久，他立刻立起來，以後就不再坐下。他漸漸兒起始辨清羅曼羅，向羅曼羅打量他，一看見羅曼羅，也將地微笑了一下，自行微語着：「這東西！」他向將軍和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看，不帶不安的神情，甚至沒有露出特別的好奇。但是在看見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身旁坐着公爵的時候，竟許久目不轉睛地望着，十分驚訝，似乎沒有力量弄明白怎麼會相遇的。有人疑惑他有的時候在那裏完全說着胡話。他除了這一天一切的慌亂以外，昨天一夜在火車裏經過，還有兩晝夜沒有睡覺。

「諸位，這是十萬塊錢，」——羅曼羅·費里帕夫納說，用一種像發誓裏話似的，不耐煩的接戰的神氣朝大家看，——「就在這謝儀的紙包內。剛纔他像瘋子一樣，高聲喊着，要在晚上送給我十萬塊錢，所以我老是等候他。他把我拍賣，從一萬八千起，忽然加到四萬，以後又加上十萬。總算沒有失約，你們瞧他的

臉色多末慘白……這是圍縛在篤納家裏的事情；我去拜訪他母親，拜訪我的未來的家庭，但是他的妹妹當面對我喊：「爲什麼不把這無恥的女人趕出去！」這朝納哥哥篤納的臉上唾了一口。她是一個有性格的女郎！

「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將軍用責備的口氣說。他起姑照他自己的想法，明白了一切。

「什麼事情，將軍？不是不體面？不要再裝樣騙人了罷！我曾經坐在法國戲院的包廂裏，像一個不可侵犯的美德的女人，我曾經像野人似的躲避五年來追求我的一切人，當時我的態度是如何的像驕傲，清白的女人，但是這一切全是爲了我的一股子傻勁！現在有一個人當着你們面前，跑了來把十萬塊錢放在桌上，在我度過了五年的清白的生活以後！他一定已經備好了一輛三套馬車，等候在我家的門前。他把我估價，值十萬塊錢！篤納，我看你至今還在生我的氣。是不是難道你真想引我進入你的家庭裏去麼？把我，把羅果靜的女人引進去麼？公爵剛纔說了什麼話呢？」

「我並沒有說您是羅果靜的，您決不是羅果靜的！」——公爵用抖戰的聲音說着。

「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算了罷，親愛的，得了罷！」——達里亞·阿萊克謝夫納忽然忍不住了。——「你既然爲了他們覺得難受，又何必看他們呢？難道你真想跟這人走，那怕就是爲了十萬塊錢的緣故！十萬塊錢果然是一筆大款！你可以把十萬塊錢收下，再把他趕走，應該這樣對付他的。唉，我處在你的地位上，真要把他們全部……這算什麼樣子！」

達里亞·阿萊克謝夫納居然發怒了。她是具有善良的心的，容易感動的女人。

「你不要生氣，達里亞·阿萊克謝夫納。」——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對她冷笑了一聲。——「我對他說的時候並沒有生氣。我責備他麼？我簡直不明白，我怎麼會這樣的傻，怎麼會想加入進純潔的家庭裏去？我見到他的母親，吻她的手，筋納，我剛纔在你家裏說着取笑的話，那是因為我故意要在最後一次親自看一看：你這人究竟會做到什麼地步？你真是使我十分驚訝。我期待着一切，但沒有料到會這樣的。你明明知道龜竟在結婚的前夜，送給我一串珍珠，我還收下來，而你還能娶我！至於羅果靜呢？他在你的家裏，當着你的母親和妹妹，把我拍賣，而你到底還在這以後跑來求婚，還想把自己的妹子帶來！羅果靜說你肯爲了三個盧布爬瓦西里也夫的墓上去，難道說的是實話麼？」

「會爬的。」——羅果靜忽然輕聲說，露出深信不疑的神色。

「假使你娶我，那還情有可原，但是聽說你所得的薪水並不少呢！再加上你除了受恥辱以外，還要帶一個仇恨的妻子回到家裏去！（因為你仇恨我，我是知道的！）現在我相信像這樣的人會爲了銀錢殺死任何人的！現在這類人簡直個個都充滿了貪婪的心腸，他們儘想着錢，想得發狂了！自己還是一個嬰孩，就想出去放印子錢！有一個在剃刀上繞上綢子，綁得緊些，從後而輕輕地把自己的朋友殺死，像宰一頭綿羊。這是我新近在報上讀到的。你真是無恥的人！我是無恥的女人，而你比我更壞。至於那位取到花把的人，我也不多說……」

「這是怎麼了？這是怎麼了？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將軍擺着手，露出十分憂慮的樣子。——「您是如何的優雅，有如何柔細的思想，而竟如此！您說的是什麼言語！什麼話語！」

「將軍，我已經喝得有點兒醉。」——鄒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忽然笑了。——「我要出去游玩！今天是我的日子，我的佳節，我的大紀念日，我早就等候着這日子。達里亞·阿萊克謝夫納，你看這位乖人家花把的人，這位 *Monsieur aux camélias*，你看他坐在那裏，笑我們……」

「我並沒有笑，鄒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祇是用極大的注意聽着。」——託慈基帶着尊嚴的神氣反駁。

「爲了什麼我在整整的五年裏磨折着他，不讓他離開我？我值得這樣做麼？他不過是一個應該成爲這樣的人……他還會認我對他有錯？因爲他使我得到教育，當作伯爵夫人似的養着我，用去了許多許多的錢，在鄉下就給我尋覓誠實的丈夫，又在這裏給我找到了箱納。你以爲怎樣？在這五年來，我並沒有和他同居過，不過錢是問他拿的，心裏還覺得是應該拿的。我完全把自己弄糊塗了。你說，你可以收下十萬塊錢，再把他趕走，既然覺得討厭。實在是討厭……我早就可以出嫁，不見得就是嫁給箱納，然而也是覺得很討厭。爲了什麼我在這種怒恨的狀態之下費去了五年工夫？你相信不相信，我在四年以前有時就想着，我何不就嫁給我的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呢？當時我這樣想是由於忿怒的緣故。當時我的腦筋裏有許多亂七八糟的念頭。我會強迫他做的！他會自己請求的。你相信不相信？固然他喜歡撒謊，但是他很容易受誘惑，他不會堅持得很久。以後又想了想：有點不值得如此對他忿怒。當時我忽然覺得他很討厭，即使他自己向我求婚，我也決不嫁給他。整整的五年來，我就這樣裝腔作勢地對待他！不行，最好還是到街上去，那裏是我應該去的地方。不是和羅果靜在一塊兒游蕩，便是明天就去充當洗衣女！我身上沒有一點是我自己的。我走

的時候，——要把一切東西都扔還給他，最後的一塊抹布都給他留下。假使我一無所有，請問誰會來娶我？問一問茄納，娶我不娶？費爾特申都不會娶我的……」

「費爾特申也許不會娶的，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我是一個很坦白的人，——費爾特申插上去說。——不過公爵會娶的！您坐在這裏訴怨，您且望一望公爵！我早就在觀察着……」

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好奇地回身望着公爵。

「真的麼？」

「真的，——公爵微語着。

「您會娶我這空無所有的一個光身麼？」

「我會娶的，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

「又出了新的笑話！——將軍咕噥說，——這本來是可以料到的！」

公爵用憂愁，嚴厲和透徹的眼光望着繼續着他的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的臉。

「又找到了一個！」——她突然又朝着達里亞·阿萊克謝夫納說，——「我知道，這真是出於好心。我找到了一個恩人！人家說他那個也許是實在的。你既然這樣愛我，願意收我這種誠懇的女人做妻子，但你是什麼生活下去呢？」

「我想娶的是像您這樣的純潔的女人，並不是羅果靜的女人，——公爵說。

「我是純潔的女人麼？」

「您是。」

「唔，這一些……全是從小說裏來的！公爵，這一套話全是古舊的謊語，現在的社會已經聰明了一些。這全是胡說八道的話。你那裏還能娶親，你自己還需要一個保姆！」

公爵立了起來，用抖戰的，畏葸的聲音，同時又露出一個具有深信的人的神色，說道：

「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我一點也不知道，一點也沒有看見，您的話是對的，但是我……我認爲那是您給我，而不是我給您一個面子。我是一個無足重輕的人，您卻已受够了痛苦，從地獄裏出來還是那樣的純潔，這是很可以佩服的。您爲什麼感到慚愧，想跟羅果靜夫呢？這是狂熱病……您把七萬五千塊錢交還給羅基先生，還說這裏所有的一切您全要拋棄掉，這是誰也做不到的事情。我……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我愛您，我可以爲您而死。我不許任何人說您壞話……如果我們貧窮，我將工作……」

說出最後的那句話的時候，聽見費爾特申和萊白及夫大笑的聲音。將軍從芬孔裏發了一聲叫，表示極大的不愉快。波奇成和託慈基直想微笑，但是忍住了。其餘的人們竟驚異得張大着嘴。

「……但是我們也許不會受窮，反而會很富的，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公爵仍舊用長意的聲音繼續說，——「我還不知道究竟如何，可惜我至今還來不及弄得清楚。我在瑞士接到了莫斯科一位薩拉茲金先生的信，他通知我，似乎我可以收到一筆極大的遺產。這封信就是的……」

公爵果真從口袋裏掏出一封信來。

「他不是說謊話？——將軍暗聲說。——真正的瘋人院！」

一下子隨來了沈默。

「公爵，您好像說過，您收到了薩拉慈金先生的一封信麼？」——波奇成問。——「他是極有名的人，和林林著名的律師。如果確是他通知您，那您可以完全相信的。幸而我認識他的筆跡，因為不久會和他接洽過一樁事情……假使您讓我看一看，我也許可以對您說點什麼。」

公爵默不作聲，手抖索着伸出那封信來。

「什麼事？什麼事？」——將軍喊，像瘋子似的望着大家。——「果真是遺囑麼？」

大家的眼睛全釘在看的波奇成身上。衆人的好奇取得了新的，特別的衝動。費爾特中尉坐不住了。羅比帶着疑惑和極度不安的神情，一會兒向公爵看望，一會兒又轉到波奇成身上。達里亞·阿萊克謝夫等時候得像坐在針上一股。連索白及大都忍不住，從角落裏走出來，深深地彎腰，從波奇成的肩後窺望那封信，那神氣好像深怕有人爲了他這樣做，立刻會給他一拳似的。

第十六章

「事情是真的，」——波奇成終於說，一面折疊那封信，交還給公爵。——「您不用一點麻煩的手續，根據令姨母那張無可辯駁的遺囑，就可以取得極大的資財。」

「這是不會有的！」——將軍喊，好像放槍似的。

大家又張大了嘴。

波奇成於公解釋起來，特別對伊凡·費道洛維奇解釋。他說公爵的姨母於五月前死去，這位姨母他從來沒有見過，是他母親的親姊姊，莫斯科第三等商人伯蒲與的女兒。伯蒲與經商破產，在貧病中死去。他的親哥哥卻是有名的富商，最近也死了。一年以前，他的僅有的兩個兒子在一個月內相繼死亡。這使他受到打擊，過了不久自己也得病而亡。他的妻子早已不在世，弄得一個承繼人也沒有，除了公爵的姨母，伯蒲與的親姪女以外。他的姨母是很窮的女人，住在別人家裏。在取到遺產的時候，這位姨母也已得了水腫症，臨死不遠，但她立即委託薩拉慈金起始尋訪公爵，還立下了遺囑。顯然，公爵和醫生——公爵在瑞士時就住在他家裏，——兩人都不願意等候正式的通知，或先行調查一下，而由公爵親自懷着薩拉慈金的信，勸身回國……

「祇有一樣可以對您說，——波奇成對公爵說，——那就是所有這一切是無可爭論，而且對的，薩拉慈金信上既說出無可爭論和合法的話，您就可以把它當作口袋裏的現錢一樣。我現在恭賀您，公爵！您也許也可以得到一百五十萬，或者更多些。伯蒲與是很有錢的人。」

「最後的梅思金公爵萬歲！」——費爾特申吶喊。

「萬歲！」——萊白及夫用酒醉的聲音吼叫着。

「我剛纔還把二十五盧布借給這位窮人呢，哈哈，這真是童話裏的故事！」——將軍說，驚訝得幾乎發呆了，——「恭喜，恭喜！」——立起來，走到公爵面前，擁抱他。別人也跟着他立起來，繞到公爵的身旁。迅速縮到門簾後面的人們都在客廳裏出現了。生出了模糊的話聲，呼喊，甚至傳來了要求開香檳酒的喊

聲。大家擁擠着，忙亂起來。一下子幾乎忘記了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忘記了她還是今天晚會上的女主人。但是等了一會，大家幾乎一下子想到公爵剛纔會向她求婚。所以這事情弄得加倍地比以前瘋狂和特別。深深地驚訝着的託絲基，望着肩膀，去不多祇有他一人坐着，其餘的一幫全亂鬧地擠在桌子旁邊。大家以後說，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就是在這時候起發了瘋。她繼續坐着，用一種奇怪的，驚訝的眼神向大家看了一會，好像不明白什麼，努力在那裏思索。她以後忽然轉身向着公爵，威嚴地皺着眉毛，釘着他，但這是一剎那的工夫，也許她忽然覺得這全是玩笑和嘲諷；但是公爵的神色使她立刻明白了。她凝想着，又微笑了一下，似乎沒有明顯地感到她微笑的是什麼……

「這末說來，我真是公爵夫人了！」——她似乎嘲弄自己似的微語着，不經意地望了達里亞·阿萊克謝夫納一下，大笑起來。——「出人意料的地場……我……沒有料到的……諸位，你們為什麼站在這裏請你們大家坐下，給我和公爵道喜！好像有人要喝香檳酒。費爾特申，你去吩咐一下。卡嘉帕沙——她忽然在門旁看見了自己的女僕。——「你們來，我要出嫁了，你們聽見沒有。嫁給公爵，他有一百五十萬財產，他是梅思金公爵，他娶我！」

「靠上帝的福，應該是時候了！不要再放過去呀！」——達里亞·阿萊克謝夫納，深深地受了所發生的事情的震動。

「你坐到我身邊來，公爵。」——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繼續說。——「這樣就對了。現在酒取來了，諸位，請呀！」

「恭喜，恭喜！」——許多聲音。有許多人擠過去喝酒，羅果靜一夥的人差不多全在其內。他們雖然呼喊，而且準備呼喊，但是內中有許多人不管周圍的情勢和環境如何奇特，已經感覺到佈景在那裏變換。另有些人顯得不安，懷疑地等候着。有許多人互相耳語，說這事情也是極普通的，公爵們本來可娶任何女人，這會卜賽女人也可以娶。羅果靜本人站在那裏望着，臉發曲成呆板的，疑慮的微笑。

「公爵，好人兒，你醒了醒罷！」——將軍恐怖地微語，走到旁邊來，拉公爵的袖子。

羅果靜·費里特夫納看見了，哈哈地笑了。

「將軍！我現在已做了公爵夫人，你聽見沒有？公爵不吝人家來侮辱我的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您來給我道喜呀！我現在可以和您的人到處同起同坐，您覺得我有了這樣的丈夫，好不好呢？有一百五十萬塊錢，再加上是公爵，再加上應該是一個白銀，還有比這壞的麼？到了現在才開始真正的生活！你聽了！——羅果靜！你把你一包錢拿走，我要嫁給公爵，我自己就比你富！」

羅果靜明白了怎麼會事。無可形容的悲哀印在他的臉上。他擡着雙手，從他的胸內湧出了一聲呻吟。

「你把她讓給我！」——他對公爵喊。

周圍笑了。

「讓給你麼？」——達里亞·阿萊克謝夫納得意洋洋地搶上去說：——「你瞧你把錢往桌上一扔，你這鄉下人公爵是娶她，而你是跑來搗亂的！」

「我也娶她！立刻就娶！我可以把一切都交出來……」

「你瞧你這醉鬼，應該把你趕出去！」——達里亞·阿萊克謝夫憤憤地說。
 笑聲更顯得濃厚了。

「你別惹公爵，」——羅可泰滿臉費里帕夫對他說，——「這鄉下人在那裏拍賣你的未婚妻。」

「他喝醉了，」——公爵說，——「他很愛您。」

「你的未婚妻幾乎同羅果靜跑走，你以後不會感到羞慚麼？」

「那是您在發着寒熱呢。您現在還在發寒熱，說謊話。」

「以後有人會說你的妻子和託慈基姘住過，你不會害臊麼？」

「不，我不會害臊……您在託慈基那裏並非出於自願。」

「永遠不會賣備麼？」

「不會賣備的。」

「你別留神，你不能擔保一輩子呀！」

「羅可泰·費里帕夫納，」——公爵還聲嘶力竭地說，——「我剛纔對您說過，您同意

給我，我認爲這是一種榮譽。那是您給我體面，而不是我給您體面。您笑我這句話，我聽見周圍的人也在那裏笑。也許我的辭令顯得可笑，我自己也很可笑，但是我老覺得我……明白什麼是體面，並且相信我說的是實話。您現在想無可轉圜地害自己，因為您以後永遠不會寬恕您自己的，其實您並沒有一點錯處。您的生命決不會就此完結的。羅果靜到您這裏來，還有篤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奇想騙您，那於您有什

麼相干呢？爲什麼您不斷提起這些事情呢？您所做事情不見得許多人能夠做，這是我要反覆說着的。您想跟羅果靜去，那是您在病勢發作的時候決定的。您現在還在病中，您最好到牀上去睡一下。明天您去充當洗衣婦，而不顧和羅果靜留在一起的。您很驕傲，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但是也許您太不幸，所以認自己是真正有錯處的。應該好生侍候您。我要侍候您。我剛纔看到了您的照片，好像看見了一個熟識的羅羅。我立刻覺得您似乎已經在那裏招喚我……我……我要尊敬您一輩子，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公爵忽然結束了他的話，好像忽然醒轉了，臉漲紅着，因爲他明白他當着何等樣的人們面前說出這種話來。

波奇成羞慚得垂下了頭，望着地上。託慈基心裏想：「雖然是白癡，卻知道這羅羅是容易得人歡心的方法。這是本能！」公爵又看見在角落裏閃爍着的第納爾的眼神，——他似乎想用這眼神把公爵變成灰燼。「真是好人！」——受了感動的達里亞·阿萊克謝夫納說。

「有學問的人，但已經完了！」——將軍低聲微語着。

託慈基拿起帽子，預備立起來，輕輕地溜走。他和將軍對看了一眼，預備一同走出去。

「謝謝你，公爵，沒有一個人在這以前和我講過這樣的話。」——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說，——

「大家都把我拍賣，正經的人裏還沒有一個向我求過婚。您聽見沒有，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公爵所說的一些話您覺得怎樣？差不多有點不體面……羅果靜！你等一等再走。你也不會走的，我看出來。也許我還要跟你走。你打算把我帶到那裏去？」

「葉加德那郭夫，——萊白及夫從角落裏報告着，而維果靜祇是抖索了一下，張眼望着，似乎不相信自己。他完全呆頓住了，好像頭上喫了一下可怕的一擊。

「你怎麼啦？你怎麼啦？你真是有病；你是不是發了瘋？——喫驚異常的這里。——河萊克謝夫納噫了下來。

「你以為是真的麼？——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哈哈地笑着，從椅上躍起。——「真要害這小孩麼？這個和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恰巧相合，他是愛小孩的！我們走罷，維果靜預備好你的錢包！你想娶我，也不要緊，錢可是要給我的。我也許還不肯嫁給你。你心想，你自己想要我，那包錢就是你的麼？你在胡說！我自己就是無恥的女人！我做了託慈基的姨太太……公爵！現在你需要阿格拉耶·葉潘欽，而不是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否則費爾特申國那班人會敲着手指看不起你的。你不怕，我可是怕我害你，還怕以後責備我。你宣布說，我給你一個價面，——這是託慈基知道的。病納，你知道，你錯過了阿格拉耶·葉潘欽。你假使不和她講交易，她一定會嫁給你！你們這些人全是這樣的：你們應該一下子就加以選擇，不是和不體面的女人交往便是和體面的女人相識。否則你會自己弄糊塗的……你們瞧將軍的臉色，張大了嘴……」

「這真是地獄，這真是地獄！——將軍反覆地說，靠起了肩膀。他也從沙發上立起來；大家又都立着。

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似乎發狂了。

「真的麼？——公爵呻吟着，絞扭他的雙手。

「你以為不麼？我雖然是無恥的女人，但是也許我很驕傲。你剛纔稱我為完美的人。一個人單祇由於

誇耀自己看不起百萬家私和公爵的名位而往陋室裏走去，倒可以算做一種完美！但是在這以後，我能做你的什麼樣的妻子呢？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你知道我真是把百萬家私往窗外拋棄了！那末你以為我會嫁給篤納，爲了你的七萬五千地錢出嫁麼？這七萬五千盧布你收回了罷，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連十萬都沒有到，該羅果靜超越了過去）我自己來安慰篤納，我有了一個念頭。現在我要出去玩，我是街頭賣笑的女人！我在監獄裏坐了十年，現在我的幸福來了！你怎麼啦，羅果靜！快預備一下，我們就走。」

「我們就走罷！」——羅果靜吼叫起來，喜歡得幾乎發狂了。——「喂……你們……拿酒來！哈哈，哈哈……」

「多預備酒，我要喝。有沒有音樂？」

「有的，有的！你不許走近過來！」——羅果靜瘋狂地喊，看見了達里亞·阿萊克謝夫納走到娜司泰·費里帕夫納面前去。——「她是我的！一切是我的！皇后！完結了！」

他喜歡得喘不過氣來。他在娜司泰·費里帕夫納身旁走着，朝大家喊着：「不許走近！」他的一夥人全都擠到客廳裏來了。有些人喝酒，有些人吶喊，嘲笑，大家處於極興奮的，極不勉強的心神狀態之下。費里特中間試着歸附到他們一羣裏去。將軍和託慈共又作了想趕緊溜走的姿勢。篤納已經把帽子取在手裏，但是還默默地在那裏，似乎還不能和在他面前展開來的圖畫相脫離。

「不許走近！」——羅果靜喊。

「你喊什麼什麼！」——娜司泰·費里帕夫納向他哈哈地笑着。——「我還是我自己的主人。我

一不高興，還可以把你趕出去。我還沒有取你的錢，那筆錢還在那裏放着。你把它拿來，把錢包拿來！這一包裏就有十萬麼？真是討厭！你怎麼啦，達里亞·阿萊克謝夫納？我真的要害他麼？（她指着公爵。）他那裏還能娶親，他自己還需要一個保姆。你瞧那個將軍，他會做他的保姆的。你瞧他儘在他前面侍候着。你瞧，公爵，你的未婚妻收了人家的錢，因為她是一個荒淫的女人，而你還想娶她！你何必哭呢？你覺得悲苦麼？我看，你應該笑。（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繼續說，她自己臉頰上已經有兩粒淚珠閃爍着。）你必須信任時間——一切是都會過去的！將來後悔，不如現在仔細想一想……你們大家爲什麼儘哭——連卡嘉都哭了！卡嘉親愛的，你怎麼啦？我要把許多東西留給你和帕莎，我已經安排好了。現在再見誰！我讓你這純潔的女人侍候我這荒淫的女人許多時候……這樣好些，公爵，這樣好些，以後你會賤視我，我們也決不會得到幸福！你不要發誓，我不相信！那多末愚蠢……我們不如好好地分手，否則我自己就是愛幻想的，會弄得不好！難道我自己不幻想着麼？你的話很對，我早就幻想着。那時我住在他的鄉下，獨自住了五年，一直在那裏想呀，想呀，——尤其是想像着像你這樣的人，良善的，誠實的，帶點傻氣的人，會忽然跑來說：「您沒有錯，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我崇拜您！」有時竟想到發狂的地步……但是來了那個人，每年住兩個月，帶來了恥辱，侮蔑，頹廢，淫慾，後來就走了，——我有一千次想朝湖裏投去，但我是卑賤的人，膽子太小，但是現在呢……羅果靜，預備好了沒有？」

「預備好了！不許走近！」

「預備好了！——傳出了幾個聲音。」

「帶小鈴的三套馬車等候着呢。」

「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把那包錢抓在手裏。」

「箱納，我生出一個念頭。我現在想獎賞你一下，因為你沒來由地喪失了一切。羅果勝，他爲了三個布會，會爬到瓦西里也夫司基島上去？」

「會爬的。」

「箱納，我想最後一次看一看你的靈魂；整整三個月來你磨折着；我現在輪到我了。你看這包東西，裏面有十萬塊錢。我現在把它扔到壁爐的火裏，就當大家面前，請大家做證人。等到火把那紙包圍圍圍住，你就伸手到火爐裏，不能用手套，光着手，把袖子撻起，從火裏取出那紙包來！取了出來，就是你的，十萬塊錢全是你的！祇是把手燙痛一點——可是你想想，有十萬塊錢呢！取出來是並不長久的！我要欣賞你的心靈，看你怎樣鑽到火裏去取我的錢。大家做見證，這包東西是你的！假使你不取，就讓它燒完；我不讓任何人搶救！走開！大家都走開！這是我的錢！我收下這筆錢，作爲在羅果勝那裏住一夜的代價。這是我的錢，羅果勝！」

「是你的，親愛的是你的，皇后！」

「那末大家都走開。我要怎樣做，就怎樣做！不許妨礙我！費爾特中尉，你把火弄好！」

「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我的手舉不起來呢！」——羅果勝異常的費爾特中尉回答。

「真是的！」——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喊，抓起火爐的鉗子，撥開了兩塊燒燼的木柴。火剛燒旺，就

把紙包扔進去。

周圍傳來了一陣喊聲；許多人居然畫起十字來了。

「發瘋了！發瘋了！」——周圍的人們喊着。

「不要……不要把她綁起來麼？」——將軍對波奇成微語。——「要不要喚醫生……她發了瘋，真是瘋了！是不是瘋了？」

「不，這也許不完全是瘋狂，」——波奇成微語着，臉色慘白得像一條手帕，混身抖擻着，沒有力量使

眼睛從發了火的紙包上移開。

「我對您說過，她是有彩色的女人，」——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喃聲說，臉色也有點慘白。

「但這是十萬塊錢呢……」

「天呀，天呀！」——周圍喊出喊聲。大家在壁爐旁邊擁擠着，大家都搶前來看，大家叫喊……有些人

甚至跳到椅上，從人頭縫裏探望。達里亞·阿萊克謝夫大納跳到另一間屋子，駭怕地跟卡嘉和帕莎微語。美麗的德國女人跑走了。

「母親！皇后！全能的女子！」——萊白及夫狂喊着，跪在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前面，手伸到壁爐那

裏。——「十萬塊呢！十萬塊呢！我親自看見，當着我面前包封好的仁慈的母親！讓我爬到火爐裏去；我要把

整個身子放進去，把我的斑白的頭伸到火裏去……我的妻子有病，沒有錢，有十三個小孩，——全是孤苦

伶仃的。我上星期埋葬了我的父親，他沒有東西啜，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呀！——他喊完以後就想爬

到壁爐裏去。

「走開！」——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推開他。——「你們大家讓開一條路罷，你爲什麼站在那裏？你不要害臊！你對進去罷！祝你的幸福！」

然而篤納在這天和這天晚上所受的實在太多了，對於這最後的意料不到的試驗並沒有準備。那堆人當時向兩半邊讓開，使他和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面對面立着，祇距離三步遠。她立在爐旁等候，火像似的，凝聚的眼神不肯從他身上移開。篤納身穿晚禮服，手執帽和手套，默然地，安靜地站在她面前，兩手交叉着，眼睛望着火光。癡迷的微笑在他的慘白如手帕的臉上晃盪。固然，他不能將眼睛從火上，從着了火的紙包上移開。但是有點新穎的什麼闖進他的心靈裏去。他似乎在發着熱受這苦刑；他的身體動也不動。過了一會，大家開始明白，他不會走去取那紙包，不願意去。

「喂，會燒光的！人家會羞你的！」——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以後你要上吊自殺，我並不說玩笑話！」

火起初在兩根快燒盡的木柴中間熾燒，後來在紙包扔上去，壓住了的時候，幾乎熄滅了。但是有一道小小的，發藍的火，還抓住下面一根木柴的邊緣。後來一根柔細的，長長的火舌舔着那紙包，火一抓住，就跑到紙的邊上，突然地整個紙包在壁爐裏燂燒，鮮紅的火舔竄到上面，大家都嘆氣了。

「母親呀！」——萊白及夫又喊叫起來，又往前闖，但是羅果靜把他拉住，重又推開了。

羅果靜自身完全變成一個呆板不動的眼神。他的眼睛不能從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的身上移開，

他被迷醉了。他快樂得像在七重天上。

「這真是皇后！」——他不時重複着，向周圍隨便什麼人說，——「這才是合我們的意思！」——他忘了自己似的喊着：——「你們這些小偷中間誰能做出這玩意來呀？」

公爵憂愁地，沈默地觀察着。

「祇要有人給我一千塊錢，我可以用牙齒去銜它出來！」——賽爾特申關提議着。

「我也會用牙齒的！」——大學頭先生在大家背後狠命地喊出來。——「真是糟心！全燒光了！全燒

光了！」——他看着火燄，喊了起來。

「燒光了！燒光了！」——大家齊聲喊，幾乎大家都搶到壁爐前面去。

「箭納，你不要裝腔了罷，我最後一次說話！」

「快爬過去罷！」——賽爾特申關吼叫着，簡直像發瘋似的跑到箭納面前，拉他的袖子。——「快爬

過去，你這吹牛皮的傢伙！快燒光了！可呢習的東西！」

箭納用力揮費爾曼申關一下，轉過身子，向門外走去。但是沒有走上兩步，身體就搖曳着，倒在地板上

了。

「你過去了！」——周圍的人們喊。

「母親呀，快燒光了！」——萊白及夫喊。

「白白的燒光！」——四面八方怒吼起來。

「卡嘉，帕莎，取水來，取酒精來！」——娜司泰讓·費里帕夫納喊，一面抓起火爐的鉗子，把那紙包取了出來。外面的紙差不多已經燒成灰燼，但是立刻看出內部並沒有損壞。那疊鈔票用三層的報紙包住。錢是完整的。大家自由地嘆了一口氣。

「祇有一千塊錢有點損壞，其餘全是完整的。」——萊白及夫欣慰地說。

「全是他的這包東西全是他的諸位，你們聽着！」——娜司泰讓·費里帕夫納宣布出來，把那紙包放在箭納身旁。——「竟沒有去取，竟忍住了！這末說來，他的自尊心還比貪錢的心重要。不要緊，他會醒過來的。否則，也許會殺死什麼人……你們瞧，他已經醒過來了。將軍伊凡·彼得諾維奇、達里亞·阿萊克謝夫、卡嘉、帕莎、羅果靜，你們聽見沒有這包錢是箭納的。我全部交給他享有，作為獎金……不管怎麼樣，都要交給他！你們對他說一聲，讓這紙包放在他的身邊……羅果靜開步走！再見罷，公爵，我初次看到了一個人！再見罷，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謝謝你！」

羅果靜一夥人一面轟鬧着，呼喊着，一面從各屋裏走到門外，隨在羅果靜和娜司泰讓·費里帕夫納後面。女僕們在大廳裏遞給她皮大幣。男婦那爾法從廚房裏跑來。娜司泰讓·費里帕夫納吻了大家一遍。

「難道，太太，您真完全離開我麼？您要到那裏去？還在您生日的那天，這樣好日子裏！」——女僕們哭着問，吻她的手。

「我要到街上去，卡嘉，那裏是我應該去的地方，要不我就去做洗衣女人！我同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够了！你們代我向他表示敬意。你們不要念我的短處……」

公爵像飛箭似的奔到大門那裏。許多人分坐着四輛帶小鈴的馬車。將軍在樓梯上就把他追上。

「算了罷，公爵，醒一醒罷！」——他說着，拉住他的手。——「扔掉了罷！你照她是什麼樣的人！我用父親的資格對你說……」

公爵看了他一眼，沒有說一句話，掙脫了身子，跑下樓去。

大門那裏三套馬車剛剛開走。將軍看見公爵抓住第一輛馬車，向車夫喊聲到葉加德鄰郭夫去，跟在三套馬車後面。後來將軍的那輛套着灰色馬的快車馳近前來，把將軍載回家去，心裏懷着新的希望和計劃，懷揣着剛纔的那串珠子。——將軍到底沒有忘記取在身邊。在一些計劃之中，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誘的形象也會閃爍過兩次。將軍嘆了一口氣：

「可惜得很！真是可惜！一個喪失了一切的女人！一個瘋狂的女人……現在公爵不該要娜司泰謝、費里帕夫……所以這事情弄成這樣子，倒是很好的。」

這類教訓式的、臨別贈言式的話語也會從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的賓客中其他兩個人嘴裏念了出來。——他們決定稍為步行一點路。

「您知道，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聽說日本人裏也有這類事情發生的。」——伊凡、彼得洛維奇、波奇成說。——「一個受侮辱的人會走到侮辱者的面前，對他說：『你侮辱了我，因此我來到你面前剖腹。』說完這句話他果真當着侮辱者的眼前把肚腹剖開，大概感到十分滿足，好像業已報復了似的。世界上真有些奇怪的性格，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

「您以為這裏有點相像麼？」——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微笑地回答。——「唔……您引了一個很俏皮的……極妙的比喻。但是您自己看見，伊凡·彼得洛維奇，我已經做了我所能做的一切；我不能超越可能的範圍以上，您以為對不對？您還須同意，這個女人身上有些重要的優點……光明的性格。我剛纔甚至想對她喊，——假使我能允許自己在這亂糟糟的環境之下這樣做，——她本身就是對於她所有的資備的最好的辯解。誰能不被這女人迷惑到忘卻理性，忘卻一切的地步呢？您瞧這個鄉下佬，紅果靜，竟撥了十萬塊錢！即使剛纔發生的一切是短促的，浪漫的，不雅觀的，但終歸是有色彩的，別致的，——這個您自己也會同意罷。天呀，以她這樣的性格，加上她這樣的美貌，可以做成何等的一個人呀！但是無論怎樣的努力，甚至無論有多大的學問，——一切都已經完了！一粒未經琢磨的鑽石，——這話我已經說過許多次了……」

於是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第二卷

第一章

在發生了本書第一卷結束時所敘娜司泰諾·費里帕夫納的晚會上那樁奇怪事件以後過了兩天，梅恩金公爵忙着上莫斯科去，辦理領取意外遺產的手續。當時有人說，他的急於成行另有原因，但是關於這層，還有關於公爵在莫斯科，總之在他離開彼得堡的整個時期內的一切行動，我們祇能供給極少的材料。公爵離開了整整的六個月，即使是那些多少有點原因對於他的命運發生與護的人們，在這個時期內也不大能夠知道關於他的一切。固然，有些謠傳偶然達到一些人的耳中，但大半也是奇怪的，幾乎永遠互相矛盾的。對於公爵最有興趣的自然還是葉潘欽府上，公爵臨走的時候竟來不及向他們辭行。不過將軍會和他見過面，甚至見過兩三次；他們很正經地談論一些什麼問題。雖然將軍親自見過面，但他沒有把這事通知家人。總之，在最初的時期內，也就是在公爵離開後幾乎整整的一個月以內，葉府上絕口不提到他。祇有將軍夫人一人最初就表示，「她對公爵這個人的觀察得了殘酷的錯誤。」以後過了兩三天又說，但已經不再指出公爵的名字，卻是那樣不確定地說，「她一生主要的特質就是對於人們的認識不斷的錯誤。」過了十天以後，不知爲了什麼事情對女兒們生氣，又用格言的方式說：「錯誤得够了！以後不會再有

的！不能不使人注意的是有一種不愉快的情緒在他們家裏存在了許久。有一點沉重的，緊張的，說不出來的，好像口角的情形存在着。大家全顯出陰鬱的樣子。將軍日夜地忙，推行各種事務；他這樣繁忙，這樣積極，尤其在職務方面，是很少看見過的。家裏的人們簡直來不及看到他。至於那些小姐們，自然口頭上毫無表示。甚至她們自己在一起的時候，也許說得都很少。她們本來是驕傲的，矜持的千金小姐，她們有時還會互相感覺同情，然而不但在一句話語裏，即使從一個眼神上又全能互相了解，所以說許多話有時也大可不必。

祇有一樣可以由局外的觀察者加以判斷的，假使有這種人存在的話，那就是從一切上述的，還不多的材料上看來，公爵雖紙到葉落，欽家裏去了一次，而且是那樣匆匆忙忙地，但到底在那裏還留下了特別的印兒。也許這祇是普通的好奇的印象，由於公爵幾種瑰奇的舉動而發生的。無論怎樣說，印兒是終歸還留下來了。

漸漸地連那些在城裏傳播出的謠傳也蒙上了未知的黑影。大家講，有一個傻瓜公爵，（誰也不能確切地提出他的姓名，）突然領到了一筆鉅額遺產，娶了一個過路的法國女人，巴黎 *Chateaufort's* 裏著名的跳 *Can-can* 的舞女。但是另一些人說，有一個將軍取到了遺產，還有一個俄國商人，擁有數不清的財產，娶了過路的法國女人和有名的舞女，在婚禮上喝醉了酒，由於誇口而把七十萬張最新發行的有獎公債用蠟燭燒燬。然而所有這些謠言很快地靜寂了下去，而這是周圍的情勢加以助成的。譬如說，果靜的一夥裏本有許多人可以講述出來的，竟全體由羅果勝本人率領着，動身到莫斯科去了，就在葉加

答鄰郭夫車站可怕的豪飲以後整整地過了一星期的時候，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也參加這豪飲。有些不多關心的人們從某種謠傳上得悉，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在葉加答鄰郭夫豪飲的次日就逃走了，失蹤了，後來纔探出她到莫斯科去了；因此大家在羅果靜赴莫斯科一事上發現了和謠傳相巧合的地方。

對於施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伊伏爾金也發生了一些謠言。他在自己的團體裏本來也是很有名的人物。但是他身上也出了一樁事實，使那些關於他的不良流言迅快地冷卻了下去，而且完全消滅了：他得了極重的病，不但不能出現於任何的社會中間，且甚至不能出去辦公。他病了一個月模樣方纔痊愈，但不知爲何原因竟完全辭去了股份公司內的職務，而由他人繼任。他也不再在葉密欽將軍家內出現一次，由別的官員上將軍那裏去。施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的仇人們本可以猜到到他爲了所發生的事情感到非常的慚愧，竟不好意思走出街上；但是他果實得了病，甚至得了癆瘵病，顯出癡想和蒸餾的樣子。瓦爾瓦拉·阿爾達里昂南奇在那年的冬天和波奇成結婚。認識他們的人們委實率地指出這一個婚事和施納不願返就原職，不但停止贍養家庭，且自身也需要幫助，甚至需要他人服侍的事實相關。

我們必須附帶指出，在葉密欽家內對於施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這個人甚至從未提起過——彷彿世界上都沒有這個人，不僅在他們家內。但是他們大家很快地知道了一樁極有趣的事實，那就是：在那個對於他運定的夜裏，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家裏出了那樁不愉快的事件以後，施納回家後，並沒有睡覺，卻用像犯癡疾似的不耐煩的神情等候公爵的回來。公爵到葉加答鄰郭夫，回來時已是早晨五

點多鐘。那時筓納走到他屋內把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在他暈倒時送給他的一包錢放在桌上。他堅請公爵在遇到最初的可能機會時將這禮物還給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筓納到公爵那裏去的時候，帶着仇恨的，且近乎悲憤的心情。他和公爵中間彷彿祇說了幾句話，以後筓納竟在公爵那裏坐了兩小時，一直悲哀地痛哭着。兩人帶着友善的關係散走了。

葉潘欽家裏人全都聽到了的這個消息，以後證明出來是完全準確的。這類的消息會如此迅速地傳出來，打聽出來，自然是很奇怪的。例如，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家裏所發生的一切事情，到第二天葉潘欽家裏就全知道，甚至知道得非常詳細。關於筓納·阿爾達里昂的消息可以猜想是瓦爾瓦拉·阿爾達里昂帶到葉潘欽家裏去的。——她忽然出現在葉家的幾位小姐那裏，而且很快地和她們處得極熟，使羅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感到驚訝。但是瓦爾瓦拉·阿爾達里昂雖然爲了什麼原因認爲必須和葉家姊妹們接近，但是一定不會和她們談自己兄弟的事情。她雖然在那個把她的兄弟驅逐出去的人家那裏結下了友誼，但她也是一個很驕傲的女子，不過她的驕傲是另一種的。以前她雖和葉家認識，但難得見而但是她現在也差不多不常到客廳裏去，祇是從後門的臺階那裏進去，像溜進去似的。羅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從來不喜歡她，以前和現在都不喜歡，雖然她很尊敬瓦爾瓦拉·阿爾達里昂。諾夫納的母親，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她很驚訝而且生氣，認瓦爾和她的女兒們的友誼是她們一種任性和專擅的行爲，一簡直不知道要想出什麼花樣來和她反對。不過瓦爾瓦拉·阿爾達里昂到底繼續上她們那裏去，嫁前嫁後都去。

公爵走後過了一月模樣，葉蓮欽夫人接到了老公爵夫人白洛孔司卡耶一封信——她於兩星期前赴莫斯科看她的出嫁的長女。這封信給予葉夫人顯著的影響。她雖然沒有把信裏的內容告訴伊凡·費道洛維奇和女兒們，但是從許多痕跡上可以看出她有特別的興奮，甚至驚慌。起初特別奇怪地和女兒們談話，儘講些不尋常的題目。她顯然想說出來，但爲了什麼原因忍住了。接信的那天她對大家的態度非常和藹，甚至吻阿格拉耶和阿台拉意達，在她們面前說了一些懺悔的話，可是懺悔的究竟是什麼，她們也弄不清楚。甚至對整個月來失了寵的伊凡·費道洛維奇也寬宏起來。第二天，她對於昨天那樣的感情作用異常生氣，在飯前已經和大家吵了一下嘴，但是到了晚上天空裏又晴朗了。總之，她在整整一個星期內處於充分明朗的情緒之中，這是早就沒有的。

又過了一星期，她又接到白洛孔司卡耶一封信，這一次決定說話了。她莊嚴地宣言：「白洛孔司卡耶老太婆」（背後講論她的時候，她從來不作另外稱呼的），告訴她極可安慰的消息，關於「這怪物，唔，就是那個公爵」——老太婆在莫斯科尋找他，探聽他，打聽到一點很好的消息。後來公爵親自上當那裏去，使她引起了特別的印象。她隨他每天早晨上她家去，從一點到兩點，他就每天去，至今還沒有厭。最後這軍夫人還說，公爵由「老太婆」介紹，又兩三家人家活動招待。「他並不呆坐在家裏，也不像傻子似的害臊。」小姐們聽到這個消息以後，立刻覺察出信裏有許多話母親瞞住了沒有說，也許她們是從瓦爾瓦拉·阿爾達里昂諾夫那裏知道的，自然，凡是波奇成所知道關於公爵和他在莫斯科的一切情形，她也知道。而波奇成所知道的甚至比大家都多。他在事務方面本來是過分沉默的人，雖然他有話也會告訴瓦略。

由於這，將軍夫人更加不愛瓦爾瓦拉·阿爾達里昂諾夫了。

無論怎麼說，冰既已被擊破。對於公爵已成爲大家可以出聲談論的人。同時更加明顯地發露了公爵在葉家引起而且遺留下來的特別印象和無從衡量的極大的興概。將軍夫人對於莫斯科來的消息會引起她的女兒們如此深的印象一層深致驚訝。而女兒也屈奇她們的母親會如此添重地宣布，「她一生主要的特質就在於對人們的認識不斷的錯誤，」而同時竟委託「有勢力的」老太婆白洛孔司卡耶在莫斯科注意公爵的行動，再加上必須藉基督和上帝的名義才能求到她的注意，因爲「老太婆」對於某些事情是懶得去做的。

冰剛被擊破，吹來了一陣新鮮的風，將軍也立即發表自己的意見。原來他也非常關心這件事情。不過他祇講到了一問題的事務方面。——原來，他爲了公爵的利益起見，曾委託兩位極靠得住的，在莫斯科極有勢力的先生監督他，且特別監督他的顧問薩拉慈金。關於遺產方面人們談論的一切，「那就是關於遺產的事實，」是十分正確的，但是遺產的本身卻並不十分鉅大，像以前風傳的那樣。財產的狀況有一半已經弄得零亂，發現了債務，且發現了另一些要求權利者，再加上公爵不管有人在爲他謀劃，還做出些事務方面毫無經驗的行動。——自然上帝會保佑他的。——現在，在「沈默的冰」已被擊破的時候，將軍樂於「完全誠心誠意地」作如此的聲明，因爲「這小子雖然有點那個，」但終歸是值得那個的。不過他到底有點傻裏傻氣。譬如說，發現了故世的商人的幾個債權人，持着一些沒有價值的，大可爭論的憑據，還有些人探聽出公爵的爲人，竟毫無憑據，也跑了來。結果怎樣呢？公爵竟會使大家都得到了滿意，不管他的朋友們竭力

主張，說這些人們是沒有權利的。他之所以滿足他們的要求，也就因為內中有些人確實受了損害。

將軍夫人回答說，白洛孔司卡耶關於這所也提到過。「這是蠢極了，太蠢了，傻子是無法治療的。」——她堅決地說，但是從她的臉上可以看出她很喜歡這一「傻子」的行為。後來將軍看出他的夫人對於公爵的關心好像對待自己的親兒子一般，又看出她對阿格拉耶特別和藹。他看到這情形，一時露出了極正經的臉色。

但是這種愉快的情緒並沒有存在了許多時候。祇過了兩星期，突然一切又變了，將軍夫人皺着眉頭，將軍聳了幾次肩膀，又服從了一沈默的冰一事。這是因為兩星期以前他偶然接到了一個消息，雖然是簡短的，不很清楚，但是極準確的消息，說妮司泰謝·費里帕夫納起初在莫斯科失蹤，以後又在莫斯科被羅果薛找到，以後又失了踪，又被他找到，最後才給了嫁給他的正當的諾言。僅過了兩星期，將軍忽然接到消息，說妮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第三次逃走了，這一次逃到一個省城裏去，同時拉思金公爵也從莫斯科失蹤，把所有事務都交給薩拉熱金照顧，一不是和她一塊去，或者不過是跟踪而去，——不得而知，但是裏面有點把戲，——將軍結束了他的話語。麗隆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的方面也收到了一些不愉快的消息。在公爵走後的兩個月，關於他的一切消息差不多已經在彼得堡完全斷絕了，而葉府上一沈默的冰也不再被擊破。不過瓦爾瓦拉·阿爾達里昂諾夫納還是常去探望小姐們。

爲了結束所有這些謠傳和消息起見，我們要補說的是在春天時，葉府上發生了很多的變故，所以不忘記公爵是很難的，況且公爵自己也沒有透露，且也不願透露關於自己的消息。在冬天內他們漸漸地決

定到國外去消夏，那就是歐陽德達·博達可菲也夫納帝子女們前去，將軍自然不能虛耗時間到「空虛的消遣」上面。這決定是由於小姐們特別固執的主張而成立的。她們深信不願意帶她們到國外的原因是父母不斷地想遺嫁她們，爲她們尋覓未婚夫。也許父母終於相信未婚夫在國外也可以遇到的，而夏天的出國不但不會破壞，且一反能助成。這裏顯該順便提起的是曾經計劃過的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託慈基和葉家大小姐的婚事業已完全失敗，形式上的求婚並未成立。這事情是自然而然發生的，既未費過很多的閒話，也沒有經過任何家庭的鬥爭。自從公爵定後，兩方面忽然一切都沈靜了。這事實一部分可列入葉府內當時那種沈鬱情緒的原因之列。雖然將軍夫人當時就表示她很喜歡，喜歡得一用兩手畫十字。一將軍雖然失了寵，感到自己做了錯事，但到底還鬆鬆不樂了許多時候；他很可惜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一摺下這許多財產，而且是個靈巧的人！過了不久，將軍就知道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被帶到巴黎去，以後再到布勒塔尼去。他跟法國女人去會倒楣的，——將軍決定。

葉德欽一家人準備在初夏動身。忽然發生了一樁事實，使一切重新變異，他們的旅行又延了期。這使將軍夫婦感到極大的喜悅。有一位公爵從莫斯科爲薩利彼得來，S公爵，一個出名的人，以很好的性格出名的人。他是那種誠實的，樸素的現代人，甚至可說是現代的事業家，他們誠懇地有意識地尋求公眾的利益，永遠工作着，具齊稀有的，快樂的性格，因此永遠找到工作做。他並不想出鋒頭，避免各黨派是狠的鬥爭和無聊的話語，自身並不隸屬黨派，但對於最近發生的許多事情卻有極深的了解。他以前做過官，

以後參加了地方自治的工作。此外，他還是幾個俄國科學會的通訊員。他同一個熟識的工程師一塊兒幫忙用搜集材料和調查的方法決定了一條在計劃中的主要鐵路線的比較正確的方向。他的年紀有三十五歲。他是一最上等社會的人，擁有一良好的，正經的，無可錯過的財產。——將軍這樣地批評他。將軍爲了一樁極正經的事情和公爵在他的上司伯爵那裏遇見，就此互相認識了。公爵由於某種特別的好奇心，從不避免和俄國的一幹員們交遊。恰巧公爵又和將軍的家屬認識了。她們姊妹中的第二位，阿台拉意達·伊凡諾夫納，引起他極強烈的印象。快近春天時，公爵向她求婚。阿台拉意達很喜歡他，麗薩碧達·博羅可菲也夫納也喜歡他。將軍十分高興。旅行自然延了期。婚禮定在春天舉行。

旅行本來可以在中夏或夏盡時成爲事實，那怕由麗薩碧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帶着兩個留在她身邊的女兒出去遊玩一兩個月，也可以借此消除和阿台拉意達離別的愁情。但是又發生了一件新事：在春末時，（阿台拉意達的婚禮展緩到中夏才舉行），S公爵把他的一個相知極深的遠親引到葉府上來。他名喚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拉道姆瓦基，一個廿八歲左右的青年人，副官，圖畫上才有的美男子，一雙眼，一聰明而且漂亮，「新派」，「學問玄博」，具有太多的，多得從來沒有聽見過的家產。關於最後一層，將軍是永遠很謹慎的。他調查過：「確乎有這種事情」——雖然還得加以調查。——這箇年青而有前途的副官被老太婆白洛孔司卡耶從莫斯科來的批評操得很高。惟有他的名譽有罪不大穩固：有些和女人勾搭的事情，總說是「征服」了幾個不幸的女人的心。他自從見到阿格拉耶以後，就在葉府上特別坐得長久。固然還沒有說出什麼話來，甚至連任何暗示都沒有，但是父母總歸覺得今年夏天國外旅行是大可不必去

想開了。阿格拉耶自己也許持着另一種見解。

這事發生在本書的主角第二次在我們這部小說的評議上出現之前。那時候從外表上判斷，可憐的梅恩金公爵已在彼得堡被人完全遺忘了。現在他忽然在認識他的人們中間發現，似乎是從天上落下來一般。讓我們再來告訴一椿事實，借此結束我們的引子。

那哈·伊伏爾金在公爵走後起初繼續過他以前的生活，那就是上學，訪問伊姆里特，照顧將軍，幫助瓦哈管理家務，也就是替她跑驢。但是房客們很快地都走空了；費爾特申闖在出了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紀的事情以後三天就搬出去，極快地失了踪，所以一切關於他的信息也就沈靜了；有人說他在什麼地方喝酒，但是說得並不肯定。公爵向莫斯科去了。他一走，房客就沒有了。瓦哈嫁後，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和雷納和地一塊兒搬到伊茲瑪若洛夫公爵營波奇成的家裏去；至於說到伊伏爾金將軍，他發生了一椿完全不能預見的事實：他因欠債而被捕下獄。那是他的女朋友上尉夫人根據他在不同的時候簽給她的兩兩手虛有的清據把他送進去的。這一切事情的發生對於他是完全的意外，可憐的將軍「根本」成爲「對於人心的正直無節制的信仰的犧牲，這人心是指一般而言的。」他有簽發借據和期票的緩和的習慣，沒有料測，無論什麼時候也沒有料測這些文件有發生效力的可能性，總以爲就是這樣的。其實並不是這樣。「現在你去告訴人罷！表示正直的自信心罷！」——他悲苦地呼喊，那時他正和一些新交的熟友們坐在拉駟夫的房子內喝酒，講敘關於包爾卡爾司和小兵復活的故事。他在那裏生活得很好。波奇威和瓦哈說這是他應該住的地方；雷納也十分贊成他們的話。惟有可憐的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一人暗自

哀哀地哭泣，（這竟使家裏的人們深致驚訝，）時常扶病到伊茲瑪意洛夫司基營去和丈夫晤會。

自從發生了使郭略所說的「將軍的事件」以來，總之，自從他的姊妹出嫁以後，郭略幾乎完全從他的手裏淨脫出去，甚至最近竟不大回家住宿。聽說他結交了許多新朋友；此外，他在債務監獄內已為大家所知曉。尼納·阿聯山大洛夫納在那裏沒有他會弄得無所措手；至於家裏現在已沒有人再用好奇的問題煩擾他。瓦略以前對他很反感，現在則一點也不去盤問他的行徑；使家裏的人們十分驚訝的是，郭略現在和他說話，對待他，有時竟完全親密，不管他得了如何沈重的憂鬱症。這情形是以前所未有的，因為二十七歲的郭略自然不會對他的十五歲的兄弟有多少友善的注意，永遠對他粗暴，要求家人對他持嚴厲的手段，還時常以一撮他的耳朵——為威嚇，這使郭略達到了一人類的忍耐心的最後的境界。——現在郭略有時竟成為郭略必要的人，這是可以想到的。對於郭略當時還錢的一層使他感覺有點驚愕；因此他準備對他多所憐想。

公爵定後已過了三月，伊伏爾金家裏聽到郭略突然和葉家相識，受到幾位小姐很好的接待。瓦略不久就知道了這件事；不過郭略不是由瓦略介紹而認識的，卻是自己介紹自己的。——葉府上漸漸都很愛他，將軍夫人起初很不滿意他，但不久就對他和氣起來，——爲了他的直率的性格，和不好諂媚的脾氣。——說郭略不好諂媚是十分對的。他在他們家裏立於完全對等和獨立的位置，雖然有時也給將軍夫人讀些書報，——不過他是永遠不爲人家做事的。他有兩次狠狠地和麗薩維達·巴羅可菲也大納吵嘴，說她是專橫的女人，他的脾以後不願再跨進她的家門。第一次的爭論爲了「婦女問題」而起，第二次則爲了每年

中什麼時候宜於捕捉金翅雀的問題。儘管如何不可思議，將軍夫人於爭論後的第三天上必派僕人送一封信給他，請他務必光降。郭略並不裝腔作勢，立刻就來了。祇有阿格拉耶一人時常不知爲什麼對他合適，用傲慢的態度對待他。而他又恰巧注視着她，使她吃驚一下。有一次——在復活節的時候，——郭略捉到一個冷靜的機會，把一封信遞給阿格拉耶，祇說是有人託他親交給她。阿格拉耶感佩地接了「這驕傲的小孩」一眼，但是郭略沒有等閒，就離開她的身邊。她拆開信來，讀道：

「您以前曾經信任過我。也許您現在完全忘記我了。我怎麼會弄得又要寫信給您呢？我不知道。但是我懷着一種無可壓抑的願望，要向您提起我的存在，而且單單對您提起。你們三位有多少次是我遇到極秘密的，而三位中我祇看見您一個人。是的，您是我需要的，極需要的。關於我的一切，我沒有什麼可以寫給您，沒有什麼可講。我並不想這樣做，我最希望的是您能夠得到幸福。您有幸福麼？我想對您說的也就是這句話。

您的長兄——柯思金公爵上。」

阿格拉耶讀了這封簡短而極無意義的信以後，忽然滿臉發紅，沈思起來。她的思潮是我們難於傳達的。她自問道：「要不要給別人看呢？」她似乎有點害羞。結果是她帶着嘲諷的、奇怪的微笑把那封信朝小桌上一擲。第二天又取起來，放在一本裝訂着堅硬的封面的厚書裏面（她對於自己的文件時常這樣做，爲的是在需要的时候可以快快地找到。）過了一星期後她纔想看一看那是一本什麼書？原來是福音詞。阿格拉耶哈哈地大笑，——不知道笑些什麼。

也不知道她會否把她收到的信給姊妹中什麼人看過。

但是還在讀信的時候，她突然想到：莫非這個傲慢的小孩和吹牛的小東西被公爵選做他的通訊員或者竟是他的唯一的通訊員？她雖然帶着特別不屑的神情，但到底把郭略叫來盤問了一下。但是這永遠好生氣的「男孩」這一次並沒有對她的不屑的神情稍加注意；他極簡單而且乾澀地對阿格拉那解釋。他在公爵離彼得堡之前雖曾告訴他一個經常通訊處，並且還表示願意為他效勞，但這是他初次接到的一個委託，他接到的第一封信。爲了證明他的話語起見，他掏出那封自己收到的信來。在該郭略的信裏有下面的幾句話：

「親愛的郭略，請你費神將附信轉交給阿格拉那·伊凡諾夫納，祝你的健康。

愛你的上梅思金公爵上。」

「委託一個孩子辦事終歸是可笑的，」——阿格拉那惱恨地說，一面把信交還給郭略，當時態度地離開他的身邊。

這是郭略不能忍受的：他爲了這件事情，不說出什麼原因，特地向阿納請求借用一條全新的綠色圍巾。他受了極大的侮辱。

第二章

已是六月初旬，彼得堡的天氣在整個星期內好得少見。葉家在伯夫洛夫司克有一所闊綽的自置的別墅。麗蘇德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忽然騷擾起來，活動起來；沒有忙上兩天，就搬走了。

在葉府被伯夫洛夫的次日或第三日，梁夫·尼古拉也維奇·梅恩金公爵乘了早車從莫斯科來到。沒有人到車站迎接；但是下車時公爵忽然在包圍住乘客的一羣人裏面瞥見了兩隻眼睛的奇怪，熱辣的神光。他仔細看一下，也辨別不清什麼。自然祇是一瞥而已；但遺留下了不愉快的印象。再加上公爵的心裏本來顯得悲哀，好像有什麼關心的事情。

馬車送他到離李鐵因大街不遠的一家旅館裏。那旅館不大好。公爵住了兩間不大的屋子，裏面的瓦線十分黑暗，陳設得也很簡陋。公爵洗了洗臉，穿好了衣裳，一點東西也沒有要，就匆遽地走出，似乎怕虛費光陰，或遇不到什麼人。

假使在半年以前他第一次到彼得堡時認識他的人們中間，有人現在看到他，必將斷定他的外貌已變得好些。其實並不如此。單在服裝方面有了完全的變動：所有的衣裳全是兩樣的，在莫斯科由好裁縫裁製的。不過他的服裝終歸有些缺點：似乎縫得太拘泥於時髦的樣本，（那些心地老實，但不很有才能的裁縫們永遠是這樣縫製的）再加上穿在對於這事毫不發生興趣的人身上，所以在仔細地審看公爵的時候，喜歡發笑的人也許會找到什麼使他微笑的東西。可笑的原因還會少麼？

公爵雇了馬車，到潘司基去。在洛士嘉司脫文司基街上，他迅速地找到了一所不大的木房。使他驚訝的是這所房屋外表上頗為美麗，清潔，收拾得十分整齊，前面有所小花園，裏面長着鮮花。臨街的窗開着，從裏面傳出一個銳厲的，無止斷的語聲，幾乎是呼喊，好像有人在那裏朗誦，或者簡直是演說；那語聲被幾個人洪響的笑聲所阻斷。公爵走入院裏，登上臺階，說要找萊白及夫先生。

「他在那邊呢？」一個種子擲到討上的廚婦開門後回答，手指向「客廳」戳了一下。客廳用深藍色的花紙裱糊，收拾得乾乾淨淨，多少帶點漂亮，有圓桌和沙發，罩在玻璃裏的瓷銅時鐘，一隻狹窄的鏡子貼在牆上，一邊帶着玻璃的不大的掛燈，鑲在古銅色的鐵鍊上，從天花板上垂了下來。刻白及夫先生立在客廳裏，背朝着走進去的公爵，穿着背心，沒有穿上衣，按照夏天的打扮，在那裏摩挲自己的胸脯，悲哀地演講着一個題目。聽衆是一個十五歲左右的男孩，一付十分快樂，並不想聽的臉，手內持着書，一個二十歲左右的青年女郎穿着孝服，手持乳孩，一個十三歲的姑娘，也戰戰，笑得很利害，可怕地張大了嘴，還有一個極奇怪的聽者，曾在沙發上，有二十歲左右，臉很美麗，微帶黑色，長長的，濃濃的頭髮，黑而大的眼睛，臉上露出得意的小小的痕跡。這位聽者顯然時常打斷刻白及夫的演詞，還和他辯論。其餘的聽衆發笑的大聲就是這個。

「羅吉夫·蒂莫維奇維吉夫·蒂莫維奇維吉夫！……你向這裏聽呀！……您真是麻煩死人了！」廚婦揮了揮手，走開了，生氣得滿臉通紅。

刻白及夫回頭一看，看到了公爵，站立在那裏，像中了電擊，以後又帶着詭媚的微笑奔到他面前去，中途又似乎呆住了，說道：

「尊貴的公爵呀！」

但是好像還無力找到應付的態度似的，突然回過身去，沒頭沒腦地向手抱嬰孩的敬孝女郎面前奔去，使她愕然倒退了幾步，但他立即離開她，又去攻擊十三歲的小女孩，她正立在第二間屋子的門限上面，

臉上繼續堆着剛纔病留下來的笑容。她喚不住他的呼喊，立刻溜到廚房裏去了。萊白及夫甚至朝她後面躲腳，以作加重的懲戒，但是遇到了公爵惶惑地撫摩着的眼神，就解釋道：

「這是爲了……恭敬，哈哈！」

「您這大可不必……」——公爵起始說。

「就來，就來……像一陣狂風似的！」

萊白及夫迅速地從屋內露去。公爵驚異地看着萊白及夫，還有躺在沙發上的那個。他們大家全笑着。公爵也笑起來。

「進去穿禮服呢。」——男孩說。

「這是很可惱的事。」——公爵起始說。——「我以爲……請問，他是，不是……」

「您以爲他喝醉了麼？」——一個聲音從沙發上喊出。——「一點也不！也許三四杯，或者五杯是有，但是這不算得什麼，這是照例的規矩。」

公爵正想對沙發上的聲音回話，但是女郎先開口說話，可愛的臉上露出極坦白的神色：

「他早晨時從來不喝許多酒，假使您找他有什麼事情，現在說出來正好。正是時候。晚上一回來，就喝得醺醺。他現在到了夜裏就哭，對我們朗誦聖經，因爲我們的母親已在五星期前死去了。」

「他所以逃走，因爲他大概難於回答您的話。」——沙發上的青年笑了。——「我可以打賭他要欺騙你，現在正在想方法。」

「祇有五個星期！祇有五個星期！」——萊白及夫穿了禮服回來，搶上去說，眼睛閃爍着，從口袋內掏出手帕來擦淚。——「這些孤兒們！」

「你爲什麼穿了破衣出來？」——女師說。——「門後掛着一套新衣服，沒有看見麼？」

「不許響，小蜻蜓！」——萊白及夫對她喊。——「你呀！」——他朝她蹣跚。但是她這一次祇是笑了一聲。

「你嚇唬我做什麼，我並不是達娜，決不會逃跑。你這樣會把劉葆赤卡吵醒，讓她得蔚風的……你喊什麼？」

「不，不，不，劉葆赤卡……」——萊白及夫忽然驚懼得利害，跑到那睡在女兒手上的嬰孩面前，用了驚懼的神色朝她身上發了幾次十字。——「主保佑她，主會保佑她的！這是我親生的小女兒劉葆赤卡！」——他對公爵說。——「我的故世的妻子葉蓮娜，我的正察夫人生的，產後她竟死了。這隻小鳥是我的女兒魏拉，戴着幸……至於這個，這個……」

「怎麼楞住了？」——青年人喊。——「你繼續說下去，不要害臊。」

「大人！」——萊白及夫忽然帶着一種衝動喊出。——「關於芮瑪林家的謀殺案您在報上看過沒有？」

「看過了，」——公爵說，帶着一點驚訝的神情。

「那個殺死芮瑪林全家的真正兇手就是他！」

「您怎麼啦？」——公爵說。

「這是比喻的說法，未來的第二個葛瑪林家的未來的第二個兇手。他正在預備着呢……」
大家笑了。公爵想到也許萊白及夫果真在那裏裝傻，祇是因為他預先感覺他將被問，不知如何回答，所以拖延時間。

「他在那裏陰謀造反呢！」——萊白及夫喊，好像無力忍住自己似的。——「我不能，有沒有權利，把這好嚼舌的人，也可以說是浪子，壞貨，當作我的親外甥，我的去世的妹子阿尼謝的獨子看待呢？」

「住嘴罷，你這醉鬼！您相信不相信，公爵，他現在忽然想當律師，替人辯護訴訟事件；他想發展他的辯才，和家裏的孩子們用崇高的文體說話。五天以前在地方法院的推事面前說過話，而且擔任辯護的您知道是誰；並不是那個央告過他的老太婆，那個卑鄙的借印子錢的人把她的五百盧布劫去，把所有她的財產奪為己有。他辯護的卻是那個借印子錢的人，扎意特萊爾，翰太東，就爲了他答應給他五十盧布……」
「勝訴就給五十盧布，敗訴呢，祇有五個盧布。」——萊白及夫忽然用比以前不同的完全另一種話音解釋，那種樣子好像他從來沒有喊過似的。

「他自然鬧出了笑話。現在並不是舊時的秩序。法院裏大家笑了他一頓。但是他自己很滿意。他說，公正無私的推事們，你們要想一想，一個悲苦的老人，喪失了腿，依靠正直的勞動而生，現在被奪去了最後的一塊麵包；請你們憶到立法者聰明的話語：『法庭上應以仁慈爲主。』您相信不相信：他每天早晨在這裏對我們覆述那篇演說，就和他在堂上說的一模一樣；今天是第五次了；就在您來到之前還念着，高興得了

不得。自吹自拍起來。還預備替什麼人辯護。您大概就是梅思金公爵，是不是？郭略常對我提到您，說他在世上至今還沒有遇到比您聰明的人……」

「不會的！不會的！世上聰明些的再也不會有的！」——萊白及夫立刻搶上去說。

「這位大概是扯謊。一個人愛您，另一人對您諂媚。我並不打算拍您的馬屁，您應該知道這層。您是懂得道理的。您把我和他評判一下，你要不要讓公爵評判我們？」——他對舅舅說，——「您跑了來我是很喜歡的，公爵。」

「我願意！」——萊白及夫堅決地喊，不自覺地朝又起始聚攏來的羣衆看了一眼。

「你們這裏有什麼事呢？」——公爵說，皺着眉頭。

他的頭果真發疼，再加上他越來越相信萊白及夫在那裏愚弄他，因此倒也喜欢把正事往旁邊擱一擱。

「案情是這樣的。我是他的外甥，這話他沒有扯謊，雖然他做說些謊話。我沒有在學校內畢業也不打算畢業，而且一定要貫徹自己的主張，因為我有我自己的性格。但是爲了生活起見，我謀到了錢路上的一個位置，每月有二十五盧布的薪水。我承認他已經幫過我兩三次的忙。我身邊有二十盧布，我把它輸掉了。你相信不相信，公爵，我的品行竟是那樣的卑鄙，那樣的低劣，我竟把那筆錢輸掉了！」

「而且輸給那個混蛋，那個不應該給他錢的混蛋。」——萊白及夫喊。

「是的，輸給那個混蛋，但終歸是應該給他錢的。」——青年繼續說，——「說他是混蛋，我可以證明，

但並不因為他揀了你的緣故。公爵，他是一個被革除的軍官，退伍的中尉，隸屬於以前的羅果靜的一夥裏面，教授拳術。他們大家自從被羅果靜解散以後就在各處流浪着。最壞的是我都知道他，我知道他是混蛋，惡棍，小偷，而到底還和他坐下來賭錢，在輪到最後的一個盧布的時候，（我們賭一種「棍子」戲）我自己想：我輸完以後，便到羅吉夫那裏去求，他不會拒絕的。這是太卑鄙了，這真是太卑鄙了！這真是有意識的卑鄙！」

「這真是有意識的卑鄙！」——萊白及夫重複着。

「你不要得意，再等一下。」——外甥生氣地喊。——「他還高興呢。我對他這裏來，一切都向他直說了出來。我的行為很正直，我不寬容自己，我在他面前稱罵自己，儘我的能力痛罵，這裏大家都可以做證人的。我爲了鐵路上的位置，一定必須把服裝弄得整齊一點，因爲我身上穿的全是破爛的衣裳。您瞧這雙鞋子，否則是不能去到來的，我假使不能如期到差，別人會占我的位置，那時我祇好失業，不知幾時纔會找到另一樣差使。現在我祇向他借十五盧布，並且答應以後再也不向他借錢，還在最初的三個月內，把債務全部還清，一個戈比也算清楚。我決不失信。我會在整整的幾個月內光吃麵包和汽水，因爲我是有性格的。三個月內薪水一共七十五盧布。這同以前所借的，我一共欠他三十五盧布，所以我是有錢還的。儘管他知多少錢的利息，我不怕！他還不知道我麼？公爵，您問他：以前他幫助我的時候，我還過沒有爲什麼現在不願去借呢？他因爲我付給中尉賄賂而大生其氣，別的原因是沒有的！這人就是這個樣子！」

「竟不肯走！」——萊白及夫喊。——「躺在這裏，不肯走。」

「我已經對你說過。你不給錢，我決不走。您爲什麼微笑，公爵？您大概認我是不對的麼？」

「我沒有笑，不過據我看來，您似乎有點不對。」——公爵不樂意地回答着。

「您不妨直說我不對，您不必裝腔作勢；什麼叫做『有點』？」

「假使您願意的話，您是完全不對的。」

「假使我願意的話！這真可笑！難道您以爲我自己都不知道這樣做法是很尷尬的麼？錢是他的，便該由他來支配，我的方面這樣做，便成爲強制的行爲，但是公爵，您是不知道人生的。這種人不教訓他們是不行的。他們是應該加以教訓的。我的良心十分純潔；憑良心講來，我不會使他受損失，我要加上利息還給他。他也取到了精神上的滿足；他已經看見了我的屈辱。他還要什麼？他假使不幫人家的忙，他還有什麼用處呢？請問，他自己做點什麼事情？請問，他怎樣對付別人，怎樣愚弄人家？他靠什麼賺到了這所房屋？假使他不已經愚弄您，假使他還不想再多多地愚弄您，我可以把腦袋都砍下來的！您微笑着，您不相信麼？」

「我覺得這和您的事情完全無關。」——公爵說。

「我已經在這裏躺到了第三天，看見得太多了！」——青年人喊着，不聽見公爵的話。——「您想一想，他竟會疑心這安琪兒，這姑娘，現在是失了母親的孤女，竟會疑心到自己的女兒，每天夜裏到她那裏去尋情？！還輕輕兒到我這裏來，在我的沙發下面搜尋。他疑心得發瘋；在每隻角落裏都看見小偷。夜裏時時驚魂跳起來，一會兒看一看窗關好了沒有，一會兒試一試門，朝火爐裏探望，這樣子一夜裏總要做七次。在法院裏替壞人說話，可是自己夜裏起來禱告三次，就跪在這間大廳裏，額角叩地，足足有半小時之久，而

且醉醺醺地替什麼人都禱告，什麼事情都哭訴出來。還替杜巴利公爵夫人靈魂的安謐禱告，我的耳邊親自聽見，郭略也聽見了：完全發了瘋！

「公爵，您看您聽，他怎樣羞辱我！」——萊白及夫喊，臉色通紅，真的發起火來。——「但是他不知道，以我這樣醉鬼和小偷，強盜和惡徒，就做了一件好事，那就是替這個好嘲笑人的傢伙，在他還是嬰孩的時候，換過尿布，洗過澡，還整夜坐在我的守寡的妹子阿尼謝那裏，那時他煩和他都纏得不得，我一夜一夜地不睡，侍候她們兩個病人，還到樓下看門人那裏去偷木柴，唱歌給他聽，敲指頭給他看，肚子裏酸得發疼的，總算把他養大了，而他現在竟笑起我來了！假使我果真會有一天爲了杜巴利公爵夫人靈魂的安謐叩頭，於你又有什麼相干呢？公爵，我在前三天在一部辭書上初次讀到了她的傳記，你不知道，杜巴利是什麼人你說，你不知道？」

「真是的，祇有你一個人知道麼？」——青年嘲笑地，不高興地喃喃語着。

「這個公爵夫人從羞辱的境況裏出來，得到了和皇后一樣的地位，有一位女皇在親筆的信內稱她爲“*Ma cousine*”，一個紅衣主教，教皇的使臣在 *L'aveu du roi* 上，（你知道，什麼叫做 *L'aveu du roi*？）竟親自上去替她把絲襪穿在她的光裸的腳上，還自己認爲非常的榮耀——以她這樣崇高的，神聖的人物，你知道不知道這個我從臉上看出你是不知道的！她怎樣死的？你既然知道，你就回答呀！」

「你滾罷！纏死人了！」

「她是這樣死的。在享受了一切榮華富貴之後，劊子手薩姆孫把這無辜的，過去的權貴夫人拖到斷

頭臺上，供巴黎的那些 *Poisardes* 的笑樂，她在驚嚇中竟還不明白出了什麼事情。她看見他拉住她的頸，頭向刀子底下套，還用腳踢她。——那些觀衆哈哈地笑着。——她喊道：「Encore un moment, Monsieur le barreau, encore un moment！」那就是說：「再等一分鐘，種子手先生，再等一分鐘！」也許就爲了這一分鐘，上帝可以饒恕她，因爲對於一個人的心靈，像這樣的苦刑，是無從想像的。你知道不知道，*Encore* 是什麼意思？我一讀到公爵夫人呼喊出這一分鐘的話，我的心好像被針刺痛了。我在臨睡的時候裏想着提起她的名字，這大罪女的名字，又與你這條爬蟲有什麼相干呢？所以我捉到她，也許因爲自從開天闢地以來，一定從來沒有一個人爲了她叩過頭，甚至連想都沒有想到這件事情。她在另一世界上一定會感到有趣，因爲地上居然發現和她一樣的罪人，爲她祈禱過一次。你笑什麼？你不相信，你這無神派。你怎麼知道呢？假使他偷聽我，那末又是扯謊：我並不單替杜巴利公爵夫人一個人禱告；我是這樣說的：「願主賜大罪女杜巴利公爵夫人和她相仿的人們以安謐。」這完全是兩件事，因爲有許多同樣的大罪女和變換命運的例子，還有許多受痛苦的人們，正在轉輾呻吟，靜心期待。我還爲了你，爲了像你這樣傲慢無禮的人們，在那裏禱告，假使你膽敢偷聽我的禱告……」

「够了，够了，隨你去替什麼人禱告罷，我不來管你。喊得這個樣子！」——外甥惱恨地插斷着。——「他讀了許多書，公爵，您不知道麼？」——他說，露出一種尷尬的嘲笑。——「現在他儘讀各種書籍和回憶錄。」

「您的舅舅到底……不是沒有心腸的人。」——公爵不高興地說。他起始覺得這青年十分討厭。

「您這樣誇他，會誇出毛病來的！您瞧，他已經把手放在心上，嘴翹得高高的，立刻顯得津津有味了。他也許不是無心腸的人，不過是一個騙子，這纔糟糕呢。再加上還喝醉了酒，整個身體像脫去了螺旋，好像喝上了幾年酒的人一樣，所以他永遠是那種不聽不聽的樣子。他愛小孩，也許還尊敬去世的姑母……他竟還愛我，在這喝裏給我留下了一部分。」

「一點也不留！」——萊白及夫兇狠地喊。

「您聽着，萊白及夫——公爵堅決地說，身體背着那個青年——「我從經驗上知道您是一個事務家，假使您願意……我現在時間很少，假使您……對不住，您的大名和父名，我忘記了。」

「蒂莫菲意。」

「還有呢？」

「羅吉央諾維奇。」

在屋裏的人們全都笑了。

「撒謊！」——外甥喊。——「又撒謊了！公爵，他並不叫蒂莫菲意，羅吉央諾維奇，却叫羅吉央·蒂莫菲維奇。請問，你爲什麼撒謊？羅吉央呀，蒂莫菲意呀，你不是一樣的麼？公爵又有什麼相干他的撒謊？祇是由於習慣，我可以告訴您！」

「難道是真的麼？」——公爵不耐煩地問。

「真的是羅吉央·蒂莫菲維奇。」——萊白及夫同意着，心裏感到慚愧，馴順地垂下眼睛，又把手放

在心上。

「您爲什麼要這樣，天呀！」

「爲了降低自己的身份，」——萊白及夫微語，更加恭順地垂下頭去。

「那裏是降低自己的身份！我現在要能知道到那裏去找到郭略才好呢！」——公爵說，回轉身來，就想走出去。

「我來對您說，郭略在那裏，」——青年人又告奮勇了。

「不用，不用！」——萊白及夫發了怒，興奮得忙亂了。

「郭略在這裏過了夜，早晨才去尋找他的將軍，就是公爵，您不知道爲了什麼原因，把他從監獄裏放出來的。將軍昨天還答應光臨到這裏來過夜，但是並沒有光臨。大概住在「惠舍」旅館裏，離這裏不很遠。郭略不長在那邊，便是在伯夫洛夫司克裏，他身邊有錢，昨天就想去的。所以不是在「惠舍」便是在伯夫洛夫司克。」

「他在伯夫洛夫司克，他在伯夫洛夫司克……我們到這裏來，到這裏來……喝一杯咖啡……」

萊白及夫拉公爵的手，他們從屋內出來，走過小院，走進園門裏去。裏面果真是一所極小的，極可愛的花園，園中的樹木因爲天氣好，都已舒展開綠葉了。萊白及夫請公爵坐在綠色的木長椅上，一隻綠色的釘牢在地下的桌子後面，自己坐在他的對面。咖啡是眞在一分鐘後端來了。公爵並不拒絕喝。萊白及夫用甜和貪婪的神情細看他的眼睛。

「我竟不知道您有這樣的房產。」——公爵說，帶出一付完全想別的事情時人的神色。

「那些孤兒們……」萊白及夫發扭了身體，起始說，但是立刻中止了；公爵冷淡的眼光向前面看着，自然已經忘掉了自己的問題。又過了一分鐘，萊白及夫審看着，期待着。

「怎麼樣？」——公爵說，似乎醒了轉來。——「對，是的！萊白及夫，您自己也知道，我們有什麼事情；我接到了您的信才起來的。您說罷。」

萊白及夫露出慚愧的神色，想說什麼話，但祇是吃吃地說不出來。公爵等候着，露出悲苦的微笑。

「我大概很明白您，羅吉央·蒂莫菲維奇，您一定沒有料到我會來的。您心想我決不會一接到您的通知，就從荒僻的地方跑來，所以您寫一封信給我，為的是洗清您的良心。但是我竟趕來了！算了罷！您不要騙我罷。何必一人侍候兩個主人呢。羅果爵已經到了三個星期，我全知道。您已經來得及把她賣給他，像上次那樣麼？請你說出實話罷。」

「這壞蛋自己打聽出來的，自己打聽出來的。」

「您不要罵他；他自然對待您不大好……」

「他打我！他打我！」——萊白及夫用特別熱烈的樣子搶上去說。——「他在莫斯科時候使狗咬我，在一長條大街上追趕我，一隻獵狗，一隻可怕的野獸。」

「您把我當作小孩看待，萊白及夫，您說，她在莫斯科真的離開他了麼？」

「真的，真的，又從婚禮中逃脫了。那一位已經在那裏計算着幾分鐘的時間，她竟跑到彼得堡來，一直

到我這裏來，說：『羅吉尖，你救救我罷，你不要對公爵說……』她還是最怕您，公爵，這裏是很奇妙的！』

萊白及夫狡獪地將手指按在額上。

「您現在又把他們牽在一起了罷？」

「尊貴的公爵，我怎麼能……我怎麼能不讓呢？」

「够了，我自己全會打聽出來的。祇要您說，她在那裏？在他家裏麼？」

「不！不！她還是她自己。她說，我是自由的。她堅持着說這句話。她說，我還是完全自由的！她還住在彼得堡島，我的小姐的家裏，和我信中寫給您的一樣。」

「現在還在那兒麼？」

「不是在那裏，就是因為天氣好，到伯夫洛夫司克，達里亞·阿萊克謝夫納的別墅裏去了。她說，我是完全自由的。昨天還對郭略誇說了許多關於自由的話語。一個不好的預兆！」

萊白及夫露出牙齒笑了。

「郭略常在她那裏麼？」

「他又輕浮，又不可思議，但是做事並不秘密。」

「您到那裏去得長久麼？」

「每天去，每天去。」

「昨天也去麼？」

「不，不！大前天去的。」

「可惜您喝了一點酒，萊白及夫！否則我要問您幾句話。」

「不，不！一點也沒有喝！」

萊白及夫的眼睛死釘着。

「您說一說，您離開時她是怎樣的？」

「尋覓着……」

「尋覓麼？」

「似乎老在那裏尋覓什麼，似乎丟失了什麼。一想到結婚就頭疼，認為侮辱的事情。她想他，好像想一塊橋子皮，不過如此。也許還想得更多些，帶着恐懼的心思，甚至禁止提到他，在必要的時候才相見一下……他是感覺到這情形的，這是難免不掉的……她顯得不安，好嘲弄人，翻弄舌頭，行動粗魯……」

「翻弄舌頭，行動粗魯麼？」

「行動很粗魯，因為上次爲了一句話狠狠地揪我的頭髮。我現在想給她講默示錄。」

「什麼？」——公爵反問，心想是聽錯了。

「講默示錄。她是具有不安的想像的女人。我還觀察出，她有研究正經題目的傾向，固然研究的是一些不相干的題目。她愛這類的談話，她很愛的，甚至把它當作特別恭敬的表示。是的。我很會解釋默示錄，已經解釋了十五年。她贊成我，因為我說，我們現在處於第三匹黑馬的時代，手持天平的騎士的時代，因爲在

現在的世紀裏一切都須在天平和合同上面衡量。一切人單祇尊重自己的權利；「一塊金幣買一升小麥，一塊金幣買三升大麥」……同時還想保持自由的精神，純潔的心，健康的身體，和上帝所賦賜的一切。但是單靠權利一樣是保持不住的，因此隨來了灰色馬，和名喚「死亡」的那個人，隨着就是地獄……我們聚攏來以後，就談這類話，對於她發生了很利害的效力。」

「您自己也有這樣的信仰麼？」——公爵問，用奇特的眼神對萊白及夫看了一下。

「我有信仰，所以能解脫。因為我是窮寒而且光裸的人，且是人海的漩渦中的一個原子。有誰尊重萊白及夫呢？每人都超越在他的上面，每人都可以用腳踢他。但是在解脫聖經的時候，我的地位和大臣相等。因為我有智慧！大臣都會在我面前發抖……坐在沙發椅上，揣摩聖經的真義。大人，尼爾·阿萊克謝維奇，在前年復活節以前聽說了，——那時我還在他的部裏服務，——特地叫彼得·扎哈雷奇把我從值班室喚到辦公室裏去，私底下問我：『確不確，您是反基督教的教長？』我不瞞他，說道：『我是的，』當時就敘述起來，並不把恐怖減輕，展開了響亮的舞動，舉出了日子和數字。他笑着，但是聽我說到日子和數字的時候竟打個響，叫我閉書閣上了，走出去。他在復活節時發給我一筆獎金，但是過了一個星期就升天見上帝去了。」

「真的麼，萊白及夫？」

「真的。他吃飯以後從馬車裏跌出來……鬚角撞到木樁上面，就像嬰孩一樣，就像嬰孩一樣，當時嚇氣了。他的履歷上寫着七十三歲，臉色紅紅的，頭髮灰白，身上撒滿了香水，一直含笑着，老是含笑着，好像嬰孩。」

孩一般。彼得·扎哈雷奇當時記了起來，說道：這是你預示的。」

公爵立起身來。萊白及夫驚訝了，對於公爵的起立感到莫名其妙。

「您的注意力好像不很集中，哈哈！」——他用詼諧的樣子大膽地說。

「我真是覺得不很舒服，頭重得利害，大概是路上累了。」——公爵回答，沒給了月。

「您最好住到別墅裏去。」——萊白及夫畏葸地說。

公爵立在那裏沈思。

「我過三天以後就要帶着家裏的人們到別墅裏去，爲了保持這新生的小鳥的健康，同時把此地的房屋全部修理一下。我們也是到伯夫洛夫司克去。」

「您也到伯夫洛夫司克去麼？」——公爵忽然問，——「怎麼這裏大家都上伯夫洛夫司克去麼？」

說，您在那裏有一所別墅，是不是？」

「不見得大家都上伯夫洛夫司克去。伊凡·彼得洛維奇·波奇成把他那幾畝購下的一所別墅讓給我。那邊很好，很優雅，樹木又多，價錢又便宜，式樣高尚，富有音樂性，所以大家都上伯夫洛夫司克去。我不過住在偏房裏，至於原來那個別墅……」

「租出去了麼？」

「不，不，沒有完全租出去。」

「租給我罷。」——公爵忽然提議。

大概萊白及夫也祇是想引到這上面去。三分鐘以前他的腦筋裏閃出了這個念頭。其實他並不需要房客；已經有人到他那裏來過，並且通知他，也許可以租下他的別墅。萊白及夫親切地知道不是一也許，却是一定會租下的。但是他現在突然閃出了一個照他的計算很有利的念頭，就是利用以前的承租人沒有作決定的表示，而將別墅租給公爵。——完全的衝突，完全新的轉變。——他忽然想像着公爵的提議他幾乎歡欣地接受了下來，所以在他直率地問起價錢的時候他竟揮手了。

「隨您的便；我來調查一下；您不會吃虧的。」
他們兩人已經從花園內走出來了。

「我可以給您……我可以給您……假使您願意，我可以告訴你一點極有趣的，和那個問題有關的事情。」——萊白及夫暗語着，欣然地在公爵旁邊擺弄着身體。

公爵止步了。

「達里亞·阿萊克謝夫納在伯夫洛夫司基也有別墅。」

「怎麼樣？」

「某一個人物是她的朋友，預備時常去拜訪她，帶着一種目的。」

「怎麼樣？」

「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

「够了，萊白及夫！」——公爵帶着一點不愉快的感覺插斷了他的話，好像碰到他發疼的地方——

般……「這一切……全不對。您最好告訴我，您什麼時候搬家？我是越快越好，因為我住在旅館裏……」

他們一邊說話，一邊走出花園，不避進屋內，越過了院子，就走到圍門那裏。

「最好的是，」——萊白及夫終於想出了主意，——「您今天就從旅館搬到舍間來住，後天我們一塊兒到伯夫洛夫司克去。」

「等我潤的一下，」——公爵沈鬱地說，走出門外去了。

萊白及夫目送他。公爵那種突如其來的心神不屬的樣子使他驚訝。他走時竟忘記了說：「再見罷，」——甚至頭也沒有點，這是和萊白及夫所熟悉的公爵平常那份客氣和懇切的態度不相配稱的。

第三章

已經十一點多鐘了。公爵知道他到城裏葉潘欽府上去，祇能遇見將軍一人，——倘有他爲了職務的關係還留在城裏，——而且也不見得就在家。他想到將軍也許會拉住他，立刻帶他到伯夫洛夫司克去，但他在這之前還想去訪問一個人。他冒了遲到葉府上去因此祇好延到明天再上伯夫洛夫司克去的危險，決定先去尋覓那所他極想去訪問的房屋。

這個訪問在某種關係上對於他是有一點冒險的。他感到困難，他游移。他知道那所房子在郭洛霍瓦耶街，離花園街不遠，決定先走到那裏去再說，希望一走到那裏，便會完全取得決定的。

他走到郭洛霍瓦耶街和花園街的十字路口，他的特別慌擾的心情使他自己也驚訝了。他料不到他

的心會這樣痛楚地跳躍。有一所房屋，大概從它特別的而目上看來，遠遠裏就吸引他的注意。公爵以後跑到他對自己說：「一定就是這所房子。」他懷着特別的好奇，走上前去，想對一對他的猜想是否準確；他感到，假使他猜到了，不知爲什麼原因他會特別不愉快的。這所房屋龐大而且陰沈，有三層樓，沒有任何建築的式樣，帶着隱晦的綠色。這類房屋是建築在上世紀末葉的，雖然不多，可是在這日新月異的彼得堡的街上，還有些是毫無變動地存在着。它們建築得十分堅固，有厚厚的牆，不過窗子並不多。下層的窗子上有時裝着欄杆。樓下大半是兌換莊。一個闊人○坐在店裏，將樓上的房屋出租。這種房屋內外都有點不親熱，和嚴肅的樣子，似乎將一切隱匿着，爲什麼原因單就房屋的而目上看來就會有這樣的感覺，是難於解釋的。建築街上綫條的配合自有它的秘密。在這些房屋內住着的全是一些商人。公爵走到大門那裏，向牌上一看，上面寫着「世襲伯爵市民羅果靜住宅」的字樣。

他不再遲疑，開了玻璃門。那扇門跟着喧嘩地關上了。他順着正面的樓梯走上二層樓去，樓梯是黑暗的，石頭的，粗製的，牆漆紅色。他知道羅果靜和母弟居住在這所沈悶的房屋的二層樓上。給公爵開門的僕人不失通報，就領他進去，領了許多時候。他們走進一間正廳，牆頭是「充大理石」的，橡木的地板用小塊砌成，一八二〇年代式的傢俱又粗又重。又走過一些像小廳似的房屋，彎彎曲曲地走着，一會兒升兩三級，一會兒又降兩三級，最後纔去叩一扇門。門是帕爾芬·總家諾維奇自己開的。他一看見公爵，臉色慘白，就在當地愣住了，像一尊石雕像，露出呆板的，驚懼的眼神，嘴變成極度驚疑的微笑，——似乎在公爵的拜訪

中發現了一點不可能的，近乎奇蹟的東西。公爵雖然也期待到這類的情形，但竟也驚訝起來。

「帕西芬，我也許來得不巧，那末我可以走的。」——他終於慚愧地說。

「來得巧！來得巧！」——帕西芬終於醒轉了，——「請罷，請進來罷！」

他們互相以「你」字做稱呼。他們在莫斯科時常相見，晤談的時間極長。他們的晤面裏有幾次深深地烙印在每个人的心上。現在已經有三個多月未見了。

慘白和細碎的，流動的拘攣還未離開羅果靜的臉。他雖然招呼了客人，但是那種特別的不安還繼續存留着。在他領公爵到沙發椅旁，請他在桌旁坐下的時候，公爵偶然回轉身去，捉到了他的極奇怪的，沈重的眼神，不由得止步了。有什麼東西刺到了公爵一下，同時使他憶起了什麼——新近的，沈重的，陰黯的什麼。他不坐下去，呆板地站在那裏，直看羅果靜的眼睛，看了一會：這眼睛似乎閃爍得更加強烈了。羅果靜終於冷笑了一下，但是有點感到慚愧，似乎慌亂起來。

「你爲什麼這樣釘着？」——他暗語道：——「你坐下呀！」

公爵坐下了。

「帕西芬，——他說，——「你對我直說出來，你知道我今天到彼得堡來麼？」

「你會來，我是想到的，你瞧，我並沒有錯誤。」——他說，惡毒地冷笑着，——「但是我那裏知道你今天來呢？」

包含在回答裏的問題那種堅決的激烈和奇怪的惹惱更加使公爵驚愕了。

「即使知道是今天，又何必這樣惹氣呢？」——公爵帶着慚愧的神色輕聲說。

「你問這個做什麼？」

「剛纔從火車裏下來的時候，我看到了一對眼睛，和你剛纔從後面照我的那付眼神一樣。」

「真是的？誰的眼睛呢？」——羅果靜用疑惑的神情暗語着。公爵覺得他摸索了一下。

「我不知道；在人羣裏，我甚至覺得是眼花了；我起始有點眼花。帕爾芬，現在我老感覺出那種和五年前發毛時相仿的情景。」

「也許是眼花中因現到的我不知道……」帕爾芬暗語。

他臉上的狡獪的微笑在這時候是很不相稱的，好像什麼東西在這微笑裏折斷了，帕爾芬似乎沒有一點力量把微笑黏貼上去，無論他怎樣努力。

「怎麼，又要到外國去麼？」——他問，忽然又說：「——你記得我們在火車裏，秋天，我從蒲司可夫到

這裏來，你穿了……斗篷，——記得麼？——還穿了鞋套？」

羅果靜突然笑了，這一次是露出公開的兇狠的樣子，似乎爲了能以借此將它表露出來而感到喜悅。

「你完全搬到這裏來住麼？」——公爵問，一面審視書房。

「是的，我住在自己的家裏。叫我到那裏去呢？」

「我們許久沒有見面。關於你，我聽到了許多話，好像不是你所做的。」

「人們的嘴是隨便什麼都說得出來的，——羅果靜嚴肅地說。」

「你把那夥人全解放了；自己坐在老家內，不出去搗亂。一下子，這很好。這房子是你的呢？還是你們公
共的？」

「母親的房子穿過走廊就走到她那裏。」

「你的兄弟住在那裏？」

「舍弟謝蒙·謝蒙請維奇住在偏房裏。」

「他有家眷麼？」

「他的妻子死了。你問這些做什麼？」

公爵望了一下，沒有回答；他突然沈思着，似乎沒有聽見他的問話。羅果靜並不堅持下去，靜靜地期待
着。兩人都沈默了。

「你的房子，我剛纔走近過來的時候，在一百步以外就猜到了。」——公爵說。

「爲什麼呢？」

「我完全不知道。你的房子具有你們的整個家庭，所有你們的羅果靜式的生活的面貌，你要問我爲
什麼這樣判斷，——我一點也不能加以解釋。自然，那是一種謊語。我甚至害怕，它會使我這樣感到煩惱。我
以前沒有想到你住在這種房子裏，現在一看到，就立刻想着：「他是應該有這樣的房子的呀！」」

「真是的！」——羅果靜不確定地冷笑了一聲，不十分明白公爵說話的模糊的意思。——「這所房
子還是祖父造的。」——他說，——「裏面全住着閩人，赫魯賈可夫的一姓，現在還租住我們的房子。」

「真是黑暗。你在黑暗裏坐着。」——公爵說，看着書房。

那是一間極大的房子，高而陰黑，堆滿了許多傢俱，——多半是些大公事桌，寫字檯，書櫥，裏面存放着營業的簿冊和一些紙張。一隻紅色的，絲皮的，寬闊的長沙發大概給羅果靜充作牀鋪。公爵在羅果靜請他坐下來地方旁邊的桌上看見了兩三本書；內中一本是沙羅維也夫的歷史，業已翻了開來，還加上一些註脚。幾幅油漆裝在陰暗的，鍍金的框子裏，懸掛在壁上。那些畫業已被煙黑，類於對繪裏面的什麼。一幅全身像吸引公爵的注意：那是五十多歲的人，穿着德國式的常服，褶緣極長，頸上掛着兩枚勳章，灰白的鬚鬚又稀又短，一付皺褶的黃臉，露出可疑的，隱匿的，悲慘的眼神。

「這位是不是你的父親？」——公爵問。

「就是他。」——羅果靜回答，發出不愉快的冷笑，好像準備立刻對他的去世的父親說出什麼不體面的玩笑話。

「他並不屬於舊式的教派麼？」

「不，他當上教宗。他也確乎說過舊教派對惡。他也很尊重閱人們。這就是他的書房。你為什麼同起舊教派來？」

「你要在這裏辦喜事麼？」

「在這裏。」——羅果靜回答，爲了這突如其來的問題幾乎抖索了一下。

「很快了罷？」

「你自己知道，這事能由我作主麼？」

「帕爾芬，我不是你的仇敵，也不打算妨礙你。我以前有一次，也是在和這相仿的時候，曾對你聲明過。現在也重複這句話。你的婚事在莫斯科進行的時候，我沒有妨礙，你知道的。第一次，她自己跑到我那裏，幾乎是從婚禮上逃出來的，求我從你手裏「救」她出來。我對你重複她自己的話。以後她從我那裏逃走；你又找到她，拉她和你結婚，聽說她又從你那裏逃到這兒來了。這話對不對？萊白及夫把這件事情通知我，我就來了。關於你們兩人在這裏重又和睦的一層，我昨天在大車裏聽到一個人說的，那是扎耶夫。你以前的朋友告訴我的，假使你願意知道的話。我到這裏來另有一番用意：我想勸她出國去治療，她在身體和精神兩方面都很失調，特別是腦筋的方面，據我看來，是需要盡心治療才對。我自己並不想伴她到國外去，可是想把這件事情弄得妥貼，不經你的手。我對你說的是實實在在的話。如果你重又和睦的話是確實的，我也決不再露到她的眼睛裏去，也決不再來見你。你自己知道，我不騙你，因為我和你永遠是開誠布公的。我從來沒有把我對於這件事情的意見隱瞞過你，永遠說她一跟你必好達到滅亡。你也是滅亡……也許比她還壞些。假使你們又分拆開來，我是很滿意的；但是我自已並不想拆散你們，離開你們。請你安心，不要疑心我。你自己也知道：我在什麼時候做過你的真正的仇敵，即使在她跑到我那裏去的時候也沒有。你現在冷笑了一下；我知道你笑什麼。是的，我們分住在兩個不同的城市裏，你是知道得清清楚楚的。我以前已經對你講過，我的愛她不是「爲了愛情，卻是爲了憐惜。」我想我這話說得很確切。你當時說過，你瞭解我這些話的意思。對不對？瞭解了沒有呢？你無，你懷着這樣的仇恨看我！我過來安慰你，因為我很看重你。我

很愛你，帕爾芬。現在我要離開你，再也不來了，再見罷。」

公爵立了起來。

「再和我坐一會，——帕爾芬輕輕地說，身體沒有站起來，頭靠在右掌上面。——「我有許久沒有看見你了。」

公爵坐了下來，兩人又沈默了。

「萊夫·尼古拉也維奇，我一不看見，立刻就對你懷恨。在這沒有見到你的三個月內，我每分鐘在恨你，真是的！眞要把你捉住，用什麼藥毒死你！竟是這樣的。現在，你還沒有和我坐上一刻鐘，我的恨意完全消滅了，我仍舊看你是很可愛的。你和我坐一會呀……」

「我和你在一塊兒的時候，你相信我，我不在的時候，你立刻不相信，又疑惑起我來。你真像你的老太爺！——公爵回答，親熱地笑着，努力隱藏自己的情感。

「我和你坐在一起的時候，我相信你的聲音。我也明白，你和我兩人是不能比的……」

「你爲什麼這樣說？你又惹惱起來了，——公爵說，對於羅果靜的行爲感到驚訝。

「老弟，關於這層人家是不會來問我們的意見的，——羅果靜回答。——「不來問我們就會決定的。我們的愛也是不同的，在一切方面都有區別，——他在沈默了一會以後，輕輕地說，——「你說，你的愛她是爲了憐惜。我對她可沒有任何憐惜的意思。她也最恨我。現在我每夜夢見她，她老是和別人在一塊兒笑我。其實就是這樣的。她準備和我上教堂去結婚，但同時竟忘記了我，好像是換鞋子一樣。你信不信，我

有五天沒有看見她，因為我不敢到她那裏去；她會問：「你光臨到這裏來有什麼事情？」她羞辱得我還少麼……」

「羞辱什麼你怎麼說？」

「好像你還不知道呢！她是和你在一塊兒從我那裏逃走的，「從婚禮上」逃走的，你剛纔自己說過的。」

「你自己並不相信……」

「那末她在莫斯科不是和那個軍官宰姆邱士尼關夫在一塊兒遊辱過我麼？我確乎知道她羞辱過的，現在在這以後竟自己定了結婚的日子。」

「不會的！」——公爵喊。

「我知道得很真確，」——羅果靜確信地說，——「你說，她不是這類的女人麼？你用不着說她不是這類的女人。這就是無聊的話。也許她和你不會這樣，會自己感到這種事情的可怕，可是和我就不同了。確乎是如此。她把我當作一個最整脚的裁縫那樣看待。她和開歷爾那個軍官，會練拳術的那人，搭在一起，我確實知道是爲了取笑我才做出來的……你還不知道她在莫斯科對我耍了多少把戲！至於錢呢！我不知道匯了多少錢給她……」

「是的……但是你現在怎樣娶親呢？以後你怎麼辦呢？」——公爵帶着恐怖問。

羅果靜痛苦地，恐怖地看着公爵，一句話也沒有回答。

「我現在已經有五天沒有到她那裏去了，——他繼續說，在沈默了一會以後，——我老怕她逼逐我。她說，我還是自己的主人；我也許一高興，就把你完全趕出去，自己往國外一走，（她已經對我說過要到國外去了，——他補充地說着這句話，特別地望了公爵的眼睛。）有的時候祇是嚇唬嚇唬，不知爲什麼，她老覺得我可笑。但是另有些時候真是皺緊了眉毛，低着頭，一句話也不說；我就是怕的這個。以後我心想：讓我不要空着手去見她，——但是這祇是引起她發笑，以後竟逼出她的氣來了。她把我的一條圍巾賞給女僕卡嘉，那條圍巾即使她以前會過着奢侈的生活，但也許還沒有看見過的。關於什麼時候結婚一層，是不能提一句的。既然你連隨隨便便去一趟都不行，還算什麼未婚夫呢？我坐在家裏，心裏實在忍不住了，便偷偷兒到她所住的那條街上，她的房屋附近走來走去，或是躺在轉彎那裏。有一天守在她的大門旁邊，幾乎守到天明，——我當時眼睛裏好像閃過了什麼。她從窗內張望，說道：「假使你果真看出了欺騙的情形，你要拿我怎麼辦呢？」我忍不住，就說：「你自己知道的。」

「知道什麼？」

「我又那裏會知道？」——羅果靜惡笑了一下。——「那時候在莫斯科捉不到她和任何什麼人在一起，雖然我找了許多時候。我有一天拉住她，說道：『你答應和我結婚，你將走進純潔的家庭裏去，可是你知道你現在是何等樣的人？』我就是那種人！」

「你對她說了麼？」

「說了。」

「怎麼樣？」

「她說：『我現在也許不願意收留你做我的僕人，不要說是妻子了。』我說：『那末我留著不出去，一樣是完結了！』她說：『我立刻去叫開羅爾來，對他說，讓他把你擡到大門外面去。』我當時奔到她身邊，打了她一頓，打得混身青紫。」

「不會有的事！」——公爵喊。

「我說是有的，」——羅果靜閃爍着眼睛，輕聲地說。——「整整的一個半晝夜沒有睡覺，不吃不喝，不離開她的屋內，跪在她面前，說道：『你不饒恕我，我死也不出去。你要叫人把我擡出去，——我就投水淹死；因為現在我沒有了你，還有什麼辦法？』她那一天就像瘋子一般，一會兒哭，一會兒預備用刀子殺死我，一會兒罵我。把扎脚高夫，開羅爾，宰相邱士尼閣夫那般人全都叫來，對他們指著我，羞辱我。『諸位，我們今天大夥兒去看戲，讓他坐在那裏，假使他不願意出去，我不能爲了他繫住我的身體。帕爾芬·謝蒙諾維奇，我不在這裏，人家會端茶給你的，你今天大概很餓了。』她從戲院裏獨自回來，說道：『他們全是膽小的卑鄙的傢伙，都怕你，還嚇唬我，說他決不隨便離開，也許會殺死你的。可是我現在走到臥室裏，不關門；我怕你不怕？你應該知道，而且看見著！你喝過茶麼？』——我說：『沒有，我不要喝。』——她說：『拿點誠心出來才好，這樣子對於你也不見得高妙。』她說得出，就做得得到，果真沒有關房門。早晨走出來，笑著說：『你發癩了麼？你這樣不會餓死的麼？』——我說：『你饒恕我罷。』——她說：『我已經說過，我不願意饒恕你，也不嫁給你。難道你在這沙發上坐了整夜，沒有睡覺麼？』——我說：『沒有睡覺。』她說：『這真聰明！你現在

還不想喝茶，吃飯麼？——我說：「我說過了不喝也不吃，——你儘想我罷！」她說：「你要曉得，這種辦法對於你太不相稱，就像牛身上套了一付馬鞍。你不是想嚇唬我？你挨了餓坐着，對於我是一件極糟糕的事情；你真把我嚇唬着了！」她生了氣，但是並不長久，又起始譏刺我了。我看著她覺得奇怪，她臉上完全沒有那種憤恨的樣子。她是會記恨的，她在別人身上記恨記得十分長久！那時我想到，她把我看得太輕，所以不會大大地記恨。這是實在的。她說：「你知道羅馬教皇麼？」——我說：「我聽見過的。」她說：「帕爾芬·謝蒙諾維奇，你是沒有學過世界歷史的！」我說：「我什麼也沒有學過。」——她說：「那末我要給你讀一下：有一個教皇對一個國皇發了怒，國皇在他那裏有三天不食不飲，光着腳，跪在他的宮殿前面。你以為，那個國皇跪了三天，心裏想些什麼？作了什麼樣的誓約……等一等，我自己來對你讀這一段！」她跳起來，把書取來，說道：「這是一篇詩，——於是對我朗誦着國皇在三天內如何立誓對教皇報仇的詩句。她說：「你難道不喜歡這個麼，帕爾芬·謝蒙諾維奇？」——我說：「你朗讀的一切，全是很對的。」——她說：「啊，你自己說很對，那末也許你會立誓：祇要她一嫁給我，我就讓她曉得我的利害，我就要取笑她！」我說：「我不知道，也許我會這樣想的。」她說：「你還會不知道麼？」我說：「我真是不知道，現在我想的，不全是這個。」她說：「那末你現在想什麼？」我說：「我從座位上立起，在旁邊走幾步，一面照你觀察你；你的衣裳一發響，我的心就跌落了。一走出屋子，我就回憶你的每一句話，用的是什麼聲音，說了什麼話。整夜裏什麼也沒有想，祇是聽你在夢中如何呼吸，轉動了兩次……」她笑了，說道：「你也許連打我的那件事情也不想，一不記得了罷？」我說：「我也許想的，我不知道。」她說：「假使我不饒恕你，不肯嫁給你呢？」我說：「我說過，

我要投河。」她說：「在這以前，也許還要殺人罷……」她說完以後，凝想了一下。以後一生氣就出去了。過了一點鐘，帶着陰鬱的神情走出來見我，說道：「帕爾芬·圖蒙諾維奇，我要嫁給你，但並不因為我怕你。總歸一樣是幻滅。還要找什麼好地方呢？」她說：「你坐下來，我讓他們給你端飯來吃。我既然嫁給你，我要做你的忠實的妻子，你不必疑惑，也無用擔心。」她以後沈默了一下，說道：「你到底還不是奴僕；我以前心想你完全是一個僕人呢。」她當時規定了結婚的日子，過了一星期又離開我，逃到這裏來，逃到萊白及夫這裏來。我一來，她就說：「我沒有完全拒絕你；我不過還想等一等，隨我等多多少少時候，因為我還是我自己的主人。你假使願意，你儘管等罷。」我們現在就是這個情形……你對於這一切有什麼想法，萊夫·尼古拉也維奇」

「你自己有什麼想法？」——公爵反問，憂愁地望着羅果靜。

「我還能有什麼想法呢！」——羅果靜脫口說了出來。他還想補說幾句話，但是在無出路的厭悶之中沈默了下去。

公爵立起來，又想去。

「我總歸不來妨礙你。」——他輕輕地說，幾乎露出陰鬱的神情，似在回答他的內心的，隱微的意思。

「你知道，我要對你說什麼話！」——羅果靜突然興奮起來，他的眼睛閃耀了。——「你怎麼會對我這樣讓步，我不明白？不是已經不愛她了？以前你到底感覺過煩悶；我是看出來的。那末你為什麼現在又拚命追來呢？由於憐惜麼？（他的臉彎曲成惡毒的嘲笑。）哈哈！」

「你以為我騙你麼？」——公爵問。

「不，我相信你，祇是我一點也不明白。最可信的是你的憐惜還比我的愛情利害！」

有一點怨恨的，想立即表示出來的東西在他的臉上熾燃着。

「你的愛情和怨恨區別不清，」——公爵微笑。——「愛情一過去，也許更會糟糕的。帕爾芬，我要對你說這句話……」

「我會殺人的麼？」

公爵抖擻了一下。

「爲了現在的愛，爲了你現在接受下的這番痛苦，你會深深地恨她的。我看來最奇怪的是她怎麼還能嫁給你？我昨天一聽見——簡直不大會相信，我心裏開始感到痛苦。她已經拒絕你兩次，從維爾莫逃走，這麼說來，總是有預感的……她現在需要你的是什麼？難道是你的金錢？這全是胡說的話。你的錢大概也消化得很多了。難道你是爲了找一個丈夫麼？除你以外，那一個都比你好，因爲你也許真會宰死她的。她現在也許很明白這一點。也許因爲你愛她太深麼？也許爲了這個……我聽說有這樣的人，尋覓的就是這類的愛情……」

公爵停止了說話，沈思起來。

「你怎麼又朝我父親的像片發笑？」——羅果問。他十分仔細地觀察公爵臉上一切的變化，一切流動的綫條。

「我笑什麼？我心裏想到，假使你沒有發生這個災禍，假使你沒有發生這段愛情，你也許會成爲和你的父親一模一樣的人，而且很快的。你會帶着你的馴順的，不聲不響的妻子，獨自沈默地住在這所房屋內，不常說話，說的儘是些嚴厲的話，不相信任何人，祇是默默地，陰鬱地賺錢。你至多也不過誇獎一些古書，注意到如何用兩隻手指畫十字，而這也須在老時方如此……」

你儘管嘲笑罷。她新近在看到這幅像片的時候，也說了一模一樣的話！你們會異口同聲地說話，祇是奇怪……」

「難道她已經到你這裏來過麼？」——公爵好奇地問。

「來過的。她看那張照片，看了半天，詳細盤問關於先父的一切。」你也會成爲和他一樣的。」——她對我笑了一聲。——「帕爾芬·謝蒙諾維奇，你有的是很強烈的情慾。假使你沒有了智慧，你的強烈的情慾會致你上西比利亞，過苦工去的。不過你的智慧是很大的。（她就是這樣說的，你相信不相信？我第一次聽她說這樣的話。）你快點把所有這些瘋勁拋棄。因爲你是毫無學問的人，你會開始積錢，住在這所房子裏，和那些闊人們在一起，像你的父親一樣；也許你到後來自己也會放信他們的教，你會愛上你的錢財，賺上二百萬，或竟賺到一千萬，且甚至會坐在錢袋上餓死，因爲情慾支配着你的全身，你會使一切都變成憤怒的。」她就是這樣說的，說的就是這幾句話。在這以前，她從來沒有和我這樣說過！她儘和我說些不相干的話，儘嘲笑我；就在這裏，開頭也是笑着說的，以後纔露出了陰鬱的態度。她把這所房子都走遍了，到處審視着，好像有一點懼怕似的。我說：『我要把這一切完全變更一下，改造一下，或者另外買一所房子做喜

事。」她說：「不用，不用，這裏一點也不必變更，我們就這樣生活下去好了。我在做了你的妻子以後，我要在你的母親身旁住下去。」我領她到母親那裏去——我母親對她很恭敬，當作嫡親女兒一樣看待。我母親在以前，已經有兩年功夫，就生了病，理智不很清楚，父親死後竟完全成爲嬰孩，不大說話，坐在那裏，腿不能動彈，看到什麼人，祇是從座位上鞠躬。如果不給她東西吃，她會三天想不起吃來的。我取了母親的右手，彎折着，說道：「您祝福我們，她快和我結婚了。」她帶着情感，吻母親的手，說道：「你的母親一定遭受了許多憂愁。」她一看見我這本書，就說：「你竟開始讀俄國歷史了麼？（她在莫斯科時有一次對我說：「你最好做點自修的功夫，那怕把沙羅維也夫的俄國史讀一遍呢，你是一點也不知道的。」）這很好，你就這樣做，你就讀下去。我親自來給你編目錄，你應該先念那一類書；你不要。」她以前從來沒有對我這樣說過話，從來沒有這竟使我非常驚訝起來。我初次像活人似的呼出了一口氣來。

「我很喜歡這樣！帕爾芬，——」公爵用誠摯的情感說。——「我很喜歡。誰知道，也許上帝會把你們安排在一起的。」

「永遠不會這樣的！」——羅果靜然地喊。

「帕爾芬，假使你這樣愛她，難道你不願意取得她的尊敬麼？假使你願意，難道你不去希望麼？我剛纔說，對於我是一個奇怪的難題：她爲什麼要嫁給你？這難題雖然我無從加以解決，但我到底無疑地覺得內中一定有一個充分的、合理的原因。她對於你的愛情是深信的，且對於你的幾種特性一定也具有確信。否則是不會的！你剛纔所說的話便給予我這個證明。你自己說，她認爲現在可以用比以前完全不同的言

語和你說話。你這人好疑，且愛嫉妒，所以也就把你所見的一切加以誇大。她並不怎樣對你發生惡劣的觀念，像你所說的那樣。否則，她一嫁給你，就等於有意識地投進水裏，或把頸子套到刀子下面去。這是可能的麼？誰會有意識地投進水裏，或把頸子套到刀子下面去呢？

帕爾芬用悲哀的嘲笑的神情聽着公爵熱情的話語。他的見解顯然是無可辯護的。

「你現在怎麼還這樣嚴重地看我呀，帕爾芬！——公爵帶着沉重的哲感性口說出這句話來。

「投河，或是往刀子下面套！——羅果曾終於說：——『嚇！她所以要嫁給我，一定因為期待我身後

有一把刀子！公爵，難道你真至今還沒有猜到內中的原因麼？

「我不明白你的話。」

「也許他果真不明白。哈！人家說你有點那個……她愛的是別人——你要明白呀！就像我現在這

樣愛她，她也是現在這樣愛別人。你知道，那個別人是誰？就是你！怎麼，你不知道麼？」

「我麼？」

「就是你！她從那時候起，從命名日那天起，就愛上了你。不過她心想，她不能嫁給你，因為她好像會使

你受到恥辱，把你的整個命運都陷害了。她說：『我明明已經成爲那樣的人了。』她至今還自己這樣說的。

她一面朝我的臉上直看，一面把所有這些話說了出來。她怕害你，怕你受恥辱，可是嫁給我是不娶的，可

以的，——她把我看得這樣低，你也要記住這一層！

「她怎麼會從你那裏逃到我這裏來，又……從我那裏逃到……」

「從你那裏逃到我這裏，哈哈！她腦筋裏的花樣還會少麼？現在她好像全身發燒。一會兒對我喊：『我願意跟你一塊兒到水裏去！快點結婚罷！』她自己催我，定下了日子，可是日期快近，——就害怕起來，或是生出別的念頭：誰知道怎麼會事？你自己看見過她一會兒哭，一會兒笑，像發熱疾似的抽搐。她從你那裏逃走，其實也沒有什麼可奇怪的。她當時離開你，因為她自己瞭解她如何劇烈地愛你。她覺得沒有力量再和你住在一起。你剛纔說，我那時在莫斯科尋覓她；那是不確的，——她自己從你那裏跑到我這裏來，說：『你定下日子，我準備好了！你去取香檳酒來！我們到吉卜賽人那裏去！』她一直喊嚷着……如果沒有我，她早就會投水死的；我知道得很真確。她的不投河，還因為我也許比水可怕些。她懷着恨嫁給我……假使她果真出嫁，那末一定是懷着恨出嫁的，我說得十分確切。」

「但是你怎麼能……你怎麼能……——公爵喊了出來，沒有把話說完。他羞赧地望着羅果殿。

「你為什麼不說完？」——羅果殿追上去說，露出牙齒笑了。——「你要不原諒我來說，你就在這時候心裏想：『她現在怎麼還能嫁給他？怎麼還能容許她到他身邊去？』你心裏明明想的就是這個……」

「我到這裏來並不是爲了這件事情，帕爾芬，我可以對你說，我的腦筋並沒有轉到這上面……」

「也許並不爲了這件事情，腦筋裏也沒有生過這念頭，不過現在一定是爲了這件事情，嚇，嚇，嚇，够了罷！你爲什麼騷亂？難道你果真不知道麼？你真使我奇怪呀！」

「這全是忌妒心，帕爾芬，這全是病，你誇大得太過分了……」公爵過度驚擾地喃喃着。——「你做什么？這全是一樣！」

「你放下來。」——羅果靜說，迅速地从公爵的手裏搶下一把小刀，——這小刀是公爵從桌上，書籍旁邊取起來的，——重又把它放在原來的地方。

「我到被得堡來的時候，彷彿知道，彷彿預感到的……」——公爵繼續說。——「我並不想到這裏來！我想把這裏的一切完全遺忘，從心裏拔出去，唔，再見羅……你做什麼這樣！」

公爵一面說話，一面在心神不屬中又想從桌上拿起那把刀子，羅果靜又從他手裏搶下來，擱在桌上。那是一把式樣極普通的小刀，帶着鹿角的把手，不能擱鼻起來，刀鋒有三個半俄寸寬。

羅果靜雖然看到公爵特別注意於兩次從他手內搶去這把刀子的情形，還是惡狠狠地抓住它，插進書內，還把書律到別一隻桌子上去。

「你是用來切書頁的麼？」——公爵問，但還帶着心神不屬的樣子，還似乎受着強烈的極惡的壓迫。
「是的，切書頁的……」

「但這不是花園裏用的刀子麼？」

「是的，花園裏用的。難道不能用園刀切紙頁麼？」

「它是……完全新的。」

「新的又有什麼難道我現在不能買新刀麼？」——羅果靜終於發狂般喊叫起來，露出聽說聽着惱的樣子。

公爵抖索了，釘看着羅果靜。

「我們是怎麼啦！」——他忽然笑了，完全醒了轉來。——「老兄，請你想想，在我的頭像現在這樣感到沈重的時候，還有這個病……我會完全變成那種心神不屬，而且十分可笑的样子，我並不想問你這樣事情……我不記得想問什麼，再見罷……」

「不是走這兒的。」——羅果靜說。

「我忘記了！」

「走這兒，走這兒，來罷，我來領路。」

第四章

他們從公爵已經走過的那些屋子裏走着。羅果靜走得稍前些，公爵跟在他後面。他們走進大廳。大廳牆上掛着幾張圖畫，全是些主教的照片和一點也辨別不出什麼來的風景畫。頭第二間屋子的門上掛着一幅畫，具有十分奇怪的形式，寬有兩俄尺半，而高卻不到六俄寸。這畫寫着剛從十字架上卸下來的救主的像。公爵瞥着了它一下，似乎憶起什麼，但是沒有止步，想走到門外去。他心裏感到很痛苦，想趕快離開這所房子。但是羅果靜忽然在那幅畫面前止步了。

「所有這裏的畫，」——他說。——「祇是先父用一兩個盧布在拍賣場上買來的，他愛這些畫。有一位行家把這裏的畫全等看過；他說，全是不值錢的貨色，祇有這幅畫，在門上的，也是化兩個盧布買來的，他說不是賤貨。有一個人請先父把這畫出讓，肯出三百五十盧布，那個薩維里也夫，伊凡·特米脫里奇，做生意

意的，很喜歡畫，他竟出到四百，上禮拜竟對舍弟謝蒙·謝蒙諾維奇說可以加到五百。我自己留下了。」

「這是……從子司·霍爾白因上幕畫下來的。」——公爵在審看了這畫以後說，——「我雖然是起碼的行家，但是我覺得這幕本是很好的。我在國外看見過這幅畫，現在還不能忘記它。但是……你怎麼說……」

羅果靜忽然放棄了畫，順着以前的道路向前走去。在羅果靜身上這樣突然發現的心神不屬，和特別的，奇怪的，濃稠的情緒自然也許可以解釋成爲這種瘋狂行動的原因。但是公爵到底有點覺得奇怪，並非由他開始的談話何以會突然中斷，羅果靜竟不回答他。

「萊夫·尼古拉也維奇，我早該想問你，你信不信上帝？」——羅果靜走了幾步，忽然又說起話來。

「你問得真奇怪……你的眼睜多末奇怪！」——公爵不由已地說。

「我愛着這幅畫，」——羅果靜在沉默了一會以後又暗語着，好像又忘記了他的問題。

「看這幅畫！」——公爵忽然喊起來，受了一個突襲來的思念的印象，——「看這幅畫！有的人看了這幅畫會把信神喪失的！」

「自然會喪失的，」——羅果靜忽然出於意料地表示贊成。他們已經走到正門那裏了。

「怎麼？」——公爵忽然止步，——「你是怎麼說？我差不多是開開玩笑，你竟這樣嚴重起來！你問我信不信上帝是什麼意思？」

「沒有什麼，隨便問問。我以前就想問。現在有許多人信上帝。有一個人喝醉了酒，對我說，在我們俄

「國不信上帝的人比別的地方多。你是到過國外的，你說對不對？他說：『在這件事情上我們比起他們來，感覺得輕鬆些，因為我們已經走在他們的前面。』……」

羅果靜苦笑了一聲。他在說出他的問題以後，忽然開了門，手握住鎖把，等候公爵出來。公爵覺得奇怪，但是走出去了。羅果靜跟他到樓梯口，關好了門。兩人對立着，帶着那種好像兩人都忘記來到什麼地方，現在要做什麼事情的神色。

「再見罷。」——公爵說，伸出手來。

「再見罷。」——羅果靜說，緊緊地，但是完全機械地握住公爵伸出來的手。

公爵走下一級，回轉身來。

「關於信仰的一層。」——他微笑了一下，起始說，（顯然不願意就這樣離開羅果靜，）同時他受了一個突襲來的回憶的印象而活潑起來。——「關於信仰的一層，我在上星期兩天內，發生了四個不同的遭遇。早晨在一條新鐵路上搭火車，和一個姓S的在火車裏談了四小時，立刻做成了朋友。我以前就聽到人家談過他許多話，還說他是無神派。他是很有學問的人，我能和真正的學者交談很高興。此外，他還有極好的教養，和我說話完全像對在意識與見解方面相等的人說話一般。他不信上帝。單單有一樁事情使我驚訝：他在所有的時候，好像講的並不是那個問題。我所以驚訝的是因為以前我遇見許多不信上帝的人們，還讀過許多這類的書籍，我老是覺得他們嘴裏所說的，書上所寫的好像完全不是那個問題，雖然從表面上看來講的就是那個問題。我常時把這意思對他表示，大概說得不清楚，或是不會表示，因為他一點

也沒有明白……晚上我住在一個小縣的客棧內過宿，恰巧頭一天夜裏客棧內出了一樁命案，我來到的時候，大家都在談論着。兩個農人都上了點年紀，都不會喝酒，並且早已互相認識，做了朋友，喝好了茶，打算在一間小屋內躺下睡覺。在最後的兩天內，一個人看見另一個人身邊有一隻銀錶，鑲在一根黃色玻璃珠鍊條上面。這隻錶他從未看見他的朋友戴過。這人並不是小偷，甚至是極誠實的人，照農家的風俗，並不會窮。但是這隻錶太中他的意，把他誘惑得終於忍不住，取起刀子，在朋友轉身的時候，謹慎地從後面走過去，瞄準了以後，眼睛朝天上看，畫了十字，暗中念出悲苦的禱詞：「主看基督的份上恕我罷！」——就一下子把朋友殺死，像殺死一隻綿羊，又從他身上掏出了那隻錶。

羅果靜笑得前仰後合。他笑得像發了癩痢。在剛纔那種陰沈的情緒之後，看這這笑聲未免覺得奇怪。「這是我喜歡的！這是最好不過的！」——他掙掙地喊出，幾乎喘不出氣來。——「一個完全不信上帝，另一個卻信得一面禱告，一面殺人……公爵，這是虛構不出的哈哈，哈哈，這是最好不過的！」

「早晨我在城裏閒蕩，」——公爵繼續說，在羅果靜剛停住了以後，雖然笑還在他唇上掙掙地，癩痢性地抖索。——「我看見一個酒醉的小兵在木板鋪成的人行道上面，兜來兜去，穿扮得完全不整齊。他走到我面前，說道：『老爺，請你買下這銀質的十字架，祇要化兩角錢；銀子的。』我看見他手裏握著十字架，大概是剛從自己身上解下來的，鑲在一條湖色的，破舊不堪的綢帶上面，不過實在是錫質的，一眼就看出來。它的尺寸極大，八角形，完全是拜占庭式。我掏出兩角錢給他，當時就把十字架佩戴在身上，——從他的臉色上看出他很滿意，因為把一個愚蠢的老爺騙過了，當時就去把賣十字架的錢換酒喝，這也是一定無疑的。」

老兄，這樣滴湧到我身上來的俄羅斯的一切給予我極強烈的印象。我以前對於它什麼也不明白，好像沒有聯繫似地生長着，在國外的五年來我對於祖國的回憶帶着一種理想的形式。我坐在路上，心裏想：這個出賣基督的人我還是等一等再責備罷。惟有上帝知道，在這些酒精的、歌舞的心裏激發什麼。一小時後，回到客棧裏去的時候，遇到一個村婦抱滑乳孩。這村婦年紀還輕，只生過生下了六星期。嬰孩對她微笑了一下，據她的觀察，是生下來初次的微笑。我看她十分虔敬地，突然十分虔敬地畫了十字。我說：「你這有什麼意思，小娘子？」我當時逢着什麼便詢問。她說：「一個母親看見了她的兒女初次的微笑，心裏的那份喜悅，正和上帝在天上每次看見罪人立在他面前作從心裏發出的禱告時所感的喜悅一樣。」這是一個村婦說的，說了差不多這樣的話，也就表示出一種柔細的、真摯的、宗教的理想，所有基督教的真諦全含在其中，那就是觀上帝如我們的親父，上帝對人們的喜悅像父親看着兒女時所生出的喜悅一樣的確顯見解。這原來就是基督的主要的思想！一個普通的村婦！她固然是母親……但是誰知道，也許這村婦就是那個小兵的妻子。你聽着，帕爾芬，你剛纔問我，現在就是我的回答：宗教情感的實質不能歸屬到任何議論上去，和任何行為和犯罪，任何無神論都不相干，這裏有點不對，永遠有點不是那麼回事。這裏有點東西是無神論者永遠滑溜過去，永遠說得不對勁的。但是主要的是你合在俄國人的心裏比較於明顯些地，最迅快地看出這情形來，這就是我的結論！這是我從我們的俄羅斯得來的我的最初的信念。有許多事情可以做的，帕爾芬！在我們俄羅斯的土地上有許多事情可以做，你要相信我記得，我們在莫斯科有一個時候時常聚會談話……我現在完全不想回到這裏來！也完全沒有想到和你在這裏相見……唔，好了罷……

「唔！再見罷！上帝是不會離開你的！」

他回轉身去，順着樓梯走下去了。

「萊夫·尼古拉也維奇！——羅果靜從上面喊，在公爵走到第一個轉彎的梯頭的時候，——你向小兵買來的十字架在你身邊麼？」

「是的，在我身上。」

公爵又停住了。

「你拿來給我看看。」

又是新鮮的怪事！他想了想，走上去，把十字架掏出來給他看，但沒有從頸領上脫下。

「你送給我罷，——羅果靜說。

「爲什麼？難道你……」

公爵不想和這十字架分手。

「我來戴它，把自己的給你，你戴上它。」

「你要交換十字架麼？好的，我很喜歡。我們結爲義兄弟了！」

公爵脫下錫質的十字架，羅果靜脫下金質的，互相交換了。羅果靜沈默着。公爵懷着沈重的驚異看出以前那種不信任，以前那種苦澀的，近乎嘲諷的微笑似乎還沒有離開他的義兄的臉，至少在剎那間強烈地表露了出來。羅果靜終於默默地執公爵的手，站立了一會，似乎想做什麼，而尚未決定；後來拉住他，用儘

不大清楚的聲音問：「我們走罷。」走到二層樓的梯頭那門，在他們走出來的那扇門的對面門上按鈴。門很快就開了。一個老太婆，全身個體，穿著黑衣，頭上包着巾帕，一聲不發，向羅果靜低地鞠躬。羅果靜迅速地問她什麼話，但是沒有停下來等候回答，就領公爵走進屋內。又走過一些黑暗的房子。那些房屋顯出特別的，冷靜的清潔，冷淡而且嚴肅地陳設着古老的木器，臺上潔淨的白布套。羅果靜並不通報一聲，就領公爵到一間不大的屋子裏去，那間屋子像客廳的模樣，用褪色的紅木屏風隔成兩塊，旁邊有兩扇門，裏面大概是臥室。一個小老太婆坐在客廳角落的沙發上，她的樣子不能算很老，甚至有一付充分健康的，愉快的，圓潤的臉，但是頭髮業已完全灰白。一眼看去就可斷定她已陷入童境。她穿了玄色的毛織衣裳，頭上圍着一條大黑頭巾，還戴了一隻白色的，鬆鬆的，對着黑緞帶的帽子。她的腳支踏在小長椅上。她身傍坐着一個乾淨的老太婆，比她年長，也較窮，也戴了白帽，大概是一個貧苦。她默默時計織襪子。她們兩人大概一直就織着。第一個老太婆看見了羅果靜和公爵，微笑了一下，好幾次和藹地低頭，表示喜悅的樣子。

「媽媽，」——羅果靜說，吻她的手。——「這是我的知己朋友，萊夫·尼古拉也維奇·梅恩金公爵。我跟他交換了十字。他在莫斯科的時候曾和我處得像嫡親的兄弟一般，爲我做了許多事情。媽媽，你別看他，像你親生親生的兒子一般。等一等，這樣子，讓我把你的手指戴好了……」

但是老太婆沒有等到羅果靜動手，就舉起右手，把三隻指頭舉在一處，虔敬地向公爵畫了三次的十字。以後又和藹地，溫柔地對他點頭。

「我們走罷，萊夫·尼古拉也維奇——羅果靜說——「我引你來就是爲了這件事情……」
她們又走到樓梯上的時候，他說：

「人家說什麼話，她一點也不明白。她並不明白我的話，但還是爲你祝福，可見是她自己願意的……
唔，再見罷。我有點事，你也該走了。」

他開了門。

「至少讓我在離別的時候抱你一下。你真是一個奇怪的人！」——公爵喊，用溫柔的責備的神氣看着他，想去抱他，但是羅果靜剛舉起手來，立刻又垂落了下去。他沒有決心；他回轉身去，不敢看公爵。他不想
害他。

「你別怕！我雖然取了你的十字架，但是不會爲了絞殺人的！」——他模糊地喃語，忽然似乎很奇怪地笑了。但是他的臉突然改變：他的臉色發白，嘴唇抖索，眼睛熾燒。他舉起手，緊緊地抱住公爵，喘着氣說：

「你就把她取去罷，既然命運是如此的！她是你的！我讓給你……你記住羅果靜這個人！」
拋棄了公爵，不看她一眼，匆遽地走到自己屋裏去，把門關上了。

第五章

時間已晚，差不多兩點半鐘，公爵到葉潘欽家裏去，沒有遇到他。他留下一張名片，決定到惠舍旅館找郭略。假使他不在家，便留一張紙條給他。惠舍旅館的人說尼古拉·阿爾達里昂奇——從早晨就出去

了，臨走時留下話，假使有人來找他，讓我們通知他，說他大約三點鐘左右回來。假如三點半還沒有來，——那就是乘火車上伯夫洛夫司克，到葉洛欽將軍夫人的別墅裏去，在那裏用飯。公爵坐下來等候，順便叫了飯喫。

到了三點半鐘，甚至到了四點鐘，郵路還沒有來。公爵走了，機械似地，無目的地走着。彼得堡的初夏，有時會遇到一些奇麗的日子，——晴朗的，炎熱的，靜謐的日子。像故意似的，今天就是這種稀有的日子。公爵無目的地閒走了一會。他不大熟悉這城市。他在十字街頭，一些房屋的前面，廣場上和橋上，偶爾止步，有一次走進一家糖果店去休息。他有時用極大的驚異審看行人，但是他時常並沒有注意到行人，也不知道在什麼地方走路。他感到痛苦的興奮和不安，同時又覺得有孤寂的特別需要。他想離羣獨處，完全被動地將自身交付與這痛苦的緊張，不尋覓一階梯的出路。他似有無窮的惡，不想解決湧到他心頭和靈魂裏的問題。——難道這一切是我的錯處麼？——他暗自喃喃着，毫不意識到自己的話語。

六點鐘時他發現自己立在一皇村一鐵路車站的月臺上。他不久感覺孤寂是無可忍耐的；新鮮的激動熱烈地包圍他的心，使他的靈魂感到煩悶的黑暗一下裏變成鮮耀的光明。他買了到伯夫洛夫司克的車票，不斷地忙著動身。但是自然有什麼東西在追襲他，而這是現實，並非理想，像他本來樂於這樣想像的那個樣子。他差不多已在車廂內坐定，忽然把剛買好的車票往地板上一扔，從車站裏走回去，帶着慚愧和陰鬱的心神。過了一會，他在街上忽然似乎憶起了什麼，似乎突然領悟到什麼，一種很奇怪的，長久就使

他不安的意念。他忽然有意識地提着自己在做着一樁事情，這事情做了長久，但在這時期以前他並沒有察到。已經有數小時之久，甚至還在一處舍一旅館內，大概甚至還在一處舍一旅館之前，他忽然起頭似乎在自己周圍尋覓什麼。一會兒忘記了，甚至忘得很長遠，有半小時之久，忽然又不安地環顧，向周圍尋覓。他剛在自己身上覺察出了這病態的，至今還完全無意識的，久已佔據住他的行動，忽然在他面前閃現了使他感到極度興趣的另一種回憶。他想起，在他覺察出走在自己周圍尋覓什麼的時候，他正立在一所普通官前的人行道上，用極大的好奇審看窗上陳列出的貨品。他現在一定想查一查：他是否果真立在這店鋪的窗前，也許已經立了五分鐘之久，他是不是在做夢，是不是弄錯了這店鋪，這貨品果真在麼？今天確乎處於特別的，病態的情緒之中，這事和以前他初次得癩癩病時的情形一樣。他知道在癩癩發作的前驅的日子裏，他的精神顯得特別的散漫，時常甚至認錯物件和臉龐，假使不用特別緊要的注意加以矯正。但是這另有特別的原因，為什麼他急於想知道他是否立在店鋪前，在店窗內陳列着的貨物中間他看到了什麼東西，價值五十銀戈比，他記得很清楚，不管他的精神如何散漫，心裏如何騷亂。假使這店鋪是存在的，這件東西也確乎在許多貨物中間陳列着，那末他的止步就是爲了這件東西。如此說來，這件東西必含有極強烈的興趣，竟還能在他剛離開鐵路車站，心內感到沉重的騷亂的時候，吸引他的注意。他走着，煩惱地向右面看時，由於無寧靜的不耐煩，心劇烈地跳着。但是這個店鋪，他終於找到了！他已經離開那店鋪五十步遠，才想到回轉去。這件東西值六十戈比，自然值六十戈比，多了不依！——他現在得到了證實，不由得笑了。但是他的笑是歌司底里性的，他覺得很痛苦。他現在明晰地憶起，就在這裏，站立在窗前的

時候，他突然回轉身去，像剛纔在自己身上提到羅果靜的眼睛的時候一樣。他既然相信他沒有錯誤，（其實他在查核之前也完全深信的）便拋棄了店鋪，趕快從那裏走開。應該把這一切趕快細想一下，一定無疑的。現在他明白他在車站上並沒有眼花，一定發生了一點實在的，和他以前的不安相關的事情。但是一種真心的，無可克制的緣由又盤據在他的心上。他不愿意去想什麼，他不去想；他完全想別的事情。

他想起在他的顫動的狀態中有一個癡癡的階段，（假使癡癡在醒濟的時候發生）那時在憂愁裏，在心靈的黑暗和壓迫之中，他的腦子似乎忽然在一剎那間發出了火燄，他的生命的一切力量一下子變到其激地緊張起來。在這閃電般持續的一剎那間，生命和自我意識的感覺幾乎增加了十倍。智慧和心靈爆出不尋常的光亮；一切的騷亂，一切的疑惑，一切似已一下子平復了，融成一種高尚的靜謐，這靜謐是顯明期的和諧的快樂和希望，充滿理性和最終的原因。但是這一瞬，這閃光還祇是最後的一秒鐘的預感（從來不會超過一秒鐘的）就從這一秒鐘起發生了癡癡。這一秒鐘自然是難忍的。以後在想到這一瞬間時候，已在健康的狀態中，他時常對自己說：所有這些高尚的自我感覺與自我意識，也就是「最高的生存」的閃電，祇是一種疾病，祇是平常狀態的破壞。既然如此，這並非最高的生存，相反地，應該歸類於最低的生存去。但他到底得到了極怪誕的結論：「即使這是疾病，又有什麼呢？」——他終於決定，——「就這緊張的狀態是非正常的，也有什麼相干呢，假使結果的本身，假使在健康時候可以記憶到，分析到的那種感覺的一瞬變為最高階段的和諧與美麗，給予了前所未聞，且未猜到的感覺，圓滿，均衡，調和的感覺，狂熱地，虔信地，和最高的生命的綜合相融合的感覺。」這種模糊的表現在他自己看來是易於了解的，難

然還是太軟弱的。關於這種是「美麗和虔敬」確是「生命的最高的綜合」他是無可置疑的，也不能容許疑惑的存在。他在這一瞬間並非夢見了什麼幻境，那種不正常的，不存在的，使理智受壓迫，靈魂成爲扭曲的幻境，像服了麻醉藥，鴉片或酒以後的情形一般。關於這層，在疾病的終了以後，他可以健全地加以判斷。這一瞬間是自我意識的一種不尋常的增強——假使可以用一個名詞表現這種心神狀態——一種自我意識，而同時又是極高度的，直接的自我感覺。假使在這一秒鐘裏，在最後的，有意識的癲癩病前的一瞬間，他能够明晰地，有意識地對自己說：「是的，爲了這一瞬間可以將整個生命交付出去！」——那末這一瞬間自然是值得整個生命的。然而他不能堅持他的結論的辯證部分：剝離，心靈的黑暗，自斃，立在他面前，成爲這一「最高的一瞬」的鮮艷的後果。他自然決不作正經的辯論。在結論說，在對於這一瞬的估價裏，無疑地會有錯誤的，自是這感覺的現實性到底使他感覺困苦。果真怎樣對付現實呢？這情形是有過的，就在那個一秒鐘內，他自己還來得及對自已說，這一秒鐘在他完全感受到的無上的幸福方面也許會值得整個的生命。「在這一瞬間，——有一次他在莫斯科和羅果慈聚會的時候對他說，——在這一瞬間，我似乎記起領悟了一句不尋常的話，那就是說時間是再也沒有的。大概這一秒鐘，（他微笑着補充上去）就是發狂癲的穆罕默德的被圓覆的桶裏的水還來不及流出，而他已在這時間察到了阿拉的全部住處的那一瞬。是的，在莫斯科他時常和羅果慈聚會，談論的不僅祇這一樁事情。」羅果慈剛纔說，在那時做了他的弟兄；還是他今天初次說的，——公爵自己想著。

他想的時候正坐在夏園樹下的長椅上。時間大約七點鐘。花園是空虛的；黑暗一下子遮住了正在

逝去的太陽。天氣很悶；頗像將有雷雨的預兆。他現在這種沈思的狀態對於他成爲一種誘惑。他的回憶和腦力附黏在每一個外在的物件上面，這使他喜歡他儘想遺忘什麼，遺忘現在的，緊要的一切，但是在向周圍環顧的時候，他立刻又澄清了陰黯的思想，他極願加以揉散的那種陰黯的思想。他驚訝他剛纔在飯店裏喫飯時和夥計談話，談到新近發生的一樁極奇怪的，轟動一時的命案。他回憶到這，他忽然又發生了一些特別的印象。

一種異常的，無從壓抑的願望，近乎誘惑的東西，突然壓掉他的意志。他從椅上立起，離開花園，一道到彼得堡區上去。他剛纔在涅瓦河岸，剛過一個行人，請他指示越過涅瓦河到彼得堡區去的道路。人家告訴他，但是他當時並沒有去。無論怎麼說，今天是不必去的；他知道這情形。他早就知道了地址；他很容易尋到萊白及夫的女家的房子；不過他確實地知道他不曾遇到她的。她一定到向夫洛大司克去了，否則郭略會照約好的樣子，在一惠舍一旅館裏留下話來的。所以他現在去，自然並非爲了見到她。另一個陰黯的，痛苦的好奇心誘惑了他。一個新穎的，突襲來的念頭到了他的頭裏去了……

但是對於他的方面，祇要他走了去，還知道往那裏去，就已經很够的了。過了一分鐘，他走着走着，又幾乎不辨識他的走的道路了。一把這突襲來的念頭一再仔細地想一下，他立刻覺得是十分的討厭，而且幾乎不可能。他帶着痛苦的，緊張的注意，審視他眼中落到的一切事物，望着天和涅瓦河。他想和對面遇到的一個女孩搭談也許，他的細細的狀態越來越加深了。雷雨似乎確在緊緊逼來，雖然是極延緩的，在遼遠的地方起始了雷聲。太悶熱了……

他不知爲何原因，現在憶起了他剛纔見到的萊白及夫的外甥，像偶然憶起一個擺脫不下的，討厭到愚蠢程度的音樂基調一樣。奇怪的是他記憶着他的萊白及夫在把外甥介紹給他時提到的那個兇手的模樣。是的，他新近還讀到關於這兇手的新聞。自從回到俄羅斯以後，他讀到而且聽到許多關於這類事情的消息；他頑強地留心這一切。團員和夥計談到關於殺死瑪林全家的案件時，就引起極大的注意。夥計很贊成他的話，他記起來了。他又記起那個夥計；他是一個不愚蠢的，老練而且謹慎的小夥子，「不過誰知道他是什麼樣的人。在新的山地上是很難瞭解新的人物的。」他已開始熱烈地相信俄國人的心靈，在這六個月內，他遭受了許多，許多完全對於他新穎的，猜不到的，沒有聽見過的，意料不到的一切。陌生人的心靈是黑暗的一片，俄國人的心靈也是黑暗的一片，對於許多人是黑暗的一片。他和羅果靜相識了許久，相識得很近，「像弟兄似的相處着，」——但是他不知道羅果靜呢？有時候在這一切裏面是如何的混亂，如何的空虛，如何的醜陋！萊白及夫的那個外甥又是如何的一個討厭的，自滿的醜包？但是我怎麼呢？（公爵繼續幻想著。）難道他殺死了那六個人麼？……我似乎弄錯了……真是奇怪！我的頭有點旋轉……萊白及夫的姪女有張多末可愛的，多末有趣的臉，還有那個抱嬰孩的女郎的容貌是如何的天真，如何的孩子氣，發出幾乎是小孩子似的笑聲！奇怪的是他差不多忘記了這付臉，現在才憶起來了。萊白及夫雖然向她們蹂躪，大概很喜歡她們。而二加二等於四似的準確的，那就是萊白及夫也愛他的外甥！

然而他何必這樣對他們作最終的判決，他是今天纔來到的，又何必說出這樣的判決？萊白及夫今天給了他一個謎：他會料到萊白及夫是這樣的麼？難道他以前所知道的萊白及夫是這樣的麼？萊白及夫和

杜巴利——天呀！然而如羅果靜殺人，至少不會這樣無秩序地殺人的。決不致於這樣的混亂。按照圖畫特製的兇器和六個人的被殺，完全在精神錯亂中做下了的。難道羅果靜有按照圖畫特製的兇器麼……難道他……但是……難道已決定羅果靜會殺人麼？公爵突然抖索了。——作這樣膽大無恥的，公然的猜測，在我的方面，不是犯罪麼？不是卑劣的行為麼？——他喊着，羞慚的紅潤一下子泛溢他的臉。他驚訝起來，在路上立着，像釘在地上一般。他一下子憶起了剛纔的伯夫洛夫司克車站，剛纔的尼古拉也夫司克車站，當面對羅果靜提出的關於眼睛的問話，現在套在他身上的羅果靜的十字架，他母親的祝禱，他自己領他到她面前去的，還有在樓梯上最後的擁擠性的擁抱，羅果靜的最後的那句遙謨的話，——而在這以後，竟發現自己在自己的周圍不斷地尋覓什麼，還有那店鋪，那件東西……這真是卑劣！而在這以後，他現在還走到一個地方去，懷着「特別的用意」，懷着特別的「突襲到的意念」！悲憤和痛苦盤據他整個的心靈。公爵立刻想回到自己旅館裏去；甚至已經回轉身來走了；但是過了一分鐘又止步，想了一想，重新回到原路上去了。

他已經到了彼得堡，離那所房屋很近。他現在不是懷着以前的目的走到那裏去的，不是懷着「特別的意念」！的怎麼會這樣呢？是的，他的病回來了，這是一定的；也許他的癲癇今天一定會來的。由於癲癇而來的黑暗，由於癲癇而生的「意念」！現在黑暗被驅散了，魔鬼被逐走了，疑惑不再存在，快樂在他的心裏！他沒有看見她如此的久，他必須看到她。是的，他現在願意遇見羅果靜，他要拉着他的手，他們會一塊兒去……他的心是純潔的。難道他是羅果靜的情敵麼？明天他自己去，對羅果靜說，他看到了她；他是飛到這

裏來，像羅果靜剛纔所說的樣子，就爲了見她一面的！也許他會遇到她，她並不一定到伯夫洛夫可克去的！

是的，現在必須使這一切明明白白地擺放出來，大家必須互相清清楚楚地讀出各人身上的一切，不許再有陰暗的，熱情的，遜讓的話，像羅果靜剛纔的樣子，讓這一切安排得自由而且……光明。難道羅果靜沒有走向光明的能力麼？他說他愛她愛得不同，他的口裏沒有慈悲，沒有一任何的憐憫。果然他以後補充地說，「你的憐憫也許比我的愛深些，——但這是他造自己的謊言。唔……羅果靜竟念起書來——

難道這不是一憐憫，不是一憐憫——的起點麼？難道這本書的存在不以證明他充分地感覺他對於她的態度麼？還有他剛纔所講的那段話呢？這比單單的熱情深得多。難道她的險惡祇暗示出一種熱情麼？現在這證還能不能暗示出熱情呢？它暗示出的是痛苦，痛苦盤據整個的心靈……於是濃密的，痛苦的回憶突然從公爵的心上通過。

是的，那是痛苦的回憶。他憶起，他在最近初次發現她身上瘋狂的表徵的時候，感到了極大的痛苦。那時他所感到的幾乎是絕望。她當時從他那邊逃到羅果靜那裏去的時候，他怎麼可以離開她呢？他應該自己跑去找她，不應該等候消息。但是……羅果靜難道至今還沒有看出她的瘋狂來麼？……羅果靜看見的是別種原因，憤怒的原因！真是瘋狂的嫉妒！他剛纔的猜想的話究竟是什麼意思呢？（公爵突然臉紅，他的心裏似乎有點抖索。）

何必回慮這一切呢？這在兩方面都是瘋狂的行動。說他，說公爵熱情地愛這女人，——那幾乎是無可思議，幾乎是殘忍，無人道是的，是的，羅果靜造自己的謊言；他有一個巨大的心，可以受痛苦，也可以發出同

情。在他知道了所有的真相，相信這受了殘傷的、半截的女人是如何一個可憐的生物的時候——難道他當時不會寬恕她以前的一切，寬恕他所受的一切痛苦麼？難道他不會成爲她的僕人，弟兄，知己，護神麼？同情心會使羅果靜領悟，會教會他的。同情是主要的，也許是唯一的，令人類生存的法則。他真是無可饒恕地，不名譽地，在羅果靜面前犯了過錯！不是的，並非一俄國人的靈魂是一片的黑暗，——卻是他自己的心靈裏是一片的黑暗，假使他能將這樣的恐怖的心情描寫出的話，爲了在莫斯科說出幾句熱情的，出自肺腑的話，羅果靜竟稱他爲兄弟，而他呢……但這是病！這是請神錯亂！這一切會解決的……剛纔羅果靜說他喪失了信仰，說得多末的陰黯！這人應該懷着極大的痛苦，他說，他「愛着這幅圖畫」，不是的，卻是感到需要。羅果靜不僅有一個熱情的心靈；他還是一個戰士；他想用武力追回他的已喪失了的信仰。他現在需要她到了痛苦的地步……是的，應該相信什麼？應該相信什麼人？畫中白因的那幅畫多少奇怪呀……現在走到這條街上！大概就是這所房子，對了，十六號，「十品文官夫人斐理羅瓦公館」——就在這裏，公爵按鈴，請見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

女房東自己出來回答他，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已於早晨到伯夫洛夫司克達里亞·阿萊克謝夫納家裏去，「也許會留在那裏幾天都難說的。」斐理羅瓦是小小的，尖眼尖臉的女人，四十歲模樣，狡猾地，凝睇地看着人。她問他的姓名，——她說出這問題時似乎有意加上了神祕的色調，——他起初不想回答；但是立刻就回了轉來，堅請他把他的姓名轉告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斐理羅瓦用加强的注意接受那份倔強，還帶着特別詭密的神色，似乎想聲明，「您不要着急，我明白了。」公爵的姓名顯然引起她極強烈的

印象。公爵精神散漫地看了她一眼，轉身走向旅館去了。他出來時候的態度和叩門時不同。他的心上似乎在一剎那間又發生了不尋常的變動；他又顯得慘白，軟弱，苦痛，仁按；他的膝蓋抖擻，模模糊糊的，慌亂的發笑在他的藍管上輾動；他的「突襲來的意念」忽然得了證明和辯解——他又相信魔鬼了！

但是果真得辯證明了麼？得到辯解了麼？他的身上爲什麼又來了這抖索，這冷汗，這心靈的黑暗和寒冷？不是因爲他現在又看見了這雙眼睛？他所以從夏爾到這裏來，也單祇爲了看這眼睛！他的「突襲來的意念」也就是如此。他堅持地想看「剛纔那雙眼睛」，爲了從根本上使自己確信他一定會在那裏，那所房屋的附近遇見那眼睛。這是他的癡癡般的願望。他現在果真看見了，爲什麼又這樣精神頹喪而且驚愕呢？好像沒有料到的似的。是的，就是那雙眼睛，（對於就是那雙的一層，現在是毫無可疑的！）在早晨他從尼古拉連夫司克鐵路的車廂裏出來時在人羣中向他凶警的包就是那雙，（完全是的！）以後他坐進羅果靜的椅子上時，在肩後捉到了它的眼神的。羅果靜剛纔一口回絕：他帶着歪斜的，冰冷的微笑問：「那是誰的眼睛呢？」公爵說在「皇村」鐵路的車站上，已經坐在車廂裏，預備到阿格拉那那裏去，忽然又看見了這雙眼睛。他當時真想不到羅果靜的面前，對他說：「那是誰的眼睛呢？但是他從車站裏跑了出來，祇在他立在刀鋪門前，估計一件帶鹿角把手的東西值六十戈比的時候纔醒了轉來。奇怪的，可怕的魔鬼完全附在他身上，不再想離開他。他坐在夏爾裏的菩提樹下，渾忘一切的時候，這個魔鬼對他微語，如果羅果靜從早晨就偵探他，一步步地追他，那末一知道他不上伯夫洛夫司克去，（這自然對於羅果靜是運定的消息）一定會到那裏去，到彼得堡區的那所房子那裏去，一定在那裏守候公爵，這公爵還在早晨時候就發

等一不再見她，一說：「他到彼得堡並非爲了這件事情。」於是公爵揮筆地奔到那所房子那裏去。其實說他果實在那裏遇見了羅果靜，也有什麼呢？他祇看見了一個不幸的人，他的心靈的情緒十分陰沉，但又極易了解。這個不幸的人現在甚至不躲藏了。是的，羅果靜剛纔不知爲什麼因發撒謊，但是在「皇村」車站上卻並不躲藏。躲藏的甚至是他，公爵，而不是羅果靜。現在他站在那所房子附近，街的斜對面，離開五十步遠，人行道上，又手等候着。他立在完全顯著的地方，似乎故意想立在顯著的地方。他立在那裏，像一個原告，像一個裁判官，並不像……並不像什麼？

爲什麼他，公爵，現在不親自走到他面前去，卻轉身離開他，似乎一點也沒有看見，雖然他們的眼睛是相遇了。（是的，他們的眼睛是相遇了！他們還互相看望了一下。）他不是剛纔自己還想拉他的手，和他一塊兒到那裏去的麼？他不是自己想明白到他那裏去，對他說他到過她那裏去的麼？他不是剛纔到那裏去的時候，在半路上自己摔脫了他的魔鬼，心靈上突然充滿了喜悅的麼？要不在羅果靜的身上果真有一點什麼，那就是說在這人的禁制的今天的形象裏，在他的話語，行動，行爲，眼神的總和裏果真有一點什麼，可以使公爵的可怕的預感，他的魔鬼的惱恨的微語有所辯解呢？不是有一點什麼可以自然而然地看出來，但難於分析和敘述，且不能用充分的理由加以辯白，又不管艱難和不可能，會引起十分完整的，無可搖撼的印象，又自然而然地轉爲完全的信念呢？

信什麼（這信念，這一低劣的預感）的怪誕，卑鄙，如何地使公爵感到痛苦！他如何地責備自己！假使你敢，你說你信什麼？——他不斷地對自己說，帶着資備和挑鬥，——把你的思想用公式表示出來，明瞭

地，正確地，無遲疑地大膽表現出來！我真是太不誠實了！——他憤憤地反覆說着，臉上露出紅暈。——現在我一輩子要用什麼樣的眼睛看這人呢！這是什麼樣的一天！天呀，這是怎樣的一個噩夢！

有一個時候，在這條長長的，痛苦的，從彼得堡區走來的路程的終結時，一個無從屢止的願望突然佔據公爵的全身，——立刻到羅果靜那裏去，等候他，擁抱他，帶着羞愧，眼淚，對他說出一切，一下子了結一切。但是他已經立在自己的旅館旁邊……剛纔他真是不喜歡這旅館，這走廊，這所房子，它的房間，初看上去就不喜歡；他在這一天有好幾次帶着一種特別嫌惡的心情憶起他必須回到這旅館裏來……「我今天真像一個有病的女人，怎麼儘相信一切的預感！」——他心想，帶着惡惱的嘲笑，停立在大門那裏。在這剎那間他特別地想到今天的一樁事實，但是想得很「冷靜」，帶着一完全的理想，——「沒有願望。」他忽然想到了剛纔在羅果靜桌上的那把刀子。——但是羅果靜真是為什麼不應該在桌上放些刀子呢！——他忽然可怕地訝異起自己來，當時他又忽然想到他剛纔立在刀鋪門前的情形，更加驚異得愣住了。「這裏面到底有什麼關係呢！……」他喊出來，卻沒有喊完。一陣新的按捺不住的羞憤，幾乎是絕望，就在進門的地方把他釘住了。他停留了一會。人們有時是這樣的：按捺不住的，突襲來的回憶，特別是和羞慚相連的，照例會使人停留在一個地方。——是的，我是沒有心的人，我是懦夫！——他陰沈地，反覆地說，激遽地向前走，但……又止住了。

在這本來黑暗的大門內這時候很黑暗：聚起來的烏雲吞沒了昏昏的微光。公爵正走近房子的那個當兒，烏雲忽然洞穿，下了陣雨。在他停步了一會，激遽地動身走去的時候，他正在大門前面，從大街到進門

的地方。他忽然在大門深處半黑暗的地方看見了一個人。這人似乎期待着什麼，但又匆遽地閃過，立刻隱滅了。公爵看不清這人，自然無論如何不能說他是誰？再加上這裏來來往往，有許多人；這真是一個旅館，有人不斷地走過，跑到走廊裏去，又從走廊裏出來。但是他忽然感到了極深的，推翻不掉的信念：他深信他認識這人，這人就是羅果靜。過了一刹那，公爵跟在他後面，奔到樓梯上去。他的心沈住了。「一切立刻會解決的！」——他帶着奇怪的信念自言自語地說。

公爵從大門裏跑上去的那座樓梯通頭層和二層的走廊，旅館的房間就安設在走廊的兩邊。這座樓梯和一切早先建築的房屋一般，是石頭的，黑暗的，狹窄的，在一根厚石柱周圍繞來繞去。在第一個梯頭上有一個凹地，頗像壁龕，不到一步寬，半步深。這人可以藏身在這裏面的。無論怎樣黑暗，公爵一跑到梯頭那裏，立刻辨出一個人不知為什麼藏在這凹地裏。公爵突然想走了過去，不向右面瞥一望。他已經跨了一步，但是忍不住，回轉身去了。

鋼鐵的一雙眼睛，就是那一雙，忽然和他的眼神相遇。藏在凹地裏的那個人已經從裏面跨出了一步。他們兩人互相緊挨着立了一秒鐘。公爵突然抓他的肩膀，把他拉到樓梯旁光明的地方去。他想看清楚這臉。

羅果靜的眼睛閃爍，瘋狂的微笑把他的臉弄成彎曲。他的右手舉了起來，手裏有什麼亮晶晶的東西；公爵不想止住那手。他祇記得他似乎喊了聲：

「帕爾芬，我不相信……！」

以後他的面前似乎忽然有什麼東西洞穿了；不尋常的，內部的光明照耀他的心靈。這一瞬也許祇持續了半秒鐘；但是他明晰地，有意識地記住了那個開始，可怕的呼號的第一個聲音，那是從他的胸內自然而然地掙掙了出來，用任何力量都不能止住的。以後他的意識立即熄滅，隨來了完全的黑暗。

他發作了早已離開他的癲癩。大家都知道，癲癩病會在一剎那間來的。在這一剎那間，特別是眼神，突然變了樣子。抽瘋和痙攣佔據了整個身體，整個臉龐。一陣可怕的，無從形容的，什麼也不像的呼號從胸內掙掙出來；在這呼號裏，所有的人，性忽然好像消滅了，旁觀者無論怎樣也不能，至少是很難想像而且承認，呼喊的就是這個人。甚至覺得是另一個人在這人的身內發喊。至少有許多人會發生這般的印象，至於有些人一看見狂癲病的發作，就會引起根本的，強忍的恐怖，甚至帶着一些神祕性的恐怖。可以意料到的是這種突襲來的恐怖的印象，再加上隨以俱來的一切別的可怖的印象，忽然麻痺了羅果靜的行動，也就使公爵發了無從避免的，已將落到他身上來的一刀。羅果靜當時還沒有來得及猜到那是癲癩的發作，一看見公爵從他身旁倒退，忽然跌落下來，一直朝樓梯上滾下，後腦一下子撞到石級上面——他立刻拚命地往下跑走，越過躺下來的人，幾乎像失了理智似的從旅館內跑走了。

由於抽瘋，抖擻和痙攣，病人的身體從樓梯的階段上滾下來，——一共不到十五級，——滾到了梯底下。他躺在那裏，很快地，還不到五分鐘，就被人發現，於是聚了一堆人。頭旁一堆的血引起大家的疑惑：這是不是自行摔落，或者一出了什麼罪孽？一有幾個人認出他發作了癲癩；旅館茶房也看出公爵是剛到來的旅客。由於一樁幸運的事實，這慌亂終於幸運地解決了。

郭略·伊伏爾金本來約定四點鐘回到惠舍旅館去，但又有事到伯夫洛夫司克去了。他由於一個突襲來的打算，拒絕在葉潘欽將軍人家裏吃飯，回到彼得堡來，忙着走到惠舍旅館，晚上七點鐘左右便到了那裏。他從留下來的字條上曉得公爵已在城裏，便按字條上留下的住址跑來找他。旅館裏告訴他公爵出了門，他便到下面飯廳裏等候，一面喝茶，一面聽奏風琴。他偶然聽見人家說有人發作了瘋病，由於一種正體的預感，他立刻跑到那裏去，看見了公爵。立刻做了相當的步驟。先把公爵搬進房間。他雖已醒轉，但有許多時候沒有恢復全部的意識。一位醫生被邀請診察他的受傷的頭，貼了膏藥，宣布說沒有危險。過了一小時，在公爵已能明瞭周圍的一切的時候，郭略雇了馬車，送他回萊白及夫家裏去。萊白及夫用異常的熱心和尊敬的態度接待公爵。就爲了他，加速了搬到別墅去的日期；第三天上，大家已經在伯夫洛夫司克了。

第六章

萊白及夫的別墅並不大，但是很舒適，甚至美麗。他的預備出租的部分修飾得特別講究。在板廠的平臺上面，從街上到屋裏去的入口處，有幾株橘樹，檸檬樹和紫藤樹，種在綠色的大木桶裏。照萊白及夫的計算，這可以使別墅增添嫵媚的式樣。內中有幾棵樹他連同別墅一起買下，爲了那些樹在平臺上所引起的效果而感到喜悅。當時決定過機會在拍賣場上添買同樣的種在木桶裏的樹。在所有的樹全運到別墅擺設好了的時候，萊白及夫在那天好幾次從平臺的梯級上跑到街上，從街上賞覽自己的房產，每次都思想裏添加打算向未來的房客要求的數目。公爵很喜歡這別墅。他的身體還很軟弱，心裏煩悶，精神不

振。不過在搬到伯夫洛夫司克的那天，也就是發瘋病後的第三天，公爵在外表上已具有差不多是健康的人的樣子，雖然在內心裏還感到自己尚未復原。他很喜欢這三天內在自己周圍看到的一切人們，他很喜欢差不多沒有離開他一步的郭略，他也喜歡萊白及大的全家（外甥不在內，他不知隱到什麼地方去了）。還喜歡萊白及大本人，甚至極愉快地接待在城裏就已拜訪他的伊伏爾金將軍。他搬家的那天晚上，有許多客人聚在平臺上他的周圍。筵席首先來到，公爵不大認識他了。——在這時候他的樣子變了，他很瘦。以後五噶和波奇成來了。他們也住在伯夫洛夫司克。伊伏爾金將軍差不多一直住在萊白及大的住宅裏，和他一塊兒搬家的。萊白及大努力設法不讓他去見公爵，把他留在自己那裏。他對他很友好，他們顯然是早已相識的。公爵看出這三天內他們有時作冗長的談話，時常互相呼喚，爭論，甚至還談論學術上的問題，這顯然給與萊白及大極大的快樂。可以想到他甚至是需要將軍的。但長像對待將軍那樣殷勤的處置，萊白及大從搬到黠默以來，也開始對他的家族施展了。他藉口不諱嘲公爵，不任何人到他那裏去，踐踏，追趕女兒們，連抱嬰孩的魏拉也不在例外，祇要一疑惑他們走到公爵坐着的平臺上去，也不管公爵屢次請他不要趕走任何人。

「第一層，如果把他們放縱下去，他們不會生出任何尊敬心來，第二層，他們也不大雅觀……」——在公爵直接問他的時候，他終於這樣的解釋。

「那爲什麼呢？」——公爵抗議了。——「您那種監督和看守的舉動祇是使我感到痛苦。我一個人住在這裏很悶，我已經對您說過許多次了。您老是不斷的揮手，還顛着腳走路，更加會添上許多沉悶。」

公爵暗示着，萊白及夫雖然藉口病人需要安靜，把家人全都驅趕走了，但自己在這三天內幾乎時時刻刻地到公爵那裏來，每次先開了門，伸進頭來，向室內環顧，似欲弄明白在這裏有沒有逃走？以後顧着脚，用潛匿的步伐慢吞吞地走到躺椅那裏，有時竟於無意中使房客吃了一嚇。他不斷地詢問公爵需要什麼，公爵後來對他說，讓他走開，他便馴順地，不聲不響地回轉身子，躡足走出門外，在走的時候，老是揮搖雙手，似乎暗示着，他祇是這樣，他決不說一句話，他已經走出來了，不會再來的，然而過了十分鐘，或至少過了一刻鐘，重又來了。在公爵那裏自由出入的郭略引起萊白及夫的生氣，甚至惱恨。郭略覺察出萊白及夫在門外站立半小時，偷聽他和公爵的談話，自然也把這舉動通知了公爵。

「您好像把我搶來，鎖了起來。」——公爵抗議，——「至少在別墅裏不能這樣，我隨便想見誰，就見誰，隨便到那裏去，就到那裏去。」

「這是沒有什麼疑感的。」——萊白及夫揮手。

公爵從頭到脚釘看了他一下。

「羅吉央·蒂莫菲·維奇，您那隻掛在床頭上面的小櫥也搬到這裏來了麼？」

「不，沒有搬來。」

「果真留在那裏了麼？」

「不能搬，必須拆壞牆……釘得很牢，很牢。」

「也許這裏也有同樣的東西罷？」

「還好些，還好些，爲了有這個才把別墅買下來的。」

「啊！您剛纔不放誰到我這裏來在一點鐘以前。」

「那是……那是將軍。我確乎沒有放他進來，他到您這裏來不大便。我很尊敬這人，您不相信麼？您以後會看出來的。公爵，您最好不要接見這人。」

「請問你，那是爲什麼呢？萊白及夫，您爲什麼現在顛着腳站在那裏，走到我面前來的時候，永遠好像要就着耳朵告訴秘密似的。」

「我感覺我是低卑的，我是低卑的。」——萊白及夫出乎意料之外地回答，帶着情感叩擊自己的胸脯。——將軍對於您不會太好客麼？」

「太好客麼？」

「是的，太好客了。第一層，他已準備住在我家裏；這隨他去罷，不過他的心太熱中，立刻就扳起親戚來了。我和他已有許多次認爲親戚，原來是連襟。您也成爲他的母系方面的表姪，還是昨天對我解釋的。假使您是表姪，那末我和您也成爲親戚了。這還不要緊，小小的一個弱點，但是剛纔還說，他一輩子，從少尉一直到去年六月十一日，每天不下二百人坐下吃飯。後來弄到從桌上也不立起，一晝夜之間有十五小時連着吃中飯，吃晚飯，喝茶，三十年來一直沒有間斷，簡直沒有功夫換桌毯。一個人立起來，走了，另一個人又來，在節假的日子竟有三百個客人。在俄羅斯建國千年紀念的日子，到了五百位客人。這是一種情慾；這樣的消息是很壞的預兆。接待這類好客的人是很可怕的，所以我想：他對於您不會顯得過分好客麼？」

「您大概和他交情很好罷。」

「我們像弟兄一樣，我認爲這是一樁玩笑。就算我們是運襟，我沒有關係——這於我更顯得榮耀。我就是從他那裏二百位客人和俄羅斯建國千年紀念的話上，也看出他是一個極好的人。這話我誠實地說着。公爵，您剛纔講起祕密的話，好像我走過來想說什麼祕密話。祕密確是有的，好像故意似的。有一位太太剛纔通知我，說她願意和您祕密相見。」

「爲什麼祕密呢？這並不是的。我自己要到她那裏去，今天都可以。」

「並不是的，並不是的。」——萊白及夫揮手——「她並不像您所想的那樣怕誰。我順便提一聲：那個惡徒每天必來打聽您的健康，您知道麼？」

「您爲什麼時常稱他惡徒，這獨我覺得很可疑。」

「不會有什麼可疑的，不會有的。」——萊白及夫連忙否認——「我祇想解釋的是那位太太太不
是懼怕他，卻是懼怕完全另一個人，完全另一個人。」

「怕什麼，你快說呀。」——公爵不耐煩地盤問着，望着萊白及夫那種神祕的吞吞吐吐的話。

「祕密就在這裏呀。」

萊白及夫笑了。

「誰的祕密？」

「您的祕密。您自己禁止我在您面前說話……」——萊白及夫喘着氣，在他看見他記憶者的好奇

弄到了病態的不耐煩的境地以後，忽然說——「怕的是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給。」

公爵皺了眉頭，沉默了一會。

「萊白及夫，我真是愛離開您這所別墅。」——他突然說——「猶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和波奇成夫婦在那裏？在您的那裏？您也把他们誘引到自己那裏去了麼？」

「來啦，來啦。連將軍也跟在他們後面來了。我要把所有的門打開，把大家，大家，立刻都叫來，立刻都叫來。」——萊白及夫畏懼地幾語，揮着手，從一扇門跑到另一扇門那裏去。

這時候郭略在平臺上發現了，從街上走了進來，宣布說有客人快來了，區薩魏達·博羅可非也夫納和三列女兒。

「故，不放波奇成夫婦和猶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進來呢？不放將軍進來呢？」——萊白及夫跳了過來，被這消息弄得震驚了。

「爲什麼不呢？全放進來，隨大家的便。我告訴你，萊白及夫，您一起始就不大明白我的態度；您有一種不斷的錯誤。我沒有任何理由躲避人，瞞人。」——公爵笑了。萊白及夫望着他，也認爲有跟着笑的義務。萊白及夫雖然心裏感到十分慌擾，也顯然還是很滿意。

郭略所告訴的消息是真實的，他祇比葉潘欽一家人早到了幾步，爲了預先來通知一聲，客人們忽然從兩方面走了進來，葉潘欽一家從平臺上來，波奇成，猶納，和伊伏爾金將軍從屋內來。

葉潘欽現在才從郭略那裏知道公爵生了病，來到了伯夫洛夫司克，在這以前，將軍夫人感到沈重的

惶恐。將軍在前天就把公爵的名刺交到他的家裏。這張名刺使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深信公爵已會立即隨在名刺之後到伯夫洛夫司克見她們。姑娘們白白地告訴她，半年來沒有通過信的人也許現在並不會如此急急，他在彼得堡也許有許多事情要做——誰知道他有什麼事情呢？將軍夫人對於這意見十分生氣，準備打賭，說公爵要在第二天上來，雖然這已經顯得晚了。第二天，她等候了一早晨；吃飯時，晚上也等着；等到天色完全黑暗的時候，她對一切生氣，和一切人拌嘴，對於成爲吵嘴理由的公爵未提過一句話。阿格拉耶在吃飯時偶然脫口說出，母親生氣着，因爲公爵沒有來，將軍當時回答說：「這不是他的錯處。」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立起身來，忿怒地離開了桌子，郭略晚上終於奉到報告一切的新聞，敘述他所知道的關於公爵逃過的一切事情。結果，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得了勝，但是郭略到底結結實實地挨了幾句：「有的時候整天到這裏旋轉着，弄也弄不掉他。那怕自己不想光降，生派人通知我們一聲也好呀。」爲了這句「弄也弄不掉他」的話，郭略立刻想生氣，但決定留到下次再說。這句話假使不太可氣，他也許會完全加以體諒的。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在聽到公爵生將的消息時那份慌亂和不安使他十分喜歡。她許久地主張必須立刻派專人到彼得堡去延請醫學界著名人物，乘第一次列車載到這裏來。但是女兒們勸止住了。後來她們的母親準備立刻去訪問病人，她們倒也不願離開她。

「他處在生死關頭上，」——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一面忙亂，一面說，——「我們還要守什麼禮節？他是不是我們家庭的密友呢？」

「不問水勢深淺，就鑽進去也是不對的，」——阿格拉耶說。

「那末你不必去，這更好。」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快來了，沒有人接待他。」

在這句話說出來之後，阿格拉耶自然立刻隨着大家同去，其實不如此她還是打算前去的。S公爵正和阿台拉意達坐在一起，經她一邀請，立刻答應伴太太們前去。他在以前和葉潘欽家相識的初時，聽到她們講起公爵的事情，就十分感覺興趣。原來他和他曾經相識，不久的時候在什麼地方認識以後，曾同往小城內兩星期之久。他居然講出關於公爵的許多事情，總之，對他下了很同情的批評，所以現在極隨意一同去拜訪老友伊凡·費道洛維奇將軍沒有在家。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還沒有來。

葉潘欽的別墅到萊白及夫那裏不到三百步路。龐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的第一個不愉快的印象，就是遇到了一大羣的客人在他的周圍，不用說，在這羣人裏有兩三個是她根本仇恨的；第二個印象是看見了一個外表上完全健康的，穿着漂亮衣裳，滿面笑容的青年人，跨前一步，迎接他們，而並不掩掩氣息地睡在牀上，像她期望的那個樣子，這使她感到驚異。她甚至在惶惑中止步，使郭略覺得十分快樂，他本來這可以在她沒有從別墅裏動身之前，就寫生解釋，並沒有人即將死去，也沒有人睡在生死交替的牀上，但是他沒有解釋，狡猾地預感到將軍夫人那份未來的，滑稽的怒氣，他估計到那時她一定會因為遇見了自己的好友那種健康的樣子而生氣。郭略甚至太不客氣，竟把自己的猜度說了出來，為的是要使龐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澈底地惹惱一下，他和她雖然交情很深，但是他有時會和她惡狠狠地舌戰一場。

「等等，親愛的，你不要忙，不要得意忘形呀！——龐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回答，坐在公爵給她拉過去的椅子上面。」

萊白及夫、波奇威、伊伏爾金將軍忙著給小姐們端椅子，將軍給阿蒂拉那取來了一隻椅子。萊白及夫也給S公爵端來了椅子，甚至在他的腰身的曲線上都描畫出特別的尊嚴。瓦哈照例帶著喜悅和微語和小姐們握手。

「公爵，我心想我會見到你睡在牀上，在驚嚇中未免誇張了一點，這是真話，我決不想欺騙我，因為到你的幸福的時候，覺得很可恨，但我可以對你發誓，這祇是一分鐘的工夫，在還沒有細想的時候，我祇能細想，永遠會比較顯明的說話而且做事。我想你也是這樣。老實說，我看到你的痊愈，心裏那份喜歡，要比見到自己的親兒子生病後的復原還利害，假使我有親兒子的話，如果我不相信，那是你的痊愈，不是我的。至於那個患病的小孩對我開的玩笑，也不止是這樣的玩笑。你好像保護他，所以我警告你，在一個佳好的早晨，我也許會不再喜歡這和他相識的那份榮耀。」

「我有什麼錯處呢？」——「那暗賊！」——「我無論怎樣告訴您，公爵已經差不多痊愈了，您不願意相信，因為您想像他奄奄一息地睡在牀上，似乎有聽得多。」

「您是不是打算久住在我們這裏？」——「您聽聽這——博羅可菲也夫納對公爵說。

「住一夏天，也許再久些。」

「你是一人麼？沒有妻親麼？」

「不，沒有妻親。」——公爵對於所下的譏諷的那份天真微笑了。

「不必微笑，這是常有的事。我講的是那所別墅，你為什麼不搬到我們這裏來住？我們那裏整頓得最

是空着的。但是驢倀便說：你是向他租的麼？——她輕聲說：朝萊白及大點頭。——他爲什麼儘轉臉鞠躬？」

在這時候，穆拉從屋內出來，照例手裏抱着嬰孩。萊白及大點在椅子附近繞來繞去，根本不知道向何處安身，但是卻不想走開，忽然攻襲起穆拉來，向穆拉揮手，趕她離開平臺，甚至忘其所以地踢起腳來。

「他是瘋子麼？」——將軍夫人忽然說。

「不是的，他……」

「也許喝醉了麼？你的那夥朋友不大強。」——她駭了出來，眼神向其餘的客人們身上也掃射了一下了。——「不過這位姑娘多可愛呀！她是誰？」

「聽這，羅吉與羅夫納，這位萊白及大點女兒。」

「啊……很可愛的。我想和她認識認識。」

萊白及大點到了麗羅和博羅可羅也大納誇獎的話，自己持女兒過來介紹相見。

「孤兒們，孤兒們。」——他定過水的時候，咕咕地說。——「她抱着的那個嬰孩也是孤兒，她的妹妹，劉羅赤卡，是我的正式妻房葉連娜生下來的，可憐她產後就死去，受了上帝的寵招，在六個星期之前……是的……代替了母親，其實不過是姊妹，不過是姊妹……不過是的，不過是的……」

「先生，你也不過是一個傻瓜，恕我說這句話，但是够了，你自己明白，我想。」——麗羅和博羅可羅也大納忽然十分憤怒地說。

「千真萬確的事」——萊白及夫恭敬地，深深地鞠躬。

「您聽著，萊白及夫先生，人家說您會講解默示錄，對不對？」——阿格拉耶問。

「千真萬確的事……有十五年了。」

「我聽見到的，報上好像還登過您的事麼？」

「不，這是關於另一個講解人的，關於另一個人，那個人已經死了，他死後祇剩了我一個人。」——萊白及夫說著，喜歡得忘其所以了。

「請您費神一天給我講解一下，因為我們是那居。我對於默示錄一點也不明白。」

「我不能不警告您，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他這一切全是騙人的把戲，您要相信我的話。」——伊伏爾金將軍突然迅速地插進話來。他像坐在針刺上似地等候著，努力想起始談話；他和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坐在一起。——「自然，在別獸上避身有它的權利——他繼續說——」也有它的愉快，用這種特別的方法以解釋默示錄，也算是另一種遊戲，甚至在智力上極有趣味的遊戲，但是我……您大概對我十分尊敬，伊伏爾金將軍，我介紹我自己。我與您過您的呢，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

「我很高興，我和瓦爾瓦拉·阿爾達基諾夫納，還有尼納·阿歷山大格夫納都相識的。」——阿格拉耶說，努力屏住氣，不笑出聲來。

麗霞說道：「博羅可諾也夫納臉紅了。早就在她的心靈內積蓄著的一切忽然要求出路。她最看不慣伊伏爾金將軍，她以前確和他相識過，不過已經很久了。」

「你照例撒謊，你從來沒有抱過她。」——她憤憤地向他喊。

「你忘記了，媽媽，他真是抱過的，在脫萬里地方。」——阿格拉耶忽然出來證明。——「我們那時住在脫萬里。我那時有六歲，我記得的。他給我做了一個弓和箭，還教我射箭，我射死了一隻鴿子。您記得，我和您在一塊兒射死鴿子的事麼？」

「那時候他給我用紙板做了一隻軍帽，還做了木劍，我也記得的。」——阿台拉意達喊。

「我也記得的。」——阿歷山大說。——「你們當時還爲了那隻受傷的鴿子吵嘴，倒你們立過壁角。阿台拉意達還戴着軍帽，佩着木劍立壁角。」

將軍對阿格拉耶說他抱過她，本來是隨便說說，祇是爲了引起談話，也就因爲他和一切青年人談話差不多永遠這樣起始，在他認爲必須和他們相識的時候。但是這一次恰巧他說了實在的情形，又恰巧他自己忘記了實在的情形。因此，當阿格拉耶現在忽然證實她會和他兩人一同射死鴿子，他自己也就詳細地憶起了一切情景，老年時關於遙遠的過去的一切本來時常會記憶得極清楚的。在這回憶裏有什麼東西會使這可憐的，照例帶着酒醉的將軍發生如此強烈的影響是難於傳達的，不過他忽然顯得特別的感動。

「我記得的，全都記得的！」——他喊。——「我那時是二等上尉。您是那樣的小，那樣的美，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第納……我在你們府上……承你們的接待。伊凡·費道洛維奇……」

「你瞧，你現在竟到了這種地步！」——將軍夫人搶上去說。——「你既然受了這樣的感動，它到底

還沒有把你的正直的情感全都喝完了！你把你的太太磨折得可以。你應該做孩子們的表率，但是你自己竟坐到債務監獄裏去了。你快些離開這裏，走到什麼地方去，立在門角落裏，痛哭一下，回憶你的過去的清白，也許上帝還可以饒恕你去罷，去罷，我對你說的是正經話。在懺悔中回憶過去是改過自新的最好的途徑。

將她所說的正經話重覆一遍是不必的。將軍和一切時常喝醉的人們一樣，是善感的，又和一切墮落太深的喝醉的人們一樣，是不容易擔當幸福的過去中的回憶的。他立起來，馴順地走出門外，這倒使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立刻可憐他起來。

「阿爾達里昂·阿歷山大洛維奇！」——她朝他後面呼喊。——「你立定一會。我們大家都是有所的。在你感到良心不大責備你的時候，你到我家裏坐一會，談談過去的事情。我的罪也許比你多五十倍；現在你去罷，再見罷，你不必再坐在這裏……」——她忽然怕他再回來。

「你暫時不必去理他，」——公爵看見郭略想跟着父親出去，便阻擋他，——「否則，一分鐘以後他又耍來麻煩，那末整個的時間全糟塌掉了。」

「這是對的，你不要管他；過半點鐘以後再去，」——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決定。

「這就是所謂一輩子說了一次實在的話，竟感動得下淚了！」——萊白及夫插上一句話進去。

「假使我聽到的話是實在的，那末你大概也是好人呀，」——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立刻攻擊他起來。

衆在公爵那裏的客人們的相互關係漸漸地決定了。公爵對於將軍夫人和她的女兒們對他的那份關切的程度自然能以珍重，且也加以珍重的。他自然對她們誠懇地說，他自己今天在她們來訪之前就算到她們那裏去，不管他有病，也不管時間晚不晚。威爾遜達·博羅可菲也夫納望了他的客人們一下，回答說這是立刻可以做到的。波奇威是有禮貌的，極機警的人，很快就立起來，走到萊白及夫的偏房裏去，他希望把萊白及夫拖走。萊白及夫答應就去；那時瓦略和小姐們說開了話，因此留在那裏。她和筋納很高興，將軍走了出去；一會兒筋納自己也隨在波奇威後面走了。他當葉潘欽一家人來到平臺上的幾分鐘內，他的態度露出謙恭的樣子，保持着體面。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大納用堅決的眼神，從頭至腳看了他兩遍，他的神色一點也不慌亂。以前認識他的人們幾乎可以想到他很改變了。阿格拉耶看着很喜歡。

「剛縮出去的是第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奇麼？」——她突然問。她有時愛這樣大聲地，堅決地發問，把別人的談話打斷，而不單獨對任何人說話。

「就是他，」——公爵說。

「不大認識他了。他改變了許多……向好的地方改變。」

「我替他很高興，」——公爵說。

「他病得很利害呢，」——瓦略說，帶着欣悅的同情。

「怎麼向好的地方改變呢？」

「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問，露出忿怒的困窘，且幾乎帶着辯辯。——「你這是從那裏說起？一點也沒有好的地方。你覺得好在那裏？」

「比『可憐的騎士』好的是沒有的！」——郭略忽然開口說。他一直立在蘇羅達·博羅可菲也夫納的椅子旁邊。

「我也是這樣想，」——S公爵說，笑了。

「我的意見也完全相同，」——阿古拉意莊嚴地宣言。

「什麼叫做『可憐的騎士』？」——將軍夫人問，因齊地，惱恨地朝幾個說話的人身上瞧了一眼，看見阿格拉臉上發紅，便生氣地繼續說下去。——「一些無聊的話什麼叫做『可憐的騎士』？」

「您寵愛的那個小孩像附會別人所說的話也不止一次了！」——阿格拉帶着傲慢的憤恨回答。

在阿格拉每次發作忿怒的時候，（她是時常發怒的，）不管她在表面上如何正經和嚴肅，差不多每次還要露出一點孩子氣的，小學生般不耐煩的，而且發露得不好的樣色，所以有時看着她，不能不笑出來。但是這使阿格拉異常氣惱，因為她不明白人家笑些什麼，「他們怎麼能笑，怎麼敢笑。」現在姊妹們和S公爵都笑了，連萊夫·尼古拉也維奇公爵也微笑了，不知為什麼緣故臉上也露出了紅暈。郭略哈哈地笑着，露出得意洋洋的態度。阿格拉那一本正經地生了氣，臉上顯得更加難堪。她的困窘的神色和她的臉很相配，再加上就爲了這困窘又恨起自己來了。

「他把你們的話奉強附會得還少麼？」——她說。

「我是根據您自己所說的話呀！」——郭略喊。——「一個月之前你讀唐吉訶德傳時，喊出了這句

「比『貧窮的騎士』好的怕沒有罷」的話。我不知道您當時說誰說唐吉訶德呢，還是說萊夫洛尼·松

夫洛維奇，或是說另一個，不過您一定在說着一個人，談話是來得很長的……」

「我看你來得太隨便了一點。」——麗薩說。博羅可菲也大納帶着猜疑和惱恨阻止他。

「難道是我一個人麼？」——郭略不肯閉嘴。——「當時大家說着，現在人家也說着。剛纔 S 公爵和阿台拉還說他們也擁護「可憐的騎士」，所以「可憐的騎士」是存在着的，一定有的，據我看來，假使不是阿台拉說，我們大家早就知道，這「可憐的騎士」是誰。」

「我有什麼錯呢？」——阿台拉羞澀地笑了。

「您不願意畫那幅像，——這就是您的過錯！阿格拉耶·伊凡諾夫那時請您畫「可憐的騎士」的像，甚至把她自己編的那幅圖畫的題材講了出來。你記得那題材麼？但是您不願意畫……」

「叫我怎麼畫誰呢？從題材上看這「可憐的騎士」是

「臉上的鋼盔」

從未在人前揭過。」

那末他有一付什麼樣的臉？我畫什麼？那鋼盔麼？無名的人物麼？」

「我一點也不明白，那裏來的鋼盔！」——將軍夫人惹惱了。她心內自己明白，這個「可憐的騎士」的稱呼指的是誰，（這稱呼大概是早已約定好了的。）但是特別使她生氣的是萊夫·尼古拉也維奇也露出困窘的神色，終於感到十分不好意思，像十歲的男孩一樣。——「這愚蠢的把戲幾時才完呢？有沒有

人對我講出「可憐的騎士」是什麼樣的人？這裏面是不是有什麼可怕的祕密，竟不能去接近麼？」

然而大家祇是繼續笑着。

「這不過是一首奇怪的俄國詩，」——S公爵終於挺身說出，顯然想加以彌縫，把談話的題目改變一下。——「描寫一個『可憐的騎士』，無首無尾的一首斷片詩。在一個月以前，飯後大家一塊兒談笑着，照例為阿台拉意達·伊凡諾夫納的未來的圖畫尋題材。您知道為阿台拉意達·伊凡諾夫納的圖畫尋題材早就成為全家公共的任務。當時就發現了那個『可憐的騎士』誰先發現的，我不記得了……」

「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郭略略。

「也許是的，我同意，不過我不記得了，」——S公爵繼續說。——「有些人笑這題材，另一些人聲明這是再高尚也沒有的，但是描寫這『可憐的騎士』，無論如何必須有一個人的臉；大家起始研究一切認識的人們的臉，一個也不合適，也就這樣擱起了。就是這樣，我不明白，為什麼尼古拉·阿爾達昂南奇忽然記起，搬了出來以前也許可笑，而且很巧，現在是完全沒有意思的。」

「因為又暗指出什麼新鮮的愚蠢的把戲來了，」——羅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惡毒地，惱怒地說。

「這裏面沒有什麼愚蠢的把戲，除去深深的敬意之外，」——阿格拉耶完全出於意料外地用莊重的，嚴正的聲音說，她已完全恢復了原狀，把以前的困窘的神氣壓抑下去了。不但如此，在接着她的時候，從一些特徵上可以料測，現在她自己對於玩笑的弄得越來越深，覺得很喜歡。她身上的整個的變化就發生在公爵的越發增長的，且達到了極度的困窘太明顯地發露出來的一瞬間。

「一會兒笑得像瘋子，一會兒又來了深深的敬意！瘋子敬意是什麼？你現在就說，爲什麼你沒頭沒腦地來了深深的敬意？」

「深深的敬意是因爲，——阿格拉耶還是莊重地，嚴正地說，回答她母親的惱怒的問話。——「那是因爲這首詩裏描寫着一個人，他具有理想，在設下了理想之後，又能以信它，信它之後，又能以盲目地將一生交付給它。這種人在現在的時代是難以遇見的。在那首詩裏並沒有說出「可憐的騎士」的理想究竟是什麼，但顯然這是一個光明的形象，「純美的形象」那個陷在戀愛中的騎士竟把佛珠代替了圍巾，畫在自己的頸額上。還有一種黑暗的，隱蔽的記號，Y-Z-W三個字母，畫在他的盾牌上……」

[A.N.D.]——郭略加以更正。

「我說是A-Z-R，我要這樣說，——阿格拉耶惱怒地說。——「無論怎樣說，很明顯的是這可憐的騎士什麼也不在乎：不管他的愛人是誰，不管他做什麼事情，祇要他選上了她，相信她的「純潔的美」就夠了，以後便會崇拜她一輩子。他的本領是以後假使她做了小偷，他還應該相信她，爲了她的純潔的美而推折槍矛。詩人大概想把一個純潔高尚的騎士的中古世紀的，騎士的，柏拉圖式的愛情的一切真義裝入一個眩暈的形象裏去。自然，這一切全是理想。但是在「可憐的騎士」身上，這情感已達到了最後的階段，達到了禁慾主義。應該從實指出的是一個人能以生出這樣的情感便已具有極多的意義，這樣的情感會遺留下極深的，極可誇獎的特質，關於唐吉訶德那更不必說了。「可憐的騎士」就是唐吉訶德，不過是正經的，不是滑稽的。我起初不了解，所以笑他，現在卻愛道「可憐的騎士」，主要的是尊敬他的業績。」

阿格拉耶說完了。看着她，竟難於了解，她說的是正經話，還是笑話。

「那就是一個傻瓜，連他和他的業績都是的！」——將軍夫人說。——「你說的是無聊的話，竟說了一大套的議論。據我看來，這於你不大合適。總而言之，是不相宜的。什麼詩？你念出來，你一定知道的！我一定要知道這首詩。我一輩子最不喜歡詩，我是預感到了的。公爵，看上帝的份上，忍耐一下，你我兩人祇好一塊兒忍耐一下。」——她對萊夫·尼古拉也維奇公爵說。她顯得十分惱恨。

萊夫·尼古拉也維奇公爵想說什麼話，但是由於還在繼續中的困窘，竟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惟有在那套「議論」裏大肆厥詞的阿格拉耶一點也不感到慚愧，反而甚為高興。她當時立起來，還照舊嚴肅而且莊重地，帶着那種似乎早就預備好，祇在期待人家邀請的神色，走到平臺的中央，立在公爵的對面。公爵還繼續坐在沙發上面。大家全帶着一些驚異看她，S公爵，姊妹們，母親，大家幾乎都帶着不愉快的情感，看這新鮮的，正在預備做的淘氣行為，無論如何有點弄得太過火的淘氣行為。但是顯然地，阿格拉耶很喜歡她起始作讀詩的儀節時那種矯飾的舉動。麗薩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幾乎想把她趕回原位，但是就在阿格拉耶剛開始朗誦著名的歌謠的那個當兒，兩個新客人一面大聲說話，一面從街上走到平臺上來。一個是伊凡·費道洛維奇·葉潘欽將軍，隨在他後面的是一個青年。發生了小小的騷亂。

第七章

伴將軍同來的青年有二十七歲模樣，身材高挺，而且齊整，有一付美麗的，聰明的臉，大黑眼內露出閃

總的，充滿機智與嘲笑的神勢。阿格拉耶甚至不看他一眼，繼續讀詩，帶著嬌飾的神情，單眼看著公爵一人，自單顧朝他一人讀。公爵明白她這樣做另有她的特別的計算。至少新來的客人們把他的不合適的地位稍為改正了一些。他一看見他們就立起來，從遠遠裏有禮貌地向將軍點頭，做了不要打斷朗誦的手勢，自己就乘此機會溜到沙發後面，左手靠在椅背上，繼續傾聽那首歌謠，現在是保持着比較方便的，且並不怎樣「可笑」的姿勢，像坐在沙發上的時候那樣。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也用命令的姿勢向走進來的人們揮了兩次手，吩咐他們止步。同時公爵對於伴將軍同來的新客人露出極大的興趣；他明晰地猜出他就是萊夫格尼·柏夫洛維奇·拉道姆司基。他已經聽到關於他的許多事情，且會想過他不止一次。使他感得懷感的是他穿了便服；他聽說萊夫格尼·柏夫洛維奇是軍人。在朗誦的全部時間內，新客的唇上浮出嘲弄的微笑，他似已聽見過關於「可憐的騎士」的一些話語。

「也許是他自己想出來的。」——公爵暗中思想着。

但是阿格拉耶的情形卻完全不同。她把立起來朗誦時原有的那份嬌飾和莊嚴遮掩了過去，而露出嚴正的態度和深明詩作的精神與意義的樣子。她用深刻的意義讀出詩篇的每一個字，用高尚的坦白說了出來，所以在讀完的時候不但引到了大家的注意，且因為她傳達出了歌謠的高尚的精神，而使她莊嚴地走到平臺中央時那份加強的嬌飾的鄭重得到了部分的辯解。在這鄭重裏現在可以看到的祇是她對於自願傳達的東西的尊敬是如何的漫無邊涯，也許甚至是如何的天真。她的眼睛閃爍，靈感與歡欣的態而不很顯著的抖擻兩次從她的美麗的臉上通過。她朗誦如下：

世上有一個可憐的騎士，
具有沈默和平凡的性情，
慘白的臉上露出陰鬱，
但充滿勇敢直率的精神。

他有一個幻象

是腦力無從捉摸的，

深刻的印象

刻劃在他的心中。

從此他的心靈熾燒，

他不再正看女人，

他至死不願

和任何女人說話。

他把偉業發在頭上

代替了鬧市，

臉上的銅盔

從未在人前揚過。

充滿純潔的愛情，

忠事甜蜜的幻想，

A. M. D. 三個字母

蘸了血畫在石上。

英勇的武士們，

在巴力斯坦的沙原上，

洪聲地呼喊貴族的芳名，

在岩石間騾駝衝陣。

Lumen coeli, sancta Rosa!

槍聲響而且騾駝地呼喊。

他的恐嚇像一聲霹靂，

使回教徒心驚膽落。

回到遼遠的城堡，

他度着孤寂的生涯，

無聲地，悲慘地，

在瘋狂中死去。

公爵以後憶起所有這時間，許久時候感到異常的困窘，為一個不易使他解決的問題所苦：如何可以將這般真正的、佳好的情感與如此顯明的、忿怒的嘲笑相聯結？內中有嘲笑存在，是他深信不疑的；他明白了這道理，且具有理由：阿格拉耶誦詩時竟將 A. M. D. 三字讀成 N. F. B. G. 這裏並不是錯誤，且不是他誤聽，——也是他無從置疑的（以後這都得到證明了）。總而言之，阿格拉耶的舉動顯係出自故意，——自然這不過是一個玩笑，雖然是殘酷的、輕浮的玩笑。關於這一可憐的騎士——大家在一月以前就談論過，（也會一笑過。）——但是以後公爵儘管怎樣回憶，總覺得阿格拉耶說出這三個字母的時候不僅沒有任何開玩笑的樣子，或任何嘲笑，且甚至沒有對這三字母如何着重地誦讀，以便像浮彫似的傳達出其中隱

藏的意義相反地，她用的是一種不變的，嚴肅的態度，天真爛漫的平凡的態度，會使人想到在歌謠裏的就是這三個字母，書中就是這樣刊載着的。有些沉重的，不愉快的東西，刺了公爵一下。麗薩露達·博羅可菲也夫納自然沒有明白，也沒有覺察到字母的更換和暗示的意思。伊凡·費道洛維奇祇是明白在朗誦一首詩而已。其餘的聽者中有許多人明白了，對於這舉動的勇敢和它的用意深致驚異，但是沒有說話，努力不露出來。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不領明白（公爵甚至敢打賭），且甚至努力裝出明白的樣子，他發出了嘲弄的微笑。

「這是多末妙呀！」——誦讀完後，將軍夫人喊，露出真摯的醉醉的樣子。——「誰做的詩？」

「媽媽，普希金的詩，您不要使我們害臊。這真是難為情！」——阿台拉意達喊。

「有了你們這般女兒，我成爲傻子是不希奇的！」麗薩露達·博羅可菲也夫納用了悲苦的神情回答。——「真是羞恥！我們一回家，就把普希金的詩給我看！」

「我們那裏大概沒有普希金的詩。」

「自從久遠的時代起，」——阿歷山大補充着說。——「有兩本破書橫放在什麼地方。」

「立刻派人到城裏去買，派費道爾或阿歷克賽去，乘第一趟火車，最好派阿歷克賽去。阿格拉那，你來！你吻我一下，你讀得很好。假使你誠懇地讀着，」——她用微語說。——「我可憐你；假使你帶着嘲笑讀它，我不贊成你的情感，所以最好是完全不去讀它。你明白麼？你去罷，以後我還要和你談這件事情，我們也坐得太久了。」

這時候公爵和伊凡·費道洛維奇將軍握手，將軍把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拉道姆司基介紹給公爵。

「路上遇到了他，他剛從火車上下來；他知道我到這裏來，我們家裏的人都在這裏……」

「也知道了您在那裏。」——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插上去說。——「又因為我早就想覓覓一個不但和您相識，且和您發生友誼的機會，現在自然不願意喪失它了。您不很健康麼？我剛剛纔知道……」

「我的身體還健康。我很高興認識你，聽到關於您的許多事，甚至和S公爵還談到您。」——葉夫·尼古拉也維奇回答，一面把手遞過去。

兩人互相說過了客套話，還握了手，互相釘看了一眼。談話一下裏成爲普通的。公爵察出（他現在是迅快而且貪婪地覺察出一切，甚至也許覺察出完全沒有的一切）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的便服引起了普通的，特別強烈的驚異，甚至使其餘一切的印象一時被遺忘而且磨平了。可以推測到的是在這服裝的更換裏含有一點特別重要的意味。阿古拉意達和阿歷山大驚疑地盤問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他的親戚，S公爵，甚至懷着極大的不安；將軍則帶着騷亂說話。祇有阿格拉耶一人好奇地，卻完全安靜地看了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一會，似乎祇想比較軍服和便服，那一種和他的臉色相配，但是一分鐘後竟扭轉身去，不再看他了。摩薩德達·博羅可菲也夫納也不想回什麼，雖然也許有點不安。公爵覺得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似乎在她身邊失了蹤。

「他真是使我喫驚！」——伊凡·費道洛維奇喃喃說，回答各人的問話。——「我剛纔在彼得堡遇

見他的時候，真不相信。爲什麼這樣突如其來？這真是一個疑問！他自己常噉噉着，人不應該隨便碰破自己的飯碗。」

從後來的談話裏發現，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早就提過辭職的話；但是每次說的時候並不正經。不能使人相信他。再加他談正經事情的時候永遠帶着開玩笑的樣子，怎麼也弄不清楚他的意思，尤其假使他自己願意人家弄清楚。

「我的退伍是暫時的，幾個月，至多一年。」——拉道姆苦笑。

「並沒有任何必要，我至少是知道您的事情的。」——將軍更加發火了。

「到采邑上去巡視一下呢？你自己勸過我；我還想到國外游歷一趟……」

談話的題目不久就變換了；但是根據公爵從旁觀察的意見，那種過分特別的，還繼續存在着的，不安秩出了應有的範圍，其內一定有點特別的原因。

「這樣說，『可憐的騎士』又上舞臺了麼？」——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走近阿格拉耶身邊，問她。

使公爵驚訝的是她困惑地，疑問地看了他一眼，似乎想告訴他，他們中間不會有關於「可憐的騎士」的談話的存在，她甚至不明白問題的真意。

「現在派人到城裏去買普希金的書太晚了！」——郭略費盡全力和克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爭論。——「我對您說過三千遍已經晚了。」

「是的，現在打發人到城裏去真是晚了。」——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連忙離開阿格拉耶，參加到

這裏來了。——我恐怕彼得堡的店舖已經關閉，已經八點多了。——他說着，掏出一隻錶來。

「既然等候了這許久，也可以忍耐到明天的。」——阿台拉意達插進話去。

「而且高等社會的人們太注意文學也是不大體面的。」——郭略說。——「您問一問葉夫格尼·

柏夫洛維奇。最體面的是注意紅漆輪子的黃色馬車。」

「你又從書本裏抄來的罷。」——阿台拉意達說。

「他說話總是掉文的。」——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搶上去說。——「儘借用批評文字的整個語句。我很有榮幸，早已聽過他的談話，但這一次他不是從書本上弄來的。尼古拉·阿爾達里昂南奇顯然暗指我那輛紅漆輪子的黃色馬車。不過我已經換掉它了，您說得晚了一點。」

公爵傾聽拉道姆司夫所說的一切話。……他覺得他的態度很大方，帶着謙恭和快樂，和挑逗他的郭略談話用完全平等的、友誼的樣子，這尤其使他喜歡。

「這是什麼？」——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對魏拉、萊白及夫的女兒說，她立在她面前，手持幾本巨幅的書，裝釘得很漂亮，差不多是新的。

「普希金的書。」——魏拉說。——「我們的普希金。爸爸叫我送給您。」

「那怎麼呢？那怎麼行？」——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驚異了。

「並不是送禮，並不是送禮！我不敢的！」——萊白及夫從女兒肩後跳出來。——「可以算錢！我持着崇拜的心獻送，想把它賣給您，藉此滿足您這種高尚的文學欣賞的慾望。」

「你想賣，那是多誇得很。你不會吃虧的，你要相信。不過請你不要裝腔作勢。我聽見有人說起你，人家都說你讀許多書，我們以後再談一下。你自己送到我家裏去罷。」

「我願意帶着崇拜……和尊敬的心送去！」——異常滿足的萊白及夫一面扮着鬼臉，一面把書從女兒的手裏搶下。

「不過你不要扔散它，就送去好了，不必帶什麼尊敬心，不過有個條件。」——她說，釘看着他。——「我或許你走到門限那裏為止，今天我還打算接待你。你的女兒魏拉，你現在打發她來都可以，我很喜歡她。」

「您怎麼不講那幾個人呢？」——魏拉不耐煩地對父親說。——「這樣弄下去，他們會走進來，要鬧出亂子來的。萊夫·尼古拉也維奇——她對公爵說，那時公爵已經取起了帽子。——「有幾個人求見您，一共有四個，等在我們那裏，罵罵咧咧的，我父親不許他們上您這裏來。」

「什麼客人？」——公爵問。

「他們說有事情，不過他們那種人是這樣的，假使你現在不放他們進來，他們會在路上攔阻您的。萊夫·尼古拉也維奇，您最好放他們進來，以後再趕他們出去。猶佛里拉·柯爾達里昂南奇和波奇威在那裏勸他們，他們不肯罷。」

「伯夫里柴夫的兒子！伯夫里柴夫的兒子！不必，不必，——萊白及夫揮手。——「不必聽他的而且公爵，您為這事情操心有點不體面。真是的，他們是不配的……」

「伯夫里柴夫的兒子！我的天呀！」——公爵喊，露出異常的困窘。——「我知道……但是我……我把這件事情已經委託篤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去代辦。剛纔篤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對我說……」

但是篤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已經從屋內走到平臺上來；波奇成跟在後面。在臨近的一間屋內聽得見喧嚷和伊伏爾金將軍洪響的聲音，他們欲將幾個聲音全壓喊下去。郭略立刻向喊嚷的地方跑去。

「這是很有趣的！」——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出聲地說。

「如此說來，他是知道這件事情的！」

「那一個伯夫里柴夫的兒子？又怎麼會出來一個伯夫里柴夫的兒子？」——伊凡·費道洛維奇將軍驚疑地問，好奇地望着大家的臉，驚異地看出這段新的歷史惟有他一人不知曉。

果真，大家都露出興奮和期待的心神。公爵深深地驚異，何以這件完全屬於他個人的事會如此強烈地使大家發生興趣。

「假使您現在自己把這事情了一了，是很好的。」——阿格拉耶說，帶着特別正經的樣子走到公爵身邊。——「您原該我們大家做您的證人。公爵，人家想藉您的名譽，你必須用莊嚴的形式為自己洗刷，我預先替你喜歡。」

「我也願意讓這件醜聞的勒索案件早點了結。」——將軍夫人喊。——「公爵，你好生來一下，不要饒恕他們！這件案子人家議論得把我的耳朵都弄聾了。我爲了你喪失了許多的血。再說，看一看也是很有

意思的。你叫他們進來，我們坐下來。阿格拉耶的主意想得很好。您聽見人家說過這案子麼，公爵？——

她對S公爵說。

「自然聽見過的，就是您講的。我很想看一看這一般青年人。」——S公爵回答。

「他們就是虛無派麼？」

「不，他們並不見得是虛無派。」——萊白及夫向前跨了一步。他也慌得幾乎抖擻。——「這是一派，特別的，我的外甥說他們比虛無派還走得遠。您心想有您在旁邊做見證，會使他們感到慚愧，那是無用的；他們決不會覺得慚愧。虛無派有時到底是有智識的人，甚至是有學問的，這班人可是離得很遠，因為他們首先是做生意的。這或是虛無主義的一種後果，但走的不是——一條直路，却是感來的，間接的，並不在某一篇雜誌文字中表現自己，却是一直從事情上出發。譬如說，講的不是關於普希金的如何無意義，也不是講俄羅斯必須分裂為幾塊。不是的，現在已經認為當然的權利的假使想得到什麼東西，那末任何障礙都不能加以阻擋，那怕要當場殺死八個人那行。公爵，我總歸不動您……」

但是公爵已走去為客人們開門。

「你這是誤闖人家，萊白及夫，——」他微笑着說。——「您的外甥得罪了您。您不要信他的話，麗薩。」

麗薩·博羅可菲也夫納。我對您說，歌羅司基和達尼洛夫一般人不過是偶然……他們祇是有點……錯誤……不過我不想在這裏當着大家對不住，麗薩·博羅可菲也夫納，他們進來以後，我給您看一下，以後就領他們出去。諸位，請進來罷！」

最使他不安的是另一個困擾着他的念頭。他突然閃過一個念頭：不是有人現在預先把這件事情安排得在這時候發生，使這些證人看到，爲了使他得到預期的羞辱，而非勝利。但是他爲了這一離奇的、無毒的疑心病，一感覺得太痛苦了。假使有人知道他心裏生出這個念頭，他似乎會死去的。在他的新客人們走進來的當兒，他誠意地準備承認自己在圍住他的一切人們中間是道德方面最後的，最起碼的一個人。走進五個人，四個是新客，第五個隨在他們後面的是伊伏爾金將軍。他露出極激烈的態度，心神顯得慌投，正處於辯才的強度的發作之中。「這一個一定保護我的！」——公爵微笑地想。郭略隨着大家溜了進來。他和訪客中間的伊德里斯特熱烈地說着話；伊德里斯特一面聽，一面冷笑。

公爵請大家坐下。他們全是年輕的，甚至是未成年的，使得人家對於這些事情的發生和因此而起的那一套儀節感到驚異。譬如說，伊凡·費道洛維奇·葉潘欽對「這個新案件」一點也不明白，一點也不知道，看着那些客人們那樣的年輕，甚至憤恨起來，假使不是他的夫人那份使他感到奇怪的，對於公爵的尋常利益的熱心阻止着他，他一定會說出抗議的話。但是他仍舊留在那裏，一部分由於好奇，一部分則由於心裏還希望幫助他，在萬一出事的時候使用他的反權。但是伊伏爾金將軍定了進來，遠遠裏向他鞠躬，又使他生出了憤怒。他皺緊了眉頭，決定頑強地沈默下去。

四個年輕的訪客中間，有一個是三十多歲的，退位的中尉，細果靜一夥的拳術家，就是那個「給乞丐每人十五盧布的人」。大家猜出他伴其餘的人們來是爲了壯壯膽子，以知己朋友的資格，於必要時，幫幫忙。其餘的人們中間居首席，且扮第一名角色的就是那個被稱呼作「伯夫里采夫的兒子」的人，雖然他

給自己介紹時稱為安其帕·蒲爾道夫司基。他的年紀很輕，穿得貧窮而且不修整，一件常禮服袖口上油污得發出玻璃般的光澤，油污的馬甲擡到上面，襯衫露到裏面去了，一條黑絲圍巾油膩得不可開交，變成一條麻繩的樣子，手沒有洗，臉上露出許多的疙疸，頭髮作金黃色，眼神是天真而且傲慢的，如果可以這樣形容的話。他的身材並不低矮，瘦拐拐的，有二十二歲模樣。他的臉上沒有一點諷刺，一點內省的表示；相反的，顯出對自身的權利遲鈍的，十二分醇醉的樣子，同時且對於時常受欺侮，和感覺自己受欺侮，到了有奇怪的，不斷的需要的地步。他說話時帶着慌亂，匆促而且口吃，似乎不大說得出話來，頭像大舌頭的人，或甚至異邦人，其實他的出身卻是純粹的俄羅斯人。

伴他同來的首先是讀者已知悉的萊白及夫的外甥，還有一個是伊施里特。伊施里特是很年輕的人，有十七歲，也許十八歲，帶着一付聰明的，然而時常惹惱的臉色，疾病已在他臉上留下了可怕的痕跡。他瘦得像一個骨架，皮膚作淡黃色，眼睛閃耀，臉頰上熾燒出兩個紅斑點。他不停歇地咳嗽；他的每句話，幾乎每一個呼吸都有哮喘相伴。看出來是極深期的肺癆。好像他活不上兩三星期。他很累乏，首先垂坐在椅上。其餘的人們走進來的時候有點守規矩，幾乎感到慚愧，但是露出莊重的樣子，顯然怕丟面子，這又和他們往常否認交際場上一切無益瑣節，一切偏見，否認除自己利益以外的世間一切的那份名譽奇特地不相和諧。

「安其帕·蒲爾道夫司基」——「伯夫里柴夫兒子」匆遽地，口吃地說。

「佛拉地米·陶克達連闊」——「萊白及夫的外甥自己介紹着，用明晰的聲音說，似在誇耀他姓陶

克達連崗。

「開歷爾！——退伍的中尉輔導說。」

「伊鮑里特·帖連奇也夫，」——最後的一個用尖喊的聲音突如其來的說。大家終於坐在公爵對面的一排椅子上，在自己介紹以後立刻皺了眉毛，爲了顯得膽壯起見，把自己的帽子從這隻手移轉到另一隻手上，大家都頂個說話，但是大家都不說話，用挑戰的神色期待着什麼，這神色裏讀得出：「不老兄，你在撒謊，你騙不了我，」感覺得祇要有人起始說出第一句話來，大家立刻會一起脫話，互相搶先，互相打插。

第八章

「諸位，我料不到你們會來的，」——公爵說，——「我本人一直到今天還生着病，您的那一件事情，（他對安其帕·蒲爾道大司基說）我還在一個月以前，就委託第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奇·伊伏爾金辦理，當時也會通知過您的。自然我不拒絕由我自己來解釋一番，不過現在這時候，您大概也同意……我提議請您和我到另外一間屋內去，假使時間不長的話……我的朋友們現在都在這裏，您要知道……」

「朋友們……隨便多少都行，不過請問一聲，」——萊白及夫的外甥忽然用教誨的口氣插上來說，不過還沒有十分提高嗓音，——「請允許我們聲明一下，您應該對我們客氣一點，不應該讓我們在您的下房裏等候了兩小時……」

「自然啦……我也……這是公爵的派頭……您也許是將軍！我可不是您的僕人我……」——

安其帕·蒲爾道夫司基突然特別騷亂地喘語着，嘴脣抖索，聲音裏露出惱怒的抖慄，嘴內飛出唾沫，整個嘴似已漲破或裂碎。他忽然忙亂得從十個字上，就無從了解他說的是什麼。

「這是公爵的派頭！」——伊麗里特用尖銳的，破裂的聲音喊。

「如果對我也就這樣，」——學術家咕語，——「如果過於我有直接關係，和我這種有體面的人相關，那就是說如果我處在蒲爾道夫司基的地位上……我……」

「諸位，我祇在一分鐘之前才知道你們到這裏來，這是實在的。」——公爵又覆說了一遍。

「公爵，我們不怕您的朋友們，不管他們是什麼樣的人，因為我們是有權利的。」——察白及夫的外甥又聲明了一句。

「請問您，有什麼權利。」——伊麗里特又尖叫起來，顯出十分激烈的樣子。——「把蒲爾道夫司基的案件放在您的朋友們面前裁判呢？我們也許不願意您的朋友們來裁判；您的朋友們的裁判會有什麼意義，是很容易了解的……」

「假使蒲爾道夫司基先生，您不願意在這裏說話，」——對於這樣的開始感覺驚愕的公爵好容易纔插進了話去，——「那末我對您說，我們立刻可以到另一間屋內去，至於你們諸位的光降，我重覆說一遍，此刻才聽到的……」

「但是您沒有權利，您沒有權利。您沒有權利……把您的朋友們……是的……」——蒲爾道夫司基忽然又暗語着，用野蠻和畏葸的神色向四圍環看，火氣發得越大，越不相信人，也越顯出蠻性。——「您

沒有權利——說完了這句以後，突然停止，好像扯斷了什麼似的，無聲無響地瞪出近視的，凸得太利害的，帶着厚紅筋的眼睛，用疑問的神氣，釘看公爵，整個身軀向前傾攣。這一次公爵驚異得自己都沈默了，也瞪出眼睛看他，一句話不說。

「萊夫·尼古拉也維奇！」——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忽然招呼他。——「你現在讀一讀，立刻讀，這於你的事情有直接關係的。」

她匆遽地把一張滑稽性質的週報遞給他，用手指點出一篇文字。萊白及夫還在客人們走進來的時候就從側面跳到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身邊。——他是以待候她為榮耀的。——一句話也不說，從旁邊的口袋裏掏出這張報紙，一直放到她的眼前，指著圈劃出的一欄文字。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所讀到的一切，使她非常驚訝而且慌擾。

「最好不要出聲讀。」——公爵顯得十分慚愧地暗語着。——「讓我獨自讀一下……以後……」

「那末你來讀，立刻就讀。出聲讀！出聲讀！」——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對郭略說，不耐煩地從公爵手裏把報紙搶走。——公爵剛纔摸到了這張報紙。——「對大家出聲念，使每人都聽得見。」

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是有火氣的，易動情感的女人，有時會一下子想也不想地拔起所有的鐵錘，不管氣候的好壞，開駛到海洋上去。伊凡·費道洛維奇不安地移動了一下身體。但是在大家最初不自己地停了一下，驚疑地等候着的時候，郭略打開了報紙，起始從萊白及夫跳過來指給他看的地方朗誦道：

「賤民與貴裔行動無異，白晝行劫，進步歟，革新歟，公理想！」

「出了希奇的事情，在我們所謂神聖的俄國國內，凡百革新，股份公債風起的時代，民族主義與每年向國外運出幾數萬萬元的時代，鼓勵實業，鼓勵勞工的時代，等等（諸位，這裏談不盡的許多，還是從前言歸本歸罷。）一個過去的貴族階級的後裔發生了希奇的笑話。這名門後裔的祖父別仁在輪盤的賭博上輸光了銀錢，父親們不得不服軍役，充當士官候補生和中尉，照例爲了公款裏有一點天富的誤算，死在監獄裏。孩子們則像我們的故事裏的主角，長大時不是成爲白癡，便是犯了刑事案件而被捕下獄，不過被判官對他的判決無罪，希望他們改過自新，結果或竟會做出一些笑話，使人們驚異，且稱贊我們這頹廢時代。我們的名門後裔半年前穿了外國式樣的鞋套，一點也沒有韻的火鏡，冬天從瑞士回返俄國，他在瑞士治療白癡病。說老實話，他的時運太好，爲了有趣的疾病而到瑞士去治療一層固不必提（請問，白癡病能治療的麼？）他確能證明他自己信守着「特種階級的人永遠有幸福」的一句俄國諺語。你們自己判斷一下：我們那位男爵的父親死時他還是一個哺乳期的嬰孩，他的父親聽說其中尉，爲了將旅團的公款在賭牌時輸光，而吃官司，就在獄中死去，或者也許因爲鞭打場下打得太過分而吃官司亦未可知。（讀者諸君，你們必須記住這是舊時代的情形。）當下有一個家財萬貫的田主發了慈悲，將我們這位男爵收養下來。這位俄國田主，——我們姑且稱他爲P，——在以前黃金時代擁有四千農奴的靈魂，（農奴的靈魂！諸位，你們了解這名詞麼？我不明白。應該查一查音義字典：「傳說雖尚新鮮，但已難於置信。」）他顯然是俄國的懶人和食客之一，在國外度假開眼的歲月，夏天在水上，冬天在巴黎（Château de Fleurs，

一輩子在那裏留下了無數的金錢。可以確定地說，至少所有以前農奴所繳納的租稅的三分之一由巴黎 *Château de Fleury* 的老園領收下來。(他總算是有幸福的人)無論怎樣，無憂無慮的 P 把這家族的孤兒教養得如同一個公爵，爲他雇了男教師和女保姆。(無疑地，全是美觀的)是他自己從巴黎帶來的。但是族內最後的貴族後裔是一個白癡。 *Château de Fleury* 的保姆愛莫能助，所以我們的學生在二十歲以前甚至沒有學會說任何一種言語，作文也不除外。最後的一層是可以饒恕的。終於有一個奇想滑進 P 的俄羅斯農奴式的腦筋裏，那就是在瑞士可以教白癡，使他成爲聰明的人。——這奇想自然是合邏輯的：懶惰的資本家自然會想像出，紙要化錢，腦筋也可以在市場上買到，尤其在瑞士。如此，於是在瑞士一個著名的教授那裏治療了五年，錢用去好幾千。白癡自然並未成爲聰明的人，但總算有點像人，無疑地，有一點是敏驛的。P 忽得精神身亡。沒有留下任何遺產；財產方面顯然是混亂秩序，貧婆的繼承人來了一大堆，他們已很顧不得在環中治療白癡的那位最後的貴族。這貴族雖係白癡，但也會講過他的教授，聽說竟在他那裏自治了兩年，把這人死亡的消息隱匿住了。不過教授也是實業角色，看見這二十五歲的貧苦空中空如也，又對於他的貪慾深懷懼怕，便給他穿上了他的舊鞋套，又送給他一件破大氅，還基於慈善的心腸打發他乘三等車回俄國，——一腳把他從瑞士踢走了。似乎幸福已背向我們的英雄。但是事實並非如此：幸運之神會使好兆省的人民餓死，而竟將他一切的賞賜全傾注到一個貴族身上，好比克雷洛夫的烈烈在枯乾的田野上面驕過，而在海洋上傾瀉，差不多就在從瑞士到彼得堡去的那個時候，他母親的一個親戚，(自然他母親是出身前人家庭的)在莫斯科死去。他是孤兒女的老人，一輩子經營商業，積聚着得很多，信奉善教。這留下幾百萬財產，全是無可爭論的，圓圓的，乾乾淨淨的現款，全都歸給我們的貴族後裔，全都

歸給在瑞士治白癡的那位男爵了！(讀者，你我如能得到這筆財產纔好呢！)頓時奏起了完全不同的音樂。在男爵身旁忽然聚集了一大羣的朋友，而男爵自己也拚命追求起一個著名的美麗的暗娼來了。他的身邊甚至發現了親戚，還聚起一大羣正常人家的姑娘。——她們發狂似的想出嫁，而這人是再好也沒有的。錢，財，且加上是自戀。——一下子有這許多性格，這樣的丈夫是點了燈籠那找不到，也定製不出來的……

「這個……這個我就不明白了！——伊凡·費道洛維奇，心裏極度的憤恨。

「停止了罷，郭略！——公爵用哀求的口氣喊。四面傳出了呼喊。

「讀下去！無論如何讀下去！——威藏·博羅·可菲也夫納厲聲說，顯然用異常的努力忍住自

己。——「公爵！假使停下來不讀，——我們要吵嘴的。」

沒有辦法，郭略的神經顯得異常興奮，漲紅了臉，用慌擾的聲響繼續讀下去：

「正當這位新成熟的財主處於極樂世界的時候，發生了一樁完全破產的事實。在一個優美的早晨有一位訪客來見他。這客人帶着安靜，嚴肅的臉色，說出極有禮貌的，體面而且公正的言語，衣裳穿得樸素而且大方，思想裏有顯著的進步的傾向，用兩句話解釋他訪問的原因：他是著名的律師；一個青年人委託他辦理一件事情；他代表他來訪問。這青年人就是去世的P的兒子，雖然他用的是另一個姓。好色的P在青年時把一位誠實的，貧窮的女郎誘騙上手，——她是農僕出身，但受過歐洲的教育，——(這裏自然是與過去時代農奴制度中貴族所享的權利有關的)——在看出了他這段關係將有避免不了，而且不久就發生的後果，連忙把她嫁給一個做買賣，且曾在政界服務的人，他具有正直的性格，早就愛上這位姑娘。他起初還幫助這一對新婚夫婦，但是由於她的丈夫的

正直的性格，他們拒絕他的幫助。過了多少時候，P漸漸兒忘記這女耶，還有他和她兩生下的兒子。在死去的時候，並沒有留下什麼遺囑。他的兒子在繼母親和別人的正式婚姻內生了下來，在別人的姓之下長大。由於他母親的丈夫正直的性格而被承認爲他自己的兒子，但是他也死了，因此他惟有靠自己的力量生活下去，留他的多病的，失去雙眼的母親在遼遠的外省內，而自己則在京城裏編每天的正當的勞力賺錢，在商人家裏教授功課，一面在中學裏讀書，以後又去旁聽也認爲有益的課目，將將來繼續發展之用。但是在商人家裏教授功課，每小時一角錢，也得不到許多，再加上還要應酬他的失去雙眼的多病的母親，即在遼遠的省份內死去也不會使他感覺窮困。現在的問題是我們的費埃威奇應該如何下公正的判斷？讀者諸位，你們自然會以爲，他必親自語道：「我一生受P的恩惠，爲了我的教育，爲了聘原在鄉，初治癩白癩，化去了幾萬塊錢。現在我自己已有百萬家私，而且具有正直性格的P的兒子卻在過不活自己的苦悶功課下天天向死亡的路上走去，其實這本身對於這輕浮的，他神遺囑的父親所做的行爲是毫無意義的。在我身上用去的一切，照公理講來，應該歸到他身上去。除了我死去的那筆鉅款實際上不是我的，這筆是該運的官方的財產，這是應該由P的兒子享受的。這錢花到他的身上，而不應花在我身上。」這本是由於輕浮而產生的P的一種理想的信任行爲所產生的。假使我爲人誠實，信譽，公平，我應該將我所承繼財產的半數交給他的兒子，但是因爲我原先是有計算的人，我很明白這事並不是法律所許，或不能將財產的半數交出去。假使我現在不把P爲治療我的自藥而用去的幾萬塊錢歸還給他的兒子，那末至少在我的方面是最低卑而且無恥的，（這真模稜兩可記還是無算計的。）這裏惟有真心與公理，如果P當時不擔任教養我的費用，拋棄了我，照顧自己的兒子，我將成爲什麼樣的人呢？」

「但是不對的，諸君！我們的貴族後裔並不作這樣的判斷。那位青年人的律師純粹爲了去引起見解，替他辦理這件事情，差不多是違反了他的意志，差不多是強制的。但是無論這律師如何對他講，如何在法庭前指出名譽、體面、公理，甚而將他的計算心一類的話，這位瑞士的學生始終不爲所動。結果如何呢？其實這也沒有什麼最不可恕，而且不能以任何有趣的疾病加以解釋的。這位瑞士的學生始終不爲所動。結果如何呢？其實這也沒有什麼。教課上整整一生的青年人要求於他的不是恩惠與幫助，卻是自己的權利，雖非法律上的，卻是應得的權利，甚至並不是他自己要求，既是朋友們替他請求。我們這位貴族後裔用那種自大的態度，持着身勢在亞斯卑人的態度，掏出五張十元鈔票，以傲慢無禮的態度的形式送給正直的青年人。你倒不相信麼？讀者諸君！你們會感到憤懣，感到侮辱，你胸中震盪了不平的呼嘯。但是他已經這樣做了！自然那筆錢當時贈送給他，那就是拂逆到他的臉上去。這件事如何解決呢？這並不是法律問題，現在紙刺了向社會宣布的一法！我們把這段笑話向社會宣布，我們保證它完全是真確的事實。聽說有一位著名的幽默家特地做了一首佳妙的諷刺詩，這首詩不僅可在京城，且在京城中的風俗小品文中佔取相當的地位。

「小小的葉夫（附註一）五年來，

穿了施涅台爾（附註二）的大衣

備用幾愚笨的遊戲，

消鬱避空虛的時間。

穿了狹窄的鞋套回來，

領到一百萬的家私，

像俄人一樣地祈禱上帝，

還指助貧苦的學生。

(附註一) 貴族後裔的名字。

(附註二) 瑞士教授的名字。

郭路讀完以後連忙將報紙交給公爵，一句話也不說，跑到角落那裏，緊緊地撞在牆上，手掩住臉。他覺得十分慚愧，他的童真的，對於人間的羅網尚未慣熟的靈敏感覺，過分地受了摧殘。他覺得發生了一點不尋常的事，一下子傾圮了下來，而他自己也幾乎成爲這一切的原因，一部分是由於他朗誦了唱來的緣故。但是大家也似乎感到這一點。

小姐們覺得羞憤，而且不合適。羅薩羅達·博羅可菲也夫納竭力忍住過分的忿怒，也許也深深地後悔她參與了這件事情；現在她沈默着。公爵也發生了那些太拘束的人們在遇到這類情事時常有的情形：他爲了別人的行爲感到羞憤，他替自己的客人們羞憤，最初竟弄得不敢正眼看他們。波奇成，瓦特，萊納，或至萊白及夫，——大家都似乎露出一點慚愧的態度。最奇怪的是伊德里特和「伯夫里黎夫的儿子」也似乎有點驚訝；萊白及夫的外甥顯然不滿意。祇有拳術家一人坐在那裏完全的安靜，擦擦鬍鬚，露出莊嚴

的神色，眼睛稍為垂下，但並非由於慚愧，卻相反地由於正面的謙恭，由於太顯露的得意。顯然他很高興這篇文字。

「這真是不知所云，」——伊凡·費道洛維奇低聲喃語。——「好像有五十名奴僕聚在一起，寫成了這篇文字。」

「請問您，親愛的先生，您怎麼能用這樣猜度的言詞侮辱人家？」——伊鮑里特聲明，全身抖戰着。

「這個，這個是對付一個正直的人……您自己會承認，將軍，假使你是正直的人，這是侮辱的行爲！」——藝術家喃喃說，也忽然不知爲什麼抖戰了一下，捲捲鬚鬚，抽動肩膀和身軀。

「第一，我不是你們的『親愛的先生』，第二，我不打算給予你們任何的解釋。」——異常生氣的伊凡·費道洛維奇嚴厲地回答，從座位上立起，不發一言，退到平矮的出口處，立在上方的梯級那裏，背朝着衆人，——心裏對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蓄藏極大的憤激，她到了現在竟還不想離開她的座位。

「請位，請位，請許我說一句話，」——公爵煩悶地，慌擾地呼喊。——「讓我們來談一談，互相了解一下。關於那篇文字我是無所謂的；不過這篇文字裏所發表的一切全是不實在的話。我這樣說，因爲你們自己也明白；甚至是可恥的事。因此，這篇東西假使是你們中間那一位寫的，我根本感到驚異。」

「在此刻之前我不知道有這篇文字發表，」——伊鮑里特聲明。——「我不贊成這篇文字。」

「我雖然知道是人家寫的，但是……我也不贊成發表，因爲還早。」——萊白及夫的外甥追上去說。——「我知道的，但是我有權利……我……」——「伯夫里柴夫的兒子」喃喃說。

「怎麼這全是你們自己寫的麼？」——公爵問，好奇地看着蒲爾道夫，——「這是不會有的！」

「我們不能承認您有發出這類問題的權利。」——萊白及夫的外甥攔進去說。

「我祇是驚異蒲爾道夫和基先生已經……但是……我想說的是您既然把這事情宣布了出來，那末剛纔我當着我的朋友面前談起來的時候，爲什麼你們又這樣生氣呢？」

「這纔對了！」——羅薩和達·博羅可菲也夫納憤激地暗語着。

「公爵，您還忘記了，」——按捺不住的萊白及夫忽然在椅子中間溜了出來，有點像得了寒熱似的喊叫起來，——「您忘記了，您接見他們，聽他們的說話，祇是出於您的善良的意願，和您的無可模擬的善心，他們並沒有提出這種要求的權利，而況您已經把這件事情委託嘉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去辦理，您這種做法也是出於您的過分的善心，現在您正和幾位優秀的朋友們談心，您不能夠爲了這幾位先生而犧牲您的交際機會，您應該立刻把這幾位先生送到臺階外面，我以房東的資格是非常喜歡您這樣做的……」

「這話太對了！」——伊伏爾金將軍忽然從房屋的深處喊叫起來。

「够了，萊白及夫，够了，够了，」——公爵開始說，但是熱情的憤怒的爆發將他的話語掩住了。

「不行，對不住，公爵，對不住，現在這是不夠的！」——萊白及夫的外甥比大家喊得更響，——「現在我們應該把這問題明白而且堅定地提出來，因爲顯然有人沒有了解它。這裏面涉及到一些法律上的小關節，而根據了這些小關節，我們頗有被驅逐到臺階外去的危險！公爵，難道您認我們是大傻瓜，您以爲我們

自己也不明白我們這件事情並不是法律問題，假使從法律上加以研究，我們沒有向您要求一個虛布的權利麼？但是我們明白假使並沒有法律上的權利，那末還有人類的，自然的權利，常識和良心聲音的權利，假使我們的權利並沒有載在任何舊版的人類的法典裏，但是一個正直的，誠實的人，也就是具有常識的人，假使在沒有憲法典上記載着的那些條目中，也應該成爲一個正直的，誠實的人。因此我們走了進來，並不怕人家把我們趕出階外，（像您圍繞那樣威嚇似的，）爲了我們提出的是要求，而不是請求，又因爲我們在這樣深晚時候作失禮的拜訪，（雖然我們來的時候還不晚，您讓我們在下屋裏候了許多時候，）我們毫不懼怕地跑了來，因爲我們料到您是一個具有常識的人，也就是有良心和名譽的人。是的，這是對的，我們走進來時並不露出馴順的樣子，不像那些食客和求情告幫的人們，卻是操起腦袋，像自由的人們，並不想來請求，卻帶着自由的，驕傲的要求。（您聽着，不是請求，卻是要求，您要牢牢地記住！）我們體面地，直率地在您面前提出一個問題：在蒲爾道大司基的這個案件裏您承認自己是有理的，或無理的？您是不是承認您受過伯夫里柴夫的恩，也許甚至是他救活您的命的？假使您承認了，（這是顯然會承認的，）那末您打算不打算，或者是不是認爲良心上應該在取得了百萬的遺產之後，給這處於貧窮中的伯夫里柴夫的兒子一點相當的報酬，雖然他的頭上還戴出蒲爾道大司基的姓名是或不是假使是的，換一句話說，假使您果真有像您的舌尖上常帶出的所謂名譽和良心，而我們卻正確地稱爲常識的東西，那末您應該滿足我們的要求，事情也就了結。您滿足我們的要求，並不寬求我們方面的哀懇或感謝，您也不必希望我們會哀懇或感謝，因爲您這樣做，並不是爲了我們，卻是爲了公理。但是假使您不想滿足我們的要求，回答了

一個「不」字，我們立刻就走，事情也就中止進行了。我們便要當面對您說，當着您許多證人面前說，您是一個具有粗暴的智慧和低劣的發展的人，您以後不敢，也沒有權利自己稱做有名譽和良心的人，您想用太便宜的價錢買下這權利來。我說完了。我把問題提出來了。您現在可以把我們趕出去，假使您敢。您可以這樣做，您有這個力量。但是您要記住，我們到底是要求，而不是請求。要求而不是請求……」

萊白及夫的外甥停止了說話，顯出十分生氣的樣子。

「要求，要求，要求，而不是請求……」——蒲佛道夫基督暗地說，臉紅得像一隻蝦。

在萊白及夫的外甥說完了這幾句話以後，眾人中間隨來了一陣騷動，甚至起了幾句怨言，雖然客人裏大家顯然避免參與這件事情，除去萊白及夫一人，他好像正發着厲害的寒熱。（奇怪的事情。萊白及夫明明幫着公爵，但對於他的外甥的那套演說又多少感到一種家族的驕傲和愉快；至少帶着一種特別的滿足的神色向衆賓客掃射了一下。）

「據我的意思看來，」——公爵很嚴肅地起始說，——「據我的意思看來，陶克達運先生，您剛纔所說的話裏有一半是完全對的，我甚至同意有一大半是對的，我可以完全同意您的話，假使您的話裏沒有放過去一點什麼。您放過去的是什麼，我沒有力量，也不能正確地對您有所表示，但是爲了使您的話語完全合理，自然還短少些什麼。我們現在且講正事再說。我請問你們，諸位，你們爲什麼發表這篇文章？這文字裏每一句話儘是誣毀。據我看來，你們做出了極卑鄙的行爲。」

「什麼……」

「先生……」

「這真是……這真是……這真是……」——賓客中間一下子騷亂了起來。

「關於那篇文字，」——伊德思特用尖銳的聲音搶上去說。——「關於那篇文字，我已經對您說過，我和別人全都不贊成。寫是他寫的，（他指出坐在旁邊的拳衛家，）寫得不漂亮，我同意的，寫得不通文理，而且用的是像他那類退伍的軍官們常用的風格。他的人很傻，還加上是一個商人，我也同意，我每天當面對他直說，但是他有一半是對的：公開宣布是每個人的合法的權利，也就是蒲爾道夫的權利。他的話說得離奇不離奇，由他自己負責。至於說到我剛纔代表大家反對您的朋友們在場的一層，我認為必須對你們聲明，我的反對祇是爲了聲明我們的權利，實際上我們還願意有證人們在場，剛纔還沒有進來之前，我們四人已經同意這層了。不管您的證人是誰，那怕是您的知己朋友也行，因爲他們不能不承認蒲爾道夫的權利，（因爲這權利顯然和數學公式一般的，）所以證人越是您的知己朋友越好，更可以明白地顯露出真理來。」

「這是實在的，我們同意，」——萊白及夫的外甥加以證實。

「那末在剛開頭談話的時候爲什麼又起了呼喊和吵嚷呢！」——公爵驚異了。

「關於那篇文字，公爵，」——拳衛家插進話去，他極想找機會說話，所以現在露出愉快的活潑的神色。（女太太們的在場顯然引起他強烈的印象是可以猜疑到的，）——「關於那篇文字，我承認作者是我。雖然我的那位抱病的朋友剛纔對它大肆攻擊，但是由於他的病體的衰弱，我已慣於饒恕他。我把它寫

好了，拿到一個好朋友的雜誌裏去，用通諷的體裁發表，惟有那首詩不是我做的，確乎是屬於一位著名的幽默家的手筆。我祇給維爾道夫司基念了一下，也沒有全念出來，立刻從他那裏取得了發表的同意，但是您要明白，我不得他的同意也可以發表的。公開宣布是一個普通的，正常的，有益的權利。公爵，您是很開通的，我希望您不會否認……」

「我一點也不否認，但是您必須知道，在您的文字裏……」

「太激烈些，您想說，是不是？但這裏是所謂於社會有益，這層您必須同意，怎麼能夠把彰明較著的事件忽略過去呢？這對於犯錯的人們自然不好，但最先於社會有益。至於說到一些不盡屬實的地方，所謂誇張詞，那末您必須同意，最要緊的是動機，最要緊的是目的和用意，最要緊的是有益的例子，以後才能研究個別的事件，還有所謂風格，所謂幽默的任務，再加上大家全是這樣寫的，您自己必須同意！哈哈！」

「這是一條完全虛偽的道路！我告訴你們，諸位——公爵。——你們發表這篇文章，以為我無論如何不會答應維爾道夫司基先生的要求，所以想用這個嚇唬我一下，報復一下。但是你們何以知道：我也許決定滿足維爾道夫司基呢？我現在當着大家，直接對你們聲明，我可以滿足……」

「這才是一個聰明而正直的人一句聰明而正直的話！」——拳術家喊了起來。

「天呀！」——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脫口說了一句。

「這真是令人難於忍受！」——將軍喃喃說。

「等一等，諸位，等一等，容我來把事實講一講。」——公爵懇求着。——維爾道夫司基先生，在五星期

期以前您的代理人和律師到乙城來見我。他姓戚巴洛夫。您在那篇文字裏把他描寫得太好了，開歷爾先生——公爵忽然笑着對拳術家說——「但是我完全不喜歡這個人。我一下子就明白一切要緊的關鍵全在這個戚巴洛夫身上，也許就是他利用蒲爾道夫司基先生，您的老誠的性格，挑撥你做這件事情，假使說得公開些。」

「您沒有權利……我……我……不是一個普通人……這個……」——蒲爾道夫司基在慌亂中暗語。

「您沒有任何的權利可以做這樣的推測。」——萊白及夫的外甥用教訓的口氣插進來說。

「這太可氣了！」——伊德里斯尖叫着。——「這推測是可氣的，虛偽的，於正文無涉的。」

「對不住，諸位，對不住。」——公爵匆忙地賠罪。——「請你們恕罪。這是因為我覺得我們最好還是互相公開地說話，但這是你們的自由，隨你們的便。我對戚巴洛夫說，因為我不在彼得堡，我要立刻委託一位朋友辦理這案子，也會把這話對您通知過的，蒲爾道夫司基先生。諸位，我對你們直說，我覺得這件事情是一個大騙局，也就因為有戚巴洛夫在裏面參加的緣故……啊，你們不要生氣，諸位！看上帝的面上，不要生氣！」——公爵驚懼地喊叫，重又看見蒲爾道夫司基發現惱怒的騷亂，還有他的朋友們的臉上露出惱亂和抗議的神色。——「我說我認這事帶有欺騙性質，這是讓你們本身無關的。當時我並不認識你們中間的任何人，還不知道你們的名姓；我是從戚巴洛夫一人身上作判斷的，因為……你們要知道，自從我取得遺症以來，人家如何來欺騙我呀！」

「公爵，您是太天真了。」——萊白及夫的外甥嘲笑地說。

「再加上您是公爵和百萬的富翁！您也許果真有善良的、坦白的心，但是您終歸不能瞭解普通的法律。」——伊德里特喊。

「也許，也許會的，諸位。」——公爵忙著說，——「雖然我並不明白您講的是什麼樣的普通法律。我還要繼續說下去，祇是請你們不要無端生氣；我敢賭咒，我沒有一點侮辱你們的意思。諸位，這究竟是什麼道理，諸位！一句誠懇懇的話都不能說，你們立刻會生氣！但是第一層，使我驚訝的是世上竟有一位柴夫的兒子」存在着，而且存在於像巴洛夫對我解釋那樣可怕的境況裏。伯夫里柴夫是我的恩人和先父的知友。（唉，開羅爾先生，您何必在那篇文字裏寫許多關於先父的不實在的話？並沒有佛用軍團的公款，也沒有任何侮辱下屬的事情，這是我肯定地相信的。您的尊手怎麼會提得起來，寫這種造謠的話？）您所寫關於伯夫里柴夫的一切是完全無可恕的：您稱這位正直的人為貪女色的、輕浮的人，說得那樣的勇敢，那樣的肯定，好像您真是說着實話，其實他是一個極有節操的人，這種人是世上少有的，他甚至是一位著名的學者；他是許多可尊敬的科學界人物的通訊員，化許多金錢幫助科學。至於說到他的心，他的善事，那您自然寫得很對，我當時幾乎成為白痴，一無所知。（雖然我還能說俄國話，也能了解俄國話，）但是我總能對於我現在記憶的一切作確切的估計……」

「對不住，」——伊德里特尖聲叫，——「這不會太情感了罷？我們不是小孩。您本來打算一直講到本題上去的；現在已經八點多鐘，您要記住呀。」

「好罷好罷，諸位，」——公爵立刻同意了，——「在最初的不信任以後，我決定我會錯誤，伯夫里柴

夫也許真會生下一個兒子。但是使我異常驚訝的是這個兒子竟這樣輕鬆地，我要說是這樣公開地發表他的出生的祕密，主要的是毀損他的母親的名譽。因為威巴洛夫在那時就以公開宣布威嚇我了……」

「多末愚蠢的話！」——萊白及夫喊。

「您沒有權利……沒有權利……」——蒲爾道夫喊。

「兒子不能替父親的淫蕩行為負責，母親並沒有做錯事情。」——伊鮑里特熱烈地尖叫起來。

「那末似乎更加應該愛惜她……」——公爵長寬地說。

「公爵，您不但天真，也許走到還這些。」——萊白及夫的外甥惡狠狠地冷笑了一下。

「您有什麼權利……」——伊鮑里特用極不自然的聲音尖叫。

「沒有什麼權利，沒有什麼權利！」——公爵連忙說。——「這話您說得很對，我說老實話，我當時就會對自己說，我的個人的情感不應該影響到事情的本身上去，因為假使我自己已經承認應該滿足蒲爾道夫先生的要求，爲了我對於伯夫里萊夫的感情，那末無論在什麼情形下是應該滿足的，那就是說不管我對於蒲爾道夫司尊敬不尊敬。諸位，我起始這樣說，是因為我終歸覺得兒子公開洩漏母親的祕密是不自然的事情……總而言之，我也就因此深信威巴洛夫應該是一個壞蛋，是他自己教唆蒲爾道夫司尊先生以欺騙手段做這樣敲詐舉動。」

「這真是無從忍耐！」——他的客人們方面呼喊出這句話來，有幾個人甚至從椅上立起。

「諸位！我也就決定，這個可憐的蒲爾道夫司尊先生大概是極普通的，孤立無助的人，很容易上那些

壞人的當，因此我更應該幫助他，像幫助「伯夫里柴夫的兒子一樣。」——第一步先反對賈巴洛夫先生，第二步以我的忠實和友誼指導他，第三步是付給他一萬盧布，那就是照我的計算，伯夫里柴夫化在我身上的一切的錢款……」

「怎麼祇有一萬盧布！」——伊鮑里特喊。

「公爵，你不是對於數學不大精明，便是太精明了，雖然您裝出那種優柔優美的樣子。」——萊白及夫的外甥喊。

「一萬盧布我不同意。」——蒲爾道夫司基說。

「安其頓！你就答應罷！」——拳術家從後面隔着伊鮑里特的椅背擠過身來，用迅速而且明顯的姿勢說。——「你先答應下來，以後再說。」

「您聽着，梅恩金先生。」——伊鮑里特大聲喊起來。——「您要明白，我們並不是傻瓜，並不是庸俗的傻瓜，像您那幾位客人和女太太們所想的那樣，他們竟這樣憤激地朝我們冷笑，特別是這位體面的紳士，（他指着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我還沒有認識他，不過好像聽見過……」

「對不住，對不住，諸位，你們又沒有了解我。」——公爵慌亂地對他們說。——「第一，開歷爾先生，您在那篇文章裏把我的財產估計得太不準確；我並沒有取到幾百萬的遺產；我也許祇有您所猜的數目的百分之八或百分之十；第二，在瑞士我化去的用費並沒有到幾萬盧布；施涅台爾每年祇收到六百，也祇是最初的三年如此。伯夫里柴夫也從來沒有到巴黎去聘雇美貌的保姆；這又是謠言。據我看來，在我身上」

共化去了不到一萬盧布，但是我規定了一萬的數目，您自己也要同意，我歸還債務的時候，無論如何不能把再多的數目交給蒲爾道夫、司基先生，甚至即使我很愛他。我不能給，還由於一種微妙的情感，也就是因為我是還債，而不是施捨。我不知道，諸位，您何以不明白這層！但是我想在以後用我的友誼補償這一切，我將對於不幸的蒲爾道夫、司基先生的命運積極的關心，他顯然是受了騙，因為他決不能不受欺騙，而自己同意於這種卑鄙的行動，像今天在阿爾達里昂先生的文字裏公開宣布關於他母親的一切……諸位，你們為什麼又生氣了！這樣子，我們終歸不會完全互相了解的！結果還是我的話說對了！我現在親眼相信我的猜測是準確的，——公爵熱烈地說，希望將騷亂減輕，卻沒有注意到祇是加增。

「怎麼相信什麼？」——幾乎帶着激怒問我。

「對不住得很，第一，我已經自己當面把蒲爾道夫、司基先生看得很清楚，我現在自己看出他是一個什麼樣的人……他是一個天真爛漫的人，大家都可以欺哄他！他是一個孤立無助的人……所以我應該憐惜他。第二，我把這件事轉委託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奇辦理，我有許多時候沒有接到什麼消息，因為我正在路上，以後又在彼得堡病了三天。現在他忽然在一小時以前，第一次和我晤面的時候，告訴我，他已弄清楚了威巴洛夫的用意，有相當的證據，威巴洛夫就是我所推測的那種人。諸位，我自己知道許多人認我為白癡，因為我素有隨便把金錢給人的名聲，所以威巴洛夫心想很容易騙我，他所靠的也就是我對於伯夫里柴夫的感情。但是主要的是，——諸位，請聽下去，注意聽下去！——主要的是現在忽然發現蒲爾道夫、司基並不是伯夫里柴夫的兒子！剛纔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奇告訴了我，還說他獲得了確鑿的

證據。你們會覺得，在發生了這一切情形之後是難於置信的！但是有確鑿的證據！我還不相信，自己還不相信，我告訴你們；我還疑惑，因為箭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還沒有來得及把所有詳細的情形告訴我，至於說到威巴洛夫是壞蛋一併，現在這是毫無疑義的！他把不幸的蒲爾道夫司基先生，把你們諸位由於正義跑來幫你們的朋友的忙的，（因為他顯然是需要幫助的，我也明白這個！）把你們大家全哄騙過了，把你們大家都牽涉到這個敲詐的舉動裏面，因為這實在是一樁欺騙和敲詐的案件！

「怎麼是敲詐……怎麼不是『伯夫里柴夫的兒子」……那怎麼可以……」——傳出了喊聲。蒲爾道夫司基的整個團體處於無可形容的騷亂的情況之中。

「自然是敲詐……假使蒲爾道夫司基現在並不是『伯夫里柴夫的兒子』，那末蒲爾道夫司基先生的要求簡直就是敲詐，（自然假使他知道真相）但是因為人家騙了他，所以我主張替他辯白，所以我說以他這種老實的性格是值得憐惜的，不能不加以幫忙的；否則他在這件事情裏也成爲壞蛋了。我自己深信，他一點也不明白！我自己到瑞士去以前也有這樣的情形，也嗚呼地說出一些無聊的話語，——想表示意思而不能……我明白這個；我很同情，因為我自己也差不多是這樣的人，我可以說這個話雖然現在已經沒有『伯夫里柴夫的兒子』，一切都成爲虛假，我到底不變更自己的決定，準備歸還這一萬塊錢，作爲紀念伯夫里柴夫我在蒲爾道夫司基以前就想提出一萬塊錢充作小學校的經費，以紀念伯夫里柴夫，但是現在呢，用作學校的經費，或是交給蒲爾道夫司基先生，全是一樣的，因為蒲爾道夫司基先生即使不是『伯夫里柴夫的兒子』，也差不多和『伯夫里柴夫的兒子』一樣；因為他自己也是受了愚騙；他

自己誠懇地認自己是伯夫里柴夫的兒子！諸位，請你們聽筈佛里拉·阿爾達里昂說話，我們就來了結它，你們不要生氣，不要着急，請坐下。筈佛里拉·阿爾達里昂立刻對你們解釋一切，說老實話，我自己很願意曉得一切的細節。他說他還到過蒲司可夫，見過蒲爾道夫司基先生的令堂，她就沒有就要死去，像那篇文字上所記載的樣子……你們坐下來，諸位，請坐下來！

公爵坐下，邀請已經從座位上跳起來的蒲爾道夫司基先生的那夥人仍舊坐下來。在最後的十分鐘或二十分鐘內，他越說越激烈，用不耐煩的快語大聲地說，越來越起勁，努力比大家說得多，比大家喊得響，自然他以後對於一些脫口而出的話語和推測深深地感到後悔。假使不是人家弄得使他惱怒，不是人家弄得使他起火，——他決不會這樣明白地，匆遽地出聲表露他的一些猜測和過分的坦白的話。然而他剛坐下來，一陣濃重的後悔立刻刺痛他的心。他公開地猜測蒲爾道夫司基有那種和他一樣的病，就是他到瑞士去求治的那個病，未免「侮辱」了蒲爾道夫司基先生，再加上又提出了一萬的數目，不捐給學校而送給他，據他看來這又是一個粗暴的，不謹慎的舉動，等於施捨一般，尤其因為在人面前發表出來，更加顯得不妥。「應該等一等，到明天再暗中向他提出來，——公爵當時想，——現在也許是無從挽救的了！是的，我是一個白癡，真正的白癡，——他自行決定，發出一陣羞愧和過分的惱怒。

在這以前躲在一邊，固執地沈默着的筈佛里拉·阿爾達里昂經公爵邀請，便走向前而來，立在他身旁，起始安靜而且明晰地報告公爵委託他辦理的那個案件。所有的談話頓時沈寂了。大家用異常好奇的心神聽着，特別是蒲爾道夫司基的那夥人。

第九章

「您自然不會否認，」——笛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一直朝蒲爾道夫司基說，他正騰出驚訝的眼睛，努力地聽着，顯然心神裏感到強烈的騷亂。——「您不會否認，自然也不打算正經地否認，您在會堂和令尊十品文官蒲爾道夫司基先生正式結婚後過了兩年纔生下來。您的出生時間是很容易用事實來證明的，所以開歷爾先生的文章裏那種足以使您和令堂感到侮辱的曲解事實的地方，儘祇可用開歷爾先生自己的幻想的遊戲加以解釋。他以為這樣可以強調您的權利的顯著性，也就可以有助於您的利益。開歷爾先生預先把這篇文章對您讀過，雖然並未全部讀過……無疑地，他並沒有讀到這個地方……」

「確是沒有讀到，」——拳術家打斷他，——「但是所有的事實是一位有關係的人物通知我的，所以我……」

「對不住，開歷爾先生，」——笛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阻止他，——「請您許我說下去。我可以給您保證，您的那篇文章一會兒會輪到的，您到那時再宣布您的解釋，現在我們最好換着次序說下去。經舍妹瓦爾瓦拉·阿爾達里昂南奇從中幫忙，我完全偶然地從她的知己女友魏拉·阿萊克謝夫納·佐勃可瓦那裏（她是守寡的女地主）取到了尼古拉·阿萊克謝維奇·伯夫里柴夫的一封信，是他在二十四年以前從國外寄給她的。我和魏拉·阿萊克謝夫納接近之後，依照她的指示，前去見退伍的中尉蒂莫費意·費道洛維奇·瓦作夫金，他是伯夫里柴夫先生的遠親，同時還是極要好的朋友。我從他那裏

得到了尼古拉·安特列維奇的兩封信，也是從國外寄來的。從這三封信上，從信上的日期和信裏所講的事實看來，可以像數學公式般證明，毫無推翻，或甚至疑惑的餘地，那就是在津浦道夫司基先生出生前一年半以前，尼古拉·安特列維奇到國外去了，連上在那裏住了三年。您也知道，令堂從來沒有離開過俄國……現在我也不必讀出這幾封信來。現在時間已晚，我祇是把事實宣布出來。津浦道夫司基先生，假使您願意，明天可以到我那裏見而，您儘管帶您的證人（有多少都可以）和專家一同來核對筆跡，那時您不會不相信我所講的事實十分確鑿，這是我深信無疑的。果真如此，那末這件案子就算自然而然地消滅了。

又隨來了一陣普遍的騷動和深深的慌擾。津浦道夫司基忽然從椅上立起。

「既然如此，我是被騙了，不是受了威巴洛夫的騙，卻是早已的了，早已的了；我不需要專家，也不必見面，我相信，我拒絕……拒絕收這一萬塊錢……再見罷……」

他取了帽子，把椅子一推，就想走出去。

「假使可以的話，津浦道夫司基先生——篤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奇輕輕地，用甜密的聲音阻止他。——「最好再留上五分鐘。從這件案子上，假發現了幾樁極重要的事實，無論如何特別對於您是極有趣的。據我看來，您不應該不知道這幾樁事實，假使能把這件事情完全解釋清楚，您自己也許會感到愉

●伯夫里柴夫的父名初為阿萊克謝維奇，此處又改為安特列維奇，似屬兩歧，但四張文原本如此，所以各仍其舊。——譯者。

快的……」

蒲爾道夫司基默默地坐下來，頭微微地低垂着，似乎帶着強烈的凝慮。萊白及大的外甥本來已經立了起來，伴送蒲爾道夫司基出去的，這時也隨了他坐下來。這位雖然還沒有喪失頭腦和勇氣，但顯已十分惶惑。伊施里特皺緊了眉頭，面帶愁容，似乎很為驚訝。這時候他劇烈地咳了一陣嗽，手帕上塗污了血。拳術家居然吃驚了：

「唉，安其帕！」——他悲苦地喊。——「前天我就對你說，你也許真的不是伯夫里柴夫的兒子！」

傳出了一陣壓抑的笑聲，兩三個人笑得比別人洪響。

「開羅頭先生，您剛纔告訴我們的事實是極可珍貴的。——第佛里拉·阿爾達里奇南奇搶上去說。——我根據極真確的材料，有完全的權利判斷，蒲爾道夫司基先生雖然深悉他的出生時代，但竟完全不知伯夫里柴夫在國外居住的那段事實。——其實他在國外度過了他的——大部分的生命，以極短的時間回到俄國。而且當時出國的那個事實自身並不怎樣顯着，不見得在二十年後還會記得，即使和伯夫里柴夫接近的人們也是如此，那時還未生出來的蒲爾道夫司基更不必說了。自然現在從事調查不見得不可能；但是我應該說實話，我所調查到的一切完全得諸偶然，但也許會完全得不到。因此，對於蒲爾道夫司基先生，甚至對於威巴洛夫，這種調查確是不可能的，即使他們想去調查一下也無從下手。再加上他們也會完全想不到的……」

「容我說一句，伊伏爾金先生。」——伊施里特忽然惹惱地插斷他。——「這一大套嘮嘮叨叨的話

做什麼用呀？（請您想我直說出來）現在事情已經解釋清楚，您不必再在公爵面前表示，您是咬地來一套繁瑣的，可氣的話，您也許想誇耀您的偵查手段的巧妙，在我們面前，還在公爵面前表示，您怎樣一個優秀的檢察官，偵探，是不是或者您想出來替蒲羅道夫辯白，饒恕他，說他是由於不知而參與這件事情的，是不是？但這是太魯莽了！蒲羅道夫司基並不需要您的辯白和饒恕，這是您必須知道的！他現在覺得痛苦，他覺得太難受了，他處於一個不合適的局面之下，您應該猜到，應該明白……

「够了，帖連奇也夫先生，够了，」——席佛里拉·阿爾達里昂打斷他。——「您安靜一下，不要惹怒自己，您大概很不舒服麼？我很同情您。在這種情形之下，祇要您願意，就其完結也好，我現在就是簡單地告訴你們一點事實，這事實據我看來是不妨全都知道一下的，」——他說的時候，竟發出眾人裏發生了和不斷煩雜似的普遍的騷動。——「我祇想通知有關係的人們，我還可以提出證據來，我想通知的是蒲羅道夫司基先生的令家太太時常受到伯夫里柴夫的優待和照顧的緣故，單祇因為他是他年輕時所鍾愛的一位癡僕的女郎的嫡親妹子，他鍾愛她得假使她不是暴病而死，一定會娶她為妻的。我身邊有證據，可以證明這個完全真確可靠的事實不為人們所知曉，且甚至完全被遺忘了。往下我還可以說的是令家太太在十歲上由伯夫里柴夫先生當作親戚似的收養下來，還給她提一筆鉅款的贖金，所有這些照顧當時引起了伯夫里柴夫許多家屬間極恐慌的謠言，他們甚至以為他會娶她，然而結果是她在二十歲上由於愛情嫁給丈量委員蒲羅道夫司基先生，（由於愛情是我可以正確地證明出來的。）我那裏聚集了可作證件的幾個正確的事實，那就是令尊蒲羅道夫司基先生完全不是一位事務人才，在取得令堂那

筆一萬五千的紅窗以後，便辭去了職務，經營商業，受了人家的騙，把資本完全失去，因為不勝憂愁，開始飲酒，就此得了病，終於在和令堂結婚後第八年上死去。以後，根據令堂親口所說的話，她陷入貧窮的境地，假使沒有伯夫里柴夫時常作寬宏的幫助，會完全走頭無路。他每年津貼她六百盧布。還有無數的證據可以證明他很愛小孩時的您。從這些證據上，又根據令堂的證明，發現他的愛愈純粹爲了您在孩童時代具有口吃的樣子，矮廢的樣子，可憐的，不幸的嬰孩的樣子。（我從準確的證據上可以判明，伯夫里柴夫一生有一種特別癖好，就是愛撫被自然壓迫和殘廢的一切，尤其對於小孩如此。——這事實我相信是對於本案極重要的。）我可以誇耀我對於一個重要的事實已做到了正確的偵查，那就是伯夫里柴夫的鍾愛您，（您由於他的努力考進了中學，在特別的監督之下讀書。）使伯夫里柴夫的確誠和家裏間漸漸兒產生了一個念頭，那就是您是他的兒子，而令尊祇是一個受了欺騙的丈夫。主要的是在伯夫里柴夫最後的幾年內這念頭已經十分牢靠，變爲正確的，普遍的深信，那時候大家都爲這憂心，最初的事實已被遺忘，而調查是不可能的。無疑地，這念頭會達到您的耳裏，把您全部發瘋住了。令堂我會當面見逃，據她說她雖然知道這一些謠言，但至今甚至還不知道。（我也時時使您）您的兒子會受到這謠言的蠱惑。我在審問可夫見到您的令堂太太的時候她正有病，境況非常窮窘，在伯夫里柴夫死後陷到這種境地裏去。她含着感謝的眼淚告訴我，她還是爲了您，還靠着您的幫助繼續活在世上。她對於您的將來有許多期待，她熱烈地相信您的未來的成功……

「這真是無可忍耐！」——萊白及夫的外甥忽然用不耐煩的神情大聲宣言。——「這一套浪漫的

情緒有什麼目的？

「真是太不體面了！」——伊麗里特劇烈地轉動着身體。但是蒲爾道夫基一句話也不說，運動也沒有動。

「有什麼目的？爲什麼？」——篤佛里拉·阿爾達里拉奇狡猾地說，準備用刻薄的口吻說出他的結論。——「第一層，蒲爾道夫基先生現在也許完全相信，伯夫里柴夫愛德是由於仁愛的心腸，而並非當作兒子看待。這一樁事實是蒲爾道夫基先生必須知道的，因爲剛德浦會道夫基先生在該地那篇文字以後對於開羅爾先生的話深表贊成，且加證明。我這樣說，因爲我認識開羅爾先生是一個正經的人。第二層，原來這件案子裏威巴洛夫夫並沒有絲毫敵意或編詞意思。這對於我是個重要的事，因爲公爵剛纔在發火時曾提過我也有把這不幸的事看作敵意欺騙的意見。其實相反地，各方面都對於這事具有確信。雖然威巴洛夫夫也許實在是一個大光棍，但是在這件案子裏他不過是好耍手段的，詭計多端的訟師。他希望以律師的資格賺到一筆大錢，他的計謀不但細膩，巧妙，而且很正確。這計劃建築在公爵的輕於施捨，和他對於去世的伯夫里柴夫尊敬的，感恩的情感上面；而最要緊的卻是建築在公爵對於名譽與良心的義務具有一定的騎士氣的見解上面。至於說到蒲爾道夫基先生本人，甚至可以說他由於一些自己的見解，已被威巴洛夫夫和包爾他的一夥人剝奪得竟把這案子看成非爲了鞏固物質利益，而幾乎是爲真理、進化和人類服務。現在在已將各種事實發表了以後，大家全會明白，蒲爾道夫基先生不管外表如何，總是一個純潔的人，公爵現在必會比剛纔還迅速而且樂意地對他作友誼上的協助，和積極的幫忙。

像他剛纔談到學校和伯夫里柴夫時所提到的那種幫忙。

「停止，節德里拉·阿爾達里昂，停止！——公爵，露出真正的恐懼，但是已經晚了。

「我說過，我已經說過三次了，——葛羅夫夫，葛羅夫夫，葛羅夫夫！——我不要錢，我不能收……爲什麼……我不要……走罷……」

他幾乎從平臺上跑出來，但是蒙白及夫的兒子拉住他的手，對他微語了幾句。他迅速回轉來，從口袋內掏出一隻沒有封口的信，交到公爵身邊的小桌上。

「錢在這裏……您怎麼敢……怎麼敢……錢……」

「這就是葛羅夫夫的手用施捨的形式寄給他的二百五十盧布」——陶克達達解釋。

「一文不取是五十盧布」——郭暗賊。

「我錯了！——公爵走到蒲爾道夫面前說。——我在您面前犯了錯事，蒲爾道夫，但是我寄給您的錢並沒有施捨的性質，您要相信這層。我現在還是錯的……我開始做錯了。（公爵露出憂愁的樣子，帶着缺乏和敷衍的神色，他的話語是不想迴避的。）我說到撒謊的話……但這不是說謊，我錯了。我沒有……您是和我一樣的病人。但是您並不像我……您……您這教切課，贖養您的老母，我聽說瑪麗您母親的名節，但是您愛她，她自己說的……我不知道……節德里拉·阿爾達里昂剛纔並沒有說……我錯了。我竟敢對您提出一萬塊錢的話，那是我的錯，我不應該這樣做，但是現在……是沒有法子挽救了，因爲您現在看不起我……」

「這真是瘋人院！」——阿爾達里拉·博羅可菲也夫說。

「自然是瘋人院！」——阿格利耶忍耐不住，堅決地說，但是她的話語消失在大家的嘈雜中；大家全大聲說話，大家都討論起來，有的辯論，有的笑。伊凡·費道洛維奇·葉潘欽憤激到了最後的階段，帶着受侮辱的尊嚴的態度，等候薩羅維達·博羅可菲也夫納萊白及夫的外甥最後說道：

「是的，外甥，應該對您說句公平話，想很會利用您的……您的疾病，（說得體面些，）您居然會用這種惡巧的形式提出關於友誼和金錢的話，使一個正直的人無論在何種情形之下難於接受。這不是太天譴，便是太靈巧……您自己總知道得多些。」

「等一等，諸位，——萊佛里拉·阿爾達里拉·博羅可菲也夫，把那袋裝銀錢的信封打了開來。——這裏面沒有二百五十盧布，祇有一百。公爵，我說這句話，是爲了不要發生什麼誤會。」

「管它呢，管它呢，」——公爵對萊佛里拉·阿爾達里拉·博羅可菲也夫揮手。

「不行，這不能不管的！」——萊白及夫的外甥立刻搶上去說，——「公爵，您這句『管它呢』的話使我們感到侮辱，我們並不辯論，我們公開地聲明：是的，這裏祇有一百盧布，不是二百五十盧布的全數，但這不是一樣的麼……」

「不，這不是一樣的，」——萊佛里拉·阿爾達里拉·博羅可菲也夫帶着天真的驚訝的態度插上去說。

「您別打斷我；我們並不是像您所想像的那樣的傻瓜，律師先生，——萊白及夫的外甥憤激地說，——自然，一百盧布不是二百五十盧布，並不是一樣的，然而主要的是那個原則；主要的是動機，至於缺少一

百五十盧布，那祇是個別的情形。主要的是蒲爾道夫司基不接收您的施捨，而擲還到您的臉上去，在這意義上，無論一百或二百五十都是一樣的。蒲爾道夫司基沒有接受一萬塊錢，那是您看見的。假使他不是不誠實的人，他也決不會歸還一百盧布。這一百五十盧布付給威巴洛夫，算作他到公爵那裏去的旅費。您現在可以趕快笑我們笨拙，笑我們不會辦事；您已經用盡力量使我們成爲可笑的人物；但是您不應該說我們是不誠實的。這一百五十盧布由我們大家合力歸還公爵；我們那怕一個盧布，一個盧布地歸還，都可以還要加上利息。蒲爾道夫司基很窮，蒲爾道夫司基沒有百萬家私，但是威巴洛夫回來以後提出了一張賬單。我們希望得到勝訴……靠在他的地位上不是這樣做的！

「這是什麼意思？」——威巴洛夫。

「我簡直要發瘋了！」——薩拉維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喊。

「這有點像，」——許多時候站在那裏觀察的葉夫洛尼·柏夫洛維奇笑了。——「這有點像最近一個律師著名的辯護詞。他替一下子殺死六個人，意圖劫財的兇手辯護，提出他的貧窮，作爲可以饒恕的理由，忽然說了下面的話：『自然被告是爲了貧窮纔想到殺死六個人，而且誰在他的地位上不會這樣想呢？』他說着這一類很有趣的話。」

「够了！」——薩拉維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忽然喊，憤怒得幾乎抖擻，——「現在該停止這套囉唆的玩意了！……」

她異常興奮；她威嚴地仰着頭，帶着傲慢的，熱烈的，不耐煩的挑鬥的神色，把閃爍的眼神向全體客人

掃射，不去辨清朋友和仇敵。她已達到了蘊蓄已久，而終於爆發的忿怒的頂點，那時候立即出戰，立行起來攻擊什麼人的需要已成為主要的衝動。知道羅薩維達·博羅可菲也夫納的人們立刻感覺她的心裏發生了什麼特別的情形。伊凡·費道洛維奇第二天就對S公爵說，「這是她常有的，不過弄到像昨天那樣的程度卻是少有的事，三年中來一次，不會多的！決不會多的！」——他切實聲明。

「够了，伊凡·費道洛維奇，離開我！」——羅薩維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喊。——「您為什麼現在才把手伸過來剛纔到不會拉人家出去，您是丈夫，您是一家之主，您應該揪我這傻瓜的耳朵，假使我不肯聽您的話，不肯走出去。那怕爲了女兒們也應該關心些！現在沒有您，我們也會得找到回家去的道路，這恥辱是够一年去受的……等一等，我還謝謝公爵……公爵，多謝您的厚賜，我竟坐了下來聽開那般青年人來了……這真是卑鄙，這真是卑鄙！這種亂七八糟的醜態，是連做夢也見不到的，難道這類的人很多麼……住嘴，阿格拉耶住嘴，阿歷山大不是你們的事情……不要在我身邊打旋轉，葉夫格尼·拍夫洛維奇，我討厭您……你這可愛的人，你竟向他們請求饒恕麼？」——她又朝公爵說。——「你說：『我做錯了事，我竟敢送錢給您……』同時你還好說大話的人還敢笑人家！」——她忽然朝萊白及夫的外甥攻擊。——「你說：『我們拒絕收錢，我們是要求，並不是請求！』好像還不知道，那位白癡明天就會跑到你們那裏，親自送錢上門的，你去不去，去不去，你去不去呢？」

「我會去的，」——公爵用靜謐和馴順的聲音說。

「你們聽見了呀！你就是料到這一點，」——她又對陶克達連說。——「現在那筆錢就等於在口

袋裏放着一般，所以你敢說大話，敢掉槍花……不，你去尋找別的傻瓜罷，我可是看透你們了……你們那套把戲全看了出來！

「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公爵喊。」

「我們離開這裏，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是時候了，我們把公爵也一塊兒帶去。」——S公爵說，努力顯出安靜的樣子，微微地笑着。小姐們站立在旁邊，幾乎帶着驚懼的神色，將軍卻驚嚇得可以；大家都感到驚異。有些人立得遠些，偷偷地發出冷笑，還互相切切地私語。萊白及夫的臉形容出極度的歡欣。

「醜態和亂七八糟的情形是到處可以發見的，太太。」——顯得十分狼狽的萊白及夫的外甥說。

「可不是這樣的先生，可不是像你們這樣的。」——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帶着幸災樂禍的神氣搶上去說，似乎發作歇斯底里病似的。——「你們離開我好不好呢。」——她對勸她的人們喊。——

「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您剛纔自己說，遠律師部會在法院裏聲明，爲了貧窮一連弄死六個人是最自然的一件事，那末真是到了最後的末日了。我還從來沒有聽見過這種事情。現在我全都得到解釋了！這個結舌的人（她指着階前道大司基，他正帶着特別的驚疑望她），難道也不會殺人麼？我於打賭，他會殺人的！他也許不會取你的一萬塊錢，爲了良心的原因不肯收，可是他夜裏會跑來把人殺死，從箱子裏搶去。也是爲了良心的原因而搶的！這就不算失面子！這是所謂「正直的憤激的衝動」，這是「否定」，誰知道什麼……噫！一切都翻了身，大家都倒栽了跟斗走路。一個女孩在家內義大，忽然朝街中心一跳，跳上馬車上，說道：「媽媽，我不久就要嫁給某一個卡爾雷奇或伊凡南奇，再見罷！」你們以爲這種行爲好麼？值得尊敬

麼自然麼？這是婦女問題麼？這回小孩，（她指着郭略，）剛纔已經爭論過，說這就是「婦女問題」。即使母親是一個傻瓜，你也應該記得當作人看呀……你們剛纔伸起頸子走進來做什麼？你們別走近……我們來了。你把所有權利都交給我們，可不許你在我們面前開一句口。你應該對我們表示一切的敬意，甚至從來沒有過的敬意，可是我們對待你，比對待最起碼的僕人還壞……他們尋覓真理，主張權利，可是在文章裏又像邪教徒似的竭力誹謗他。『我們要求，卻不請求，您聽不到任何的感謝，因為您是為了滿足自己的良心而做這件事情的。』這是一種特別的理論：假使從你那裏得不到任何的感謝，那末公符也會回答你，他對於伯夫里柴夫也沒有任何感謝，因為伯夫里柴夫的行善是爲了滿足自己的良心。你祇是依賴他對伯夫里柴夫感恩圖報的一點：因為他並沒有向你借錢，他沒有欠你的錢，那末你不依賴感恩的一點，便依賴什麼呢？那末你自己又怎麼可以不承認感恩呢？真是瘋子！他們認社會是野蠻的，無人性的，因為它看不起被誘惑的女郎，引爲羞恥。你既然承認社會是無人性的，那末也就承認這女郎對於這社會感到痛苦。既然感到痛苦，那末你爲什麼又自己在報紙上把她寫出來，給這個社會看，還要求不使她感受痛苦呢？真是瘋子！真是好虛榮！不信仰上帝，不信仰基督！其實虛榮和驕傲已把你們啃啖得結果會弄到你們互相啃啖的地步，這是我預先告訴你們的。這不是空話，這不是亂七八糟，這不是醜態百出麼？而在這以後，這個受了恥辱的人還要請上前去，請求他們的饒恕！你們這種人究竟多不多呢？你們笑什麼？笑我和你們在一塊兒，自己喪失體面麼？已經喪失了體面，還有什麼辦法……你不許笑，你這做漢的人（她突然朝伊姆里特攻擊）自己連呼吸都快沒有，還要引壞別人。你把我這小孩引壞了，（她又指着郭略，）他儘說些關於你的

「請語，你教他無神論，你不信仰上帝，真想揍你一頓！去你們的罷……你去不去呢，萊夫·尼古拉也維奇公爵，明天你到他們那裏去不去呢？」——她又問公爵，幾乎喘不過氣來。

「去的。」

「那末我不願意再認識你了！」——她想迅快地回轉身走出去，但是忽然又回來了。——「你到這無神派那裏去麼？」——她指着伊德里特。——「你爲什麼對我笑？」——她好像不自然地喊了一聲，忽然奔到伊德里特身旁，受不住他的嘲笑。

「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四面八方一下子說出來。

「Mannu，這太不好了！」——阿格拉耶大聲喊。

「您不要着急，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伊德里特安靜地回答。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跳了過去，一把抓住伊德里特，不知道爲什麼緊緊地拉着他的手；她站立在他的面前，用瘋狂的眼神釘住他。——「您不要着急，您的 Mannu 會看出對一個快要死的人是，不能攻擊……我準備解釋，我爲什麼笑……假使您許我說，我是很喜歡的……」

他忽然很利害地咳起嗽來，有幾秒的一分鐘不能壓止咳嗽。

「已經快死了，還要演說！」——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喊，放鬆了手，幾乎帶着恐怖看他擦嘴唇上的血。——「你還要說什麼話！你簡直應該躺下去睡覺……」

「好罷。」——伊德里斯輕輕的，啞啞的微語回答。——「我今天一回去，立刻就躺下……我知道我過兩星期以後便要死去……上個星期B自己對我說過的……假使你允許，我想對您說兩句臨別的話。」

「你發瘋了麼？這真是胡鬧！必須去治病，現在還要說什麼話！快去，快去躺下……」——羅薩魏達。
「博羅可菲也夫納懼怕地喊。」

「一躺下來，便起不來牀，一直到死。」——伊德里斯微笑了。——「我昨天就想躺下來，再也不起牀，一直到死，但是決定延到明後天再說，在那雙腿還能走路以前……就爲的因他們一塊兒到這裏來……祇是太累了……」

「坐下來，坐下來，爲什麼站着？這兒有一張椅子。」——羅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跑過去，自己把椅子挪到他身邊。

「謝謝您。」——伊德里斯輕輕地說。——「您自己坐在對面，我們來談幾句話……我們一定要談一談羅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我現在要堅持着這一點……」——他又向她微笑。——「您想一想，我今天最後一次吸着新鮮的空氣，和人們在一塊兒，過兩星期便會進入土中。所以這就等於和人們，和自然的告別。我雖然不是感傷主義者，但是您知道，我是很喜歡使這一切發生在伯夫洛夫司克到底還可望一望樹上的葉子。」

「現在還要談什麼話？」——羅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更加喫驚起來。——「你全身發燒！剛纔」

還嘍嘍嘍地亂叫，現在竟透不過氣來，悶死了！

「我就會休息過來的。您爲什麼想拒絕我的最後的願望……您知道不知道，我早就想和您碰見，羅維達·博羅可菲也大納。我聽到關於您的許多話……從郭略那裏聽見的。差不多祇有他一個人不離開我……您是一個古怪的女人，有僻性的女人，我現在自己也看見……您知道不知道，我甚至還有點愛您。」

「天呀，我竟幾乎打他一頓。」

「阿格其耶·伊凡諾夫大納攔住了您。我沒有弄錯麼？這位不是您的女兒阿格拉耶·伊凡諾夫大納麼？她的像說長得太美，我雖然從來沒有見過她，可是看了一眼就猜到是她。讓我最後一次看一看美人，也算不虛此生了。」——他發生一種不靈巧的歪斜的微笑。——「公爵在這裏，您的老爺也在這裏，大家都在這裏。你們爲什麼拒絕我的最後的願望？」

「椅子！」——羅維達·博羅可菲也大納喊，但是她自己抓起來，坐在伊奧里特的對面。——「郭略！」——她下命令。——「你立刻和他一塊兒去，送他回去，明天我自己一定……」

「假使您允許，我想請公爵給我一杯茶……我太累了。」羅維達·博羅可菲也大納，您好像打算請公爵到廳府上去喝茶，好不好請您留在這裏，一塊兒再坐一會，公爵一定會預備茶給我們大家喝的。我這樣自己安葬着，真是對不住得很……我知道您，您的心很善，公爵也是的……我們大家都是心善得到了滑稽程度的人們……」

公爵忙亂起來，萊白及夫從屋內跑出，我也跟在他後面跑出去。

「這是很對的。」——將軍夫人說，——「你說得，不過說得輕些，不要太興奮！你使我的心變軟了……公爵！你不值得我在你這裏喝茶，不過已經這樣，我就留在這裏罷，雖然我決不向任何人請求饒恕！決不向任何人說……假使我罵了你，公爵，請你恕我，——如果你想這樣做，我並不想留任何人在這裏。」——她忽然用異常忿怒的神色對丈夫和女兒們說，好像他們對她做錯了什麼事情似的，——「我一個人也會走回家去的……」

但是大家不讓她說完。大家走近過去，欣悅地圍住她。公爵立刻請大家留在這裏喝茶，還道歉地說，他以前竟沒有想到這層。將軍非常客氣，喃喃地說出一些安慰的話，聲氣地問薩維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在平臺上不覺得太涼了麼？」他甚至幾乎想問伊鮑里特：「他在大廳裏讀了多少時候書？」但是沒有問。萊夫格尼、柏夫洛維奇和S公爵忽然十分客氣而且快樂起來，阿台拉意達和阿歷山大的臉上，從繼續保留着的驚異中，甚至透露出愉快的樣子。一句話，大家顯然很高興，因為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心裏那種激發的情緒業已平復下去了。惟有阿格拉耶一人皺着眉頭，默默地坐在遠處。其餘的客人全留下來；沒有人想走，連伊伏爾金將軍也是的。萊白及夫在匆忙間對他微語出幾句大概不很愉快的話，因此將軍立刻退到一個角落裏去了。公爵也走到蒲爾道夫司基一夥人面前去邀請，沒有例外。他們露出拘束的神色，喃喃地說他們要等待伊鮑里特，立刻退到平臺最遠的角落裏去，夕大家排齊着坐下來。大概萊白及夫那裏早就爲自己預備好了茶水，所以立刻就端來了。鐘打了十一下。

第十章

伊鮑里特在魏拉·萊白及夫遞給他的一杯茶裏浸溼了一下嘴唇，就把杯子放在桌上，忽然好像感到不好意思似的，向四圍慚愧地望了一下。

「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您瞧這茶杯，——他帶着奇特的匆忙的樣子說，——「這磁杯大概是很好的磁器，永遠放在萊白及夫的玻璃櫃裏面，從來不取出來用過……這是他妻子的嫁粧……照例應該存放起來的……現在他取出來給我們喝茶，大概是爲了您這位貴客，他太高興了……」

他還想加上什麼話，但是沒有說出來。

「他覺得有點兒不合適，我是料到的！——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忽然朝公爵的耳旁微語，——「這是危險的。這是一個可靠的徵候，表示出他會懷着恨意做出什麼怪僻的把戲，使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坐不住的。」

公爵帶着疑問看他。

「您不怕怪僻的行爲麼？」——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又說，——「我其實也想看的，我單希望我們的可愛的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得到懲罰，而且現在，立刻就實現，非看到她受了懲罰，決不走。您大概發寒熱麼？」

「以後再說，請不要妨礙我。是的，我不大舒服，——公爵用散漫的神色，甚至不耐煩地回答。他聽到

了自己的名字，伊麗里特提到他。

「您不相信麼？」——伊麗里特敬司底里地笑——「也許會的。不過公爵會一下子就相信，毫不驚異的。」

「你聽見麼，公爵？」——麗薩親達·博羅可菲也夫納轉身對他說——「你聽見沒有？」

周圍都笑了。萊白及夫忙亂地轉身向前，在麗薩親達·博羅可菲也夫納面前旋轉着。

「他說這小冊子，你的主人……曾給那位先生修改過剛寫就的關於你的文章。」

公爵驚異地看了萊白及夫一眼。

「你爲什麼不說話？」——麗薩親達·博羅可菲也夫納甚至蹣跚了。

「那有什麼？」——公爵暗聲地說，繼續審視萊白及夫——「我已經看出是他修改的。」

「真的麼？」——麗薩親達·博羅可菲也夫納迅速地轉身問萊白及夫。

「實在的事情，夫人！」——他堅定地，毫不搖撼地回答，手合在心房上面。

「好像還誇口呢！」——她幾乎從椅上跳起來。

「低賤，低賤！」——萊白及夫喃喃說，起始叩擊自己的胸脯，頭俯得越來越低。

「你低賤不低賤，於我有什麼相干！他以爲他一說了低賤，就會卸脫責任。公爵，我還要問你，你和這般

人來往，不覺得害臊麼？我永遠不會饒恕你的！」

「公爵會饒恕我的！」——萊白及夫帶着確信和欣悅說。

「也就是爲了我本性正直。」——開歷爾忽然跳過來，一直朝着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用洪亮的聲音說：「——也就是爲了我本性正直，還爲了不願意破壞朋友的名譽，我剛纔沒有提起修改的話，雖然開歷爾自己也聽見，他竟提議從樓梯上趕我們下去。現在，我爲了弄明白真相起見，我承認我確曾化六個盧布，請教過他的，但並不爲了修改文字，卻爲是弄明白我大半不知道的事實，因爲他是知道內中虛細的。關於鞋套，關於瑞士教授家內的食慾，關於付出五十盧布，而不說付出二百五十盧布，一句話，所有這些佈局全出於他的手筆，一共給了他六個盧布，不過文體倒沒有修改。」

「我應該聲明，」——萊白及夫納犯寒熱病人的不耐煩的神情和一種像爬行似的聲音打斷他的話，同時別人的笑聲也越來越多起來。——「我修改的祇是那篇文章的前半段，但是因爲中間的一段我覺意見不合，還爲了一個意思爭論過，所以我並沒有修改下半段，所以那是不通文理的地方，（不通地方是很多的）完全和我相干……」

「他關心的原來還是這一層！」——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喊。

「請問，」——萊白、夫納、格尼、柏夫、魯維奇對開歷爾說：「——你們什麼時候修改這篇文章的？」

「昨天早晨，」——開歷爾報告：「——我們會見了一次，雙方約好互相守秘密。」

「這就是他在你面前說着，請他如何盡忠於你的時候，人心真是不可測呀！我不需要你的普希金集，你的女兒也不必上我的門！」

開歷爾、博羅可菲也、夫納想立起來，忽然若惱地對發笑的伊鮑里特說：

「你是想把我引出來，給你做嘲笑的資料麼？」

「那裏的話！」——伊德里斯歪着嘴微笑。——「不過最使我驚訝的是您的過分怪癖的性格。其實話，我故意引出萊白及夫修改的請求，我知道這對於您會發生影響的，光是對於您一人，因為公認似乎會饒恕，而且一定已經饒恕了……也許甚至已經在臆慮裏感覺道歉的話，對不對，公爵？」

他喘息着，他的奇怪的興奮的狀態隨着每一句話增長起來。

「怎麼樣？」——凱薩羅達·博羅可非也夫約瑟怒地說，對於他說話的口氣深致驚訝。——「怎麼樣？」

「關於您，我已經聽得許多，全是關於這一類的……我十分欣悅……我已經學會了尊敬您。」——伊德里斯特續說。

他說的是一件事情，但說得好像想用這些話講完另一件事情。他說話時帶着嘲笑影子，同時又不相辭致地驚慌，疑惑地向後而看，說每一個字時都顯得茫然和攪擾，再加上他的癆病的樣子，奇怪的，因難的，又似乎瘋狂的眼神，不由得會吸引人們對他的注意。

「我雖然不懂世事（我承認這個）但是使我驚異的是您不但自己留在我們這羣對於您不體面的夥伴裏面，還把那幾位……小姐留下，讓她們聽這搭讪的事情，雖然她們也已經在小說裏面讀過。我也許不知道……因為我說的話是那樣的七不搭八的，但是無論怎麼說，除了您以外，誰還能依從一個小孩的請求（我還是小孩，我也承認）伴他在一塊兒談一晚上的天……對於一切都表示同情……而到了

第二天上又感到羞愧……（我也同意，我的意思表示得不大對）對於這一切我十分佩服，十分尊敬，雖然從您的老爺的臉色上可以看出這一切對於他是如何的不慣……嘻嘻，嘻嘻——他嘻嘻地笑着，完全弄得糊塗了，忽然發出一陣劇烈的咳嗽，有兩分鐘不能說下去。

「竟喘不出氣了！」——羅薩魏達·博羅可非也夫納冷冷地，嚴澀地說，用嚴厲的好奇審着他。——「可愛的小孩，够了罷。是時候了。」

「先生，容我對您說一句話。」——伊凡·費道洛維奇喪失了最後的忍耐，忽然惹惱地說，——「內人留在萊夫·尼古拉也維奇公府家裏，他是我們的好友和鄰居。無論如何，不該由您這種青年人判斷羅薩魏達·博羅可非也夫納的行爲，更不該當面說我論上寫的是什麼。是的，假使內人留在這裏，——他越說越加惹惱，——「多半是由於驚異，由於大家易於了解的，現代人的，想看一看奇怪的青年的好奇心。我自己也留在這裏，這好比有時候在街上停留下來，逢到我看到了什麼東西，值得我把它當作……當作……當作……」

「當作稀希的東西罷，」——葉大格尼·柏夫洛維奇提了一句。

「又對，又妙，」——一時想不出比喻來的將軍高興起來，——「就是當作稀希的東西看。無論如何，我覺得最奇怪，而且可氣的，假使文法上可以這樣表示，那就是您居然不會明白羅薩魏達·博羅可非也夫納現在所以留在這裏，是爲了您的病，——假使您果真就要死去，——所謂由於同情心，由於您說了一套可憐的話，所以隨便怎樣的爛泥是無論如何不會黏到她的名譽，性格和地位上去的……羅薩魏達·

博羅可菲也夫納！——臉漲得紅紅的將軍說，——「假使你想走，我們就和我們那一位善心的公爵告別……」

「多謝您的教訓，將軍，——伊麗里特突然用嚴正的神色插上這句話，陰鬱地看着他。

「我們走罷，Mannan，還要留多少時候呢……」——阿格拉耶從椅上立起，不耐煩地，忿怒地說。

「還等兩分鐘，親愛的伊凡·費道洛維奇，假使你允許的話，——」麗薩俄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嚴肅地轉身對她的丈夫說。——「我覺得他全身發寒熱，簡直是在那裏發言語；我從他的眼睛上看出來；不能够這樣聽任他。萊夫·尼古拉也維奇可以不可以讓他在你這裏住一夜，免得今天還要回到彼得堡去？」
 Cher prince, (親愛的公爵，)您不覺得悶麼？——她不知爲什麼緣故忽然對S公爵說。——「你到這裏來，阿歷山大，把頭髮弄一弄齊。」

她替她整理了不必加以整理的頭髮，吻她一下。她叫她來就是爲了這件事情。

「我覺得您是有發展的能力的……」——伊麗里特又說起話來，脫離了陰鬱的態度。——「是的！這就是我想說的話。——他好像忽然憶起了什麼似的高興起來。——」菲爾道夫司基出乎至誠地想保護他的母親，不對麼？但是結果反而損毀了她的名譽。公爵想幫助菲爾道夫司基，也是出乎至誠地，將他的友誼和金錢供獻給他，你們大家中間也許惟有他一人不對他發生厭惡，但是他們互相對立着，像真正的仇敵……哈哈，哈哈，你們大家都恨菲爾道夫司基，因爲據你們看來對待他的母親不很美麗，不很雅觀，對不對？不對呢？對不對呢？你們大家最愛的是形式的美麗和雅觀，你們所主張的就是這個，不對麼？（我早

「疑惑所主張的祇是這個！」那末你們要知道，你們中間也許沒有一個人會像維爾道夫司基那樣地愛自己的母親！公爵，我知道您，暗暗兒叫維納寄錢給維爾道夫司基的母親，我敢打賭，（哈哈！他敢可底里性地笑着。）我敢打賭，維爾道夫司基現在會責備您形式的不雅觀和對於他母親的不尊重的，實在是的，哈哈！

他又發喘，咳嗽了。

「完了罷？現在全說了罷，全說了罷！現在你可以去睡一會，你在發寒熱呢！」——維爾道夫司基——維爾道夫司基不耐煩地打斷他的話，用不安的眼神釘着他。——「哦，天呀！他還要說話呢！」

「您大概在那裏發笑？您為什麼儘笑我？我看您儘笑我。」——他忽然不安地，恚憤地對奧夫格尼·柏夫洛維奇說，他真是在那裏發笑。

「我祇想問您一句，伊德里特……先生……對不住，我忘掉了您的姓。」

「帖連奇也夫先生。」——公爵說。

「是的，帖連奇也夫，謝謝您，公爵，剛纔說過的，我的腦子裏記不起來了……我想問您一句，帖連奇也夫先生，我聽見您說您祇要有一刻鐘向窗外對人民說話，他們立刻會贊成您的話，立刻會跟隨您的，對不對？」

「也許是我說過的……」伊德里特回答，似乎憶起了什麼，——「一定說過的。」——他忽然說，精神又活潑了起來，堅定地緊握着奧夫格尼·柏夫洛維奇，——「那又有什麼呢？」

「沒有什麼；我不過是看作補充的資料。」

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不響了，但是伊鮑里特還帶着不耐煩的期待看他。

「怎麼完了麼？」——麗薩德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對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說，——「你快說完，他應該去睡覺呢。你是說不出來麼？」（她顯得異常惱怒。）

「我並不反對加以補說，」——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繼續微笑地說，——「赫連奇也夫先生，我從您的朋友們那裏聽到的一切，還有您剛纔施展那份無可置疑的天才，而敘述出來的話，據我看來，全應該歸到一個學說裏去，那就是權利應該佔得優勢，在一切之前，越過一切，甚至排斥一切，甚至也許在研究權利的內容之前，也許我這話說錯了罷？」

「自然是錯的，我甚至沒有了解您的意思……底下呢？」

一陣怨語在角落裏傳出。萊白及夫的外甥喃喃地說出什麼話。

「底下差不多沒有什麼，」——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續說，——「我祇想說從這裏會一下子跳回到權力的權利上去，也就是個人的拳頭和私願上去，世界上時常會有這樣結果的。普魯東所主張的就是力的權利。在美國戰爭時，有許多極前進的自由派宣布擁護移民人們的利益，意思說黑奴總歸是黑奴，比白種低，力的權利應該在白種人方面……」

「怎麼樣？」

「那就是說您並不否認力的權利。」

「底下呢？」

「那末說，您是合邏輯的。我祇想說，從力的權利到老虎與鱷魚的權利，甚至到達尼洛夫和郭爾司基，並不很遠。」

「我不知道底下呢？」

伊施里特不大聽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的說話，即使在那裏說着：「怎麼樣？」「底下呢？」「套的話，似乎多半由於談話裏的舊習慣，並非由於注意與好奇。」

「底下沒有什麼……完了。」

「然而我並不生氣您。」——伊施里特完全出人意料地忽然說，似乎沒有完全意識到做什麼似的，伸出手來，甚至帶着微笑。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起初很驚訝，但是帶着極嚴肅的神情朝他出來的手碰觸了一下，似乎接受人家賠罪的意思。

「我不能再補說一句。」——他用含糊的、尊敬的口氣說，——「那就是我很感謝您的好意，你聽我說話時的那份注意，因為根據我許多次的觀察，我們的自由派從來不會容許別人有特別的見解，不會用辱罵的言詞，甚至用別種更壞一點的方法對待相對的方面……」

「您說得很對。」——伊凡·費道洛維奇將軍說，手又在背後，帶着厭悶的神情退到平臺的出口處，惱怒地打了一個哈欠。

「你够了。」——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忽然對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宣布，——「你使我

感到討厭……」

「是時候了。」——伊鮑里特忽然關心地，幾乎恐懼地立了起來，惶惑地向四圍環顧。——「我把你們留住了；我想對你們全說出來……我心想大家……最後一次……這是一個幻想……」

顯然他的活潑是由於衝動而來的，忽然從真正的講話中脫離了幾秒鐘，忽然帶着完全的知覺記起了什麼，便說出來，大半是零零落落，也許是早已想到，學到的一切，在牀上，在孤寂裏，在失眠時，長久的，沈悶的時刻內。

「唔，再見罷！」——他忽然厲聲說。——「你們以為我十分容易說出這個『再見罷！』的話來麼？哈！

哈！」——他惱怒地自行嘲笑這個笨拙的問話，忽然好像爲了他總是不能說出他想說的話來而生氣，大聲地，惹惱地說，——「將軍！我請您光臨我的葬禮，假使肯賞光的話……請諸位大家都來，隨在將軍的後面……」

他又笑了；但這是瘋子的笑聲。圖薩特達·博羅可菲也夫納驚懼地奔到他面前，拉他的手。他攔着她，帶着同樣的笑，但已不繼續着，而似已在臉上停止而且凝結住了。

「您不知道不知道，我到這裏來，是爲了看樹木的影，就是這些樹……（他指花園裏的樹）這不是可笑麼？這裏不是並沒有什麼可笑的地方麼？」——他嚴肅地問圖薩特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忽然沈思了一下；過了一會又擡起頭來，在人羣裏用好奇的眼睛尋覓。他尋覓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他正立在右面不遠，還是以前的那個地方，——但是他已經忘記了，向四圍尋覓，——「啊，您還沒有走！」——他終

於找到了他——「您剛纔笑我想向窗外說一刻鐘的話……您知道我的歲數並不祇有十八歲；我已經有多少時候躺在這枕頭上面，有多少時候向窗外看，有多少時候思想……這一切……死人是沒有年歲的，您知道不知道。我在上禮拜，夜裏醒轉來的時候還想到這層的……你們知道不知道你們最怕是什麼？你們最怕的是我們的誠懇，雖然你們看不起我們！我當時在夜裏枕頭上面也想到了……您以為我剛纔想笑您麼，彭薩德達·博羅可菲也夫納不，我不是笑您，我祇是想誘惑您……郭略說公爵稱您為嬰孩……這很好……我要說什麼……我還想說什麼……」

他用手掩臉，沈思了一會。

「是這樣的：剛纔您想離開這裏的時候，我忽然想：現在這些人在這裏，以後他們是永遠不會有的，永遠不會有的！樹木也是這樣。留下的祇是一座磚牆，紅色的，梅也洛夫的房子……在我的窗子的對面……你把所有這些話對他們說……試着說出來。那邊是一個美女……你是死人，就應該自己介紹自己是死人，你就說：『死人是什麼話都可以說的』……瑪麗亞·阿萊克謝夫納不會罵的，哈哈……你們不笑我麼？」——他用疑惑的神情向大家回看了一下。——「你們知道，我在枕上生出了許多念頭……你們知道，我相信自然是很會嘲笑人的……你們剛纔說我是無神派，可是你們應該知道這自然……你們為什麼又笑了？你們是極殘忍的人！」——他忽然朝人家看了一眼，帶着憂鬱的憤激說。——「我並沒有引壞郭略，——他用完全另一種口氣說，用一種嚴肅的，確信的口氣，好像忽然想起來似的。

「沒有人，沒有人在這裏笑你，你放心罷！」——龐薩德達·博羅可菲也夫納簡直感到了痛苦，——

「明天可以請一位新醫生來，那位醫生診察錯了。你坐下來，你站不住腳的。你在那裏說胡話……現在怎麼處置他呢？」——她忙亂着，把他放到沙發椅上去。淚珠在她的臉頰上閃耀。

伊德黑特站得地止了步，擡起手，長意地伸了出來，觸摸那淚珠。他露出小孩般的微笑。

「我……對您……」——他快樂地說，——「您不知道我對您……他永遠十分歡欣地講到您，就這和那……我並沒有引壞他，我祇是把他遺留下了……我遺留下每一個人，我想留下大家——但是，我沒有什麼入可替……我想做點事情，我有權利……我該想做許多事，我現在是什麼也不想，什麼也不願去想，我已經自己有了什麼也不想的誓約，讓他們自己去弄，弄好聽的，自然是好糊弄的。」——他忽然熱烈地說，——「它造成一些極優良的生物，就是為了以後去嘲笑他們麼？這就是它做的事，使一個單個的生物在地上被認為完善的人……也就是它做的事，在把他顯示於人前之後，又派他說出一些會因此流出許多血來的話語，假使這血一下子全流出來，一定會使人們死在裏面的。然而我就要死的，否則長也許會說出一些可怕的話語，自然是會這樣編造的……我沒有引壞任何人……我想爲了大眾的福利，爲了真理的發現和宣布而生活下去……我同窗外那巨大的牆上看着，祇想說一剎鐘的話，勸信大家，勸信大家，一生中有一次和你們相遇在一起，假使不是和所有的人們，但是結果怎樣呢？沒有什麼結果，你們看不起我，這來說來，我是傻瓜，我沒有用。這來說來，我應該死了任何的願望也沒有留下來。沒有聲音，沒有痕跡，沒有一件事物，也不傳播一個信念……你們不要笑我，你們忘掉他，忘掉一切……你們忘記了罷，不要這樣殘忍，你們要知道，假使沒有發作癲病，我會自殺的……」

他還想說許多話，但是沒有說完，倒在沙發椅上，手掩住臉，痛哭得像一個小孩。

「現在怎麼樣辦呢？」——圖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喊，跳到他面前，抓他的頭，緊緊地，緊緊地促在胸前。他抓緊地嗚咽着。——「得啦，得啦！你不要哭。得啦！你是一個好孩子，上帝會憐想你的，爲了你的無知，够了！勇敢一些……以後你會害臊的……」

「我家裏有，」——伊德里斯特說，努力搖頭。——「我家裏有一個兄弟和妹妹們，小小的，貧窮的，天真的……她會救壞他們的，您是神聖的，您自己……就是嬰孩，——您救救他們罷！從那個女人手裏搶奪出來……她……真是冤枉……您幫助他們罷，幫助一下罷，上帝會加上百倍酬報您的，看了上帝的份上，看了基督的份上……」

「伊凡·費道洛維奇，你到底說，應該怎麼辦呢？」——圖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忿憤地說，——「請您有斷您的莊嚴的沈默！假使您不決定，您要知道，我自己要留在這裏過夜，您用專制手段壓迫得我也够了！」

圖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用熱烈和忿怒的口氣問，期待立時的答復。但是在這類情形之下，在座的人們，即使人很多，大半都以沈默與被動的好奇作答，不願自己擔負什麼責任，在許久以後纔表示自己意見。在座的人們中間有一些人準備坐到天早晨，也不發出一句話來，譬如亞五爾瓦拉·阿爾達里昂素納納，他晚上遠遠地坐着，沈默無言，用異常的好奇一直在那裏傾聽，也許自有一種原因。

「我的意思是，」——將軍發言了，——「必須現在找到一個看護婦，要比我們那份着急好得多。感

者找到個可靠的、清醒的入侍候他一夜。無論如何必須請教公爵……使病人得到休息，明天再想法照顧他。」

「現在已經有十二點鐘，我們走罷。他還是和我們一塊兒去呢？或是留在您那裏？」——陶克達連閣對公爵怒惱地，生氣地說。

「假使你們願意，你們也可以和他一塊兒留下來。」——公爵說，——「地方是有的。」

「將軍大人。」——陶克達連閣出乎意料外地，歡欣地跳到將軍身邊。——「假使需要適當的人守夜，我準備為朋友犧牲……他的心實是很好的。我早就認他為偉大的大人。我的學問自然十分欠缺，但是他的批評，那真是一粒粒的珠子，一粒粒的珠子撒落下來，大人……」

將軍失望地回轉身去。

「他留在這裏，我是很高興的。自然他現在回去是很困難的。」——公爵說，回答陶克達連閣。陶克達連閣也大約並個的發問。

「你是睡着了麼？假使你不願意，我可以把他搬到我那裏去的。天哪！他自己幾乎站不住腳，你是有病麼？」

陶克達連閣、博羅可非也夫納總沒有發現公爵睡在病牀上，從他的外表上加以判斷，未免對於公爵健康狀態的佳良確有過分誇大的地方，但是得了不久的疾病，隨以俱來的沈重的回憶，從他，——晚上而感到的疲乏，「伯夫里柴大的兒子」的事件，現在這個伊德里斯特的事件，——這一切把公爵敏感的脾

經刺激到了發寒熱的地步。除此以外，他的眼睛裏現在還有別的什麼憂慮，甚至是懼怕；他畏意地看着伊麗里特，似乎期待他還要做出什麼事情來。

伊麗里特突然立起，臉色異常慘白，在他的變形的臉上露出可怕，達到絕望地步的羞憤的神色。在他的又忿恨，又畏意地瞻望衆人的眼神裏，抖擻的嘴唇上茫然的，歪曲的，爬行的嘲笑裏，這神色特別顯得清楚。他立刻垂下眼神，搖曳着身體，一邊還在微笑，走到蒲爾遜、夫司基和陶克達的身旁。他們正坐在平臺的出口處。他要和他們一塊兒走。

「這就是我所怕的！」——公爵說。——「這是應該如此的！」

伊麗里特帶着極瘋狂的忿怒迅速地轉身向他，他臉上的每一條點線似乎在他的臉上抖擻，說話：

「啊，這就是您所怕的！據您看來，『這是應該如此的』麼？那末您要知道，假使我在這裏對什麼人仇恨的話，————他大喊起來，帶着嘶啞和尖叫，嘴裏還濺滿了唾沫，——（我仇恨你們大家，你們大家）而以你，你這個假善的，糟透的靈魂，白癡，做慈善事業的百萬富翁，我恨得比大家，比世上一切人都利害！我早就了解你，恨你，在我聽到人家說起你的時候，我用全心靈恨你……這全是你現在擺弄出來的！這全是你把我弄得發作的！你把垂死的人弄到羞憤的地步，你，你應該對於我這樣卑鄙的懦怯負責！假使我還能留在人世，我要殺死你！我不需要你的慈善，我不隨從任何人手裏接受，你們慈善，從任何人手裏都不願！我在這裏說謊話，你們不要得意……我咒誓你們大家，永遠咒誓你們大家！」

他完全喘不過氣來了。

「他羞憤他的眼淚了！」——萊白及夫對薩魏達·博羅可菲大獻殷勤——「這是應該如此的！」公爵真行！一下子看透了……」

但是薩魏達·博羅可菲連看他都不看他。她站在那裏，驕傲地挺直身體，仰著頭，帶著賤賤的好奇密看「這些小人兒。」伊鮑里特說完以後，將軍聳了聳肩；她忿忿地從頭到腳看了他一眼，似乎要求他解答他的行動的意義。她立刻轉身向公爵。

「謝謝你，公爵，我們家裏的怪僻的好友，你給予我們大家一個愉快的晚會。大概你的心現在很高興，因為你把我們都牽進你所做的愚蠢行為裏去了……够了，親愛的朋友，謝謝你，你總算讓我看清了自己！……」

她憤激地整理自己的斗篷，等候「那般人」先走。一輛馬車這時候馳近「那般人」身旁，是一刻鐘以前陶克達·連謝打發萊白及夫的兒子，那個中學生去叫來的。將軍立刻隨着他的夫人插進話去：

「公爵，我真是料不到的……在這以後，在所有這些友誼的關係以後……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

「唔，那怎麼成呢？」——阿台拉意達喊，迅速走到公爵那裏，把手遞給他。

公爵帶着茫然的神色向她微笑。突然，一陣熱辣的，迅快的微語似乎炙燒他的耳朵。

「假使您不立刻拋棄這些討厭的東西，我一輩子，一輩子要仇恨您一個人！」——阿格拉耶微語；她似乎發着癡狂，但是公爵還來不及朝她看一眼，她就轉過身去了。然而他也已無可拋棄，也不必拋棄；他們

已把有病而伊娃上特機到馬車裏坐下，馬車馳走了。

「怎麼這一切變事能想得多久呢？伊娃·費洛洛維奇？以為如何？我要受這般惡毒的小人們的氣受得多久呢？」

「是的，我……我……我自然準備，而且……公爵也……」

伊娃·費洛洛維奇向公爵伸出手來，但是來不及握，就跟着阿諾德·博羅可菲也夫婦走了。帶着忿怒和慚辱從平臺上走下。阿台拉意達，她的未婚夫，還有阿諾山大誠懇地，和胡地和公爵告別。葉夫格尼·柏夫倫斯基也在裏面，他一人是快樂的。

「服我的意思實現了！紙於可惜您受了損害！」——他帶着極可笑的嘲笑繼續着。

阿格拉耶沒有告別就走了。

但是這晚上的把戲還沒有完，羅羅可菲也夫婦又須遇到一樁意外飛來的事情。

她還沒有從樓梯走到彎曲地圍繞着花園的街上，忽然一輛漂亮的馬車，套着兩匹白馬，從公爵的別墅旁飛馳過。馬車上坐着兩位漂亮的女太太。那輛馬車還沒有走過十步路，忽然停止了一位女太太退避地回轉身，似乎突然想認清她極需要的一位朋友。

「葉夫格尼·柏夫倫斯基！這是你麼？」——一個響亮的，美妙的聲音忽然喊出。這聲音使公爵抖擻

了一下，也許還使另一個人抖擻。——「我很喜歡，到底找到了！我特地打發人到城裏去找你。打發了兩個人整天尋找你！」

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站在樓梯的階段上面。像過了電擊。藍藍鏡邊·博羅可菲也夫結結實實在那裏，但並不像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似的恐怖和呆滯。她還是那樣驕傲地，露出冷淡的蔑視，看定這大膽的女人，像五分鐘前看一那般小人物一般。她立刻將凝聚的眼神轉到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身上。

「一個新聞！」——響亮的聲音繼續說，——「庫布齊洛夫的期票你不要擔心。羅果靜已經照三十的價錢買下來了。我勸他的。你至少有三個月可以安靜下來。至於那個皮司庫布和那些賤東西，爲了舊友的情，我們總可以講得通的。所以一切都順利。你快樂快樂。明天見！」

馬車走了，退快地消失了。

「她是瘋子！」——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終於喊出，憤激得滿面通紅，驚疑地向周圍環顧。

「我簡直不知道她說什麼話什麼期票她是誰？」

羅薩·德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又繼續看了他兩秒鐘；終於迅速地，堅決地走到自己的別墅那裏去，大家都跟在她後面走去。在過了整整的一分鐘以後，異常驚慌的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回到公爵的平臺上去。

「公爵，您說實話，您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

「我一點也不知道。」——公爵回答。他自己也處於病態的，極度的緊張之中。

「不知道麼？」

「不。」

「我也不知道，——葉夫格尼·杜夫洛維奇忽然笑了，——「真是的，對於這些期票我是不無關係的，請您相信我的誠實的談話……您怎麼啦？您要昏眩麼？」

「不，不，我對您說，不會的……」

第十一章

到了第二天，葉夫格尼一家人的態度方纔和緩下來。公爵雖然有許多事情照例責備自己，誠懇地對待整頓，但是他起初就有一個完全的內心的信念，那就是監匪傑達·博維可非也夫納決不會對他嚴正地生氣，而多半是生自己的氣。因此，快到第三天的時候，這樣長時期的仇恨使他感到了陰鬱的狼狽。還指出了其他的情形，特別是內中的一種。所有這三天內，這情形在公爵懷疑的腦筋裏繼續增高起來。（公爵新近還責備自己已有兩個極端：一個是不尋常的「無意義的，固執的」信任心，另外一個是「陰鬱的，低卑的」疑心病。）總而言之，那個古怪的女太太從馬車裏和葉夫格尼·杜夫洛維奇談話的故事，到了第三天終結時，在他的腦筋裏取得了可怕的，神祕的式樣。在公爵看來，這編造的本質，除去事情的另一方面不提，就在於一個可悲的問題：是不是他對於這個新的「怪僻」的行為應負責任，或者祇是……他沒有說出還有誰。至於說到E. B.三個字母，據他的觀察，那不過是一個天真的洩氣行為，甚至是小孩子的洩氣行為，所以怎麼樣去想它，也未免不好意思，甚至在某種關係上幾乎是不名譽的。

在那個不堪的「晚會」後的第二天早晨，——對於這「晚會」的紊亂公爵認自己為主要的「原

因——公爵接見了S公爵和阿台拉意達兩人。他們到這裏來，主要的是爲了探問公爵的健康，他們兩人出去散步後順便來看他。阿台拉意達立刻在花園內發現了一棵樹，奇怪的老樹，枝葉繁茂，有長長的彎曲的樹枝，蒙在嫩綠的濃葉裏，樹上有空洞和裂縫；她決意去探它！她拜訪的半小時內差不多講的就是這件事情。S公爵照例露出客氣和諷的態度，拿以前的事情問公爵，憶起他們初次認識時的情形，因此關於昨天的事情差不多絕口不提。阿台拉意達終於忍耐不住，笑了一聲，承認他們是私下裏來的；但是所承認的也不過是這一句話，雖然從這「私下裏」三個字就可以看出父母，主要的是羅薩維達·博羅可菲也夫納，正處於特別的不愉快的狀態之中。但是阿台拉意達和S公爵在這次拜訪的時候並沒有說出一句話，講到羅薩維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和阿格拉耶，甚至連伊凡·費道洛維奇也沒有談。他們再去散步時，並沒有請公爵回去。至於說到請他們家裏去一層，是連暗示都沒有的。關於這一層，阿台拉意達甚至透露了一句很特別的話：她講起她的一張水彩畫的工作，忽然表示很願意給公爵看；「怎麼能弄得快一點呢？——我不是今天打發寫時送給您，假使您來的時候，或者明天和公爵出來散步的時候，親自送給您。」——她結束她的疑難的問題，爲了她會這樣巧妙她，對於大家都方便地解決了這個疑難而感到喜悅。

S公爵在差不多盡已告別以後，好像忽然憶起來了：

「對了，——他問，——您知道不知道，親愛的羅夫·尼古拉也維奇，昨天在馬車裏對，羅夫·尼古拉也維奇喊叫的那位女太太是誰？」

「她是羅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公爵說——「難道您還不知道她是誰？和她在一起的不知道是誰？」

「我知道的，聽見的！」——S公爵搶上去說——「這呼喊是什麼意思？老實說，這對於我就是一個謎……對於我也對於別人。」

S公爵用特別而且顯著的驚訝的神情說話。

「她講大格尼·柏夫洛維奇的什麼期票？」——公爵很隨便地回答——「由於她的請求，從一個借印子錢的商人那裏轉給羅果靜，現在羅果靜可以等候着，由大格尼·柏夫洛維奇隨便什麼時候歸還都可以。」

「我聽見的，聽見的，但這是不會有的事情！大格尼·柏夫洛維奇決不會出什麼期票！他有的是財產……自然他以前也出過這類事情，由於他那種輕浮的脾氣，我甚至也給他解過圍的……但是以他這樣豐富的財產，出期票給借印子錢的商人，且爲了這期票擔心，是不可能的。他也決不會和羅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發生這樣親密的關係！——這是最主要的一個原因。他宣誓說他一點也不明白，我很相信他。不過我想問您一下，您知道不知道內中的原因？那就是說會不會偶然有什麼消息傳到您那裏去？」

「不，我一點也不知道。我還要向您聲明，我對於這件事情絲毫沒有參加。」

「唉，公爵，您怎麼會這樣呢？我今天真是不認識您了。我難道會猜疑您參加這類事情麼……您今天精神上不大痛快。」

他抱他，吻他。

「參加那一種『這類』事情？我沒有看見任何『這類』事情。」

「無疑地，這位太太希望用什麼方法阻礙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做『什麼』事情，就在證人們眼前給他添加他未有，且不會有的性格。」——S公爵十分嚴肅地回答。

葉夫·尼古拉也維奇公爵感到慚愧，但還用凝視的，疑問的視線繼續看着S公爵。S沒有說話。

「是不是簡單的關於賭票的事情？不是就像昨天她所說的那樣？」——公爵終於不耐煩地暗語着。

「我對您說過，您自己判斷一下，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和……她，再加上羅果靜，他們中間究竟有什麼交通點呢？他的財產很多，那是我深知道的；還有一筆財產，他正等候他的叔父遺下來。那不過是歸回實際·費馬頓夫納……」

S公爵忽然又沈默了，顯然因為他不願意繼續對公爵講起他的家譜，費馬頓夫納。

「這東西來，他究竟認識她麼？」——沈默了一會以後，葉夫·尼古拉也維奇忽然問。

「大概是認識的。他是一個慷慨的人，不過即使認識，也是很早，還在以前，兩三年前以前。他和託維基也認識的。現在決不會有這類的事情，他們也永遠不會這樣親近的。您自己也知道，她一直沒有在波羅的海地方，沒有在波羅的海有許多人說不知道她重新出現。那輛馬車我看見了，但不過三天。」

「一輛漂亮的馬車！」——阿台拉意達說。

「是的，馬車是漂亮的。」
 兩人辭走了，對於萊夫·尼古拉也維奇公爵談着極友誼的，也許可以說是像兄弟一般的親密的同情。

但是對於我們的主角，這次的拜訪甚至含有極重要的性質。從昨天夜裏起，（也許還早些，）連他自己也有許多疑惑，但是一直在他們拜訪以前還不敢對於自己的疑懼加以充分的辯解。現在才明瞭了：公爵對於事情的解釋固然不免有些錯誤，但是他到底在真理的附近徘徊着，到底明白了內中有陰謀的存在。（公爵心想，S 在自己心裏也許了解得完全正確，不過不願意表示出來，所以故意作錯誤的解釋。）最明顯的是他們（也就是 S 公爵）現在到他這裏來，懷了取得一些解釋的希望；既然如此，人家簡直認他為陰謀的參加者。此外，假使這果係如此，果真有這樣重大的關係，那末她一定有某種可怕的目的。但是什麼目的呢？真是可怕！怎麼才能阻止她呢？阻止她是毫無可能的，在她確信自己的目的的時候！這是公爵從經驗上知道的。「瘋子！瘋子！」

但是這天早晨聚集了其他太多，太多的，無從解決的事態，而且這一切都在一個時期內發生，都需要立即加以解決，因此公爵顯得十分憂愁。使他稍為解悶的是德加·萊白及夫。她帶着羅傑赤卡到他那裏去，一面笑，一面講述什麼事情，說了許多時候。她的妹妹張開了嘴，也跑來了。那個中學生，萊白及夫的兒子，也來了，他在羅傑赤卡那裏，那顆落到地上，泉水上的名叫「苦艾」的行星，根據他父親的解釋，就是揭揭威爾的益路利公爵不相信萊白及夫這樣解釋，決定得便時間萊白及夫本人。公爵從羅傑赤卡那裏知道羅傑赤卡

得上一所不大的，笨拙的房屋裏，達里亞·阿萊克謝夫納家裏，她的馬車幾乎是伯夫洛夫司克最漂亮的一輛。她的身邊已經聚了一大羣年老和年輕的追求者；有時有人騎着馬伴在馬車後面。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還和以前一樣的挑剔，經過選擇以後才容許他們上門。但是在她身旁到底組成了一隊的人，在必要時會有人替她撐腰的。有一個住在別墅裏的未婚夫，已爲了她和自己的未婚妻爭吵；一位老將軍爲了她，幾乎咒詛他的兒子。她時常帶一個漂亮的小姑娘乘馬車出游，她祇有十六歲，是達里亞·阿歷克謝夫納的遠親。這個姑娘唱得很好，——所以到了晚上她們的房屋很能引起人們的注意。不過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的舉動還很體面，服裝也不顯赫，且具有特別的趣味，所有的女太太們全羨慕她的趣味，美貌和那輛馬車。

「昨天那樣怪僻的事件，——」筓納說，——「自然是預謀的，自然不應該算數。如果想找她的錯，必須故意尋覓因頭，或送她的謠言，這是人家立刻會去做的，——」筓納說，等候公爵立刻問：「爲什麼他認昨天的事件是預謀的事件？爲什麼人家立刻會去做呢？」但是公爵沒有問。

關於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的事情筓納又是自己說出來的，公爵並沒有特別問他，這是很奇怪的，因爲他沒有任何理由就把他插進談話裏去了。照筓佛里拉·阿爾達昂諾夫的看法，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以前並不認識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現在也祇是勉勉強強地認識，也就因爲四天以前在散步的時候有人介紹給她，一次都不見得會和別人一塊兒到她家裏去過。期票一層也許會有的，（這甚至於是筓納所深知的。）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的財產自然很多，但是——田產方面有些事情確乎有點紊

「到了還有興趣的材料上，篤納忽然中斷了。關於娜司泰謝·雲里帕夫納昨天的舉動，他沒有說一句話。除去上面偶然說出來的以外，以後瓦爾瓦拉·阿爾達里昂諾夫納跑來找篤納，坐了一會，也是沒有經人家問過，就宣布說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今天或明天會上彼得堡去，她的丈夫（伊凡·彼得洛維奇·波奇成）已在彼得堡，也是爲了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的事情，內中確曾出了什麼情形。臨走時她說：「雖然博羅可菲也夫納今日心緒不佳，最奇怪的是阿格拉耶和全家吵嘴，不但和父母，甚至和兩位姊妹，這是很不好的。」兄妹兩人把最後的一樁對於公爵極重要的新聞，似乎在無意之間講出了以後，就走了。關於「伯夫里柴夫的兒子」的事情，篤納也沒有提一句話，也許是由於虛假的謙恭，但也許是爲了一憐惜公爵的情感，不過公爵對於他這樣努力辦理案件又向他道謝了一次。

公爵很喜歡他現在終於可以獨自留在那裏；他從平素上走下來，穿過道路，走入花園；他想考慮並且解決一個步驟。但是這個「步驟」並不屬於應該考慮的，卻屬於不應該考慮的，而就這樣簡單地加以決定的；他忽然想放棄這裏的一切，自己走回到那裏來的地方，走到遼遠的，荒僻的地方，立刻就走，甚至不和任何人告別。他預感到假使再在這裏留上幾天，一定會無可挽回地被吸進這社會裏去，從此他的命運就和這社會相聯結了。但是他沒有考慮上十分鐘，就決定逃走是「不可能的」，這近乎一種愉快，他面前有許多任務，不去解決它們，或至少不用全力去解決他們，現在是沒有任何權利的了。他懷着這樣的思念回到家去，游玩了不到一刻鐘。他在這時候感到異常的不幸。

葉甫及夫還沒有回家，快到黃昏時，開歷所請到公爵那裏去，並沒有喝醉，卻預備下了酒精的感情的

出自肺腑的話。他逕直宣言，他跑來對公爵講述自己的一生，就是爲了這個才留在德夫洛夫司基。趕走他是絕對的不可能；他決不肯的。他預備說得很久，說得不遺餘，但是忽然從最初幾句話起就轉到結論上去。當時宣佈他已經喪失了「一切道德的幻影」（就是爲了不信仰上帝而起）——竟倚起來臥了。

「您想一想竟會這樣的！」

「開歷爾，以我處在您的地位上說，最好在沒有特別需要的時候不必說出實話來。」——公爵開始說，——「不過您也許故意說您自己的壞話？」

「我是對您，單單對您一人說的，單單是爲了幫助自己的發展而說的。我決不對任何人說；我寧願死去，穿着壽衣帶走我的秘密！公爵，您要知道，您要知道，在我們這時代弄錢真是難事！請問您，究竟從那裏去弄呢？您有一句回答：『你拿金子和金銅鑽來抵押，我們纔可以借給你錢。』那就是我恰巧沒有的東西。您想一想看呀！我後來生了氣，一直立在那裏。」用子母級抵押能借錢麼？他說：「子母級是可以的。」——「那很好了。」——我說，戴上帽子就走了，鬼和你們在一起，你們這些鬼索錢鬼的！」

「您莫非有子母級麼？」

「我那裏會有呢！公爵，您還是那樣地光明而且天真，甚至可以說是帶着牧童的眼光觀察人生。」公爵起始對他有點感到不覺憐惜，卻悵悵的樣子。他的心裏甚至因過了一個念頭：「不可以不可以用別人的良好的影響把這人的性格改一下。」他自己的影響是他從一些原因上認爲極不相宜的……並非由於貧賤太低，祇爲了對於人生具有一些特別的眼光。他們漸漸見談起話來，談到不想分開的地步。

開歷爾特別樂意地直說出各種事情，這類事情是怎麼也不能想像，何以能說出來的。他每次看見一件事情的時候，肯定地說他內心如何的懺悔，「充滿了眼淚，」但是講得好像對於他的舉動十分辯激，同時有時講得非常可笑，使他和公爵笑得像瘋子。

「主要的是您這人身上似乎有一種孩子氣的信任心，和不尋常的真實性，」——公爵終於說，「您知道，就從這一點您能贖取許多的罪。」

「謝謝，謝謝騎士式的感謝！」——開歷爾和悅地說。——「但是您知道，公爵，這一切全出於幻想，全出於誇口，事實上是永遠不會有的，為什麼這樣？我就不明白。」

「您不要失望。現在可以肯定地說，您已把您的一切事情都對我講過；至少我覺得在您所講的以外，現在是沒有什麼可添加的了，對不對？」

「沒有什麼可添加的？」——開歷爾帶着一些惋惜呼喊着。——「公爵，您真是還在用瑞士的樣子了解人。」

「難道還可以添加麼？」——公爵帶着畏葸的驚異說。——「那末您希望於我的是什麼？您說罷！您跑來做這樣的懺悔爲了什麼？」

「希望您希望什麼？第一層，看看您那種坦白的性格是很有趣的；同您坐一會談話也是有趣的；我至少知道在我面前的是一個有德行的人物，第二層……第二層……」

他繼續說着。

「也許您想借錢麼？」——公爵很正經而且隨便地說，甚至好像帶點畏葸的樣子。

好像有人把開羅爾抽拉了一下；他帶着以前那種驚異的態度奴顏地向公爵眼內逼視着看了一下，拳頭朝桌上叩擊。

「您竟會用這種法子把人打得發昏！公爵，您真行！一會是那樣的坦白，那樣的天真，簡直是黃金時代所未聞的，同時忽然把一個人像利箭似的戳得洞穿，使用這樣深刻的心理觀察的方法。然而這是需要加以解釋的，因為我……我簡直弄得糊塗了！自然，我的最終的目的是借錢，但是您問我的時候，好像問得並不發現什麼可以資備的地方，好像是應該如此的。」

「是的……從您的方面是應該如此的。」

「您不感到憤激麼？」

「有什麼可憤激的呢？」

「您聽着，公爵，我從昨天晚上就留在這裏，第一層，是爲了對於法國主教蒲爾達爾表示特別的敬意，（在萊白及夫那裏開着瓶子，一直開到三點鐘，）第二層，且是主要的一層，（我可以用一切的十字架發誓，我說的是真正的實話！）我所以留在這裏，乃是爲了想把我的心靈裏的懺悔告訴給您聽，以便助成我的個人的發展；我就懷着這樣的思念在三點多鐘的時候包着眼淚睡着了。您現在相信不相信一個正直的人的話：正在我滿含了內心的，且加上是外表的眼淚，（因為我到底哭了，我是記得的！）想昏昏地睡熟的那個當兒，我發生了一個惡毒的念頭：『要不要在懺悔以後向他借錢呢？』因此，我預備下了一片懺悔

詞，好像燒了一盆「眼淚炒肉片」就想用這眼淚填路，使您在感動之下借給我五十盧布。您看這不是太卑鄙麼？」

「這一定是不對的，不過是巧合罷了。兩種思想適合在一處，是很常見的事。我也不斷發生這情形。我以為這不大好，您知道，開歷爾對於這情形我首先責備自己。您現在好像把我自己的事情講給我聽。我有時還想，——公爵繼續很正經而且誠懇地說，露出深刻的、真切的注意。——所有的人全是如此，所以我開始贊許自己，因為和這雙重的思想奮鬥是很困難的。我是經歷過的。天知道這些思想怎樣的來，怎樣的產生。您竟稱這為卑鄙！現在我又起始怕這些思想。無論怎樣，我不是您的裁判官。據我看來，不能逕直稱為卑鄙，您以為如何？您想用眼淚騙錢，這種手段是巧妙的，但您自己也會發覺，您的懺悔具有另一種高尚的目的，並不僅祇是金錢上的目的；至於說到金錢一層，那您是預備用來喝酒的，不是麼？而在這樣的懺悔之後，自然是懼怯的行為。但是同時你又怎麼能拒絕喝酒呢？這是不可能的。怎麼辦呢？最好是照您自己的良心去做，您以為怎樣？」

公爵用極大的好奇希望開歷爾。關於雙重思想的問題顯然早已佔住他的心。

「在這以後為什麼還要喚你為白癡呢，我不明白！」——開歷爾喊。

公爵微微地臉紅了。

「傳道者蒲爾達魯是不憐憫人的，您卻憐憫人，從人道上批判我！為了懲罰自己，且為了表示我的感動的意思，我不向您借一百五十盧布，祇要給我二十五盧布就夠了！這是我至少在兩星期以內所需要的。」

我在兩星期以內決不問您要錢。我想讓阿格士卡快樂一下，但她是不值得的。親愛的公爵，願上帝祝福您！

萊白及夫剛回家就進來了，看見阿格士卡手裏拿着二十五盧布，便皺了眉，但是開玩笑一有錢，就忙着走開，暫時溜之大吉。萊白及夫立刻跑進他的地舖。

「您是不公平的，他總是誠心地懺悔。」——公爵終於說。

「什麼叫做懺悔！那就像我昨天一樣：『低賤，低賤』的一套，其實祇是空話而已！」

「那末您所說的祇是些空話麼？我總以為……」

「現在我祇對您一人真心實在的話，因為您看人很淺薄：言語和行為，虛假和真理——在我那裏是合在一起的，完全誠懇的。真摯的行為留在我的誠懇的懺悔之中，倘不信隨您，祇是可以賭誓的，言語和虛假則祇在祇裏的理想裏。（真摯想永遠是現實的）那就是如何捉住人，如何用懺悔的淚水佔得便宜！是這樣的！我不會對別人說這種話——人家會笑一頓，或者唾口痰；然而您是從人道上加以判斷的。」

「恰巧就和他同樣對我所說的話一樣。」——公爵嘆了口氣。「你們兩人都好像在那裏誇大口！您竟使我感到驚訝，不過您比您誠懇些，您竟把這一切變成了根本的職業。够了，不要皺眉頭罷，萊白及夫，不必把手按在心上。您有什麼話對我說，您沒有專決不會來的……」

萊白及夫扮着鬼臉，扭起身體來了。

「我整天等候您，想向您提出一個問題：最好請您一開口就說實話，那怕一輩子說一次實話也好！昨

天那輛馬車的事情您多少參加過沒有？」

萊白及夫又扮起鬼臉，起初嘻嘻地笑，擰着手，甚至打了噴嚏，但還不敢說出什麼話來。

「我看您是參加的。」

「不過是間接的，僅僅是間接的！我說的是實話！我的參加就是預先報告那位女太太，我家裏聚了一羣朋友，有某些人在座。」

「我知道您打發您的兒子到那裏去，他剛纔自己對我說過，但這是什麼樣的一個陰謀！」——公爵不耐煩地喊。

「不是我的陰謀，不是的。」——萊白及夫搖手。——「另一些人在裏面，另一些人在裏面，說是陰謀，還不如說是幻想。」

「究竟是怎麼會事呢？看基督的份上，對我解釋一下罷！難道您還不明白這是於我有直接關係的麼？」這簡直是給馬萊夫、柏夫洛維奇的名譽。」

「公爵尊貴的公爵！」——萊白及夫又扭起身體來了。——「您並不許我說完全的實話；我已從開始對您講過實話；不止一次；您不許我繼續講下去……」

公爵沈默着，沉思了一會。

「好極了，您說實話罷。」——他沈重地說，顯然經過了一番極大的內心的掙鬥。

「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萊白及夫立刻起給說。

「不許響，不許響。」——公爵瘋狂地喊，由於憤激，也許還由於羞慚，滿臉都紅了。——「這是不會有的，這全是胡說！這全是您自己想出來的，或是和您一樣地瘋狂的人們想出來的。我永遠也不願意再聽您說這種話了！」

在十一點鐘很晚的時候，郭路帶着漆盒子的消息跑來了。他的消息有兩種：彼得堡的和柏夫洛夫的。他先迅速地講述了彼得堡方面的主要新聞，（專特關於伊德里斯特和昨天的那樁故事，）以便以後再加以補充，連忙轉到柏夫洛夫司克的新聞上去。三小時以前，他從彼得堡回來，不先轉到公爵那裏，一直就到葉府上去。「那裏出了些可怕的事情！」自然，馬車的事件處於畫面的前景上，但是一定還發生了他和公爵兩人都不知曉的一些事情。「我自然不去偵探他們，也不想細問任何人；不過他們把我接待得太好了，好得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但是他們一句話也沒有提到您！最重要而且有趣的是阿格拉耶爲了維納和家內的人們爭論起來。內容詳細情形如何，——我不知道，不過確是爲了維納（您想一想居然會這樣的）甚至爭吵得利害，那末一定是極重要的事情。將軍回來得很晚，皺着眉頭，和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一塊來。大家款待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很爲優渥，他自己也異常快樂，和薩最重要的新聞是聽薩談達·博羅可菲也納悄悄地坐在小姐們那裏的瓦爾瓦拉、阿爾達里昂諾夫叫去，一刀兩斷地，把她從家裏趕走，不過用的是極客氣的方式，——親自從瓦略那裏認來的。」瓦略從薩談達·博羅可菲也納出來，和小姐們告別時，她們並不知道她永遠被拒絕上門，她和她們是最後一次的辭別。

「但是瓦爾瓦拉、阿爾達里昂諾夫七點鐘時候曾經到我這裏來過的，——驚異的公爵問。

「七點以後，或是八點鐘時候她被趕走的。我很可憐瓦略，很可憐筓納……他們無疑地永遠在那裏弄陰謀，他們非此不行。我從來也不知道他們想些什麼，也不願意知道。但是您必須相信，親愛的公爵，筓納是有良心的。他在許多方面自然是完結的人，但是在許多方面他具有一些祇要去尋找總可以覓到的性格。我以前沒有了解他，是永不饒恕自己的事……我不知道現在出了瓦略的那段歷史以後，是不是仍舊到他們那裏去。不過我從開頭就用完全獨立和單獨的形式和他們相見的，但是總要考慮一下。」

「您太可憐令兄是不必的。」——公爵對他說——「既然事情已經弄到這種地步，筓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已在薩薩、達達、博羅、可非也夫納的眼裏成爲危險人物，那末他的某種希望是可以成立的。」

「什麼希望！」——鄂略驚奇地喊——「您是不是以爲阿格拉耶……這是不會有的！」
公爵沈默了。

「您是一個可怕的懷疑派，公爵。」——鄂略過了兩分鐘後說——「我覺得您從什麼時候起成爲一個極端的懷疑派；您起始什麼也不相信，儘加以猜疑……在這種情形之下我用了『懷疑派』這個字，用得對麼？」

「我覺得是對的，雖然我自己並不知道。」

「我自己現在拒絕用這個『懷疑派』的名詞，因爲我發現了新的解釋。」——鄂略忽然喊——「您不是懷疑派，卻是喜歡吃醋的人！您爲了那一位驕傲的女郎和筓納吃醋！」

說了這句話以後，郭路跳起來，哈哈地大笑。他也許從來沒有那樣笑過。他看見公爵滿臉發紅，更加大笑。他很高興他想出了公爵爲阿格拉耶吃醋的意思，但是一看見他真的生了氣，立刻沈默了。以後他們又很正經地，關心地談了一小時或半小時。

第二天公爵爲了一樁不能延緩的事情，早晨就到彼得堡去了。回到伯夫洛夫司克的時候已是下午四點多鐘，他在車站上和伊凡·費道洛維奇相遇。伊凡·費道洛維奇匆遽地拉住他的手，向四圍環顧，似乎顯得驚慌，把公爵拖到頭等車裏，一塊兒坐下。他滿身燥熱着談論什麼重要問題的願望。

「第一層，公爵，您不要生我的氣，我的方向有什麼不那個，——你忘記了罷。我自己昨天就想起你那裏去，但是不知道應該說誰。博羅可菲也夫納對於這層……我家裏簡直成爲地獄，一個神祕的人面獅身獸(Gryphon)在對裏面去了，我在家裏簡直弄得莫名其妙。至於你的方面，我認爲你的錯處比我們大家都少，自然許多事情是由於你而起的。你知道，公爵，做仁者是有興趣的，但也有苦處。你也許自己已經嘗到了。我自然愛善心的人，敬重傑克遜·博羅可菲也夫納，但是……」

將軍還繼續說了這一類的話，但是他的話語太不聯貫。顯然他爲一件極不瞭解的事情所煩惱，使他感到震憾。

「對於我無疑的是你在這裏毫不相干，——他終於表示出較明顯的意思。——但是你一時不要來看我們，一直到風改變方向的時候再說。——至於說到萊夫格尼·柏夫洛維奇，——他特別熱烈地說，——「那全是無意義的深澀，深澀裏的深澀！這是一種策略，一種陰謀，意思在於破壞一切，離開我們。」

公爵，我對你附著身，說：我們和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之間，沒有說過一句話，你明白麼？我並沒有什麼拘束。但是這句話是也該會說出來的，甚至很快，也許甚至很快！那末這是爲了破壞這件事情，但是爲什麼，有什麼原因？——我不明白！女人是奇怪的，女人是有怪僻的，我真是怕她，簡直話也隨不著。那輛馬車，白馬，這真是（三）。真是法文裏所說的（四）。誰供告她的？我真長大了罪過，前天對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發生了懷疑。但是後來發現這是不會有的。既然不會有，爲什麼他想像壞呢？那真是一個謎團！爲了保護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在身邊麼？但是我對你說，且可以對你畫十字，他和她並不相識，關於期票也是虛構的。這會這樣無禮地在大街上——你呀，你呀！的呼喊著。純粹是一個陰謀！顯然應該賤賤地置諸不埒，對於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加倍地尊敬。我已經對麗薩談過，博羅可菲也夫納表示過了。我現在對你說出一個極祕密的念頭：我深信這是爲了對個人的報復而做出這件事情來的，你記得就是爲了以前的一切，雖然我在她面前從來沒有做過什麼錯事。我一回憶起來就會臉紅。現在她又出現了，我以爲她是完全失蹤了。請問您，這個羅果靜一直在那裏？我心裏她早就成爲羅果靜太太了。」

總而言之，這人的腦筋弄得十分糊塗。在一小時的路程裏，他一人說話，獨自發出問題，又自己加以解答，握公爵的手，至少有一件事情使公爵相信的是他並不疑惑他什麼。這對於公爵是極重要的。結束時他講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嫡親的叔叔，彼得傑某機關的長官，——他的地位很顯赫，有七十歲，一個好探報，好吃食的人。總之，是一個有癖性的老頭子……哈哈！我知道他也聽見了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的芳名，甚至也去追求過。我剛纔到他家裏去過；他沒有接見，不舒照，但是很有錢，很有錢，還有地位……但願

上帝賜他長壽，但是他身後的財產全會遺給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的……是的，是的……我到底有點怕。我不明白怕什麼，可是很怕。好像有什麼東西在空中飛來飛去，一個災難好像蝴蝶似的飛來飛去。我真怕，我真怕……」

終於在第三天上，我們上面已經講過了，葉家繼和萊夫·尼古拉也維奇在形式上重歸於好。

第十二章

下午七點鐘左右，公爵預備到花園裏去。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突然一人走到他平臺上來了。

「第一，你不要以為，——她起始說，——我是來給你賠罪的。那是胡鬧！你是完全有錯的。」

公爵沈默着。

「有錯沒有錯呢？」

「我錯得和您一樣。不過我和您，我們兩人所做的錯事並不是故意的。前天我認自己是有錯的，現在覺得不對。」

「你要來是這樣的！那很好。你聽我說，你先坐下來，因為我並不打算站着。」

兩人坐下了。

「第二，關於那些奸惡的男孩們不許說一個字！我要和你坐下來談十分鐘；我跑來向你調查一件事，（你心裏是怎麼會事呀？）假使您有一個字提到那些膽大妄為的小孩，我立起來就走，完全和你斷絕

關係。」

「好的。」——公爵回答。

「請問你兩個月，或兩個半月以前，大約復活節左右，你寄過一封信給阿格拉耶沒有？」

「寫過的。」

「什麼用意？信裏寫什麼？把信給我看一看。」

「阿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的眼睛熾熾著，她不耐煩得幾乎抖索着。」

「我身邊沒有信。」——公爵驚異起來，顯得異常的膽怯。——「假使那封信還完整齊，那末應該在

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的身邊。」

「不許裝腔！你寫什麼？」

「我不是裝腔。我一點也不怕。我沒有看見我不應給她寫信的任何理由……」

「不許響！你以後再說。信裏面有什麼話？你為什麼臉紅了？」

公爵尋思了一下。

「我不知道您的思想，阿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我單祇看出您很不喜歡這封信。您必須同意，我本來可以拒絕這樣的問題；但是爲了對您表示我並不爲了這封信有所懼怕，也不對於所寫的話有什麼遺憾，我決非爲了這個臉紅，（公爵臉紅得更加利害了）我現在對您讀這封信，因爲我大概會背得出來的。」

公爵說完以後，就讀這封信，幾乎是一個字，一個字地和原來一樣。

「真是空話！據你看來，這類胡來的話究竟有什麼意思？」——龐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殿屈地問，在非常注意地聽了這對信裏的話以後。

「我自己完全不知道；我祇知道我的情感是誠懇的。在那個時候我心裏充滿豐富的生命力和特別的希望。」

「什麼希望？」

「那是難於解釋的，不過並不是您現在也許心裏所想的那種希望……一句話，那是未來的希望和快樂，由於我在那裏並不是陌生的，並不是外人而感到的快樂。我忽然很喜歡祖國的一切。於是在一個陽光的日子裏，我寫了這封信給博羅可菲也……我不知道。有時候人是希望有一個知己在旁邊的；我忽然希望有一個知己……」——公爵在沈默了以後又說。

「您有了幾位？」

「不。我……我這封信好像是寫給妻子的。我署名也用是長的信。」

「您故意的說明白？」

「我很難回答您這些問題，龐薩魏達·博羅可菲也。」

「我知道你很誠，不過你誠不難於我毫無關係。你老老實實的對付我，像在上帝面前。你對我說的是謊話呢？或者不是謊話？」

「我沒有說謊。」

「你說你沒有戀愛，這話是真實的麼？」

「大概是完全真實的。」

「什麼叫做『大概』？那男孩傳過話沒有？」

「我請求尼古拉·阿爾達里昂奇……」

「那個男孩麼？那個男孩麼？」——賈薩戴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奮激地插上去說，——「我不知道

什麼尼古拉·阿爾達里昂奇就是那個男孩麼？」

「尼古拉·阿爾達里昂奇……」

「我告訴你，那是男孩。」

「不，不是男孩，卻是尼古拉·阿爾達里昂奇。」——公爵終於堅決地，十分輕聲地回答。

「好罷，好罷！我記住你。」——她努力壓住她的騷亂的心情，休息了一下。

「那個『可憐的騎士』是什麼意思？」

「我完全不知道。這於我無關。這是玩笑。」

「聽着到也有理的！不過她難道果真對你發生興趣麼？她自己常稱你為『小怪物』和『白癡』。」

「您可以不必轉告給我聽的。」——公爵用責備的神色微語地說出。

「你不要生氣。她是一個任性的，瘋狂的，憤懣的女人，——一愛上了，一定要出聲辱罵，當面取笑；我以

前也是這樣的。不過請你不必得意；她不會是你的。我不願意相信這個，她決不會是你的！我說這話，爲了使你現在就想法子。你聽着，你現在發誓，你不要那個婦人。」

「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您說什麼話？」——公爵幾乎驚訝得跳了起來。

「你不是幾乎快要娶她麼？」

「幾乎娶她。」——公爵微語，垂下頭來。

「這末說來，你是愛上她了麼？現在就爲了她來的麼？爲了那個婦人麼？」

「我到這裏來不是爲了結婚的。」——公爵回答。

「你在世界上有沒有神聖的東西？」

「有的。」

「你發誓並不是爲了娶她而來的。」

「我可以指齊隨便您需要的什麼發誓！」

「我相信。你吻我一下。我這纔能够自由地透了一口氣。但是您知道：阿格拉耶並不愛你，你應該去想

法。我活在世上一天，她不會嫁給你的！你聽見沒有？」

「聽見了。」

公爵臉紅得竟不能直着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

「你記住了罷。我等着，把你當作天神似的看待，（你是不值得這樣看待的！）我在夜裏把枕頭

都哭透了，——但並不是爲了你，你不必着急，我另有一種憂愁，永恆的，永遠是如此的。我所以這樣不耐煩地等候你，是爲了這個原因：我還相信你是上帝親自派來，當作我的知己朋友和親兄弟一般。我身邊沒有一個人，除去那個老太婆白洛孔司卡耶以外，連她也飛走了，再加上她由於年紀太老，笨得像一隻山羊。現在你簡單地回答一聲：是或不是？你知道她前天從馬車上呼喊有行麼用意？

「說老實話，我並沒有參與，一點也不知道！」

「够了，我相信。關於這件事情現在我另有一個意思。昨天早晨的時候，我還責備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前天一整天，還有昨天早晨。現在我自然不能不同意他們的意見，顯然是人家在那裏笑他，把他當作傻子看待，爲了什麼緣故，總有些原因，（這一點就很可疑！這就是不大體面！）但是阿格拉耶決不會嫁給他，我對你說！即使他是好人，事情也就是如此。我以前曾經搖動，現在確已決定了：「先把我放在棺材裏去，埋在土裏，以後再把女兒嫁給他。」我今天對伊凡·費道洛維奇這樣說。你瞧我多末信任你，你看見了沒有？」

「我看見，也明白。」

麗薩維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尖銳地審看公爵；她也許很想知道關於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的消息，使他引起怎樣的印象。

「關於翁佛里拉·伊凡諾維奇你一點也不知道麼？」

「您是說……我知道得很多。」

「你不知道，他和阿格拉耶通信麼？」

「我完全不知道。」——公爵驚異起來，甚至抖擻了一下，——「您說翁佛里拉、阿爾法里奧和阿格拉耶·伊凡諾夫通信麼？這是不會有的！」

「還不很久。他的妹子一冬天替他開路，像一隻老鼠似的工作着。」

「我不相信。」——公爵在稍加考慮，還露出騷亂的神情以後，堅定地說。——「假使有這事情，我一定知道的。」

「難道他自己跑來，在你胸前帶着眼淚直說出來麼？你真是一個蠢貨；你真是一個蠢貨！大家全騙你，把你看作……看作……你信任他不覺得可恥麼？難道你沒有看見他從四面八方欺騙你麼？」

「我很知道他有時欺騙我。」——公爵不樂意地輕聲說着。——「他也知道我知道……」——他補說了一句，沒有說完。

「既然知道，還信任他！真有這樣的事！但是從你那裏是會做得出的。我還有什麼可奇怪的。天呀！曾經有過像這樣的人麼？你知道不知道這位翁納，或是那個瓦略竟從中設法，使她和娜司泰謝·費里帕夫通信。」

「使誰？」

「就是阿格拉耶。」

「我不信！不會有的！有什麼目的呢？」

他從椅上跳起來了。

「我也不相信，雖然是有證據的。她是一個倔強的女孩，理想的女孩，瘋狂的女孩！一個脾氣曠透的曠透的，曠透的女孩！我可以在一千年內證明她是曠脾氣的女孩。我那幾個女孩現在都是如此的，連那個潑母雞阿歷山大都是的，但是這個女孩最不聽話。不過我也不相信也。也許因為我不願意相信。」——她好像自言自語地說，——「你爲什麼不來？」——她忽然轉身，向着公爵，——「這三天你爲什麼不來？」——她不耐煩地又朝他喊。

公爵起始講述原因，但是她又插斷了。

「大家都認你爲傻瓜，大家都學你！你昨天進城去了；我敢打賭，你跪着求那個婊子接受一萬塊錢！」
 「完全不是的。我想也沒有想到，甚至沒有見到他。他也不是婊子，我接到他一封信。」
 「你把那封信給我看！」

公爵將皮包裏取出一張字條，遞給麗薩。麗薩可菲也夫納字條裏說道：

「先生，我在人們眼中自然沒有絲毫權利，還施容許自尊心的存在。根據人們的意見，我且太渺小的人。但這是在人們眼中，而不是在您的眼中。我深信您也許比別人好。我和阿歷山大意見不合，和他分離了。我決不再願收受分文，承您幫助家母，我應該感激您，雖然我認爲這是一種軟弱。總之，我對您的觀察不同，這是認爲必須通知您的。我覺得我們中間以後任何的關係是不會有的了。」

再啓者前款不足數計二百處，每道後奉還平誤。」

「真是無聊！」——羅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一邊把字條抄送給他，一邊說：「這不值得去讀它。你冷笑什麼？」

「我看您讀了這封信會感覺愉快的。」

「怎麼！這一篇充滿虛榮的無聊的話麼？難道你不看見他們全都驕傲而且虛榮得發狂麼？」

「是的，不過他總算認了錯，和陶克達連關脫離關係了。他的虛榮心越利害，越有價值。您真是一個小孩，羅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

「你是打算喫我一記耳光麼？」

「不是的，我並不打算。因為您既喜歡這字條，卻又隱瞞着。您何必對於自己的情感慚愧呢？您在每件事情上都是如此的。」

「現在不許你再跨到我家裏去！」——羅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跳起來了。忿怒得臉色發出慘白。——「從今以後連你的靈魂都不許上我的家裏去！」

「三天以後您會自己跑來，叫我去的……您怎麼不害臊呢？這是您的最好的情感，您為什麼發生羞憤呢？您祇是自己壓折自己罷了。」

「我從此死也不叫你去！我要把你的名字忘記光了。已經忘掉了！」

她離開公爵，跑出去了。

「沒有您，人家也早就禁了我上您府上去呢。」——公爵朝她後面喊。

「什麼誰禁止你的？」

她迅速地回轉身來，好像有一根針刺了她一下。公爵遲遲不答，他感到他無意中說漏了話。

「誰禁止你的？」——羅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發狂地喊。

「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禁止的……」

「什麼時候快說呀！」

「今天早晨送來的，讓我永遠不要到您府上去。」

羅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站在那裏楞住了，但是她在這裏盤算着。

「送什麼來派什麼人來經那個男孩的手麼？傳口話麼？」——她忽然又喊了。

「我接到了一張字條。」——公爵說。

「在那裏快拿來快快！」

公爵想了一會，但是從背心口袋裏掏出一張不整齊的碎紙，寫着下面的話：

「萊夫·尼古拉也維奇公爵鑒：假使在發生了一切情事之後，您還想光降到舍裏來，使我驚愕，那末您要知道，您不會在歡迎的人們中間發現我的。」

阿格拉耶·伊凡諾夫

羅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想了一會，以後忽然跑到公爵身前，抓住他的手，把他拉走。

「快快去！故意現在就去，立刻就去！」——她喊，發作了一陣特別的騷亂和不耐煩的神氣。

「您這樣會使我惹……」

「惹什麼？你真是天真爛漫的蠢貨！甚至不像男人！現在我自己全都看見，親眼看見……」

「至少讓我拿一頂帽子呀……」

「你的那頂討厭的帽子在這裏！我們走罷！你甚至連好好的式樣都不會挑……這是她……這是她在剛纔發生了那樁事情之後……這是在氣頭上寫的！」——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喃喃地說，拉住公爵，一刻也不放手。——「我剛纔替你辯護，大聲說您不來是一個傻子……否則她是不會寫這種無意義的字條的！一張不體面的字條。對於一個正經的，有學問的，有教養的，聰明的女郎不體面的字條……唔！」——她繼續說。——「或者……或者也許……也許她自己因為你不去而動氣，祇是沒有料到給一個人寫這樣的信是不能的，因為他會當真的。你為什麼偷聽？」——她喊，自己覺察她說漏了話。——「她需要像你這樣的丑角，她許久沒有見到。她請求你的就是這個！我很喜歡，我很喜歡她現在怎樣取笑你。真喜歡！你是值得這樣對待的。她會得很！她真會……」



同錄